

目 录

蓝朝鼎起义军在雅安	李有明整理 (1)
归德府军务探报	姜簏 (23)
李盛铎电稿	(35)
清末民变年表(下)	张振鹤 <u>丁原英</u> (77)
黄兴等电稿	(122)
李岐山传略	景定成 周师文 (153)
我在反袁战争中	樊崧甫遗稿 樊元武整理 (161)
梁士诒与本田亲清谈话	(165)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	(171)
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叶恭绰 (173)
大树堂来鸿集	吉迪整理 (180)

CONTENTS

Insurrectionary Force of Lan Chaoding at Yaan	
..... Compiled by Li Youming (1)	
Confidential Reports on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Prefecture of Guide	Jiang Chi (23)
Drafts for Telegram by Li Shengduo.....	(35)
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Mass Uprisings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Part II)	
.....Zhang Zhenhe and <u>Ding Yuanying</u>	(77)
Drafts for Telegram by Huang Xing and Others.....	(122)
Brief Biographies of Li Qishan	
..... Jing Dingcheng and Chou Shawen	(153)
How I Behaved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Yuan Shihkai	
..... A Posthumous Manuscript by Fan Songfu	
..... Compiled by Fan Yuanwu	(161)
A Dialogue between Liang Shiyi and	
Honda Shinsei	(165)
A Contract for a Loan from Japan by Cen	
Chunxuan	(171)
Recollections of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Restoration Conducted by Zhang xun	
.....Ye Gongchuo	(173)
Letters from Da-Shu-Tang(Tall-Tree Study)	
..... Compiled by Ji Di	(180)

蓝朝鼎起义军在雅安

李有明整理

说明：本文是清人无名氏手写本，原名《名雅遭贼记》，为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蓝朝鼎、李永和农民起义的史料。

这件手稿，是四川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同志1978年清理古旧书时发现的。原书为楷字抄写，有水渍和损坏处，有的字迹已难辨认。内容分三部分。一为《名（山）雅（安）遭贼记》，二为《贼复至纪略》，最后一部分为讽刺诗和对联。所记史事为咸丰十年三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蓝朝鼎起义军在名山、雅安一带作战的情况，有不少新的史料。所附当时雅安知县何鼎勋写的《雅安围城记》和《雅安河防记》（抄本），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名雅遭贼记

咸丰十年庚申。前三月十四日，名邑乡约杨黑乌龟、及付〔附〕生邓凌霄、松柏店郑子明倡首叛。逐去县官杜，迎贼匪蓝大顺于蒲江。时蓝大顺烧毁蒲江，随到邛州。郑子明系是外号。伊父国安，武生。伊儿士哲，文生。父子俱有声名，与邓凌霄等把持公事，凡有所言，县官无不依允。谋逆之端，由来渐矣。二十日，贼匪长驱至名，据城邑寇雅。我县主何公讳鼎勋□□募烟帮客勇数百及练勇、团勇，拒守金鸡关，屡战皆捷。不数日，杨、邓、郑三人皆来雅作奸细，俱被□□□□□不得遽入关者，由我府主张公、县主何公□□在念思患预防。自去岁叙府被李短搭搭围困，已招练勇操演防备，凡守城之具，预备齐整，鞠躬尽瘁，不暇寝食。自前三月十四日即率民日夜守城，到处

关隘每日皆有拿获，审讯明确果系贼匪者，立时斩决。杀上坝乡李乡约、李乐斋。李乐斋本城内李应陞季子，习异端。迁上坝乡糕梁溪为教首，党羽甚众，与李乡约等蓄异谋。名邑杨黑乌龟等举事，致书于李乡约，叫伊以领团为名，来城请县主出城点团、突将县主刺杀。放火金鸡关，兵勇必来救火，无人守关，名邑贼众一涌而入，取雅易如反掌，此绝计也。幸天默佑，令李乡约之兄先出首禀官，一同擒获斩首。

闰三月初一，烟帮及团练欲一战取名山，直至西街，贼大队出，练勇、团勇骇走，遂溃，败入金鸡关，旋尽弃关入城。城内官民皆惶恐。县主出银钱，雇兵勇同去守，皆不去；幸一夜贼疑有埋伏，未敢窥关。时有官兵在城内。王游击勇不如妇人；智不及愚夫，畏贼如虎，不敢出城助战。王游击，山东武探花，名虎臣。

中里场被劫，分兵勇二百去守。领兵官马正品。

杀慕义乡胡乡约。前三日，胡乡约绑三人来献，有一是其亲属，县主审讯无状，谓不可杀。乡约坚持为贼，竟杀之。胡乡约得赏回家，即与贼同劫掠，且金鸡关抢出炮在伊家，被困上人拿来杀之。诬杀三人，一命何足以偿。然越三日即杀其身，报应之速，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初五日，贼由金鸡关背后偷入。系本城张三魁所引。关失守，王游击不肯前进抵敌，但出屯于青衣桥外。贼至，游击先走，众皆争渡，雍塞溺水者数十。贼遂扎金鸡关，烧姚桥，宿河北街，劫掠民间衣食。县主雇人守河边，每人一夜银二两，有奸民得银在家宿者。

初六日，王游击帅兵勇防河，见贼一二十人来，先走，致众人皆入城。贼遂直入无人之境，竟日渡河，居东岳观、新添街、龙观山等处。每夜攻城，至晨始退，昼则四下搜掠。

初七，自烧四门外民房庙宇千馀家。武臣不能奋勇击贼，乃云民房稠密，恐贼藏其中，城上难施枪炮。一时之人，皆为所惑，遂将城外烧尽。呜呼冤哉！夫用兵原为安民，今贼甫来，尚未

受其害，乃先烧其屋以自害，岂得谓善用兵哉！以愚之见，贼散处庙宇民居，是由〔犹〕笼之鸡、网之鱼，正好搜拿斩杀。乃不能亲与贼敌，惟以烧屋使无所栖为计，古所未闻也。且贼未渡河之时，王游击既奉文统领，若有调处，先帅兵勇安营龙河边乾濠子，贼安能临城下哉。

初八，杀中里场王乡约及文生杨培基。县主申文进省，因路不通，命差役由中里场转过回夹门关。路阻，差役在莲花山一带抢掠人财物，被王乡约把差役当贼匪绑来。县主责云：“纵认不得差役，难道认不得文书？显系与贼同谋。”收在班房。隔数日，王〔杨〕培基来城保王乡约。县主问其来期，乃是贼渡河之日，遂与王乡约同杀。

初九，贼造长梯数十乘，被告奋勇者下城拿上讨赏。时建昌、阜和兵共有数百，并练勇团勇千有余人，俱未出阵。将与兵俱云，伊等原系调护省城的，被此截留，若要出阵对敌，须如赏格，送银五千。府县无奈，凑银二千，付与首事等现交；下欠三千，亦首事担承欵给。此银原系领兵官榷索府县的，今见首事等交纳，遂不敢独吞，即将此银作赏号，花费一千余两。

初十日，兵勇共出小队于东城门口。实未与贼兵刃相接，惟放枪炮，烧馀屋。贼暂退，踰时复集。

贼割水中坝、上坝两处菜子，填城下，与城齐。因江西馆砖墙未毁，贼恃墙蔽身，遂将菜子从墙内丢下，填与城齐。每夜攻城。初十夜，站菜子上，将入城，众皆张皇无措；建昌领官杨士奇教置火于菜子上，贼乃下。

贼掘深洞，用地雷轰城，被砖墙倒塌填塞。计不就。

十一日，夜将阑，哨楼垛口齐崩，贼直冲前。急调枪手放枪，百姓打石如雨点，贼始退。

先，上半夜，杨守备见攻急，谓城不可守，暗授意于兵，共弃城走。兵遂收拾帐棚，先行者私开南门，不料南门外有

贼，涌来阻塞。又被百姓闻知，赶到南门，跪请乃止。先出门逃去兵数十人。同逃百姓，有为贼所杀者、拥去者。

十二日，兵勇大队由东门出，追至新碾，乃得取附城贼梯数乘，菜子半分。

会川兵勇与奋勇由小北门出，打接应，才出门，逡巡不前，未见贼，先走回。城上百姓见之，共忿，百余人迫王游击同出。正与贼战，城上忽【鸣】金，遂收队。

十二日夜，贼□□马相杀。时官府于城隍驾前请阴兵相助。城崩时，□□□巨眼人在城上，遂不敢进。何由知之，出于被贼裹去逃回者所言。

贼首蓝大顺亲攻城，中石伤。

金鸡关贼兵被提督先行打败，关夺回。

十三日，贼去城，散于乡，劫掠高家坝、大兴场。小队到处收山，大队聚周公山。

市无米卖，县主发仓谷以赈贫民。时名邑与雅邑城市乡场罢市已久。及贼围城，小菜、柴、米、炭无一进城者。城内又添数万人，□米益少。县主于守城之穷民每日给谷二升，官兵咸集。

提督军伊克斯巴图鲁占，自邛来。初七日已到名山，任贼围雅城，逗□□□十三日，探贼去城，十四日始来雅。兵屯金鸡关至孝廉桥。

十四日，□□场兵勇闻贼退，故意转芦山，迁延回城。

自十三日贼退，兵不追赶，任其劫掠。官兵、屯兵及夫子随处劫掠，尤甚于贼。贼聚周公山，一二日无粮，皆顿敝。若有三、四百人上山擒拿，鲜有倖免者。无如提督占不发兵去，致贼下李坝，尽行烧□□□思经、晏场逃去。

十九日，提督占□□河，至大兴场。虽拥重兵，未杀一贼，但虚张声势。贼退一程，兵进一程，离五六十里，随贼逐走而已。

重庆领勇经历傅坤扎草坝场，不与贼战，且阻团上人与战。

孔坪、李坝先被贼烧，继被兵劫。龙堰坝、大兴场、桐梓、孝廉俱被兵劫无遗。

提督兵随贼至洪雅，径下峨眉。

建昌、阜和兵截留在城，十餘日始下峨眉。

严防堵，加城墙，守城如故。

另设欽银公□。此一军务，花费数万，道库银借用完，各行帮补亦用尽。先有团练公局，今又另设此，欽于众以为用。

时两广、两湖、江□□□江、江南、徽州、云南、贵州已乱十余年。去岁李短搭搭乱叙府、嘉定、眉州、青神，尚未收复。今李短搭搭之党蓝大顺又乱蒲江、邛州、名山及我雅邑。他处之惨虽甚，然不过耳闻而已。今到我邑为日无多，其惨已极，目击心伤，非同耳目可淡忘也。因为志之，并拟古风一首以寄慨。

出城无烟火，倏与荒郊同。可怜歌舞地，一片碎瓦红。所遗惟炉灶，残缺似半弓。餘烬虽稍有，兵勇打劫空。郁郁向谁诉，哭泣喊天公。满城无买卖，富人亦若穷。常恐相持久，食尽腹难充。此是城市苦，乡间更心忡。十里闻贼至，逃亡在山中。贼子搜寻遍，岩洞亦不容。少壮皆为虏，不用惟老翁。豆麦当草艾，房屋尽搜通。不烧便打坏，到处无完櫳。地窖藏难固，水浸计更工。贼子最好，将水灌地，水易入处，即是地窖。贼餘兵劫去，土匪又启戎。灾虽自天降，罪亦归人工。最恨为兵将，全无勇与忠。枉为皇上重，贵贱负宸哀。要银索食际，狰狞若熊熊。一经驱出阵，畏缩似柔癰。取胜仗枪炮，何尝刃交攻。贼退不追赶，任贼养威风。许久不出队，奸党日益丛。况值夏日曦，犁田正其时。小春皆已熟，耕收两误期。如若种难下，后必受其饥。惟愿兵与将，一旦发慈悲，去其劫夺念，御侮不为私。惟愿天默佑，在上暗扶持。

逐贼贼便尽，万户免仳离。四民各安业，降康补疮痍。太平由此至，普海乐雍熙。

又单为受兵处咏七绝一首

地皮刮尽实难居，无网兵灾胜以渔。所遗惟有田中稻，天若哀悯众蓼鱼。

贼复至记略

县分既隔，非同我雅之目覩，其事多不可知，惟据所知者记其略而已。

四月十一日，贼因攻峨眉不克，复来雅。道经晏场、望鱼石、大河边，沿途骚扰数日。过羊子岭，直入荣邑。时荣邑有团勇，堵击羊子岭，贼至不能抵敌，贼遂直入城，县官颜躲去。前月贼在周公山时，无路可走，占提台若肯围截追杀，正是贼灭亡日期。乃置之不理，使贼坦然而去。及贼至峨眉，随贼赶去，亦好追杀之日，乃第解峨眉之危，又放贼复到上方。送去送来，□□贼为玩好，即以贼为利藪耳。

十三日，提督占帅兵勇复咸集雅。盈城兵勇知贼在荣三日，不急去追杀，竟安坐在城。又命前去兵但安营于飞龙关，离荣邑城四五十里，殆将使贼闻风自走乎。噫，可慨也已！

十四日，杀贵州杨复兴。杨复兴，贵州人，系唐帽顶所领勇，给五品顶戴，与提督复来雅，后至。到大兴场，劫夺朱武举家，甚至与朱家人打仗，伤着朱武举，来喊冤於提督，立时斩决。又唐帽顶者，原系贼子，因与蓝太〔大〕顺不和，弃贼投诚於占提台者。其人打仗颇出力，但所领勇半是贼子，打闹尤甚。

十五日，贼去荣，入始阳镇，杀戮烧毁，甚於他处。贼在荣邑，不急遣兵与贼相拒，使贼势猖狂，上至黄泥堡，下至始阳镇，荣、天胥受其害，而将与兵晏然坐守，若无关痛痒者，呜呼哀哉！凡反乱之年，人皆曰兵慌马乱，吾独曰“兵闲马静”，何也？彼未出兵，尚要忧愁家务，为公为私，多事羈身。至一出

兵，内而仰事俯畜有资，已身口食盐菜足用，又搜劫人之财物银钱，除带回家外，日日拿来打牌饮酒，何等安闲。至於马放在田地中，无论禾稼豆麦，任其饱食，谁敢惊骇，何等安静。岂不是“兵闲马静”。到〔倒〕是民慌畜乱耳，何也？闻贼来而逃，要牵牛，又想猪，甚难两全。闻兵亦走，□夺猪，便捉鸡，必有一失。是“民慌畜乱”，乃为实也。虽然，兵固如是，但人性皆善，岂今之为兵者皆无良之人哉。总以平日无名将教之以忠勇之义，临出师又无号令之条以端其趋，所以兵勇皆不以杀贼为心，惟以图财为事；且恐把贼杀了，伊等无路取财。每每阳为杀贼，阴为让贼。十餘年来，贼不能平，职是故耳。且贼之打劫，尚分物之贵贱、人之贫富。官兵、屯兵、夫〔佚〕子之打劫，值钱者不待言，贱至破衣、铁钉、女鞋亦收去。富者姑勿论，穷至三升两升者亦不留。呜呼！此念此习，众行伍皆然。若要移其贪心，作其勇气，非有颇牧之贤将，乌能当此任哉！

十六日，探报贼匪尽去荃〔荃〕，上始阳镇。提督命府祖张、游击王带兵勇数百，同至荃察实。日晡始出城。贼在荃，兵在雅，相去九十里，俟贼打劫去后，乃上报曰：某日取回某城，贼又逃往何方。提督占公之用兵，往往如此。

十六日，天全失守。

十七日，提督占既委天全於贼，□欲合贼於邛。托言下邛，截贼去路，被百姓齐阻於辕门内，不果行。贼在天全，身为帅主，宜到彼地安营督战，如何舍贼不杀，远去邛以待？又何以即知贼复要到邛？岂不是明明与贼合谋！且四五日之内，连乱两县。虽兵皆发去，而此曰：我是大人派来守某处的。彼曰：我是大人派来守某处□□□□□力与贼战，夥贼之情显然。可惜竭百姓脂膏，供此天诛□□将也。

十八日，贼到芦山打仗，不克而退。

十九日，府祖张、游击王自【荣】回，县主颜同至。荣经士民俱不欲此官复用。

忠州关联陞领勇五百来雅，安营於水月寺前。关志林领勇出身，以打贵州功补千总，其用兵有节度，敢战，自备粮草，愿出力打仗，提督占不用。拨城内陝兵一百去飞仙关助守。提督占仍发兵数百下邛。四门外俱修炮台。

二十二日，下邛建昌兵四百至百丈，又调回雅。

荣经来请兵，未发。安坐在城，迁延不进。兵勇日费者民财，贼匪日靡者亦民财。四邑民不堪命，一贼未闻拿获。视民如土芥，护贼如子弟。元戎若此，何以对皇上而居高位哉！

二十四日，遣建昌兵去飞龙防堵。

忠州关志林与县主何愿拜门，愿去打头敌，先安营於老军山防堵。

二十五日，芦山士民来喊冤於提督。兵在天、芦十餘日，不去杀贼。及贼来与敌，枪乃是向天上打的。枪过之后，与贼交谈各退。每日惟以搜劫民财为事，甚且扯秧子、割芋麦为马料。噫！兵不杀贼，罪已难逭，又害百姓，恶更莫极。与孟子所谓不容於死者，何以异哉！

五月十二日，领兵官吴嘉春奋勇与战於青山脚，毙贼数十人，贼退去。

初四日，调镇眉州兵一千五百来雅，初六日午时，始分遣出城。十二日，提督占始诣飞仙关。来雅一月，惟遣兵扎口子，总不出令打仗。及到飞仙关，依然毫无动静。数县人民，悬心吊胆。万餘兵勇，优游自在。曷费钱粮，犹是小事。使一州之农，皆不得耕耘，纵使月内能逐得贼退，而秋来无收。是民尽死於贼，又将死於饥。乃全不以此为念。幸而贼退，犹引为己功，以固高位。纵能瞒得皇上，岂能瞒得众人。纵能瞒得远方之人〔以下似有脱文〕。《诗》不云乎，不愧於人，不畏于天。

丁游击等劝蓝大顺投诚。蓝大顺回书云：“兹值酷暑，征马暂停。捧接朵云，曷胜欢庆。据列台大人云，两军相和，克免士卒之苦；二家既睦，不致黎庶之荼。今帅一旅之师，无非倒悬是解；既将三军之众，原要涂炭不遭。台等频加爱护，我等敢云征诛。回忆瑶函，实属金石。本帅帅师在外，恒疏陋而寡闻，请向我主和之，所谓主者，指李短搭搭也。敢以下而傲上。特此布达丁大人金安，列台大人均安。大元帅蓝达。”闻丁游击原与蓝大顺最相得之友，今既为官，一正一邪，异若薰莸。念其相好之谊，劝其投诚，亦公私两尽之义。但既不投诚，则击而杀之，是杀贼也，非杀友也，忠义亦可两全矣。何以终未出一战乎？岂不私尔忘公乎！

十八日，省上来兵勇一千五百，由河北街径上飞仙关。提督占统兵数千，来雅一月有馀，若不护贼，肯出力打仗，早已将贼收拾净尽，何至下峨眉，复上荣〔荣〕、天，使数县之民，既遭贼害，又遭兵害，复烦省上来兵哉。呜呼，我数县之民，不知造下何罪，天乃假此贼匪与贼官荼毒我数县也。

六月初五日，眉州又来兵勇数百，系建昌中营刘参将所统。

初五日，关志林与贼战于垭子口，自食时至日晡，伤贼百余人。

贼大败，回天全。

初六日，统兵官吴嘉春与贼战于圈子岗，踏贼营三座。

灵关堵御游击何绍棠搭桥以便兵渡。

初八夜，贼渡桥夺灵关，杀官兵百姓，放火烧关，抢去大炮□

尊，药丸尽夺去，遂住扎灵关及双和场。后闻此桥乃是蓝大顺出银买搭的。

十二日，提督占撤兵，由名邑赶下邛州。贼欲下邛，邛州关隘防堵甚严，必不能骤至。若即由灵官〔关〕追去，贼首尾受敌，何难一网打尽。乃贼未到邛，遂将兵撤去，既不对敌于前，又不追赶于后，此何故哉！闻得下邛兵来雅云，提督得银

若干，乃知两月按兵不动，原为银子未到手；及银到手，即放贼逃去，已亦抽身下邳。申文上奏又言将贼杀败，今又逃下邳州。呜呼！贼臣古来有，未闻身为帅主，乃伙贼害民，有如此之甚者也。

十五日，贼出火井。

十六日，关志林在州捕馀匪，县主调回雅护城。

贼下邳，俱由山边小路过大邑，至崇庆州元通场扎营。自此离贼愈远，不能为记。

通计自前三月，贼烧蒲江，提督占即统兵到邳州，不战一战。即贼到名，彼仍住邳州不进。及贼去名围雅城，彼又进住百丈，不来解围。至贼攻城不下，散在乡野，彼乃长驱而来，扎孝庶碾，毫无号令。迁延六日，始过大兴场，仍按兵不动。俟贼下周公山，烧李坝、孔坪，打劫一路，由晏场下洪雅，至峨眉。彼又俟贼围峨眉急，乃去解围。围解不战，放贼复由雅到荣。彼又赶到雅州，住将一月，任贼烧始阳，住天全，彼乃到飞仙关去扎营。前后两月，不出一战。名为提兵剿贼，实为养贼害民，犹以元戎自居，岂不愧死！余有《对向日葵忽念及占提台》七绝一首：

亭亭向日本真诚，不戒而孚性自倾。草木犹酌临照德，不似今日占提兵。

天全人有美关志林诗一首：

破敌将军忠勇关，宏开甲帐驻天全。孤军直入盘河战，圣裔方知不等闲。

美吴嘉春：

旗帜纷纷进始阳，连珠炮响震山冈。宫中教美能鏖战，十日干戈胜七场。

其刺占、丁、薛三人三首未录。

十一年六月，何蚂蚁据名邑两月，雅调关勇及官兵、士兵扎营城

外数十日，被害与相等。予亦有记，恨为鼠子咬烂，遂不能与此记并存。

皇上见奏骂奸臣诗：

百尔臣工著锦袍，何曾益朕半分毫。三杯美酒群黎血，半盏残羹万姓膏。君泪下时民泪下，哭声高比歌声高。群羊遍地豺狼喜，辜负国恩是尔曹。

成都府刺曾制台对联：

昏浊浊节制全川，自冬及春，自春及夏，自夏及秋，七八月梦瞢无知，任随张濮小人辈，侵吞国帑，克扣军粮，透漏捐输，钻营缺分。可怜一事未闻，罔号闰王邀众望。

眼睁睁草菅人命，由叙而嘉，而嘉而雅，由雅而邛，数百万生灵被害，直许傅占大帅门，得银纵贼，受贿升官，临阵脱逃，见死不救。若使九重降罪，即登鬼籙也羞颜。

又省城中士民对联

曾制军不敢出征，连失四五城。任民逃，听民哭，随民从逆；甚至使民毙于水，毙于绳，毙于枪炮戈矛，置若罔闻。伤哉亿数生灵，尽丧在曾不征之手。

占提督弗能敌战，相持六七月。跟贼行，受贼贿，与贼通风；并且教贼攻某州，攻某县，攻某乡村市镇，肆行无忌。惜乎百万国帑，半上了占不战之腰。

附录反贼李短搭搭对联

杀贪官以救民，原为黎民造福；
分豪户而济众，但愿大众归心。

附录：雅安围城记

雅于汉时为汉嘉郡。唐改雅州，置牧焉。迄明仍其旧。国朝升州为府，分六属隶之。雅安其首县也，与道府同城。有黎雅营游击、守备、千总各员弁。地当川南咽喉，水陆通衢，素称繁剧。

予自戊午春，由崇宁调补斯邑。莅任后，偏历各乡场市镇，窃见山川合抱，旷宇天开。左飞龙，右金鸡，飞仙峙于前，竹青卫于后，四关雄胜，甲于蜀都。汉武乡侯经营南方，兵从此进，得地利也。因与游击庆公结游求武备。时署本府萧公时馨亦留心时事，谓邻省多难，守具不可不修，劝令捐置劈山大炮二十尊。众皆笑之。以为雅郡阻山带河，前明猷贼之乱，蹂躏几遍，尚为贼踪所不到，盖私享太平已阅数百年于兹矣。是岁，予以卓异调取引见，布置未竟，即匆匆卸事。

越明年秋，由京回蜀，滇匪已陷筠连、庆符、高县，直逼叙府。风鹤之警，到处皆惊。邑西沙坪场，有赛巴教滋事之谣，传入省会，大宪忧之，札飭星夜兼程回任。予抵署，询摄篆吴公云程，谓已解散矣。予曰，祸根未拔，终恐萌蘖复生。视事未逾月，而学宪按临，城中文武生童，及外来商贾，聚以万数，稽查大难。民间又伪言土匪乘考起事，无故自惊。予阳置不闻，阴派壮勇百余名，多制号褂，并令闲散人等，广穿备数，昼夜在城厢内外巡逻。人亦不知予勇之几何也。复与本府密启学宪，以教场离城远，文武同时并出，防有意外之变。请先校步射，以散其势。后阅马射，则人数亦无几矣。学宪赧之，临骑试，不终日而毕。

邛州文生徐天锡等，谋变应逆，经州牧许公培身拿获正法。其余党正盛，有泥学院行。予亦以庚子弟兄同年故，款留卒岁。学

宪不忍以随从供帐之烦重累地方，试竣即行，予率卫护送出境。即逐日遍阅乡团，选其精壮者而操演之，并谕以各处隘口悉行挖掘。竹青关为下通洪雅要路，虽有道宪住扎嘉定，而洪雅业已设守。予亦就关筑垒，置炮台戍焉。詎意滇匪攻叙府不利，分遣伪元帅蓝大顺，间道由眉州上窜，青神、蒲江旋陷，围攻邛州。提督占公泰、陕西候补府田公良带兵救援，逗留新津数日，徐徐相机而进。邛勇先破贼围，官兵后至，贼退于邛境之丈毕山。时论以官兵为怯，谓州围之解，实由团勇。然见提督咨文，则犹然诸将功也。

贼失利于东，转务于西。名山居邛之西偏，素无整备，遂为贼据。予邑离名山四十里，峰火彤天，人民悚惧，群欲弃城而走。予曰，无恐。先堵金鸡关以扼其吭，继而防河亦堪自固，即不幸退而守城，枪炮药丸足用，贼必不能入。亦何用先事张皇，忍以全蜀要隘之地委为贼有哉。且存亡之义视乎城，而战守之功资乎众。建昌烟帮诸客勇，其骁健过于绿林豪【杰】，出入夷地，僛僛避其锋。予以重资募之，初得五百人焉。后陆续招增，助以本地练勇、壮勇及各路团勇，声威颇振。住扎关上，时见旌旗荡漾，壁垒顿新，树林荫翳间，或炮声一震，各队伍蜂拥而出，昼则喊声动地，夜则灯火烛天。关内自姚桥、桐梓林至周公渡，沿河十余里，并附城各街市，挨户出丁，复得二千余人，以为后劲。予与张府宪庭樾晓夜梭巡，游击王公虎臣亦间至焉。贼闻之，甚为惊慑。亡何，贼以偏师叩关，一战即北。众议追之，予曰止。明日复战，斩其伪先锋赵得胜并李四大王，贼众惊溃。滇南红衣老贼死者百余人。予勇阵亡亦十余人。旗帜枪炮及刀矛等件，夺获无算。旬日之间，七战七胜，共毙贼七八百名。捷书进省，大宪嘉之。

建昌兵备道鄂公憲防堵嘉定，闻雅城戒严，调拨阜和、宁越、峨边各营兵丁三百名，帮同守城。予与诸将议，守城不如守关，

今贼锋已挫，有险可凭，勇当其前，兵蹶于后，彼此连环策应，贼虽众，未足平也。都司马公正品坚执守城之说，不愿赴关，而马千总中全桂千总扶朝勉强同行。兵不满二百，益之以黎雅营之兵四十名，行抵姚桥，即行住扎。张府宪亦遣勇百余人助剿。

闰月朔，予驰抵关上，时尚更漏未绝，晓风柳岸，残星渡头，遥望山麓间，萧寺佛灯半明半灭，不禁有风景河山之感。当即分拨各勇，饵以重赏，踊跃启行。贼整队来迎，彼此接战。贼败，蹶追杀，直逼名山城，焚烧文昌宫之贼营四座。蓝逆抱头乱窜，余贼即闭门拒守。自辰迄申，酣战五时之久，收队回关。点查各伍，丧我统领忠勇头目李顺有、万洪猷二人。众皆气沮，师熠。是役也，兵将皆作壁上观，而府勇又未经战阵，设令奋迅继进，未必不鹿死我手。事机坐失，闻者伤之。予亦愤气填胸，积劳成疾，委署天全州吏目孔君昭祺赴任过雅，府宪留之守关。

贼复大至，分五道并进，势如潮涌，马骑以千计，步卒以万计。又分股寻岩而转，绕出关后，我勇腹背受敌，抵死拒战，精锐一时俱尽，孔君亦殉焉。幸官兵未经围裹，先回渡口。予复号召团众，沿河设防，将船筏尽拘南岸。贼至则用炮轰击，隔河列营以待外援，是亦中策也。因觅同城王游击商之，金云不知所往，有谓遁入平石坝为多人所窘者。予曰，是何言。急觅之，旋见不冠而至，创言以守城为先务。予曰，若然。则城外数百家悉付灰烬矣。国以民为本，保民即所以保国。予意欲拒于河，水急且宽，必不能渡。贼即溯上流而西，予亦缘岸可随之而西；贼即顺下流而东，予亦缘岸可随之而东。两两相持，使贼求战不得。提督统大兵驻扎邛州，未必不探知雅事，倘遣一旅蹶其后，贼掉尾回顾，予渡河击之得胜算矣。王游击不以为然，撤兵进城。团众见官兵移动，亦各纷然如鸟兽散。城外居民，无所依倚，扶老携幼，攀辕而哭者哀号之声震动天地。予令先行入城，散处各寺院，且编其户口，以防奸人肆混，随闭门拒守。

名山文生邓云霄^①，投贼得官，封伪都督，托避难来雅，意图内应。经绅士盘获，讯明正法，予并不问其党。沙坪场职员李乐偕并乡约李桂元，欲劫团众为贼应。其兄先一日出首，予遣幕友杨先登带勇夤夜往拿，谓出其不意，二逆可手到擒也。不逾日而解至，讯明正法，予亦不问其党。盖所以安反侧之心，而使之毋为贼用，未始非仓卒解散之一法也。贼无内援，不知城中虚实，时在对岩遥观。兵勇多以枪炮望空施放，予止之。谓贼即呐喊，我兵勇万不可以声应，盖以静制动。贼疑，即以疑兵疑之，后亦可以出奇制胜。

踰日，贼众扫数渡河，势如蚁附，城外民房，延烧四昼夜，火光照耀城中，黑夜几同白日。枪子雨集落瓦上铮铮有声。巷哭衢号，男妇先行自尽者不可胜计。予病益剧，登陴誓以死守。绅粮士庶，围绕左右，惊惶失措，语亦半无伦次。予曰，使银则道库可借，缺米则仓廩可开，与其留为贼有，不若先行发给兵勇，以鼓其气。且散财当自县署始。因先将征存关课、茶课及田房杂税、各项银两堆垛二堂公案，有能杀一贼首来献者，赏银十两；守城兵勇除例支盐折口粮外，能用枪炮轰毙围城贼匪者，亦一律给赏。不逾时纷纷报功至，予即以银与之。人言此中须防其伪，予曰，即伪，亦可以作士气。散败之后，人已胆落，非此无以保危城制贼命也。

建昌守备杨世才带四百兵过境，系奉调进省，予截留守御，许之。登城设备，井井有条。予曰，得所恃矣，是盖天授。贼昼夜攻城不息，地雷、遂〔隧〕道、云梯、木架，无法不备。城中悉力抵抗，竟无奸〔坚〕不破，恍惚若有神助。最危者，城被地雷轰塌一角，贼众拥至，势将就陷。予悬重赏御之，各兵勇枪炮不绝如雨，贼不能近。急取质库绵絮被浸水裹花板堵焉，城遂完固。

① 即前篇所称之邓凌霄。

② 即前篇所称之李乐斋。

如初。贼复取田间菜杆、豆杆及麦子杆堆积如山，高出城上，隐身伏攻。守堞者几难立足，掷火标火蛋不燃，枪炮遇青即落，势将不守。予曰：不能守即战，战而捷，杆堆可乘势毁也。又悬重赏募敢死之士，无论军民诸色人等悉与其选。时兵勇有号褂可备记验，其余应募者无可识认，收队时倘贼兵混入，亦大误事。正踌躇间，忽市肆有卖黄钱纸者，众各取以裹首为号。黄发蓬松，似神似鬼，贼众见之惊走，疑予调蛮兵至矣。追杀数里，立即杆堆夷平，并夺其云梯木架数十具。人心喜跃，勇气百倍。后开城接仗，屡有斩获。各乡团献首级者累累阶下，几如瓜市。予点数给银，绝无吝色。

奈贼围益急，盼望提督救兵，杳无信息，邛蒲路断，以百金募勇士，绕出天、芦，乞师省会。盖自堵关以迄于今，困守已将弥月矣，兵勇力疲，官民心瘁，城中油米将尽，群情汹汹。予搔首问天，计无所出。贼众复势排山岳，绕城三匝，蓝逆亲自督攻，志在必得。城上拼命堵御。官绅士庶以及妇女老幼，悉行搬运木石，登城奋击。枪毙蓝四大王，炮毙李二管事，皆巨魁也。其红衣贼党，被木石枪炮击死者，城下一时枕藉。蓝逆亦头受石伤，脸受枪伤，昏跌倒地，贼众救归。围解。

是晚，遥望贼营，号火倍明往日。予曰贼遁矣，众疑未绝。晨觐之，果信。贼欲走竹箐关，窜洪雅，路经草坝。团首范奎率众御之，屡战皆捷。贼惮焉，折而误入周公山。是山也，昔为大禹旅平，本名蔡，与蒙山对峙。蜀汉武乡侯征蛮过此，梦姬旦授以韬略，则又呼周公山，沿其俗也。山极峻，危崖仄壁，有面无背，惟一径可造其顶。顶上有观音寺，武侯周公拊焉，铜瓦石柱，殿极雄伟，不知何年建也。伏暑日，有人进香，余则霜雪冰凌，杳无人迹。蓝逆欲踰山远遁，登其巅，知为绝地，窘极，欲下不得。旁曰舍身岩，有轻生者辄赴焉，俯瞰可通李坝。时届春杪，寒气逼人，粮尽无觅食，雨甚，贼众冻饿且死。练勇团勇围

之，行将就戮。忽报占提督率兵至矣，予曰：围虽解，贼未歼也，留此功以馈诸将，亦不失为东道主。

未几提督入城，盛称克复名山之功，并攻取金鸡关之不易。旁有谍者窃笑之，予阴询其故，曰：名山本无一贼，已悉众来攻雅城。金鸡关虽有，不过瞭望数十人耳。乌足以言克，乌足以言攻。予斥之，曰：尔何知。提督乃一品大员，其言将达之天。听传之□□□□□□□□□□□□□□国史断不肯故作诳语。且据尔言，是直凭空冒功矣。冒功之罪上通于天，提督岂不闻乎。甚矣，小人之难养也。予绘尺幅舆图，凡山川起伏，道里远近，纤悉毕载，私秘之。出示提督，口讲手画，将周公山形势细细指明。劝令兵扎李坝，守住干濠子，则贼无遁踪矣。提督领之，回营与诸将商议，东调西拨。阅数日，独缺李坝一路。贼果缒崖而下，舍命冲突，团众被兵阻挡，不敢邀袭，功败垂成。吁，可惜也。

大兴场有以贼示来献者，大书特书曰：“占泰田良免送。”予怒之，曰：是何鬼蜮，胆敢羞辱大臣乃尔。欲答献者，哀免，乃已。初蓝逆之陷名山也，本无图雅之志，有名山人投贼者，诵言雅州形势之胜，取为国本，塞西藏之路，通建南之道，俯临嘉定，旁收天芦，进足以战，退足以守，其机不可失也。蓝逆艳之，于金鸡关悉众来争，即攻城亦亲自督战。盖实有主谋焉。迨兵败身困，滇南老贼死者以千计，其余裹胁之众丧亡殆尽，始知为人所愚。窜抵洪雅之宝鼎寺，将名山人之黠者，聚而歼焉。贼远遁，提督亦领兵尾追而去，予境内悉平。统计各路场镇藉团堵御，被害者亦祇姚桥、李坝及大兴场数处，其余皆安堵焉。

盖城不陷则四乡心固，心固则力齐，率其子弟，攻其蠹贼，断无有不足以自守者。然危城之保，虽曰人事，岂非天意哉。大炮之制，若预料蓝逆之将入寇也者，即沙坪之谣，前署篆已言解散矣。予实时注意焉，闻变即起，不逾日而二逆就擒。至乘考起

事，人言繁岂无因，邓云霄等既各甘心投贼，其平时亦安知不早蓄异谋，向非有神灵呵护于其间，予亦不知我命之伊何也。

当城围吃紧之际，婢仆星散，男妇大小二十余口甫从南来，俱愿以身殉。厨烟几断，有米亦无人炊。幼子庆圻从保姆饥出乞食，得稀粥半瓯，手捧之嘻嘻而笑，予亦未遑过而问也。候补通判刘公溥与予至好，留办军务，私谓予长子庆城曰：事急矣，汝父以死守。汝等即随父尽孝亦应尔，盍将汝弟暨汝子，遣一二使行，为何氏绵血食计。庆城诺焉。嘱五代老家人郑小沂，携六龄儿庆堉、四龄孙镜清，仓皇縋城走；身无余衣，手无余钱，由荣经直奔清溪，过大小相岭，饥寒交困，幸周君岐源怜而抚焉。予事后闻之，喟然叹曰：刘君误矣，安有覆巢之下而可得完卵者乎。及归，面目黧黑，人亦非旧，染时瘡密如蚕布，自顶及踵几遍。邑无名医，拈古方服之亦遂愈。病中喃喃向予诉途中苦，一似知伤离乱也者。今幸危城未失，境内又安，甘雨和风，禾苗勃发，秋成可冀丰收。都人士归德于予，举欣欣然有再生之乐。予援笔记其实，非敢矜有功也，亦以表守土者之责云尔。

岢

咸丰十年岁次庚申五月上澣知四川雅安县事小塘氏何鼎勋撰于官廨之退思轩

附录二：雅安防河记

庚申春夏之交，予击退滇逆蓝大顺，经营善后事宜。相度地势，窃叹金鸡关虽负形胜之名，而其地实不能守。何则？歧径纷出，一经抄袭，兵勇无立足地，守关不如守河。或疑之，谓关峙于外，河亘于内，与其纵贼入境，何如出境而大为之防。予曰：是不然。雅关如飞仙、飞龙、竹箐等处均可守，贼叩关不胜必

去，关外无可据之地。若金鸡关近逼名山城，贼既踞城，已先挟一负隅之势。而我即闭关自守，各隘口几经开凿，羊肠鸟道悉皆化险为夷，是犹四达之地也。据四达之地以与贼争，虽甚智者亦不能为功。或又谓，关内二十余里，其间如姚桥、桐梓林各场市，弃而资贼，是岂贤令尹之所为乎？予曰：移其民于河东，并移其粟于河内，贼至则塞井夷灶避之，使无得食，不久必自去。或又谓，河身横亘数十里，自宋村渡、平羌渡、大渡、周公渡以及干濠子、徐家濠、水津关，节节皆可偷越，大有防不胜防之患。予曰：是亦未深知失水势之说也。雅河发源夷地，与青衣江合流，其水忽涨忽落，当旋涡急湍处有舟楫而不能渡；即各处渡口，非熟习水性者，渡亦多失利。予沿河筑垒，迭石为垛，水落则伏于垛内以枪炮轰击；水涨则移驻高岸树林荫翳间，依山为营，此真以主待客之法也。禀商同城道宪鄂公惠、署府宪蔡公步钟，均各谓然。

辛酉四月，李逆围眉州不克，分遣名邑投贼何伪军政司，绰号蚂蚁子，统领大股由蒲邛扰大邑，欲联络咽喉千子行，以为党援。经楚勇击败，回窜邛属之平乐坝、城隍岗。旋聚旋众，势复振，横窜蒲江之大塘铺，与名山逼壤，久伏不动。邑令胡君寿昌移监狱重犯于雅，并其眷属徙焉，亲率团众以待于境。而何逆给其民曰：名山系我桑梓地，先人之墓庐在，予不敢扰。其贼队有妄取民间之一草一木者，悉叱令送还。名人安之，备渐弛。忽于五月初八日突入名境，守御者皆靡，进据城。不逾时即卷甲疾驰，直抵郡河，意将袭雅。予早设备，兵勇多伏于村落间，一呼即至。贼欲凫水渡，予列兵以待。贼砍岸竹扎筏，连放十余只，悉被劈山炮击沉，落水死者无算。贼隔河跳骂，予勇抚掌哗然大笑。贼退，愤扎姚桥，搜民间剩米四十八庄，欲炊不得，掣回名山城，留数十人戍焉。

予令水勇郝鸣皋等，授以机宜，凫河登岸，大吼杀贼，贼惊

遁，取其米以归。

逾日，贼复至，沿河上下无可觅渡，兵勇多聚于林麓间袖手旁观。贼遣人下河窥探水势，用枪一击应声而倒，贼复去。予曰：水宽岸阔，劈山炮虽准，究不能毙其多人，不如移城上七百觔大炮冲要口安置，贼来能毙其首领，余可渡河击也。众然之。是晚即移出城，明日有身穿黄马褂、金冠雉尾、跨白马扬扬然率众至者，以炮轰之，人马俱倒，余贼遁不复来。遣水勇尾侦之，知贼欲改道青岗堰，从草坝渡水津关入雅。予曰：若然，则慕义一乡危矣。予邑幅员不广，只分四乡：一附城，一水东，一上坝，一慕义。三乡皆山多田少，仅产芋麦。惟慕义系膏腴沃壤，正值秋禾含苞，脱被蹂躏，则一邑之精华尽矣。予拨练勇拒之，并调集乡团以助声势。时道宪檄调汉土官兵，府宪亦另招崇庆州悍勇，均陆续至雅，各添拨兵勇，协同练团出队，次于名山之青岗堰，截其来路。贼屡经冲突，兵勇得地势，多有斩获。

贼退，踞名山城，不言进，亦不言退。予扰之，乞师省会。蒙督宪崇公咨商提督蒋公玉龙，派游击关志林带勇来援。关志林者，当蓝逆回窜雅属，募五百忠州勇来投，予见其趑捷善斗，资助口粮，收令随同副将谢公国泰进攻天全，血战七昼夜，首先入城。上宪嘉之，即拨入大营，令其随兵助剿，与予有此一脉香火缘。时道府两宪，均令指名稟请。诂意到雅后，营务结习已深，言防而不言剿。予再三催迫，勉强渡河而营。身为主将，犹然借住捕衙，陶情声色，其手下义子健儿，四出滋扰，闾阎反为之不安。即间或出战，斩获亦甚无几。邑有文生陈瑶者，见官兵官勇之不足恃，仿秦人毒泾上流之法，献药水计。谓名城只得二井，不敷用，取汲城河，河源发于雅安之莲花山，研巴豆等药用麻布袋盛之，顺流冲下灌绕名城，则一举可歼也。予虑玉石俱碎，波及好百姓，绕堂走筹而未决。突有局绅报言，贼欲由五夹口分股入雅。予曰：无畏。已先饬设备矣。因以陈瑶之策示之，并告之

以所虑之故。金谓名城失陷已久，其逗留城中者必非好百姓，一剂药总胜百万兵。予飭照行。不旬日而贼营吐泻大作，死者累累，何逆不能出战。予催游击关志林进兵，且告之故。渠犹豫未决，贼弃城走，团勇练勇追之。名山胡令得信，随入城。而名团之由乡入城者将西路堵住，概不令人。予勇扎名之西偏，纷纷不服，势将用武。谍者回报，予即撤勇退守金鸡关，再俟后命。

蔡府宪同都司童星魁偕往，时关志林亦拔营进，被名团用炮击回，伤毙数人，意甚愤愤，欲与名为仇。予代禀道宪，允为查办，勇即扎郡城听信。时关游击之义子关桂芳、关兰芳欲各娶民间女，旧仆吕钧之妇谌氏强为媒。予禁之，不能止。谌氏啣焉。迎娶以队伍往，返即闯入予署，将衣服细软及所存银钱各款席卷而去，声言要反即反，据雅州城以为固。予在衙神祠查点练勇，闻信，各队长先奋袂起。予曰：毋然。道府同城，投鼠须忌器也。且巷战失利，雅城倘为所得，贼未远，一经勾结，则川南大局去矣。予待关志林恩，尔众咸知，其勇与者半，不与者半，可密传其大统领林元柱等谕以祸福，先令解散余党。未几林元柱来，叩头流血。予笑慰之，谓军士乘醉抢掠，事所常有，传谕明日悉众出城，予不较也，汝去以安众心。林元柱往，允行。道宪鄂又提茶课银二千两以贖。并令雅安典史张勳溶来取并不滋事印结，予亦慨然付之。此八月十二日事也。

关志林出城，其营务处有告言抢劫衙署，其祸起于旧仆吕钧之妇，而吕钧实怂恿之。关志林无必抢之心，而其义子关桂芳等惑于吕谌氏之言，激而遂成此举。谌氏主谋，吕钧引路，皆目击也。予因亲至吕钧家，眼同乡约街邻人等搜出男妇衣服，悉予署中物，当携带进署。经鄂道宪委带练勇委员、前营〔荣〕经县知县颜君汝霖，代行讯问。供认主谋、引路、伙抢、分赃是实。而颜君以旧时主仆，何忍出此为问。谌氏供称既经撵逐，何名主仆。是谌氏显挟撵逐之嫌，而罔顾主仆名分，并欲借关勇以泄其

忿。而又因之以为利，其罪大恶极，不言可知。当时回明本道，将谌氏等援照新例就地正法，人心为之一快。署中经本道鄂宪亲自踏勘，谕令必代为转禀，且权认晦气，予亦复何敢言。

是役也，民未伤于贼，而官则几毙于勇，幸而弭祸于将发，先散其党，而复以谈笑处之，雅城不为所据。否则积两年之辛苦，努力与贼相持，贼既被创，而以川南咽喉之地，无端送之于关志林之手，予不几为贼笑乎。或谓陈瑶毒水之计不行，关勇得注力名城，掠其辎重，而欲已盈则予署可以不抢。予曰：不然。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夫苟可以制贼之命，戕贼之丑类，收复贼踞之城池，虽毁家纾难奚恤焉。

归德府军务探报

姜 簏

说明：姜簏，字韵清，号晓山（又作筱珊），顺天宛平县人。由监生递捐州判，分发河南。咸丰九年（1859年）至同治八年（1869年），由郟县知县渐至升署开归陈许道。这份资料是同治三年（1863年）署理归德知府任内，关于张宗禹等捻军在豫皖边境活动的军务探报。原件在辉县发现，藏河南省图书馆。现据抄件选录刊出。

上僧格林沁^①、张之万^② 稟

四月初十日

敬驰稟者：窃卑署府前将苗逆叛乱情形，于本月初三日飞速稟陈，谅已仰邀钧鉴。月之初十日，接奉新任安徽马臬^司专函，并据来弁面述：苗逆于三月十五日，诱出凤台县蔡令与各寨主至圩会话，旋将蔡令戕害，凤城并未失守。十六日该逆至距蒙城三十之双桥集，适有马臬司派员带领炮船由临淮请饷回蒙，在彼经过，被该逆抢船五、六只，戕害都司一员，伤勇数名。唐巡抚^③于十八日由蒙、宿绕道，廿五日抵临关，派前九江镇普承尧、候补道秦荣□□□□□□□□建，总兵张德胜带领兵勇□□□□□□□□□□围攻蒙城四门。廿二日早有该县练总张南华与马臬^司亲带投诚之李加英、徐登喜等，同于是日先后出队，擒斩一千七百

① 僧格林沁，1861年后对捻军作战，1865年被捻军和太平军余部阵斩。

② 张之万，字子青，时任何南巡抚。

③ 指安徽巡抚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德人。

余名，踏毁敌垒十余座，西北两门解围。廿四、五、六、七等日官兵迭次出队，该逆未敢接仗。廿八、九日，在蒙境南乡之李家寨、白家寨与贼交仗，死匪数百名，并毙骑青马贼目一名。刻下该逆仍围蒙城东南两门，仅距城一里内外扎营，并挖长壕一道，意在坐困。（马臬^司屡已稟求邸返轡南征，尚无回信）^①等语。窃以该逆反覆诡诈，其心叵测，卑府得信之下，复经严飭所属，并知会成总兵，一体加意严防，以杜奔窜。所有永城县投诚各寨，经卑府与该县令屡次示劝，尚称安帖，祈勿厪怀。再，马臬司此番专弁前来，因彼处所存铅丸不敷防剿之用，向卑郡借拨千斤，以资捍御。卑府以皖、豫联疆，不敢稍存畛域，随即筹拨铅铁两项大小炮子共一千三百斤，交来弁赍回。合并稟闻。

上严树森^①、英桂^②、瑛桢^③稟

四月初十日

敬驰稟者：（云云同上，至尚无回信等语。以下不书写。）再，山东捻匪，系已杀巨捻李成之弟李博为首，共有贼众万余。自邸帅大兵到后，接获胜仗，毙贼无算。淄川久为本地土匪所□□□□□□，闭门固守，经邸帅挑挖长壕，四面围攻，并调炸炮轰击。惟该县城，坐落山巅，仰攻不易，恐一时之间未能得手。其在邹县白莲池教匪，亦经邸帅将所统部队，全数留驻白莲池山口，以防该逆割麦等情。除再侦探另报外，合肃驰稟。

上张之万稟 四月二十三日

敬稟者：卑署府前将苗逆围困蒙城，经马臬^宪迎剿获胜各情

-
- ① 括号内的文字，在抄致僧格林沁时删去。
 ② 严树森，字渭春，四川新繁人，时任湖北巡抚。
 ③ 英桂，字香岩，赫舍理氏，满正蓝。时任山西巡抚。
 ④ 瑛桢，字兰坡，汉军正白，时任陕西巡抚。

形，由驿驰禀，谅已早邀钧鉴。本月二十二日，有马臬司差弁展守伦至宋，言伊初六日自临淮起身，绕道天长、徐郡一带，多走三百余里。苗逆现仍围困蒙城之东南两门，我军均在西北一带驻扎，虽经迭次出队，而该逆总未接仗。所有蒙城城内防御之法，布置极其周密，惟饷糈欠充，军火不足，殊为可虑。然现有晋省解济皖饷，已奉拨发五千两至城，足可静待援师矣。唐中丞现仍驻师临淮，进攻怀远。其寿州之围业经解散。李中丞^①自黄州追剿发逆与捻匪等共有贰万余人，经唐中丞迎头截击，歼毙甚众。其败匪尚在巢县一带游逸。邸帅派来之兵，业已抵皖，刻与唐中丞合师攻剿下蔡，即苗逆老巢，军威极其壮盛。而该逆困蒙之兵旌旗暗动，大有潜师回顾之意。似此先扫其穴，以分贼势。并于两头夹击，使其腹背受敌。则蒙城之围，固可即解，而该逆就获，亦可跼足而待矣。

所有卑属永城投诚各寨，经卑署府剴切示劝，均知感奋。此番展守备由彼经过，见其各安农业，绥静如常，并深以苗逆为非，不肯受其摇惑，且见有官人经过，深恐设有他虞，节节派人护送□□□。

再，邸帅击败之东匪，□□□□□□□□□□□□□□□□
为招抚，已得三百余人，均令随攻苗逆，办理实属妥善耳。除再
侦探贼踪另行驰禀外，合将差弁所言各情，肃先禀达。

上张之万英桂稟 四月二十三日

敬禀者：前以苗逆围困蒙城，节经驰禀在案。本月廿二日接奉安徽马臬台专函，并询据来弁口称：伊于初六日自临淮起程，绕走天长一带，所经投诚各寨，均极安顺。唐中丞现在进攻怀远，接营二十余座。陆军攻至外壕，水军攻沉贼船三十余只，城内百姓多半逃出，仅调外圩人立营三四座，势已穷蹙。李希庵中丞犹

① 指李续宜，字希庵，湖南湘乡人。时已卸安徽巡抚职，专办军务。

驻湖北之黄州府。前因发逆夹杂捻匪窜入楚境，当经派兵迎击；而唐中丞即调庐州之兵力战，仍即窜归巢县矣。李营之兵复解寿州城围，就近围攻苗逆下蔡老巢。而该逆被官兵诱死之说，自系讹传，刻仍屯兵于蒙城东南。我军均驻西北。十四日夜，又破贼营两座，擒斩三百余人。探其举动，大有潜师回顾之意。惟蒙城军火饷糈现均缺乏，马臬^尧屡次专弁前来告借军火，并求邸帅 拨借商邱存粮。卑署府当将火药铅丸设法借给，并催粮料源源接□〔济〕。盖蒙城与宋接壤，是协助邻封，即所以自保疆圉〔围〕也。

再，李成余党被邸帅围困溜川，乃马贼突围而出，已抵宿州，经该牧收抚三百余人，均令随攻苗逆，办理实属妥善。除再侦探贼踪另行驰禀外，合将近日军情禀报大人查考。

上严树森、瑛桢、英桂禀 五月初七日

敬驰禀者：前以皖、楚官兵合攻苗逆之下蔡老巢情形飞禀在案。本月初一日，接据皖臬自蒙城发来函称：“前月廿四日乘苗逆不备，突出东门，攻破贼营十三座，斩首六七百名，并生擒逆首方廷轩一名，我军即于东门外安营。惟南门外及涡河北岸，尚有贼营十余座坚持未下，仍须设法扫荡”等语。迨初二日亥刻，复奉皖臬函开：“亳州之刘家寨、耿皇寺一带捻匪苏老梦、龚耀等，聚众竖旗，攻扑庙集。廿八日又有发捻窜据雒河，进扰西阳集，蒙城万分危急。特请豫帅派兵驰救”等因。方经飞禀抚邸各帅迅往援后，初四日又接永城县禀：“初一日晚，亳境忽来捻匪千余，盘据郭家寨，小阎王即张宗禹窜回雒河，李大简攷纠党窜据东南各寨。又有贼数千，分三股攻丹城集、石弓山、龙山等处甚急。又捻首厢盘已将罗家寨攻破，杀人甚夥。永境投诚各寨，现亦乘机起事，以致蒙城更形危殆。”初七日辰刻，又接呈称：“初六日捻匪自亳东一带，蜂拥北窜，是日未刻，边马已至亳北卢庙等集。

烧杀抢掠，更甚于前。特恳请兵剿捕”等情。卑府查卢集仅距郡城七十余里，除一面移镇督兵防堵，并由六百里禀求邸帅返旆南征，及毛抚两帅迅即拨兵援剿外，合肃驰禀。

上刘长佑^①禀 七月初一日

敬驰禀者：窃于六月十三日，将擒首小阎王窜至会亭集外，与官兵接仗获胜、及李大箇孜率众向西南窜去各情节禀报在案。旋于是日据鹿邑禀报：“初十日有马贼数百人、步贼贰千余人，窜扰马铺寨、高口一带。经该寨完姓齐团出敌，毙贼五十余人，夺获军器牛驴无算。”

又据柘城禀：“十一日马步贼众窜至堤外围，逼砖城。经该令督放枪炮，轰毙一百余名。复派绅团出敌，又毙贼四五十名，生擒一名。贼即退去。讯据擒匪供称：此股擒首系亳州陈老万归正复叛，共有马步四五千，并无一定去向。”

同日，又据睢州宁陵禀报：“十二日，贼由砖桥窜至睢境之平岗、李庄、宁境之稽古城、河沟里等处。幸蒙抚帅准拨副将孙之友、守备穆清达、李玉口等各率所部马勇，即日来宋会剿”等因。

嗣又迭据柘城报称：“该擒于十五日折回七里河，经该令会营驰往，冲断贼队，阵毙数十名，贼即东窜。”

另又探得：“大股贼众在鹿、柘交界之梁口寨盘据。其先入鹿境之匪，由马铺至贾滩寨、赵庄等处，伐树自卫，为持久计。又有大股由东北而来，直至鹿城堤外，四面包抄。经该令连放钢炮，轰毙马步贼四十余名，生擒七名，救出男妇十一口。提讯生擒之张秀□□□毫擒□□□□回巢后，俱投苗逆，现来鹿邑。北一股，系投诚之侯明魁、刘合等为首，约五六千人；南一股，系苗逆义

① 刘长佑，字印渠，湖南新宁人，时任直隶总督。

② 毛鸿宾，时为湖南巡抚，五月二十日任两广总督。

子苗桂蓝带旂，约四五千，多穿号衣。约赴陈州一带打哨，往西山套生”等语。

十九日，又据夏邑禀报：“探有另捻在丹城集，于十六、七、八唱戏三天，邀来蒙、亳白旂股匪，准于廿日出窜。旋据商邱之决集、营廓、乌墙、石榴垌站〔驿〕等处寨首呈称：“丹城之贼，于廿一日由马头寺一带扰及石榴垌站〔驿〕。又有亳境之卢庙奸匪陈小，勾结捻首李库，纠众千人，亦于廿一日至卢庙寨占据，日出掳掠。”似此凶焰日涨，殊堪发指。除已禀请抚帅，飭令孙副将之友李参将世玉，会合抵鹿，剋期进剿；并【派】李游击大成、右营都司王永旺，各带精兵，驰驻边境之营廓、宋集、石榴垌站〔驿〕等处，弹压堵御，以壮声威。一俟得有捷音，定即禀达。

再，本月初一日，接据毛营委员来禀云：“六月十九日，毛帅亲至张岗授计，将佐于是夜啣枚而进，直抵贼壕，呐喊摇旗，炮声震动。我军冒烟冒火，奋勇登墙。该贼猝不及防，势如瓦解，立将张岗寨攻破。毙贼两千余名，将首恶霍光玉、王包牙、罗振邦及张凤林之妻，均各生擒槛送汝郡。其逆首萧文信，殁于乱军之中，割首呈验。并生擒有名贼目百余名，甘从亳捻之贼千余名，均经立时正法。其被裹男妇约三四千人，均交地方官安置。”汝南所属，现已一律肃清，似此一处痛剿，实足以大快人心而彰天讨也。卑府因贼氛逼近郡城，筹饷筹防，非常忙迫，所有一切探报，未能随时禀闻，殊深悚歉。兹特汇集详陈，伏希电察。

上刘长佑禀 七月初二日

敬禀者：窃于上月望间，续修寸禀，陈明皖捻情形，谅邀钧鉴。查此次该匪出巢，股数既多，行踪靡定；其由永城窜出者，扰及夏、商一带，旋即回巢。其由鹿邑窜入者，扰及柘城、睢宁、太康、周家口等处折回，攻陷鹿境之蔡寨。经卑府严飭该县会营督团，击贼南窜，立将蔡寨收复。其在亳境卢庙集一股，经李游

击、王督司临边防剿，出队获胜。以目今而论，卑郡已无贼踪。然该匪出没无常，且见各处秋禾茂密，意图抢割。顷据鹿邑禀称：花沟集股匪又有竖旗出窜之信。卑府随即移知各营，严飭各县团寨，加意严防，合力堵截，使贼无可立足，保此秋禾，以济民食。

再，初一日接据汝营来信云：“六月十九日毛帅亲至前敌，立将张岗贼寨攻破，毙匪两千余名。首恶霍光玉、王包牙、罗振邦等，均被擒获解郡，并生擒贼目毫捻千余名，立时正法。汝南所属，一律肃清。”

昨日又据东营来信云：白莲池教匪，经黄镇军于十七日乘雨进攻，立将贼圩踏毁。该匪巷战多时，不能抵敌，旋即逃窜凤凰山顶，凭险藏身。谅此孤山，不通粮运，现在大兵四面围攻，定可尅期剿灭也。肃此驰禀。

上严树森禀 七月初二日

敬禀者：窃于六月十一日接奉五百里牌单钧覆，恭悉前具探报，均邀慈鉴。并谕鄂东军务，仰赖谋威，一律绥靖。闻之实深慰佩。查蒙城此次皖匪出巢（以下云云同直督稿）前据永城县禀：五月十九日，毫捻李大箇孜、翟步汉、厢盘分率贼众三四千人，攻破永境之樊家寨，盘据吕家店。又据夏邑县禀：二十日捻首侯豹，率匪窜扰司道口，向东南而去。又据永城县禀：六月初二日捻首厢盘、□金花率贼千余，在西北一带抢修，经团练游击□□□，贼即南窜。又据鹿邑县禀：毫东各捻多有冒充官兵，冒袭城寨。所有毫投诚各圩，尽被程二老砍勾结生变。现在李大帅、鲍军门已抵正阳、下蔡等处，每战必捷。唐抚台进逼怀远，计日可克。马臬司拒守蒙城。苗逆勾结长发，连陷天长、六合，窜近泗州，势甚猖獗。又据夏邑县禀：初八日小阎王等率贼三四千人，窜至会亭集，适遇赴永官兵李参将世玉迎头截击，毙贼多名，向南败窜。又据鹿邑县禀：初十日李大箇孜率贼二三千人，窜至北

乡焚掠，旋向西南窜去。又据柘城县禀：初十日先后窜至红、花两旗贼匪，约五六千人，在县西攻寨，势甚危急。适有奉派来宋之冰涛、玉洁两营马队，应由该县行走，当经飞飭鹿、柘两县，截留援剿，并飭寨练会合出击，以挫凶锋。又据永城县禀：邱帅派来讷参领，管带马队五百名，已于初一日到县等语。十三日又据鹿邑禀报：初十日有马贼数百人，步贼两千余人，窜扰马铺寨高口一带。（以下同直督刘稿）

上英桂禀 七月初二日

敬禀者：窃于五月初七日，续修寸禀，陈明皖捻情形，谅邀慈鉴。六月十二日接奉钧□，感荷奖许。并谕同朝之回，已为多帅剿办肃清，大人刻已回省，四境清平。闻之实深快慰。蒙城此次皖匪出巢（以下同直督刘稿）。

致鹿邑县王柘城县恒函 七月二十日

专启者：前闻捻首程二、老砍等，另已竖旗，意图西窜。当经毛帅将带来大队马步五千余名派赴亳县，以资堵剿。刻已陆续驰往。帅节俟饷银一到，亦即移营鹿邑，便于调度。至营务处诸位，自须随带前往。粮台上所去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均仍驻郡城。将所有□是否行走，尊处应备公馆，务望安置城内，妥为料理，以免临时迫促。要紧，要紧。

上刘长佑、瑛桢、严树森、英桂禀 七月二十日

敬禀者：窃于七月初五日，以亳捻纷扰卑郡及窜据卢庙情形，由驿驰禀在案。查卢庙捻首陈小等，经^{卑府}_{名黄}禀留管带楚勇之游击李大成及奉派来宋之游击吕振河等屡挫凶锋，贼势颇形竭蹶。十五日该匪率众出巢，经李、吕两游击驰往击溃，跟踪抢入寨内，立将卢庙克复，毙贼二百余名，救出难民数百名，所有房屋寨墙

一律焚毁。是日毛帅亦即抵宋。探知小阎王杀一寨首，众寨不服，多投顺安徽马臬^高，以助官兵。目今小阎王、程二、老砍避花沟集竖旗意图西窜。经毛帅派永副将、散参将等诸军，共马步兵勇五千数百名，驰赴亳县，扼要扎营，以遏贼之西窜。李、吕两游击，仍分驻商邱之宋集、营廓，互相策应。闻日来投诚各寨不少，亳北指日可望肃清。毛帅俟兵饷催齐，亦即移节鹿邑，就近调度。

再，闻苗逆盘据寿州，被官兵围困甚急，现将蒙城之贼调往接应，则贼势已分，蒙围已解矣。

又探知山东单县，于六月十二日奉邸帅调车贰百辆，赴营备用。是王师不日前来，即可扫除苗捻，共庆升平也。

致秦茂林殷兆林函

驰启者：前月亳捻小阎王、李大箇孜等，纷扰敝属及太康、睢宁一带，饱掠而归。陈小一股，即窜据亳境之卢庙寨内，时思出外抢掠。经弟稟留楚勇五百名，并管带官李游戎大成及奉派来宋之吕游击振河等，屡挫凶锋，贼势颇形竭蹶。本月十五日该匪率众出巢（以下同外省各稿，至共庆升平也。）【专】此驰布。

上刘长佑、严树森、英桂、郑敦谨^① 稟

八月初五日

敬稟者：七月二十日窃将克复卢庙并毛帅派兵进剿各情形，驰稟在案。本月初四日接奉钧覆，恭悉上月初五日具报军情，已邀宪鉴。二十八日探得巨捻张宗雨〔禹〕等，率党万余，趋扰太和，由睢州、太康交界，阑入陈境。当经毛帅飞檄弁兵，驰赴陈州截剿，谅不难于剪灭。至亳州东南尚多贼寨。除前经黄副将、吕李两游击会将吴庙口等寨续克多处外，现在仍经赵镇扼要进攻以清余孽。初五日接据山东卢道宪函称：白莲池教匪，经邸帅迭

^① 郑敦谨，字叔厚，松峰，湖南长沙人，时任东河河道总督。

派劲旅，直捣山巢，焚庐毁舍，立将死贼贰千余人全数歼殪，并将首逆郭奉岗等生擒到营，尽法惩办。刻惟搜缉余氛，料理善后，一俟奉到纶音，大兵即向南路进发等语。除再侦探另报外，合肃驰禀。

上刘长佑禀 八月二十六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五日将毫捻阑入陈境，并经官兵续克吴庙口等寨情形，具禀在案。廿二日午刻，探有东路捻匪势欲西窜。当经卑府督官绅，飞飭各属，一律严防，并经毛帅飞调各路兵勇，及本城总兵，分赴蔡道口一带堵截迎剿。廿三日黎明东行廿里，遇贼边马，我军直前冲击。匪急绕北路，向西奔窜，约计马贼四五百名，步贼一二千人。我军因队未到齐，众寡不敌，虽未能穷追，遂拿获夥匪丁三一名到案。讯据供称：□县人，在厢盘、李大箇孜营，种地。厢盘现在围攻王屯寨。李大箇孜于本月廿日，在石弓山带领马步贰千余贼，说由归德向汴梁窜扰等供。除已将丁三正法，并闻该捻有回窜之说。除确探另禀外，合肃驰禀。

上军需局禀 九月五日

敬禀者：窃卑署府接奉抚帅扎，以匪情叵测，必当详审贼踪，相机调度。凡属一切情形，均应确探驰禀，不准捏饰迟误等因。蒙此。当经转飭各州县，一体遵办外。兹查卑署府于廿七日，将捻匪回窜、派兵截剿情形，禀报在案。该匪被剿后，即由堤路窜归石弓山。刻下卑府所属，并无贼踪。九月初五日，探悉陈镇国瑞一军，于八月廿三、四等日，先后至蒙。二十六、七等日开仗，业将后路贼营一律攻开，杀贼甚众，直抵蒙邑城外贼挖长壕地方。并拟于二十七日连夜乘势攻拔城外长壕，与城内联为一气，谅必得手。惟兵勇缺粮，现有豫饷五竿及晋省解皖饷银，奉唐抚台拨解蒙城五竿整，可得济饥年。

上刘长佑禀 九月初七日

敬禀者：窃于八月廿六日，以毫捻率党西趋，经友兵击擒夥匪，该捻即拟回窜等情，具禀在案。是月廿七日接据探称：“该逆行至睢、杞交界之淤潜铺，因水大泥深，傍北折转。当经毛帅飞檄李游击等，赶赴刘口截击。卑府复派委员赶至徐隆集一带，协同该集练勇，相机迎剿。二十八、九等日，该捻由黄河南岸沿堤而下，经官兵练勇合力直冲，毙贼无算，余均逃归石弓山老巢矣。”九月初五日接南路探称：“陈帮办国瑞于八月廿四日行抵蒙邑。廿六、七日迭次开仗，业将后路贼营一律攻开，杀贼甚众，直抵城外贼挖壕边。拟即乘胜连夜攻拔长壕，与城内联为一气，更应得手”等因。除再探另报外，合肃驰禀。

上严树森、刘长佑、英桂禀 十月十七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二日，以蒙城被围万分吃紧，及毫捻分股南窜情形，均经具禀在案。十二日未刻探知邸帅由豫征苗，道经卑属。遂于得信后，即驰赴鹿邑谒见，深荷优容。所有各属差事，均尚无误。邸帅系初五日到省，由徐州东发。十二日到卑属之柘城。十三日到鹿邑。十四日即抵皖之亳州。十六日移往白龙王庙，距蒙百一十里。一俟炸炮运到，定即督师进剿。

再，据探称：“蒙城苗党被符、黄、艾三营督兵攻打，业已夺复三面，惟迤南一带尚为苗党占据。今王师已到，不日加兵。蠢尔苗蛮，定可即日就获矣。”除再探捷音另禀外，合肃驰禀。

上严树森、刘长佑、英桂禀 十一月初一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七日，以邸帅过境，扎营蒙、毫交界之白龙王庙，尅期进剿情形，具禀在案。三十日戌刻，接据探称：二十五日邸帅先派国帅统带马步队，会同陈军国瑞于二十六日合

力攻剿，立破苗营八十余座，登时平毁。该逆不支，即率余党南窜，蒙围立解。国帅督催马队，尽力追杀十余里，毙贼两万余人，尸横遍野。苗沛霖经前任延绥镇王万春劈毙于乱军之中，将尸身抬至营中，众认不错。夺获炮船数十只，旗帜、帐棚、器械、马匹无算。并得粮食贰千石，邸帅传令分放蒙城被难人民。拿获妇女船一只，俱系苗逆家属。此次歼厥渠魁，大获胜仗，实足以快人心而彰天讨。邸帅现已专摺入告，并调回马步，挑挖长壕，围攻西阳集。谅兹小丑，更易扑灭也。

再，李大箇攷股匪，折窜回巢，被上次投诚之李加英截杀获胜。刻因近接王威，不敢恋穴，又向东北窜逸矣。所有此次大捷，合肃驰禀。

上张之万禀 十一月初九日

敬禀者：窃于日前将阵毙苗沛霖、生擒苗金开捷报，驰禀在案。顷间续据探称：西阳集贼首，畏炮不支，复来投诚。邸帅因其屡次反复，虽面允准，暗令马队将该寨围住，尽力搜杀，不留余孽。遍地尸横，一无漏网。惟不准杀戮孩童，是诚法外之仁也。同日又破小李集，毙贼万余人。我军阵亡副将徐得，系带步队得力之员，邸帅甚为惋惜。刻下毫捻廂盘、李大箇攷均已就获。惟西阳附近尚有贼寨数处，胜剿不难扫荡。并闻邸帅现今国将军往攻颍上。陈总兵镇军带同苗金开收复寿州。恒都护收复下蔡，均已先后启行。似此雄兵，何坚不破。

李盛铎电稿

编者按：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江西九江人。1898—1901年任驻日公使。这批电稿共四册，中缺第三册（1900年10月11日至1901年3月22日），是李盛铎于1900年7月1日至1901年11月4日的发电底稿。其主要内容反映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侵略东三省的矛盾，也反映了清政府的卖国罪恶和派系关系。原件存近代史研究所，题目为编者所加，杜春和同志整理注释。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1. 致盛宣怀^①电 六月初五日^②（7月1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闻各国屡请日廷多派兵赴津。日始迟疑，顷议定派第五师团约万五千人，筹战费五千万两。英亦派印兵万七千云。乞转李相、刘、张二帅^③。铎。歌。午。

2. 致盛宣怀电 六月初五日（7月1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东报云：荣相^④电各帅，廿四后旨勿遵，确否？闻赫德^⑤到沪，有无消息议论？乞密示。铎。歌。

① 盛宣怀，字杏蓀，号愚斋，时任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

② 此处所注日期是发电日期，与韵目代日不完全相符。下同。

③ 即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

④ 即荣禄，

⑤ 赫德，英国人。1893—1907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3. 致杨儒^①电 六月初五日（7月1日）

俄国京城中国钦差：江电祇悉。岷帅电：未奉宣战旨，似可缓归，斟酌。香帅电：署电相机酌办，自以不回为妥，回则决裂矣。如无促归之旨，万望妥酌，勿遽回，以保大局云云。乞商罗、裕、吕^②，定见后电知，以便一律。铎。歌。

4. 钱恂^③致张之洞电 六月初五（7月1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闻董军攻使馆，内乱亟。救危之策，舍暂保南省，无别法。星使^④劝帅亟密商江、皖、苏，各派亲信重员一二人集金陵，筹定乱、抚外、保江海诸策，稍存政府规模，俾各国知我尚未瓦解。倘办理得法，各国相认，冀可保全。此策是联各国，肯认即是助，请钧度。恂。歌。

5.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六月初六日（7月2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张制台钧鉴：昨伊藤^⑤来谈，询北方消息，答无确耗。伊云：现在情形危迫，愿闻钧意及办法如何。请密示，由敝处转达。囑电陈，乞钧夺。铎。鱼。

6. 致刘坤一电 六月初七日（7月3日）

南京制台刘钧鉴：江电祇悉。遵示缓归。惟使费前蒙飭拨三万，嗣闻沪关因总署拨撤使费一万五千，此款遂未拨。现使馆缓撤，用款及电费仍繁。可否仍请飭沪关於署拨万五外，加拨万五千，以符前案而济要需，曷胜盼祷。铎。阳。

① 杨儒，时任驻俄公使。

② 罗丰禄，时任驻英公使；裕庚，时任驻法公使；吕海寰，时任驻德公使。

③ 钱恂，字念劬，时任驻日商务监督。

④ 指李盛铎。

⑤ 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帝室制度调查局总裁。是年9月第四次任内阁总理大臣。

7. 致张之洞电 六月初九日（7月5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庚电祇悉。闻伊藤与傅相^①有信往还，或因此不复询。是日曾与伊商停兵。伊言各使无确耗，恐难允。如各使出险，或可商。又告以保长江约，伊答各国当可允办。此外无他语，乞钧夺。铎。佳。

8. 致李鸿章电 六月初九日（7月5日）

广东李中堂钧鉴：外部人来，述青木^②言：德主闻杀使事甚怒，派舰四艘、兵二千余来华，以后和局愈难。现各馆被困甚急，可否由钧处电商袁慰帅^③率兵入都，救出各使，他事当可商办等语。属电陈，乞钧夺。铎。佳午。

9.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六月初九日（7月5日）

上海电报局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外部属电李傅相，德主闻杀使甚怒，派四舰、兵二千来。现匪攻使馆，如商袁抚率兵入都救各使，或〔可〕挽危局等语。所言自办不到。惟驻东美使、法员来谈，告以因沽口开战，致兵民交愤，与匪合攻使馆。彼等颇咎舰督冒昧，致启战祸。似各国稍有悔心，且皆注重救使。如能量为设法，或拟派援北之兵託名救使，亦足维系一二。当否？乞钧夺。铎。佳戌。

10. 致许应騄^④电 六月初十日（7月6日）

福州许制台钧鉴：宙密。佳电祇悉。索款难悬揣。但各国意在救使。若将现存驻京各使员护送至安静内地，如东、豫等省，再

① 指李鸿章。

② 青木周藏，时任日本外务大臣。

③ 袁世凯，字慰庭，时任山东巡抚。

④ 许应騄，字筠庵，广东番禺人。时任闽浙总督。

与议款，或有转圜。乞钧夺。保长江约，日已允。闽事一律当遵示转达。铎。蒸。

11. 致李鸿章电 六月初十日（7月6日）

上海电报局转电李中堂钧鉴：杨使转东、歌两电祇悉。使馆遵示暂留。闻津城初四陷，事势愈危。顷美使暨法译员来谈，告以沽口战后，兵民交愤，不遵调度，与匪合攻使馆。政府现仍尽力保护。美使等颇咎舰督冒昧开战。似各国稍有悔心。青木所言，自办不到。乞钧复，以便转达。铎。佳戌。

12.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六月十一日（7月7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庚电祇悉。使馆遵示暂留，非万不得已不先撤。惟敝署使费上年少拨二万，本年仅拨万五千，现拟酌减随员，稍节用费。但北洋学生垫款数年，军事电费尤繁，仍属支绌。乞钧处酌量筹拨，方能措拄。铎。真。

13. 致刘坤一电 六月十三日（7月9日）

南京南洋大臣刘钧鉴：外部来言，各匪围攻使馆，若该国使臣被戕，仍归中国朝廷担此责任。并属电陈。铎再三争论，外部不听。乞转总署。铎。文。

14. 致徐寿朋^①电 六月十三日（7月9日）

高丽中国钦差：文悉。杨电、傅相歌电、山东袁抚支电：顷有人三十自京来称，匪攻交民巷六七日，仍有两馆未克，闻系俄、法馆。兵匪亦伤亡甚多等语。祈密转各使秘之。铎。元。

① 徐寿朋，时任驻朝鲜公使。

15. 钱恂致张之洞电 六月十三日（7月9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北事危迫，一旦兵临城下，其祸不堪设想。倘乘敌兵未集，能有重臣先定内乱，略更政局，以释众怒，可保两宫不惊，左右无事。此外要挟权利，尚易著手。公与合肥、新宁岩疆重镇，断难轻动。惟有电商袁抚专函密达荣相，劝荣自请督师退敌。若邀俞允，克日出都，佐以袁军，相机办理。联各帅密疏，一振朝权，乃商抚局。即办不到，而荣相离险，终胜坐困。此侥幸万一之策。张守孝谦与袁密，或令转达。乞钧夺。名心叩。青木兼嘱恂电帅商袁军救公使。谨附。

16.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六月十三日（7月9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外部来言：各使馆被围，请钧处商袁慰帅派兵入都，救出各使。各国极为感激盼望等语，此事自办不到。惟乞钧复，以便转达。铎。元。

17. 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电 六月十五日（7月11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李中堂、张制台、刘制台钧鉴：接沪道转直藩电：初七军机交国书一道，嘱电东。其略云：“中日相依唇齿，敦睦无嫌。月前书记被戕，正深惋惜，拿凶惩办。而各国因民教仇杀，疑朝廷袒民嫉教，致开兵衅，大局纷扰。因思东方只两国支持，彼虎视眈眈，注意岂独中国。中设不支，恐日亦难独立。望释小嫌，共维大局，排难解纷，同洲是赖。惟望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云云。另电谕各使：交涉事件照常办理。俟局面稍转，能否设法速商袁军救各使，或筹他策。时不可失^①，乞钧酌。铎。咸酉。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时不可失”作“勿任有失”。

18. 致盛宣怀等电 六月十八日（7月14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盛大臣、余道台^①：转递军机处钧鉴：顷日本外部侍郎面交日主恭答国书一道。其文曰：“大日本国大皇帝复大清国大皇帝：杉山书记生被戕之事，前已传闻，未得确耗可据。顷接国电，始悉其事的确，良深悲叹！迩来北方团匪日益猖獗，妄动乱举，无所不至。现驻北京各国钦差暨各署员等，被其围绕攻击。并闻某国使臣，已被击杀。而贵国所派官兵，不能救护使臣，又不能弹压匪徒。殊不知公法有言，外交官之身尊而不可犯之理。如于使臣之身，稍加冒失，已违公法，况于杀害使臣乎！当此时，贵国政府如果实力剿平匪徒，救护现存各使臣，则余事自应易办。此乃大皇帝目下对中外应尽之责，断不可踌躇。自上月以来，各国将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调派兵员至该地，此系专为弹压匪类救护使臣起见，并无他意。是以贵国政府如能趁早将各国使臣等救出围绕之中，则足见贵国政府不愿与各国开衅之据，自应减少贵国祸端。日本政府与贵国政府，素敦睦谊，如有实为紧要时，日本亦不敢辞其效劳。因而贵国政府如迅速力为弹压，以表救护实据，则日后与各国商议之际，日本自应从中出力，拥护贵国利益也。兹特具专电肃复，惟大皇帝鉴之。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理合电呈，伏乞圣鉴。请代奏。再，此电分电沪道及盛大臣两处转递，以期妥速。合并声明。盛铎。肅戎。

19. 致张之洞电 六月十九日（7月15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蒸、真两电遵达。伊藤言：迟日答复。洽电遵达。青木言：剿匪极是，停战甚难。近津军日日进攻，各军竭力抵御。是各军乃应战，非自战。伊藤言：如中国朝廷能担保各

^① 即余联源。

使必无损，请电前敌，派员赴联合军总统商办，或可行等语。乞钧酌。铎。啸亥。

20. 致李鸿章电 六月十九日（7月15日）

广东李中堂钧鉴：谏电悉，遵达外部。青木言：或乘英舰至大沽与联合军总统晤商一切；或取道烟台。总宜调袁军防匪，方可达都。香帅囑商停战。青木谓：津军进攻，各军应战，非自战，无可停。伊藤谓：朝廷如担保各使必无损，可由前敌派员与外军总统商，或可停等语。乞钧夺。铎。效。

21. 致盛宣怀电 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公电达外部，并译交驻东各使。允告联合军，但恐已晚。闻津军苦战，彼此多伤。俄兵尤虐。续派日军万五千，已登岸云。请转刘、张二帅。傅相业起程否？乞示。铎。养。

22. 致李鸿章电 六月二十三日（7月19日）

广东李中堂钧鉴：闻帅转节北洋，中外相庆，谨叩贺。号电遵告外部，囑请钧驾速行。铎。养。

23. 致许应騄电 六月二十四日（7月20日）

福州许制台钧鉴：宙密。养电密达外部。前奉初四电旨，命将开衅曲情转达。十五奉电传国书商维大局。日廷答电，大意谓：能保使可减祸，能靖匪可议款。将来开议，日必从中出力，保中国利益。又，外部谓：如各使无恙，宜催合肥速行，调袁军平匪，则余事易办。又伊藤言：如朝廷能担保各使不受害，可由前敌派人与联合军总统商，或可停战等语。各国见津军勇战，似有悔心。如救各使出险，事尚易结。乞钧酌办理。将来敌若进

逼，我战不支，务亟退守，方可议款。万勿为城下之盟。此次彼族陷津，焚戮甚惨，夺饷械颇多，不宜蹈复辙蒙大祸。并乞密陈。铎。漾。

24. 致盛宣怀电 六月二十四日（7月20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鉴：顷外部交洋文密电一件，嘱请尊处转递袁慰帅，由驿驰递总署，转交日使西德二郎，仍乞将递到日期电复为荷。铎。有。

25. 致杨儒电 六月二十六日（7月22日）

俄国京城中国钦差：李相调北洋，昨到沪。南洋电：廿二旨：除德使外，苦心保护，各使幸无恙。乞转罗、裕、吕。铎。宥。

26. 致盛宣怀电 六月二十九日（7月25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停战屡商青木，舌敝唇焦，议迄未就。伊藤谓：由都中派人赴联合军，议或可行等语。此次亚与欧战，日亦亚邦，自防欧疑，故赴战则勇，议款则避嫌。鄙意停兵莫如商美。东报云：此番结局，当以美为公正判断人，意可概见。顷矢野^①言：各使既存，宜速令与联合军通函，或先送一人至津。庶各军不疑，怒可渐解。然后徐议停兵。语似有理。总之，杀使不足示威，徒以激怒，且祸起于相疑，自以开诚为解结要着。若使出而彼仍进兵，曲愈在彼，十数国中，或亦有持公论者。卓见以为何如。乞呈傅相，并转慰帅递呈荣相为荷。铎。勘。

27. 致盛宣怀电 六月二十九日（7月15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联合军总统系俄提督阿累克修甫。日统将系福岛安正。张燕谋闻在津识福岛，送使事似可令与福岛商

^① 矢野文雄，1897—1899年曾任驻华公使。

宜。速乞裁酌。并託慰帅转达荣相为荷。铎。艳。

28. 致杨儒电 六月二十九日（7月25日）

俄国京城中国钦差杨：盛电袁抚：接廿二京信，总署派文瑞往见各使，未损一人。荣相拟送食物，再商派兵送赴津云。铎。艳。

29. 致李鸿章荣禄等电 七月初五日（7月30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李中堂、荣中堂、刘制台、张制台、许制台、盛大臣鉴：顷外部言，欧洲各兵八万余约月内到齐，势图北犯。如届时都中兵匪愤怒，竟戕各使，外军报怨，必至蹂躏各地。连战累年，中国不支，日本亦受其祸。同洲休戚，不敢不密告。此时惟有奏请派兵护各使出都，不必定赴津，但送至安静内地妥为保护。将来战倘不胜，各使尚存，仍可议款，庶无碍中国全局等语。嘱电陈，乞钧夺。铎。微。

30. 致盛宣怀电 七月初九日（8月3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闻外军将由津北犯。各省援军已到若干？董军赴前敌否？送使议若何？如允送，有妥兵护送否？英提督谒江、鄂两帅，确否？均乞密示。铎。青。

31. 致许应骙电 七月初九日（8月3日）

福州许制台钧鉴：宙密。闻外军将北犯，现惟谋迁送使二议为急著。使敌既不能要盟，又无所借口，日后无论战和，方有办法。可否密速上陈，乞钧夺。铎。青。

32. 致盛宣怀电 七月十一日（8月5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津联合军约四万，闻进兵之迟：一因

雪多河决，难运饷械；一因彼此猜疑。日前大沽日、俄侦探队有相击事。昨闻议定本月二号英、日、美、俄兵北犯，余守津。本日闻改六号。又闻德、法须同进，当指在津兵言。至续派德兵，闻二十后可到。外部中人曾告，如各国兵先入京，则德兵迳犯山东云。铎。真。

33. 致李鸿章电 六月十二日（8月6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昨由杏荪递到初八谕旨，即商外部，速告前敌勿进兵，以免舛误。青木允即电津军统将山口。并托递明电嘱西德出京。顷奉真电，遵已转达。惟各使行期及由何路行，如商定，乞钧示。铎。文。

34. 致盛宣怀电 七月十四日（8月8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外军大队北犯，闻因英、美辎重不齐，改十五、六号。闻前队在北仓战，彼此多伤。尚无确报。陆军省自津归者，言西兵工程辎重两队最劣，故进兵迟。俄、印兵无纪律，所过屠杀无遗。将来京津一带不堪设想矣。乞呈傅相转刘、张两帅。东报言许、袁^①被杀，确否？乞密示。铎。愿。

35. 致许应骙电 七月十五日（8月9日）

福州许制台钧鉴：密宙。元电祇悉。华危日害，此理彼举国皆知。东省事起，其民党谋助我战，意已可见。至北方联军，外合而内猜。若一国倡言罢兵，则猜疑愈甚。彼族相持，势成骑虎。况多兵远出，虽仪、秦之舌无所施。惟盼各使到津，机或稍转。但无外省得力军护送，各使恐不肯行。乞钧夺。铎。愿。

^① 指许景澄、袁昶。

36. 致外交总署电 七月十五日（8月9日）

上海道台余转袁抚台递总署钧鉴：钧电祇悉，遵达外部。前奉电旨送使，即商外部。电嘱西德遵照出京，业已电呈钧署转交。顷与外部切商。据称：若无切实担保，恐各使惮中途有险，不肯遽行。当询以如何担保，外部答此难遥制。须请钧署就近从速与各使商酌如何办理，方可无险。各使当有主意等语。乞钧夺。铎。咸。

37. 致盛宣怀电 七月十五日（8月9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陆军省接仁川电：西四号联军在北仓与华军战，自寅至辰，华兵退，遂据北仓云。铎。咸。

38. 致盛宣怀电 七月十五日（8月9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顷外部托递西文密电一件，请递总署转交西德为荷。铎。咸。

39. 致李鸿章电 七月十六日（8月10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咸电谨悉，遵赴外部切商。据称：停战一事非一国所能主持，须电询各国政府意见，商酌后方能答复等语。乞钧夺。铎。谏。

40. 致伍廷芳^①电 七月十七日（8月11日）

华盛顿中国钦差：英派印兵数千至沪，商民惊徙，各埠难保无事。请商英廷力阻，以保东南。铎。霰。

^①伍廷芳，时任驻美国公使。

41. 致盛宣怀电 七月十八日（8月12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转刘制台、张制台钧鉴：顷陆军参谋次长寺内正毅自津归，告钱监督恂云，中国须从速特派有威望重臣，曾办交涉，素为外人推服者，面承谕旨，随带员弁，亲赴前敌与联军总统晤商，宣布朝廷议和之意，并商办送使事件。据伊看来，各国当可允停战，然后各派全权与傅相议款。非此办法，停战恐难。从前德、法之战，亦是先派大员止战，另派全权议款等语。并嘱电陈。闻战事归陆军主持，故外部不便明说。可否上陈，乞钧夺。铎。篠。

42. 致盛宣怀电 七月十八日（8月12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敌军约万八千将至蔡村。联军总统闻改德将瓦尔迪吉。昨电一节，彼意殆谓须有面奉谕旨之员，方可与各国^①议停战。傅相未入京，议和之旨恐各国不信。寺内所言，意在荣相。单骑见虏，古人所称。但夷情难测，亦未便轻率从事。张燕谋闻在京，或令赴前敌，或派他员与福岛先商较妥。仍乞密达。并将昨电代陈傅相为叩。东报颇传西巡，确否？铎。巧。

43. 致盛宣怀电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蜚英馆呈密电本：东三省不保，则各国从前指定不割让之地均须用兵^②据守，瓜分之局遂成。英派兵至沪，正因俄攻东三省之故。欲免瓜分，欲保东南，必以拒俄为要著。连日各党暨同文会员均来言：华如决计战俄，则英、日当筹军械遣士官相助。铎告以如政府明言，即当据以上达，否则不

①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各国”作“各将”。

②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用兵”作“侵削”。

便。顷佐佐木友房^①来言：俄与各国联军约救使，而别以兵夺地，为各国所大恨。中若移京津大军赴奉，可得英、日、美之助，德未可知，法当中立。铎谓：须停战，乃有办法。佐谓：各使未出，恐难止兵。但联军入京，中国退守，其祸尚轻。若俄据奉，则各国同时分裂，事不可问，轻重悬殊。且联军至京后，合纵必解。此时惟请廷议主持战俄，将俄人无理宣布中外，明旨决战，必为各国所许，款亦易成。一面仍商停战，略有眉目，移军北向，保全实多。并自任当纠合议员^②与政府力言，政府不能不允等语。窃思今日危局，正由^③寡助。我不战俄，未必得俄助。我战俄，尚可得二、三国之助。我不拒俄，英、日亦必拒俄。我不宣战，俄亦断不罢战。且北边失，则东南难保，所关尤重。闻日廷意本相同，但未便明说。此次议和，俄、德事总当另结。拒俄宣战，于疑议似无出入。可否密达傅相、荣相、刘、张二帅酌夺办理，并恳荣相示复，以慰彼邦之望。事倘有济，中国之幸，东亚之福。惟电各处务极秘，防不密之害。至祷。铎。效。

44. 致盛宣怀电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蜚英馆电本：探闻敌军分北河两岸进犯马头，日内即犯通州。至通后，各统将须会议。如各使尚存，二圣虽已西巡，敌军入京，仍可与留守大臣及东南各帅议款。款定后，英、日执言责俄以还东三省侵地。不允，则战俄。如入京后各使不保，则焚毁燕都，分兵蹂躏长江以报怨。乃定议分裂，大局瓦解矣。愚见存亡呼吸，惟有西巡以存国体，保使以全人民，战俄以保土地。三事之中，尤以保使为枢纽，此外别无良策。乞呈傅相，并转荣相、江、鄂两帅，极力维持，以延国脉是叩。万

①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佐佐木友房”作“佐友房”。

②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员”作“系”。

③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由”作“虑”。

一祸变不测，公宜急商各帅运饷械，迁人民于内地，坚壁清野，激励民团以防猝发，然后从容计议，设法图存。鄙见如此，尚乞裁酌。铎。寄。

45. 致李鸿章等电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李中堂、刘制台、张制台、盛大臣鉴：顷外部照会云：日本政府此次调派兵员，专为救护各国使臣以及外人起见，并无他意。且向两宫不惟毫无忌嫌之意，如有祸及两宫之虞，日本政府应须极力保护，业将此意谕飭前敌将帅知悉等语。并嘱电陈。乞转总署荣中堂为叩。铎。简亥。

46. 致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顷外部照称：中国如飭官兵匪徒暂退至联合军统将所定相距之地，仍准联合军派兵前往北京保护各使及各国人赴津，此项兵队以敷护送为度，则各国允除日后议款外，定一暂行停战期限。日廷于东十号商各国，美、俄、义均以为然。各国日内当有回答等语。合电陈。铎。简。

47. 致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简电遵达。青木言，止兵须商各国。若候商妥，恐来不及。据彼看，若由京速派人赴前敌持旗止战，总可商酌等语。乞钧夺。铎。养。

48. 致盛宣怀电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连日与日廷苦商，兵勿入京，以免宫阙震惊，人民涂炭。外部乃允保护两宫，参谋部云：外兵到通后，都中无论何员速派一人赴前敌止战，当可停兵待商等语。乞呈傅相。惟说各处皆以拒俄立论。前电仍望速达荣相，如能得复，将

来议款等事方好著手。连日都中消息，乞密示。铎。祆。

49. 致盛宣怀电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烟台电：联军十九据通州，拟攻东直门；另由河西务分兵赴京西南云。铎。养未。

50. 致盛宣怀电 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

上海电报局呈盛大臣：蜚密。东报云：敌军廿一由通进犯。闻两宫西巡，端、董未随扈。庆邸、荣相尚在京否？乞示。铎。漾。

51. 致刘坤一电 七月二十四日（8月18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闻钧体违和，驰念无似。密探日廷主意，无论事变如何，仍愿保全长江。虽夷性难测，然公论所在，或不敢猝发。公身系安危，千万为国自卫为祷。铎。敬。

52. 致李鸿章等电 七月二十四日（8月18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李中堂、刘制台、张制台、许制台、盛大臣鉴：烟台电：联合军廿一早进犯京城，日兵攻朝阳、东直两门，各国兵攻东便门，下午城陷。各使现无恙云。铎。敬未。

53. 致张之洞电 七月二十五日（8月19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保全、分割，各国之谋未定。若俄全据东三省，则势不得不分。救急之策，惟以战俄保东省为要著，且可得英、日、美之助，藉以图存。可否从速会禀，请拒俄，明旨决战，并饬北援之军直趋奉、吉。英、日喜有同志，合纵当立解，款或易定，此邦举国意见皆同。前效电四百余言专陈此义，由杏荪转，未审达钧览否？乞钧夺，并密转岷帅为叩。铎。径。

54. 致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五日（8月19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昨佐佐木友房言，如京城不守，各使尚存，请钧处速商各国退兵。俄、德不可知，英、日、美当允，则合纵可解等语。闻日廷志在速和，虑陷京后无人议款。佐佐党素与政府合，此言或出指使，亦未可知。乞钧夺。铎。径。

55. 致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五日（8月19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李中堂、刘制台、张制台、许制台、盛大臣：烟台电：京城廿一亥刻陷。我军退守皇城，敌尚进攻云。铎。有。

56. 致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有电祇悉，当遵达。闻联军陷京后，不欲再战。可否进一层说停战下添“退兵”二字。乞钧夺。铎。宥。

57. 致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此次议和，关系全局，辩论必多。愚见似当有熟谙公法，如福司达者聘置左右，以备垂询。日人鸠山和夫前充外务次官，熟于律例；矢野文雄明于华事，均堪充选。钧意如以为然，或酌定一人，铎询彼愿否，再请示聘定，随钧驾北行，似有裨益。乞钧夺。铎。沁。

58. 致盛宣怀电 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

上海盛大臣：海军省接廿七烟台电。据前敌报：联军廿二据皇城。两宫及王大臣，五、六日前出京，董军三千随扈等语。惟外部参谋部除前两电外，至今未接津、京电云。铎。艳。

59. 致盛宣怀电 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

上海盛大臣：门司电，德兵二船，廿一大沽登岸。伦敦电，俄已据秦王岛。韩电，元山附近城津乱，日拟商俄派兵云。铎。艳。

60. 致李鸿章电 七月廿九日（8月23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密宙。有电遵达外部。顷青木面谈：联军入京后，日廷即商各国可否停兵，除美廷答电外，余皆不答，意可概见。钧处奉旨在前，现外兵入京，情形迥异，须另行请旨。并多派王大臣，如庆邸、荣相、刘、张两帅皆须派人。刘、张两帅不必与各使面商。又，旨内须有引过辞意，如此各国当可开议。现难遽派全权。又谓将来议款，宁偿费，勿割地。偿款如何筹抵，伊别有策^①，现暂难明言等语。以上各节，青木并嘱秘密。乞钧夺。铎。艳。

61. 致盛宣怀电 八月初二日（8月26日）

上海盛大臣：陆军报，洋兵二十晚入京，二十一在东安门战，二十二皇城陷。现美军守大清门，日兵守东安、西安、地安三门，禁人出入。据赴万寿山马队称，两宫二十晚出城，至园小憩，向北行幸，似往宣、大一带。随扈董军马队一营、车二十辆。传闻庆邸、王中堂尚在京。二十四有官兵及义和团九千至南苑。闻二十七进攻南城云。铎。东。

62. 致许应骙电 八月初五日（8月29日）

福州制台许钧鉴：冬电遵达，外部言：因教屋被焚，漳州一带有匪徒揭帖。日商惊惧，派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并无他意。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四，“伊别有策”作“别有差”。

请释钧怀等语。似所派兵尚少。但此时和战议未定，夷情难测，总当严防。乞钧夺。铎。歌。

63. 致杨儒伍廷芳电 八月初五日（8月29日）

俄国中国钦差、美国中国钦差：傅相冬电已奏请派庆、荣、刘、张同为全权大臣，便与各国开议。庆、荣如随扈，请飭星夜回京会议。刘、张各有疆土，只可电商。候奉旨再电知。乞转罗、裕、吕。铎。歌。

64. 致李鸿章等电 八月初七日（8月31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李中堂、刘制台、张制台、许制台、善将军①钧鉴：支电遵商，外部称：因教屋被焚，暂时派兵保商，实无他意，决非因从前有不割让之说，派兵据守，请勿疑虑等语。顷闻调运船由台湾派五中队赴厦，当据以诘问，并再三开导，乃允停止不派往。但现在时事瞬息万变，似仍当随时严防。乞裁夺。铎。鱼。

65. 致盛宣怀电 八月初七日（8月31日）

上海盛大臣：陆军省接初一电，有朝臣十五人与各使通函。初三电，据苏拉等称，咸、同两朝主位尚在京，现按日进膳。联军拟初五后请敬子斋尚书②等派人守护禁城云。铎。虞。

66. 致盛宣怀电 八月初十日（9月3日）

上海盛大臣：陆军省接初四京电，往迎庆邸之译署章京，现由怀来回，明日仍赴该处。闻庆邸初九可抵京云。铎。蒸。

① 善联，署福州将军。

② 敬信，字子斋，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兵部尚书。

67. 致杨儒电 八月十二日（9月5日）

俄国京城中国钦差：蒸悉。敝处经费早罄。五月间曾商南洋借款。后沪关连署拨撤使费，共拨三万。电繁费钜，现存不多。如列贱名，拟再请四万。乞酌。铎。文。

68. 致张之洞电 八月十四日（9月7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撤兵议未定，日当同英。前青木言：他国多不认李全权，须再请旨，并添派大臣，或可开议。傅相已奏，不识能邀允否。德派海军十万吨、陆军近三万，意不仅在山东。俄德合谋，恐他国难制。闻德主谓瓦提督，任汝系俄主意，各事宜与俄商云。昨有电本交君立兄。续当密陈。铎。元。

69. 致盛宣怀电 八月十四日（9月7日）

上海盛大臣：陆军省接电，初七敬尚书等七人与西德会晤。闻庆邸初十可抵沙河，日军派马队迎云。铎。寒。

70. 致盛宣怀电 八月十五日（9月8日）

上海盛大臣：陆军省接初十电：日军马队至清河、英军马队至德胜门外迎庆邸，申刻抵京。随从六十余人，均居邸内。日军派兵护卫。庆邸言：现中外情形紧急，奉旨回京商办一切事宜。本定初九到京，因雨阻迟一日云。乞呈傅相，转各帅。铎。咸。

71. 致杨儒电 八月十六日（9月9日）

俄国京城中国钦差：外部接电：庆邸初十回京，奉旨商办一切。杏荪电：驾初六抵大同，尚小驻云。铎。咸。

72. 致李鸿章电 八月十六日（9月9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庚电初十接到，委曲向外部解说。答因派兵护宫，守兵放枪，遂至交战。现严守宫门，禁滋扰，足徵无他意。寒电昨亦遵达。撤兵各国本可允，因德不肯撤，遂多观望。日拟先撤一旅团。闻庆邸到京，我师似可北行。乞钧夺。铎。谏。

73. 致李鸿章电 八月十七日（9月10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谏电谨悉。顷晤青木，询撤兵议尚未定。钧驾北上，允电告京、津日军各兵官保护。惟他国仍须由钧处知照。铎。霰。

74. 致许应骙电 八月十七日（9月10日）

福州许制台钧鉴：咸电祇悉。日此次妄动，英、德、美皆不谓然，以后似可少安。上野昨已赴厦，事容缓图。铎。篠。

75. 致李鸿章电 八月十九日（9月12日）

上海李中堂钧鉴：篠电行期，遵告外部。闻庆邸晤西德言，盼钧驾早日到京云。铎。效。

76. 致盛宣怀电 八月十九日（9月12日）

上海盛大臣：外部接电：庆邸十三日拜各使。晤西德言盼傅相到京。陆军接电：英哨探队在芦沟南三十里与我军小战。俄兵一队在南苑南面被围，调兵接应。又东报载：俄已攻据北塘云。乞转刘、张两帅。铎。效。

77. 致张之洞电 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吉密。钱守示巧、啸电祇悉。屡晤外部，

皆言傅相奉旨在洋兵入城之前，现须另降一议和之旨，并派庆邸、公与荣相、岷帅会办。旨内须有引过词意，当可开议。并未有回銮方开议之说。如何引过？却未明言。以意度之，但言明臣工有蒙蔽袒匪之人，迟疑不剿，致猖獗招衅即可。俄德言严办主谋，亦指大臣。若仅黜遣，恐不足谢各国。第懿亲不加刑，亦各国通例。此外，款虽未详，大约偿兵费、改新政及都城酌驻兵等款势所必有。青木嘱告傅相：宁偿款，万勿割地。款如何筹，伊别有法，暂难明言，并嘱秘密。以上各节，或外部面谈，或密探彼意。他国不可知，似日廷尚无要以不能行之事。至俄允撤兵，反据北塘，进兵南苑一带，所言似难信。德图华，则合俄；不认李全权，又合英海陆兵麇至，狡谋难测。若各国款成，俄、德另结，祸总较轻。可否斟酌上陈，乞钧夺。铎。哿。

78. 致张之洞电 八月二十二日（9月15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效电遵商外部。答颇难，候询前敌再复。又商济南专送，联军勿阻否？或任我修接津、保等线。答开议后均可，或傅相到京与各国商办等语。京津军电旋修旋坏，由沽至烟水线办未成，仍兵船递送。铎。养。

79. 致盛宣怀电 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

上海盛大臣：蜚密。前敬、崇^①两尚书等遣章京朴寿迎庆邸回京，谋出日人，非俄、德所愿。闻邸到后，俄、德两使未晤。新德使在沪，俄、法顷亦饬彼使离京。英以傅相亲俄颇愠。设傅相到，英使等又避，和局何时可成。闻敌将攻保定，若扰及东、豫，则东南益危。前日本外部密请傅相奏增派全权。刘、张两帅自因不能赴京，未蒙添派。愚见可否由尊处将各情电端午帅^②驰禀，

① 即兵部尚书敬信，刑部尚书崇礼。

② 端方，字午桥，时护理陕西巡抚。

仍请添派刘、张，并饬荣相早日赴京。无论各使在南在北，皆可与议。且南北总可设法电商办理，俾款局早成，天下幸甚。电午帅如挈敝衙亦可。统惟裁夺。铎。养。

80. 致杨儒电 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

俄国京城中国钦差：号电悉。费神感甚。驾幸太原，应否递折请安？乞酌示，以便一律。铎。漾。

81.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八月二十八日（9月21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宥电面商外部。据称：北方无日本教士。惟京、津附近之匪，华兵未剿者，联军不能不往剿，却不能限定何处。又谓，中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等语。乞钧夺。铎。勘。

82. 致盛宣怀电 八月二十八日（9月21日）

上海盛大臣：大沽电：傅相二十六到，乘火车赴津，两三日后进京云。日廷要素更换政府大臣。铎。勘。

83. 致盛宣怀电 八月三十日（9月23日）

上海盛大臣：伦敦电：德廷商各国，欲中国交出主谋人方可开议。美廷甚不以为然，覆称不能照办云。铎。卅。乞转庆邸、李相、荣相、刘、张、许三帅。

84. 致奕劻电 八月三十日（9月23日）

上海盛大臣转庆王爷钧鉴：二十六日接杨儒转钧电谨悉。遵照会外部。顷据复称：前愚转达李鸿章奏请添派大臣，尚有荣禄、刘坤一、张之洞，闻已蒙添派，是否确实，并均系全权否？请照复等语。前接李鸿章电：奉旨添派荣禄。此外未奉确电。密探外

部之意，似均须添派有全权字样方可开议。应如何答复？乞钧示。李盛铎叩。艳。

85. 致盛宣怀电 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

上海盛大臣：伦敦续电：美廷驳斥德人之意，以首祸人须请中国自惩，不宜令交出，有妨中国体面。探闻日廷复文谓：所言固是。但恐耽搁开议，迁延日久，颇不利于各国。如不碍议期，或可允办云。铎。冬。乞分转各处。

86. 致盛宣怀电 闰八月初四日（9月27日）

上海盛大臣：江电即商各使酌办。督抚劾电，措词轻重若何？曾指名否？乞示。铎。支。

87. 致杨儒电^① 闰八月初四日（9月27日）

俄国京城中国钦差：杏荪电：督抚会劾酿祸人，圣意已动，嘱各使会奏，以为接应。乞酌夺。并商罗、裕、吕诸公，如以为然，请尊处主稿办理。示复为荷。铎。支。

88. 致张之洞电 闰八月初八日（10月1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麻电祇悉。顷山县^②解职，伊藤尚未肯就任，青木将退，交涉事须缓办。然有此大转机，总当较易。但内政外交相表里，如能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诏求通达中外人材，以待破格录用；酌改学校教育章程，人心内靖，则强敌外屈，为益尤大。当否，乞钧夺。铎。庚。

① 此电同时致驻美公使伍廷芳，内容相近。

② 山县友朋，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89. 致军机处电 闰八月初十日（10月3日）

上海盛大臣：转太原行在军机处钧鉴：电传国书一道，初九日奉到，谨即恭录齎交外部。据称：代递可以，即日进呈。至杉山彬枢已回东，商俟外部奏明日主后，再遵照派员前往奠醊。请代奏。盛铎。蒸。

90. 致刘坤一电 闰八月十二日（10月5日）

上海电报局转刘制台、张制台、盛大臣：有人密告：俄、德兵赴京南与袁军相近，将拟挑战，借口以攻山东。现款局渐近，如果开仗，和议顿罢。请速电慰帅斟酌，飭各军少避，勿轻战，以保大局等语。乞酌夺。铎。震。

91. 致张之洞电 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语电遵商外部，转商陆军。据称：傅电事关各国，难独允。查沽、沪西人水线已通，彼京、沽军用线旋修旋断，仍系递津转发。顷接庆邸蒸电，由外部交来，五日方到。与设法自递迟速无殊。若间有要件，由敝处商外部电西德转交，彼自当允，以报我代传密电之惠。若欲彼明允，转多窒碍。惟晤外部次官及伊藤，皆言，各国欲公与岷帅至京。愚见必须有妥人接手，各国肯认保江约照旧，方可北上。否则不宜轻动。所关甚重，乞钧夺，并转岷帅。铎。咸。

92. 致军机处电 闰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

上海盛大臣：转递行在军机处钧鉴：顷日本外部侍郎面交日主恭答国书一道，其文曰：“大日本国大皇帝复大清国大皇帝：顷接国电，乃悉大皇帝追念帝国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因贵国官兵残忍暴戾之举，被戕身故情事，已派贵国礼部右侍郎前往致

祭，并赏祭葬银五千两。灵柩回抵本国时，著派贵国使署参赞官再行奠醊，以示惋惜之意等情，藉以欣慰。又云谆劝各国早定和议，则保全贵国大局，裨益实多，不胜祷切盼切之至等语。至于克复和平一节，不特大皇帝所盼，朕亦深望之。惟大皇帝如果切望和平，宜须明降谕旨，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并望大皇帝不幸陕西，即回北京，以靖民心，而表自觉开罪友邦之过实据，则各友邦岂有不允议和之理。务望大皇帝接纳朕此诚实劝言，朕不胜翹望之至。明治三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理合电陈，请代奏。盛铎。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93. 致军机处电 二月初四(3月23日)

上海盛大臣转行在军机处钧鉴：冬电奉旨谨悉。遵赴外部面商。据称，展期^①一节，将来究于中国不利。惟有限满坚不画押，听俄撤回。俄断不敢与中国开衅。当诘以俄倘用兵，使臣不能当所言不实之责。答言：如不实，日本外部可任此责。又诘以俄怒，于公约无碍否。答：如俄有阻挠，各国当向诘责，决无窒碍。总之，此约画押，则中国立致瓜分。不画押，不独全局可保，即东三省将来亦必有好结局，可请放心等语。请代奏。盛铎。支午。

94. 致军机处电 二月初四日(3月23日)

上海盛大臣转行在军机处钧鉴：本日午电计蒙代奏。申刻接江电，奉旨谨悉，遵赴外部面商。答称：展限俄必纠缠，终当画

^① 1900年俄兵侵入东三省。俄国强迫中国签约承认，并于1901年3月12日提出限十五天画押。

押，决非善策。至此事利害，如画押，则名为收回东三省，实无异割让。各国必怒，群起分裂，中国全局立危。公约亦无可商，势必停议。如能坚持不画押，俄虽怒亦不至决裂。即决裂，强占东三省，各国必当主持公论。联军先退出顺直，再向俄责令退兵。因俄前与各国公订保全中国之约，并未向各国撤回，俄兵何能不退。且不画押，既照六国所请办理，各国决不至借口俄已占地与中国为难，公约自当照常在京商定。日政府所见如此，揣各国亦必相同。此言极确，决不相欺等语。据外部迭次所言，旁参中外舆论，画押之害极重，不画押之害究轻。伏望坚持，以保大局。请代奏。盛铎。支亥。

95.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二月初四日（3月23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江电到晚，仅录送到外部。明日礼拜，恐难晤商。本日两电已托杏^①转。排解前为德阻，展限外部谓非所宜。一国商俄，彼必不肯；各国联商，展转必迟。求助于人，已无望矣。惟有求其在我，就利害轻重以定从违。不画仅俄怒，画则众怒。俄怒仅失东三省，众怒则全局动摇。东省失，尚可冀将来公论挽回，全局动则不可收拾。且画则公约并难再商，不画则公约仍可陆续商定。综观数事，画押害重，不画押害轻。惟有听俄撤约以保全局，此外似无他策。乞钧夺。铎。支亥。

96. 致军机处电 二月初五日（3月24日）

上海盛大臣转行在军机处钧鉴：顷晤外部，力请电商俄廷。外部已允电俄，劝勿逼中国订约，致令为难。将东三省约归北京会议，期保中国自主之权等因。语甚切实，业飭驻俄日使转达俄廷云。一切详细容续陈。请代奏。盛铎。歌申。

^① 盛宣怀，字杏荪。

97. 致杨儒电 二月初五日（3月24日）

森彼得堡杨钦差：顷商外部，允电俄劝勿逼订约，令中国为难。东约归北京会议，期保中国自主之权。语甚切实，已由珍田^①达俄廷。有此转圜，务请勿画押，以保大局。铎。歌申。

98. 致军机处奕劻等电 二月初五日（3月24日）

上海盛大臣转行在军机处、庆王爷、李中堂、刘制台、张制台钧鉴：连日迭晤外部，将俄约关系中日利害剴切陈说，本日复订晤。经外部加藤^②与日廷各大臣商酌，始允电俄，并将电内大意见示。其略曰：“中俄因东三省事拟定条约，日本政府已有所闻。此约闻由俄廷拟稿交出，不许商改一字，限期画押。约内多碍中国自主之权，并有碍各国公共利益。现中国政府电托各国代为转圜，日本亦在内。他国如何办理固不可知。日本却奉劝俄政府，请撤去此约，勿令中国为难，以全睦谊；更愿俄廷此后倘与中国订约，勿损中国主权，勿于向来条约外另索权利。至东三省事，请归并北京会议后，再行订定。总之，此事须于中、俄、日本三国本来利益各无亏损，保全东亚，是为至要。日本此次劝告，系为保全邦交起见，并无他意，务望采纳”等语。本日申刻电驻俄日使转交。加藤并云：本商各国会电，因意见不同，现期已迫，只可独商俄廷。并将劝俄各节电驻美日使告美廷云。请代稟。盛铎。歌戌。

99. 致张之洞盛宣怀电 二月初六日（3月25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盛大臣鉴：宙密。风闻日廷发电劝俄后，已饬海陆各军预备，如俄因东约事启衅，立即开

① 珍田舍己，时任日本驻俄公使。

② 加藤高明，时任日本外务大臣。

战云。铎。鱼。

100. 致军机处电 二月初九日（3月28日）

上海电报局转行在军机处钧鉴：顷外部加藤告：接驻俄日使电，初六晤俄外部，按照前电劝阻立约。俄外部答称：东三省事与欧美各国均无关系。俄甚愿与中、日两国和平商办。至此次约内并未碍中国主权，亦无碍各国利益，将来约定后送日本阅看。但此约系俄一国之事，不便列入公约内办理。语气甚和平等因。现日本政府仍当向俄诘问，俟内阁会商后方能定见。惟接沪电，谣传业已画押。此节若确，日廷办法便当更改。现专从中国托为排解，保护中国权利立论；若已画押，则当从有碍日本利益立论，词气稍与情事不合，转为俄所窃笑。日本此次一片热肠，竭力帮助，当蒙中国见信。惟请将实情见告，以便定向俄诘责。言辞勿相隐瞒，致中国大局一误再误。铎谓画押恐不确。倘已画押，未用宝，能更改否？答必可改，伊犁即是成案。且各国类此者颇多。但须拿定主意为要着等语。加藤办理此事，颇能开诚布公。应如何答复，伏俟训示遵行。请代奏。盛铎。佳。

101.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二月初十日（3月29日）

上海电报局分电刘制台、张制台钧鉴：初五公电，遵送外部。顷称：日本所得约稿来历不明，未敢自信。请照英国前次劝言，由全权将约稿交各使阅看，方可据以公断。如无洋文，汉文亦可。若全权不便交，由钧处交各领事亦可等语。嘱电陈。乞钧夺。铎。佳戌。

102. 致军机处电 二月初十日（3月29日）

上海电报局转行在军机处钧鉴：昨外部述俄答词，因恐译语不明，嘱其抄示原电。顷外部交来节略一纸，电文在内，并嘱电

呈。其略曰：“俄外部答日使珍田词云：俄国欲与日本亲密，消除意见，特将中、俄交涉之事例不能告他国者，明告日廷如左：一、俄国若不被他国举动牵连，则俄退出东三省之实意，现仍照前，毫不减少。二、约内侵碍中国主权及碍各国利益，并无其事。三、此约订定后，即将条款告知日廷，届时日廷当知俄国不食前言。四、东三省事专与俄国交涉，承劝将此约归北京会议，与俄国向来办事宗旨不合。以上各节，均俄外部答语。此外尚有安慰日廷之词，均极委婉。虽然如此，日本政府实未能满意。随后办法如何，现正商酌。中国政府趁此速照英国前次劝言，将东三省约稿交北京会议最为要着。否则将约稿交日廷一阅，亦或可向俄辩论”云云。外部昨嘱复江、鄂二督电，有须将约稿由全权交各使阅看，方可据以公断，如无洋文，汉文亦可。若全权不便交，由江、鄂交各领事亦可等语。东约不画押，是已开罪于俄，交阅无所顾忌；若已画押，亦非此着不能挽回。机会一失，以后万难补救。愚见附陈，伏俟钧夺。请代奏。盛铎。蒸。

103. 致军机处电 二月初十日（3月29日）

上海电报局转行在军机处钧鉴：宙。佳电祇悉。未画押，遵告外部。俄答语已详佳、蒸两电。闻日廷自发电劝俄后，密饬海陆两军备战。外部却未明言，亦不便向问。外部得回信，察俄意和平，似有喜色。至彼国舆论，多劝政府责俄撤约还地，否则开战。我若拒俄召衅，倘政府坐视，必为舆论所不容。彼议院大开，民权甚重也。驻日俄使于日人举动侦察颇周。东方铁路未成，恐俄亦未敢轻开战衅。愚见附陈，乞钧夺。盛铎。蒸。

104. 致盛宣怀电 二月十一日（3月30日）

上海盛大臣：蒸电悉。加藤昨嘱速将约底交驻京各使阅看，请其公断。昨电江、鄂，本日复电枢廷，舍此恐无办法。即日廷亦

须见真本，方能再向俄驳诘。总之，此事若听俄决裂，或转不致决裂；即决裂尚有他国相助。若畏决裂而迟疑不断，彼气焰更大，且愈延愈难办矣。上年开罪八国，无人助我，尚可言和。今开罪一国，且有他国相助，岂有将来不能收束之理。鄙见如此，乞卓裁。铎。卦。

105. 致盛宣怀电 二月十一日（3月30日）

上海盛大臣：宙。顷询加藤，言与昨电同；并言小田亦述尊意电询，已电复矣。铎询此外有办法否。加答近日中、俄交涉情形未能尽悉。如将行在与俄馆、合肥自初四后来往电摘要，详注日期见示，方能代筹等语。乞酌。铎。軫。

106. 致张之洞电 二月十三日（4月1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真电遵达。外部答称：好言慰俄，恐俄将计就计，致又堕术中，不可不慎。嘱邀各国告俄，中国不欲决裂，似近求俄，视俄太高，长彼骄志，恐各国不肯。约归京议，前已劝过。现代筹惟两办法：一、速将约底交各国阅看公断；一、无论俄如何要挟，总答以此约关系太重，兼各国劝阻，万不能画，请原谅。以和平之语，陈决绝之词为要。不宜多说别话，免俄纠缠。俟彼有举动，再商应付之法等语。乞钧夺。铎。元。

107. 致军机处电 二月十三日（4月1日）

上海盛大臣转行在军机处钧鉴：连日接刘、张、盛各电，嘱询外部办法。据称：东三省已占据，本无须立约。所以求立者，因恐各国责令退兵还地保中国主权，故思得约，杜各国之口。中若画押，各国讲均势之理，自必群起攘地。中若不画，各国何能借口？杨使^①乃谓：不画押，各国必乘机侵夺，另占便宜。与此

^① 即驻俄公使杨儒。

正相反，理不可解。俄前谓逾期不画即决裂。现逾期六日，尚无举动，其为恫喝可知，似不必过虑。现代筹办法，惟有两事：一、将约底交各国阅看公断；一、无论俄如何要挟，总答以此约关系重大，兼各国劝阻，万不能画，请原谅。以词宜决绝，语却和平为要。不必多说，致彼纠缠。亦不必用好言慰彼，致乘隙而入，又堕术中。俄若不提，亦不必向理论，坚持定见静以待之，俟有举动，再商应付之法等语。合电陈，乞钧夺。铎。元午。

108. 致军机处电 二月十四日（4月2日）

上海电报局转行在军机处钧鉴：文电祇悉。午前先接盛大臣电：钧处真电嘱商外部，果肯实力相助，不难以探知立论等因。当向详商。据称：日本前次诘俄，即以探知立论。现在原可照前办法，但欲联同各国，似不如交各领事转电各外部较为迅速等语。乞钧夺。铎。元酉。

109. 致刘坤一电 二月十四日（4月2月）

南京刘制台钧鉴：锡电祇悉。约交领事，外部谓好极，惟请速办，当商各国设法以保中国权利。密保宗旨一节，据称：日争俄约，专为保全中国，并令各国势力均平，不欲一国偏重，贻害东方大局，决无攘利之见等语。窃日倘受俄饵，欲分三省利益，或与三韩互换，似不应力劝将约交各国公评。各国力争，日本独得利益，各国岂能甘让。此理似明，乞钧夺。铎。覃。

110. 致盛宣怀电 二月十六日（4月4日）

上海盛大臣：咸电告加藤。答称：满洲久已占据，今乃以改作俄省恫喝中国，足见其技已穷。且交涉事外部不管，所管何事。举动可笑。中国尽可置之不理等语。查东三省不永踞，俄曾明告各国。答日廷亦然。俄倘食言，各国后必责俄。似宜暂置不问。

俄前踞津榆铁路，声言路当属俄，车站悉更俄名，旋仍交英。非改俄省即可永踞也。当否，乞卓夺。铎。谏。

111. 致刘坤一电 二月十六日（4月4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咸电遵达。加藤询交约系作为公件抑作私件？铎答揣度当作公件，但须电询钧处。加言：已由英领面请钧示，不必电询。铎嘱加速商各国诘俄。加答一两日内，本国酌议后即商各国。俟有所闻，再当奉告。铎询探俄有战事举动否？加答未闻等语。铎。铎。

112.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二月十八日（4月6日）

上海电报局转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据东报：公约内禁购军火一条，各国多主五年。惟日本倡约两三国力主两年。各国答须候政府酌定。钧处可否电商美、法、德，务再减少。否则照两年定义。乞钧夺。铎巧。

113. 致刘坤一张之洞等电 二月十八日（4月6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盛大臣鉴：昨午外部与海陆军大臣会议甚久；又各大臣在伊藤宅内，申刻集议，亥刻始散。闻日、俄有开衅意。顷伦敦电，俄派兵船六十一艘来东，内铁甲七艘、快船七艘。又伦敦《司丹达多报》论日、俄交涉，有“俄外部明言，拿定主义当与日本兵戎相见”之语。查日本海军共二十六万吨，俄在东方海军现约十万吨，添派多舰，当亦仅足相抵，胜负之数固未可知。与我利害所关，亦难预定。惟当静以待动，不事张皇，暂作局外旁观，为此时要著。至东南沿海，关系英美各国，似可无虞。愚见附陈。当否，乞钧夺。铎。嘴。

114. 致军机处等电 二月二十日（4月8日）

上海盛大臣转递行在军机处、刘制台、张制台钧鉴：顷外部加藤言：本日俄使来说，俄本拟撤东三省兵，因立约一节，中国颇多窒碍。俄不便令中国为难，现将此约作为罢论。东三省事仍照以前办理，业已通知各国云云。铎询何谓以前？加答即指未议约以前。并称此纠葛已久，今俄允许撤约，平和了解〔结〕，甚为幸事。近民间谣传俄、日将开战，殊不足信等语。属电陈。盛铎。号。

115. 致军机处电 二月二十日（4月8日）

上海盛大臣转递行在军机处、刘制台、张制台钧鉴：加藤又言：闻璞科第告李相，东约不画，俄将增索首祸，重索偿款。殊不知约归公议，俄何能独操其权。各国又岂听俄怂恿。俄既撤约，目前虽暂可安静，以后用他术诱惑，不可不防。日本此次竭力帮助，当蒙中国见信。俄若再有诱逼情事，可否随时密示，彼此商妥，再行答复，免堕术中；或商英亦可。均请斟酌办理等语。并嘱电陈。加又言：俄顷通知各国，语略相同；惟告德则谓诱逼中国订约，现有别国从中阻挠，以后不必用此策云云。盛铎。号。

116. 致张之洞电 二月二十八日（4月16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径、宥三电祇悉。照改送外部，晤次官云：偿款各节未议定，未便相告。且告知亦无益。军火一节已载首次条款，恐难改等语。查东报称：偿款共约七万万以上。德索最鉅，约一万四千万，未知确否？容晤加藤后再电陈。铎。勘。

117. 致刘坤一张之洞等电 二月二十九日（4月17日）

上海电报局转递刘制台、张制台、盛大臣鉴：东报载伦敦电：驻华美使电告政府，各国拟索偿款：俄一千八百万磅，德一千四百

万磅，法八百万磅，美五百万磅，日本六百万磅，英四百八十万磅，比一百十五万八千磅，义、西、奥三国共六百万磅云。铎。艳。

118.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二月二十九日（4月17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顷参谋部言：接北京电，德帅称，闻董军谋叛，飭驻保定之德兵三千，法兵二千，拔队西犯，或赴太原，或由别道赴陕，尚未定。人谓董叛无确据。彼答华军在秦、晋一带者太多，终属不妥云云。德、法进兵，若有战事，必碍和局。不如令华军退让，勿与见面。彼无所借口，自难得志。以上各节，福岛已面陈庆邸等语。嘱电陈，乞钧夺。铎。艳西。

119. 致张之洞电 三月初四日（4月22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勘电计达钧览。昨加藤言：偿款未议定。此次日本帮助，只能择最重之一两事向各国劝止。若商改太多，实难办到，且启各国之疑等语。询以东报七万万数确否？答不到此数云。铎。冬。

120. 致军机处刘坤一电 三月初四日（4月22日）

上海盛大臣转军机处、刘制台钧鉴：钧电祇悉。加税遵商外部。据称：偿款抵项，各使现在京筹议，政府暂不便干预。俟议有头绪，请政府核夺。届时当设法赞助。但各国通例，加进口税，须以他事利益相酬等语。又，东报载：各使查核中国进款，议及加赋。当告加藤，此事若行，必激民变，中国万不能允。加藤深以为然，谓此议尚不确云。合附陈，乞钧夺。盛铎。支。

121. 致军机处电 三月初七日（4月25日）

上海盛大臣转递行在军机处鉴：质电祇悉，遵告外部。加藤

声谢，并商询一切。据称：东三省并入公约，俄复电不允，是否在未撤约以前？若在照会各国撤约之后，乞将日期详示。至俄约何条关系最重，前有外部电告江、鄂两督奏飭全权照会俄使不收一事，俄约关系此件文内均已备详。至预为立约地步，代筹妥计，交涉事件变动极多，断难预料。惟当随事因应。设俄有何举动，随时告知，即当代筹。若无举动，无从筹画。总之，俄不索立约，中国断不可商俄立约，并不可使预备立约之心为俄人窥测为至要。铎询东三省何时可归还？加答：偿款定后，京津撤兵，中国即可照会俄国，请撤东三省兵。看俄若何回答，再商办法。加又告：各使互商偿款内，俄开有铁路损害赔偿款，自指东三省铁路而言。偿款单交出，请飭全权照会，询问东三省所有损失应赔之款，是否均在铁路损害赔偿款之内？看如何答复等语。

查外部意在劝我不必急求还地，将来还地亦不必另立约。俄前已布告各国不永踞东三省，将来或俟京津兵退，或俟损失照赔后，俄终不能不还地。且俄既将铁路损失列入偿款，东三省事隐已并入公约，再加照会询问证实其事，则各国撤兵后请俄撤兵，得以有词。俄若不撤，我告各国，彼自当以公论诘俄。至照会询问一节，并宜按公约办法照会首领公使，不必照会俄使。俄自不能索我立专约。外部并嘱偿款互商，尚未宣布，此节务宜秘密。但东三省现在情形如何，未能深悉。暂缓收地，若有窒碍，可否随时将情形详示，俾商外部，免误事机。若无窒碍，或即照外部所言办理。伏望钧夺。

又，上月三十，加藤曾言：江、鄂两督前曾电商将东三省开门通商。当时答以于约事无益。昨江督复电询，已答以现在此事日本意见并无不合。铎询如中国办理此事，各国意见如何，俄能不阻挠否？加答：各国自无不愿之理。地属中国，俄何能阻挠等语。如钧意定计办理，请电示，再与外部详商。并附陈。盛铎。虞。

122. 致军机处电 三月初八日（4月26日）

上海盛大臣转军机处钧鉴：质电遵商外部，据称：交涉事变动极多，不能预定办法。设俄有举动，随时告知，即当代筹。否则俄未索立约，万勿商俄立约。现议偿款内俄有铁路赔款，东三省事隐已并入公约等语。乞钧夺。另有电，由沪递呈。盛铎。阳。

123. 致刘坤一电 三月十二日（4月30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佳电遵达。昨晤加藤，据称：英使所言，恐未尽确。赔数及索现与否，均尚未定。即分年还款，亦须加息，恐与向银行借无甚出入。大约赔数必量中国财力所能出。及如何交款，如何筹抵，各国均须议定，方交全权等语。铎力托预为设法，勿令中国为难。加答当商酌办理云。乞钧夺。铎。文。

124. 致刘坤一电 三月十五日（5月3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元电遵告加藤，据称：偿款一条，日本现代中国极力设法，不知能否办到？如何办法，暂难明说。钧电所言，将来或可办到，现尚难定云。铎。咸。

125. 致军机处电 三月十七日（5月5日）

上海盛大臣转军机处、刘制台、张制台钧鉴：日本内阁各大臣因议财政，彼此意见不合，伊藤、加藤等均辞职。有慰留伊藤或山县有朋再相之说，尚未定云。盛铎。霰。

126. 致盛宣怀电 四月二十四（6月10日）

上海盛大臣鉴：小村^①暂缓回国，外部由大藏卿曾祢荒助兼理。德瓦帅到东。乞转枢趾、两署、李、刘、张三帅。铎。敬。

^① 小村寿太郎，时任日本驻中国公使。

127. 致那桐^①电 五月初五日（6月20日）

北京总署那大人琴翁鉴：豪电悉。欣闻使节东来，一切遵当照料。行期定后，乞电知为盼。盛铎。歌。

128. 致张之洞电 五月十四日（6月29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阳电遵达。外部称：此事日本不便倡议，恐各国生疑，于事无益。铎谓如各国议及，务望力助赞成。外部答容商酌再复等语。乞钧夺。铎。元。

129. 致刘坤一电 五月二十日（7月5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元电遵达外部。顷晤，仍称日本未传教，不便先提，恐招疑忌，于事无益；似由全权照会各国为是。又询曾商他国否？如有答复，望示知，当电小村酌办云。铎。效。

130. 致伍廷芳徐寿朋电 六月十三日（7月28日）

华盛顿中国钦差、韩城中国钦差：枢电六月初九日奉上谕：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首，简派庆亲王总理外务部事务，大学士王文韶授为会办外务大臣，瞿鸿禨调补外务部尚书，授为会办大臣，徐寿朋、联芳补授外务部左右侍郎等因。钦此。希告外部，余咨达庆亲王。文。铎转。

131.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六月二十三日（8月7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愿电昨交外部，曾祢称斟酌再复。本日嘱次官内田代答云：俄屡次宣言，须覩回銮后中国政府有力量弹压，地方一律安静，即可归还三省。现回銮尚早，地方亦未全平静，此时各国不便向俄启齿，责令退兵。即劝，

① 那桐，字琴轩。时充留京办事大臣，随李鸿章等议和，9月，任赴日专使。

俄必不允。时机未到，说亦无益。如有机可乘，日本必随时密告，决不令中国失机会。至全权照会问何时退兵，亦无妨碍等语。嘱电陈，乞钧夺。内田又询，将来俄允退兵，中国能有得力统帅率重兵赴三省镇抚否？铎答此难预定，宋、马^①等军曾驻奉省，或即派往亦未可知。内田言，此极要紧，不可不预备妥善。倘所派统将不得力，或兵数稍少，致地方又生事，俄兵复来，再撤极难云。铎。养。

132. 致那桐电 七月十一日（8月24日）

上海道台转呈那星使：琴翁鉴：佳电悉。已饬神户领事遵照预备，帝国客寓已代定。员弁随从人数，乞示。铎。真。

133. 致张之洞电 七月十一日（8月24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吉密。江电庚到，遵告曾祚，甚为钦佩。惟称驻华各使现均避暑，不办事，此时倡议，恐启人疑。总之，东三省一事，中国万不可急。铎答俄乘各国暑假，诱逼立约，其急不在我可知。曾称容商阁僚再复等语。合电陈。铎。蒸。

134. 致刘坤一电 七月十七日（8月30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寒电遵商曾。据称：开濬吴淞，约内虽有此款，未见细章。此时力争，恐致换约延迟，有碍大局。至细章闻未议定，是否如钧电所云，尚未深悉。他国不可知，日本断不愿侵中国主权。铎谓如议章程，务请力持公道。曾允届时酌办，并允即电小村云。铎。篠。

135. 致那桐电 七月十九日（9月1日）

长崎中国领事转呈那星使：琴翁鉴：电悉。行李遵嘱外部照

^① 指武卫左军统领宋庆、马玉崑。

办。星轺抵长崎、神户，必有报馆访事趋谒，晤谈时除道歉一节外，不必提考查各事。并嘱参随诸君一律谨言，以免登报，致多窒碍。此系外部密嘱，弟以私意转达，乞谅。铎。效。

136. 致军机处电 七月二十二日（9月4日）

西安军机处钧鉴：篠电十八日奉到。遵商外部，据称：接见礼节，德允酌改。当即电询吕使确否？未复。乞先代奏。盛铎。箇。

137. 致军机处电 七月二十三日（9月10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行在军机处、庆王爷、李中堂鉴：那使本日到东。铎。漾。

138. 致军机处等电 七月二十九日（9月11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行在军机处、庆王爷、李中堂钧鉴：外部定初一那使呈递国书，接待仪注与驻使相同。谨闻。铎。艳。

139. 致军机处等电 八月初十日（9月22日）

上海盛大臣转军机处、全权大臣钧鉴：小村归任外部，驻使改派内田康哉。铎。蒸。

140. 致张之洞电 八月初十日（9月22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董电遵询，日商尚未回信。本年日本市面不佳，恐不易办。小村归任外部，驻使派内田。念劬十三起程。铎。卦。

141. 致军机处电 八月二十日（10月2日）

上海电报局分电行在军机处、北京全权大臣钧鉴：那使本日起程内渡。铎。嘏。

142. 致军机处等电 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

上海电报局转行在军机处、刘制台、张制台钧鉴：顷外部小村言：前在京与各使议款，屡思将东三省事归入公约，因无机会，未能办到。东三省事，中国万勿求速，则将来结局必好。至中国前因日本协助，言明俄有他议，彼此关照。日本政府极看重此言。俄如再议，中国自当通知日本。即中国自与俄开议，亦望先与日本筹商，以保东方大局。此层请代电达中国政府等语。谈次并将此层抄一说帖相示。铎问责俄撤东三省兵何时可办？彼答俟回銮后，天津兵撤，即可诘俄。又问津兵何时可撤？彼答此事固难预定，然曾密探各国，尚无久驻意。大约回銮后，地方安静，即可陆续撤去。至京、津日本兵现共四千，一月内再撤千六百名。所以未全撤者，因全撤则此后不便向各国开口，稍留方可随时劝彼同撤。此种情形，中国当能原谅云云。谨电陈。盛铎。漾。

143. 致刘坤一电 九月初九日（10月20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阳电遵达外部，据称：东三省一事，于日本、朝鲜关系甚重。俟回銮后，天津兵撤，日本自当联英、美各国责俄撤兵。万一各国意见不合，日本利害所关，不能坐视，亦必独诘俄，催令撤兵还地。缘俄曾布告各国，言明并非永踞三省。俟中国有可靠之政府立定后，当即交还。日本据此诘之，并不为难。总之，诘俄之事，时机一到，日本决无游移等语。乞转枢署。铎。庚。

144. 致袁世凯电 九月初九日（10月20日）

济南袁抚台：前接上月佳电，嘱订印银票。当即告日本外部。嗣经马道与印刷官局商定图样，将合同底稿送阅。大致谓银票三种，共八十万张，十个月交价银日洋二万零三十元，装运费在

外。印毕后票模交还。如欲中止，所费工料由山东认偿等语。两三日内须画押。是否可行？乞电复。铎。青。

145. 致袁世凯电 九月十四日（10月25日）

济南袁抚台：银票合同十一画押，马道已回沪。铎。愿。

146.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九月二十一日（11月1日）

上海电报局转刘制台、张制台钧鉴：顷外部言：闻俄廷以新约底五款交全权：

一、前次议约及一切议论概行作罢，从新订款。

二、东三省全境并牛庄交还，惟榆关至牛庄铁路限画押之本年内交还。

三、画押之本年内，奉省俄兵全撤。

四、定约日起两年后，吉林、黑龙江俄兵陆续撤退。

五、中国派兵应由盛京将军与俄武官商定，惟不得用炮队。

以上各款如果确实，中国仍未可尽允。数日前日本已由驻京署使面告庆邸。大致谓此次俄约较前已轻，惟所开条款，不但中国未能满意，即在俄亦不能算让尽。现未见全约，固难逐款议驳。惟四、五两款则深知不妥，必须驳改。第四款撤兵之期语涉含糊。第五款侵夺中国主权。凡两国订约，语意含糊者，弱国多受亏。因强国每将含糊之语自作解说，逼令照认。如第四款照允，撤兵之期由俄自定，势必迁延，与永踞何异。须改为吉林、黑龙江俄兵限定约后一年内陆续撤退。如第五款亦照允，则边防永弛。日后设有匪乱，亦难弹压，俄必借口再据其地。此款应添改俄兵撤完之日，此款即行删除一语。以上两款，倘俄不肯改，应即缓商，极于中国有益。俄前布告各国，语甚结实。因亟思订约，以销前案，其情甚急。设不得已，仍当减轻。日本前因俄约屡劝全权，并电钧处，一面并劝俄廷。此次说庆邸，皆为东亚大局起见，

帮助中国，实出至情。闻新约日内将定，虽难遽信，但事关重大，深望钧处此时格外留意，体察情形；奏恳朝廷慎重，勿信一面之词，免误大局。设有疑难，务希垂询日本政府，俾从速代筹，勿误机会为盼。并请钧处将日使告庆邸各节，转达政府等语。嘱电陈，乞钧夺。铎。号。

147. 致刘坤一张之洞电 九月二十四日（11月4日）

上海电报局分递刘制台、张制台钧鉴：顷外部言：俄约新稿应驳应允之处，前已详陈。顷得确电，五款之外，尚有东三省矿务专归俄人办理一条。似此实于中国与各国现约大有妨碍。万一照允，恐东三省之外，各国不免效尤，为害甚大。深盼钧处奏恳朝廷，坚执勿允，以保大局等语。嘱电陈，乞钧夺。铎。迥。

148. 致刘坤一电 九月二十四日（11月4日）

南京刘制台钧鉴：养电密探外部。答称：实无此说。诘俄一节，前已言明，现在并不更改。至英国意见，以前却未商询。顷因中俄之约，已电驻使询英外部有无议论，如不谓然，作何办法，因外部游，尚未得复云。铎。敬。

149. 致张之洞电 九月二十四日（11月4日）

武昌张制台钧鉴：漾电祇悉。票模询明印局，储藏得法不生锈，仍可续印，似以暂行收回为妥。黄守传谕遵照。仰蒙体恤，感激良深。至赴鄂一节，姪瞻韩未遂，久切钦迟，拟内渡后乞假省莹，假满探奎舆如尚驻开封，即由汉赴豫。届时当趋聆渠训，藉伸倾慕之忱。铎。径。

清末民变年表(下)

张振鹤 丁原英

宣统元年(1909年)

正 月

初八日 (1.29) 浙江天台县会党徐亦楷率众围县城。(申, 宣元, 正、十二)

“二十一日” (2.11) 四川资州创办粮捐, 糖商罢市, 并捣毁捐局。(大众, 宣元, 正、二十一)

“△” 汉口、汉阳土膏店罢市, 抗牌照捐。(大公, 宣元, 正、二十一)

二 月

“十九日” (3.10) 浙江余杭、临安县交界处群众三百余人暴动。(汇, 宣元, 二、十九)

二十日 (3.26) 直隶蔚州(今河北蔚县)农民抗牲畜捐, 数千人毁县署。(汇, 宣元, 四、十四。大公, 宣元, 三、十五)

“二十九日” (3.20) 济南“大刀会”日益活跃。(汇, 宣元, 二、二十九)

“三十日” (3.21) 山东胶州“大刀会”活动频繁。(大公, 宣元, 二、三十)

闰 二 月

初一日 (3.22) 吉林榆树县土桥子农民抢毁官盐分店。

(大公, 宣元, 闰二、十七)

“初六日”(3.27) 浙江宁波府石浦港沿海一带聚集千余人, 约期在昌国卫城内纵火起事, 并有革命党暗中调度。(汇, 宣元, 闰二、六)

“初十日”(3.31) 汉口布店店伙罢市, 要求增加工资。
(时, 宣元, 闰二、十)

“十三日”(4.3) 吉林珲春县官运总局设立官盐分局, 农民数百人赴副都统衙门要求官盐减价。(大公, 宣元, 闰二、十三)

“十四日”(4.4) 湖北云梦县三里畈教堂被群众拆毁。(时, 宣元, 闰二、十四)

二十二日(4.12) 浙江萧山县“沙民”二三千人反抗清丈旗地, 焚戚、姚两绅房屋, 并毁差船一只。(东方, 六卷五期)

“二十三日”(4.13) 湖北京山县有暴动。(宣政, 卷八, 页十)

三 月

初 旬 吉林夹板站、斐克图群众毁抢盐店四、五处。(大公, 宣元, 三、十八)

“初二日”(4.21) 浙江遂安县农民反对官吏借禁种烟苗, 敲诈勒索, 聚众“哄闹”县署, 并劫狱释放监犯。(汇, 宣元, 三、二)

“△” 湖北天门、潜江、京山等县“洪江会”, 以永隆河为根据地, 展开活动。(汇, 宣元, 三、十二。大公, 宣元, 三、二)

初六日(4.25) 江苏丹徒县顺江洲地方农民二三千人捣毁学堂, 并围困主办学堂举人王永驹住宅。四月初十日, 又将王等地主数家房屋拆毁, 店铺罢市。(汇, 宣元, 五、二。大公, 宣元, 三、二十三, 五、二十三)

“△” 四川广安州“盐梟”数百人进入州城, 攻击汛厅, 抢军械、官盐店。(大公, 宣元, 三、六)

“△” 四川绵州安县永安场“红灯教”起事，焚毁学堂。

(大公，宣元，三、六)

“△” 四川金堂县苏家湾“红灯教”起事。(同上)

初七日(4.26) 浙江萧山县“沙民”数百人捣毁龛山富绅汪望庚家。(东方，六卷六期)

初十日(4.29) 江西南安府(今大庾县)会党起事。(宣政，卷九，页七)

十一日(4.30) 江西九江水木工人二千数百人罢工，抗议英巡捕行凶，杀死同胞余万程暴行事件。(时，宣元，三，十八)

十七日(5.6) 上海新垃圾桥北裕慎丝厂缫纱女工五百人向资本家索取工资。(时，宣元，三、十八)

十九日(5.8) 陕西盩厔(今周至县)、鄠县(今户县)、邠州、岐山以西八州县“义和拳”扩大传习活动，地方官吏不能制止。

(大公，宣元，四、十)

二十九日(5.18) 蒙人陶克陶在奉天、吉林两省边界起事。(宣政，卷九，页二十一)

四 月

初一日(5.19) 江苏华亭县亭林、叶榭两镇商店每枚铜元只当八文制钱使用，农民聚众捣毁店铺，商店罢市。(东方，六卷六期。时，宣元，四、四)

△ 江苏东台县群众二千余人拆毁学董缪某等三家房屋，各学堂均已停课。(时，宣元，四、九)

“△” 浙江萧山县“沙民”聚众，反抗丈量旗地。(汇，宣元，四、一)

“初八日”(5.26) 湖北枣阳县饥民三四千人抢吃大户。(时，宣元，四、八)

初 旬 江苏奉贤县阮巷镇铜元每枚折价当制钱九文，农

民捣毁倡议折价店铺一家。(东方, 六卷六期)

二十七日 (6.14) 广东增城县农民数百人杀死自称游历的日本人一名。(大公, 宣元, 五、二十一)

五 月

初一日 (6.18) 浙江归安县农民数千人进城, 到县署报荒。(东方, 六卷八期)

“△” 直隶临榆县农民抢盐店。(大公, 宣元, 五、一)

“△” 直隶抚宁县建昌营镇农民反对盐斤加价, 聚众捣毁盐店。(同上)

“△” 江西安义县人民反抗调查户口, 妇女聚众驱逐调查员。(时, 宣元, 五、一)

“初五日” (6.22) 福建永定县三点会起事, 以“仇学、锄官、排外”三者为宗旨。(大公, 宣元, 五、五)

初旬 直隶遵化县农民聚众反抗“新政”, 驱逐巡警。(时, 宣三, 二、二十四)

“十三日” (6.30) 直隶临榆、昌黎、抚宁等七县设立永七盐局, 盐价腾贵, 激成民变。临榆等三县农民鸣锣聚众, 集数千人或百人等十余起, 将三县盐店抢空或捣毁。乐亭分局被抢, 各分店被抢达三四十处, 损失盐约三百余万斤。(汇, 宣元, 五、十三宣政, 卷十一, 页二十六。北洋, 卷十二)

十四日 (7.1) 广西马平至武宣、象州一带清军枪械子药等物被抢。(汇, 宣元, 六、十五)

“十五日” (7.2) 奉天东平县农民千余人, 至省城控诉东流围荒局丈量地亩, 抑勒农民。(大公, 宣元, 五、十五)

“十八日” (7.5) 苏州织机工人数千人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时, 宣元, 五、十八)

二十日 (7.7) 浙江德清县农民聚众进城报荒, 要求放谷,

捣毁漕总等绅董三家住宅。(东方,六卷八期。汇,宣元,六、十二)

二十三日 (7.10) 江西宁都州农民聚众反对调查户口。

(汇,宣元,六、十九。东方,六卷八期)

二十五日 (7.12) 江西丰城县农民聚众反抗调查户口,打毁西华公司。(东方,六卷八、九、十期。汇,宣元,七、十七。时,宣元,六、十七,二十六,七、六)

二十六日 (7.13) 浙江乌程县北乡佃农千余人进城报荒,大闹县署。(汇,宣元,六、十二)

二十七日 (7.14) 江西崇仁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聚众捣毁统计处,要素底册。(汇,宣元,六、十九。时,宣元,六、十七,二十六,七、六)

二十九日 (7.16) 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炼染工人因铜元折价亏耗太多,数百人罢工,要求提高待遇。(时,宣元,五、二十九)

六 月

“初一日” (7.17) 广西瑶山会党攻入柳州城内,抢店铺。武宣、洪水一带河道商船多被抢。(汇,宣元,六、一)

“△” 广西宾州黄龙亭党在迁江、宾州活动。(同上)

“初三日” (7.19) 广东顺德县有“匪警”。(宣政,卷十二,页二)

“初五日” (7.21) 陕西米脂县借口禁烟,惨杀人命,激起民愤,农民围攻县城。(汇,宣元,六、五)

初九日 (7.25) 江苏镇江木匠多人在丹阳码头聚议,要求增加工资。声称“铜元太贱,物价太贵,工资不敷食用,必须要求匠头加添工价”,纷纷举行罢工。(时,宣元,六、十四)

“△” 湖南常德水灾,数千灾民进城围困绅富李亨泰住宅,要他捐粮赈灾。(时,宣元,六、九)

“十四日” (7.30) 江苏镇江灾民数百人赴太平厅衙署报

荒。(时,宣元,六、十四)

“十五日”(7.31) 甘肃安定县灾民要求赈恤,聚众围困陕甘总督升允等。(汇,宣元,六、十五)

“十七日”(8.2) 江西丰城县弁兵差役下乡骚乱,遭到群众殴打,知县黄某借端请兵增援。援军纪律更坏,全县数十村庄农民奋起反抗,县城商店均各罢市。(时,宣元,四、八、六、十七)

“十九日”(8.4) 江西高安、沪溪等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汇,宣元,六、十九)

二十日(8.5) 上海梧州路勤昌丝厂女工百余人联合罢工,反对厂方增加工时。(时,宣元,六、二十一)

“二十二”(8.7) 湖北水灾严重,沔阳州新堤镇聚集饥民二三千人,“勒索米粮,恶讨盘费”。武昌武胜门外塘角地方饥民数百人行抢,被捕后,声诉抢劫实迫于“饥饿难堪,只抢米粮,不窃财物”。(时,宣元,六、二十二)

二十七日(8.12) 上海密勒路瑞纶丝厂女工百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时,宣元,六、二十八)

“二十九日”(8.14) 江西南昌县黄家渡农民反抗调查户口,调查员被迫逃回县城。(汇,宣元,六、二十九)

七 月

初五日(8.20) 江西南昌县西乡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捣毁举人吴舒蕙家。(东方,六卷八期)

初六日(8.21) 江苏丹阳县银价增涨,本年征收钱粮铜元按八折扣,激成民变。千余人进城拆毁漕总丁某房屋,烧毁衣服什物,城中店铺一概闭市。初七日,农民三千人冲开城门,捣毁粮柜及县署,烧毁总书夏家,合城罢市。初八日,千余人进城烧毁绅董四户住房、煤铁公司及盐栈等。初九日,又抢朱、许二绅家及三盐栈。初十日,又抢埤城镇绅董家及盐栈。二十五日,

农民又聚千余人，大闹县署，要求释放被捕农民。（东方，六卷九期。

时，宣元，七、十五，十九。汇，宣元，七、二十）

“初九日”（8.24） 江苏扬州每斤猪肉抽捐四文，以充巡警学堂经费，肉商罢市。（时，宣元，七、九）

十三日（8.28） 江苏镇江机户千余家工匠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时，宣元，七、十五）

“二十日”（9.4） 甘肃、蒙古边界蒙民联合甘肃饥民数千人暴动。（时，宣元，七、二十）

“二十一日”（9.5） 直隶迁安筹备地方自治，派董事胡、施、凌姓等人去冷口等地调查户口，按农户牲畜头数摊派自治经费，索取供应，威胁恐吓。各村农民聚众反抗，知县刘某派差拘捕为首农民，滥施酷刑。口外群众大动公愤，鸣锣聚众万余人，结队围困县城，捣毁居住城外胡、施两家住宅。（时，宣元，七、二十一，二十五。东方，六卷九期）

二十二日（9.6） 汉口居民反抗拆迁民房，千余人捣毁警局。二十四日，又聚众千余人至夏口厅要求释放被捕诸人。（东方，六卷九期。时，宣元，七、二十八）

“二十五日”（9.9） 浙江长兴县灾民数百人，要求知县下乡查勘灾情。（东方，六卷八期）

“△” 奉天本溪县铁路工人罢工。（时，宣元，七、二十五）

“△” 江西南昌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并有捣毁米铺，殴打绅士、调查员等事。（东方，六卷八期）

“△” 江西都昌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捣毁调查员家，殴打绅士。（同上）

“△” 江西临川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聚众夺回调查册籍。（同上）

“△” 江西临江县樟树镇农民反抗调查户口，聚众捣毁调查员家。（同上）

“△” 江西新昌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聚众抢回底册，殴打办事差役，捣毁调查员家。（同上）

“△” 江西石城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知县被迫交回户口册。（同上）

二十六日（9.10） 上海租界乾康丝厂女工数百人集体控告资本家扣发工资。（时，宣元，七、二十七）

“二十七日”（9.11） 江苏丹徒县西乡宝堰镇遭水灾，颗粒无收。又值米价飞涨，农民相率聚众抢米店。（东方，六卷九期。时宣元，七、二十七）

下旬 直隶遵化县农民数千人进城，要求撤消东三堡学堂、巡警等“新政”。（时，宣元，二、二十二）

二十九日（9.13） 湖北应城县盐井工人聚众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时，宣元，七、二十九）

八 月

初二日（9.15） 江西宜春县官绅勾结，借办学堂为名，抽取各乡米捐，激成民变。本月初二日，首由北乡发难，农民数百人坚欲入城，惩办倡捐祸首。宜春驻军、巡防营左路管带张某，开枪乱击农民，造成重大伤亡。“官逼民反”，群众乃于初三日持械攻城，双方争夺激烈。数千农民围城四天，并于初三、初六两天攻城，兵民均有重大损伤。后江西巡抚冯汝骥派兵来援，城围始解。（时，宣元，八、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七）

“初四日”（9.17） 江苏盐城县饥民将岡门厘捐分局捣毁并令商店一律罢市。（时，宣元，八、四）

初六日（9.19） 热河平泉州宽城镇农民千余人暴动，欲毁税局。（汇，宣元，九、三）

“初七日”（9.20） 江苏镇江络丝机车工人聚众罢工，向各机坊要求增加工资。（时，宣元，八、七）

十六日 (9.29) 直隶丰润县丰台镇一带农民抗蓆捐。丰台镇地处丰润、宝坻、宁河三县之间，附近村庄多属宝坻、宁河，地势低洼，盛产芦苇，农民素以织蓆为业者数万家。该镇临京奉铁路，商业繁盛，客贩云集，收购苇蓆。知县马某以办学堂、巡警等“新政”经费为名，擅自决定抽收蓆捐，引起织蓆农民反抗，成立“得胜会”，指挥织蓆农民、贩蓆商人数千人抗捐，发表宣言，以“毁学杀绅”为号召。(东方，六卷十一期。时，宣元，九、十)

十八日 (10.1) 浙江乌程县农民千余人赴县署报荒。(东方，六卷十期)

“二十三日” (10.6) 广西富川县西湾煤矿分厂被湘民千余人拆毁。(汇，宣元，八、二十三)

“△” 广西北流、容县、苍梧、藤县、贵县、平安、桂平，右江道之柳城、中渡、雒容、来宾、象州、迁江、罗城、宜山、武缘，平乐府之修山、荔浦、昭平、平乐等地均有“股匪”往来。(同上)

二十五日 (10.8) 江西安福县农民千余人，反抗调查户口，毁统计处绅董肖家。(东方，六卷九期)

“△” 江西乐平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同上)

“△” 江西新淦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东方，六卷九、十期)

九 月

初一日 (10.14) 浙江嘉善县农民千余人至县署报荒。(东方，六卷十二期)

“初十日” (10.23) 吉林宾州府 (今黑龙江宾县) 农民拆毁官运局。(宣政，卷十五，页十)

十一日 (10.24) 江西吉安府学界数百人在南昌百花洲沈公祠召开大会，联名控告南昌知县强买吉安府公产、拘留该府学生。(时，宣元，九、十八)

十五日 (10.28) 杭州商界代表数千人要求蠲免警捐, 赴抚署示威。(汇, 宣元, 九、二十八)

“十七日” (10.30) 上海虹口勤昌丝厂女工多人, 控告厂主汤心源扣发工资。(时, 宣元, 九、十七)

二十二日 (11.4) 吉林宁古塔地方 (今黑龙江宁安县) 钱店私自发行钱帖, 又不兑现, 农民千人捣毁商会, 兼及教堂、磨房。(东方, 六卷十二期)

“二十三日” (11.5) 上海钉书业工匠七、八十户, 因“米珠薪桂”, 要求增加工资, 相约停止营业。(时, 宣元, 九、二十三)

“二十四日” (11.6) 广西阳朔县瑶民千余人反对知县董毓梅勒索捐款, 霸占庙产。(汇, 宣元, 九、二十四)

二十五日 (11.7) 浙江嘉兴县西南各乡农民数百人, 连续到县城报荒。(时, 宣元, 九、二十九)

二十八日 (11.10) 长沙泥木工人万余人为维护就业机会, 反对招募外省工人, 兴建新关租界。(时, 宣元, 十、十一)

十 月

“初一日” (11.13) 江西南昌府靖安县商民罢市, 反对禁烟委员家丁残害民命。(时, 宣元, 十、一)

“初四日” (11.16) 广西桂林府阳朔县兴办学堂, 抽收杂捐, 激成毁学风潮。(时, 宣元, 十、四)

初五日 (1.117) 杭州师范学堂全体学生罢课, 反对新任监督侮辱教员, 斥逐校长。(时, 宣元, 十一、十八)

“十四日” (11.26) 江苏长洲、元和、吴江三县附廓各乡佃农, 因夏间雨水不调, 秋禾歉收, 纷纷到县城报荒, 抗交田租。业主代表多人在苏州城内元妙观开会, 讨论对策。(时, 宣元, 十月十四)

中 旬 四川大竹县会党联合农民数千人抗捐, 扬言进城

杀官。(汇,宣元,十一、二十七)

二十六日 (12.8) 直隶抚宁县农民三四千人反对盐局售盐掺沙、短缺斤两、抬高价格,每斤自八九文加至四十四文。长城口外响应者万人,创立“连庄会”。(东方,六卷十二、十三期)

“二十七日” (12.9) 贵州石阡县板桥有暴动。(汇,宣元,十一、二十七)

二十八日 (12.10) 奉天前路统领冯麟阁六、七千人哗变。(汇,宣元,十一、十三。时,宣元,十一、五)

十一月

初二日 (12.14) 南昌各学堂学生五百余人假百花洲召开全省学界大会,声援无辜被开除学籍之省医学堂学生,其他学堂续有罢课者。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模范中学、洪都中学各堂学生从四日起也罢课响应。(时,宣元,十一、十二)

初三日 (12.15) 江苏镇江发生外来逃荒饥民抢米行。(时,宣元,十一、七)

初七日 (12.19) 江苏长洲县向街、白马涧、黄山等处有江北难民四五百人连日抢食。(时,宣元,十一、十三)

初八日 (12.20) 上海新闻路协盛丝厂女工数十人,控告该厂经理奚某克扣工资。(时,宣元,十一、九)

十二日 (12.24) 汉口被火篷户灾民千余人捣毁英租界万顺行及其附近店铺。(东方,六卷十三期。时,宣元,十一、二十三)

“二十日” (1910.1.1) 四川新都县“仁义会”数百人准备起事,事泄,失败。(汇,宣元,十一、二十)

△ 苏州马车夫罢市,抗议巡警迫害。(时,宣元,十一、二十三)

“二十四日” (1.5) 成都府和永宁州“红灯教”起事。(汇,宣元,十一、二十四)

“△” 湖北隰阳府有会党数千人活动。(同上)

“△” 湖北襄阳府“红灯教”联合附近居民准备起事。

〈同上〉

二十五日 (1.6) 浙江湖州府乌程、归安二县书吏匿灾勒征，农民数百人，鸣锣聚众，抗交漕粮，捣毁带头交漕之地主家，抢吃大户。(东方，七卷一期)

二十八日 (1.9) 浙江德清县农民抗交漕粮数千人进城，要求重惩库书，荒田免征及熟田减征。(同上)

××日 四川巴塘附近太格地方喇嘛寺僧侣反清。(时，宣元，十二、十三)

××日 广东增城县群众捣毁上岭福音堂。(东方，七卷三期)

十二月

初一日 (1.11) 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和归安县农民鸣锣聚众，抗交漕粮。初一日，千人欲进城焚仓毁署，府城戒严。(东方七卷一期)

初五日 (1.15) 福建建宁府洋口、黑心地方黄肇祥等二千人暴动。(大公，宣二，正、二十一)

初六日 (1.16) 江苏镇江连日来有江北饥民抢米。(时，宣元，十二、十一)

初七日 (1.17) 浙江德清县西北各乡抗漕农民二百余人进城，捣毁店铺，商店罢市。(同上)

△ 浙江桐乡县农民因本年被灾甚重，“图董勘报荒熟，不免徇私，而吏胥之需索，又浮于正供”，被逼抗漕，并与江北饥民五六百人抢吃大户。初八日，增至三千余人。十五日，数千人攻入县城，拆毁便民仓及县署。十六日，割断电线，焚烧县城东门。

(东方，七卷一期。时，宣元，十二、十四，十八，二十一)

初九日 (1.19) 上海元丰丝厂女工百余人控告资本家扣压工资。(时，宣元，十二、十)

十六日 (1.26) 苏州商店罢市, 抗议巡警局拆除沿街柜栏, 逮捕店主。(时, 宣元, 十二、十九)

“二十一日” (1.31) 湖北竹山县群众数百人反对知县抽戏捐。(时, 宣元, 十二、二十一)

“二十四日” 浙江太平、仙居两县农民万余人, 反抗官吏查禁烟苗。(东方, 七卷四期。汇, 宣二, 正, 二十四)

二十五日 (2.4) 杭州江边商人罢市, 抗议巡防队扰民。
(时, 宣二, 正、六)

二十六日 (2.5) 直隶遵化县农民反对“新政”。(时, 宣三, 二、二十四)

二十七日 (2.6) 福建平和县“革命党”(?)百余人起义, 攻破县城。(汇, 宣二, 一、十六, 二、五)

“△” 浙江宁海县苛罚种烟户, 二十余村农民联合反抗。
(东方七卷四期)

△ 安徽凤凰颈厘卡农民数百人抢米。宣统二年正月初十日, 又有千余人抢米船四十艘。(大公, 宣二, 二、七)

二十九日 (2.8) 浙江台州府盐商黄某为垄断盐利, 在仙居县境设有盐分号。其朱溪分号经理招募盐差二十名, “狼爪虎牙, 凶威难近”, 勾结地方哨弁哨兵, 欺压群众, 作恶多端, 于十二月二十九日, 枉杀购盐农民一人, 酿成群众暴动。农民千余人将朱溪盐店捣毁。官兵借机残杀农民, 烧毁村庄, 并勒索赔款三千元。
(东方, 七卷二、三、四、五期。汇, 宣二, 二、五)

△ 上海云南路瑞顺丝厂缫丝工人百余人, 抗议资本家克扣工资。(时, 宣二, 正、四)

宣统二年 (1910年)

正 月

初二日 (2.1) 广州新军第一标在排长倪映典 (革命党) 等人领导下, 举行兵变, 抗击前来镇压的军队。(时, 宣二, 正、十一, 十三, 十九。东方, 七卷二期)

△ 江苏苏州新军二十三混成协四十六标扣压军饷, 引起哗变。变兵捣毁日本商店三家, 并波及附近商店。初四日, 又有百余人打伤巡警, 市面秩序紊乱。(时, 宣二, 正、五, 七, 九, 十, 十一)

“初九日” (2.18) 河南永宁县农民聚众反抗斗捐。(东方, 七卷二期。汇, 宣二, 正、九)

十三日 (2.22) 广西永淳县农民抗学捐, 聚众入城拆毁学堂。(汇, 宣二, 三、三, 二十四; 四、十六; 五、十五。东方, 七卷四、五期)

十五日 (2.24) 湖北汉阳有来自沔阳州一带饥民数千人求食, 围闹县署。(大公, 宣二, 二、三。时, 宣二, 正、二十八)

二十日 (9.1) 广东增城县岳潭浦地方农民攻击福音堂。(东方, 七卷三期)

二十一 (3.2) 浙江温州瑞安地方农民聚众, 反抗查禁烟苗。(东方, 七卷三期。大公, 宣二, 二、二十三)

“二十三日” (3.4) 安徽庐州府 (今合肥) 有暴动。(东方, 七卷三期)

二十四日 (3.5) 上海协和丝厂女工二百余人聚众, 控告该厂经理吕和生克扣工资。(时, 宣二, 正、二十六)

二十五日 (3.6) 吉林琿春县因设关征收出口税, 商人罢市。(汇, 宣二, 二、十九。时, 宣二, 二、七; 三、二十六)

二十七日 (3.8) 江苏清江浦 (今淮安县) 兵变。(东方, 七

卷三期。汇，宣二，二、十九，二十五。时，宣二，二、二十五)

△ 江苏宜兴县张家村调查户口，每户索钱二十文，激起民愤，群众捣毁图董住宅。附近张渚、和桥等镇农民响应，被毁学堂、图董绅士住宅数十处。(东方，七卷三期。大公，宣二，二、九。汇，宣二，二、十一，二十三。时，宣二，二、二，六，七，十四)

“××日” 湖北南漳县群众捣毁警局。(时，宣二，二、十三)

二 月

初一日 (3.11) 山西交城、文水两县二十三村农民万余人反对禁种烟苗，十三日，清军出动镇压，逮捕百余人，农民数千人起而反抗。(东方，七卷三、五期。大公，宣二，二、二十二，三、二十四，四、十七，十八，二十六，二十七)

初三日 (3.13) 苏州织机工匠数百人，要求增加工资。
(时，宣二，二、五)

“初五日” (3.15) 广西南丹州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打死知县余某，焚毁土司衙门。(大公，宣二，二、五。汇，宣二，二、五，三，三)

初六日 (3.16) 江苏常州武进县渡桥乡农民反对征收学捐，捣毁学堂。(时，宣二，二、十一)

初十日 (3.20) 江苏清江浦(今淮安县)新军两队哗变。
(时，宣二，二、十七)

十一日 (3.21) 江苏上海县吴淞镇钓船户反抗钓船局加捐。(汇，宣二，二、二十二)

十四日 (3.24) 杭州城内日本商人无理欺凌中国学徒，引起公愤，居民四五千入捣毁日人商店、药房等。(时，宣二，二、十七，十八)

十八日 (3.28) 安徽南陵县禁米出境，商人罢市抗议，农民数千人捣毁商会，大闹县署。(时，宣二，二、二十四)

二十一日 (3.31) 南京城内饥民抢米。(时, 宣二, 二、二十六)
 “二十六” (4.5) 湖北石首、天门、潜江、京山等县饥民暴动。(汇, 宣二, 二、二十六)

二十九日 (4.8) 浙江武康县征收笋捐、警捐, 农民积怨已久, 聚众二三千人, 将查办捐款之知县洪某从坐舆中拖出, 加以凌辱。第二天, 又有三千人进城, 拥入县署, 捣毁大堂公案等物。(时, 宣二, 三、十)

三十日 (4.9) 江苏吴县香山乡农民反对调查户口、摊派经费, 聚众五六百人, 捣毁自治分局办事员家。(时, 宣二, 三、三, 四东方, 七卷四期)

△ 浙江宁海县农民反抗知县铲除烟苗。(汇, 宣二, 三、二十四。大公, 宣二, 三、二十五)

“××日” 南京孝陵卫、板桥两镇农民反抗调查户口。
 (汇, 宣二, 三、二十四)

“××” 江苏山阴县饥民抢米, 城门关闭, 商店停止营业。(时, 宣二, 二、二十五)

三 月

初二日 (4.11) 江苏镇江府太平厅农民千余人捣毁绅董房屋, 围困厅署。(时, 宣二, 三、十一)

初三日 (4.12) 浙江遂安县因禁种罂粟, 苛派警捐、学捐, 农民进城毁学堂、土药店。(东方, 七卷五期。汇, 宣二, 三、二十七, 四、四)

“初四日” (4.13) 四川垫江、梁山两县交界处农民反抗禁烟, 赶跑前往镇压的清军。(汇, 宣二, 四、四)

△ 湖南长沙爆发饥民抢米风潮。该省人民长期遭受苛捐杂税、高利贷盘剥。去年长江大水后, 邻省灾民大量流入, 官僚地主与帝国主义者垄断居奇, 囤积米谷, 加以入春以来粮价飞涨,

群众生活面临困境，怨声载道。长沙南城外有一农民，手持七十文制钱，买不到一升米，全家四口人被迫投河自尽，群情为之激愤。初三日，饥民一二百人到鳌山庙巡警分局，请求开米，救济贫民。初四日，一名木匠由于发泄不满被捕，其他失业泥水、瓦木工人遂联合木匠帮、铁路小工、农民和被裁绿营兵等数千人，到鳌山庙巡警分局，抗议巡警厅非法捕人，提出立即释放被捕者和减低米价。巡警道赖承裕无视群情，竟下令打人捕人，激成反抗怒潮。农民进城，拥到巡抚衙门。当天晚上两湖灾民、贫民近万人将城厢碓房米店一百余家全部捣毁。初五日起，全城开始罢市，群众放火烧毁巡抚衙门。城内教堂、洋学堂、洋行以及一些所谓洋广杂货商店均被焚或被捣毁。同日晚，又焚烧南门外铁道学堂、中路师范学堂、立茂港教堂及大西门外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趸船、美孚油行等处，西门外太古洋行货栈、卜内门公司、亚细亚油行、英美烟公司、三井、日丰、中村等十余家日本商店都被砸毁。其他如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日本邮局、领事署等亦被捣毁。（东方，七卷三、四、五期。近贤，一九五五年四期）

△ 河南密县农民反对筹办自治等“新政”，议添亩捐钱一百二十文，聚众一千七百余入进城，烧毁县署。（东方，七卷三期。汇宣二，三、二十四）

“初六日”（4.15） 直隶青县农民抗警捐。（汇，宣二，三、六）

初七日（4.16） 江苏东台县米价高涨，县城罢市，农民捣毁学堂及绅董住宅多处。（东方，七卷四、五期。时，宣二，三、十三、十五，十八）

初八日（4.17） 江苏通州（今南通）农民反对筹办自治等“新政”，小西门外有数百人扯毁调查册。（东方，七卷四期）

△ 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县）饥民二千余人抢大丰面厂。初九日，饥民又拦截海丰公司采买豆、杂粮船只。（东方，七卷四、五、六期。时，宣二，三、十四。大公，宣二，三、二十二。汇，宣二，三、二十四，二

十七)

初十日 (4.19) 浙江慈谿县农民反对征收学堂捐, 聚众毁学。(东方, 七卷五期。大公, 宣二, 三、二十)

十二日 (4.21) 浙江长兴县官吏勒索柴、炭、船费, 农民聚众, 捣毁厘局、巡船、警局、商会。(汇, 宣二, 三、二十七, 四、五)

△ 江西永新县十二都地方农民千余人, 反抗调查烟苗。

(汇, 宣二, 四、九)

“△” 江苏丹徒县南门外各区农民数百人, 反对调查户口, 殴伤调查员, 声称将捣毁某绅住宅。(大公, 宣二, 三、二十一。时, 宣二, 三、十二)

△, 江苏江宁县铁山桥、板桥地方农民毁学堂、殴打绅董。

(东方, 七卷四、五期)

△ 江苏阜宁县知县李某虐民, 群众捣毁衙署、商人罢市。

(东方, 七卷四期。时, 宣二, 三、二十。汇, 宣二, 三、二十七)

十三日 (4.22) 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 饥民二万余人抢海丰面粉厂。(东方, 七卷四期)

十五日 (4.24) 江苏震泽县梅堰镇农民反对调查户口, 农民千余人殴打绅董、拆毁房屋。(东方, 七卷四期。时, 宣二, 三、十八, 二十。汇, 宣二, 三、二十七)

△ 江苏宿迁县农民抢粮。十八日, 万余人抢永丰面粉厂。

(东方, 七卷五期。时, 宣二, 三、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四、二)

△ 浙江上虞县抽捐, 农民毁学堂、统计处及劝学所等。

(大公, 宣二, 三、二十七)

十六日 (4.25) 江苏盐城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 动手殴打调查员, 毁绅董住所、劝学所、学堂、教育会、自治公所等。

(东方, 七卷五期)

△ 江苏扬州城内各瓦木工匠罢工三天, 要求增加工资。

《时，宣二，三、十九）

十七日（4.26） 江苏江都县杨家桥地方征收学捐，农民毁学堂和嘶与镇初等学堂各一所。（东方，七卷四期。汇，宣二，四、五）

十八日（4.27） 江西抚州（今临川县）农民万余人抢米。（东方，七卷四、五期。时，宣二，四、三）

“二十日”（4.29） 江苏上元、江宁两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时，宣二，三、二十，二十三）

“△” 江苏泰州农民六七千人捣毁调查员家房屋，并有数百人聚吃大户。（东方，七卷四期。大公，宣二，三、二十。汇，宣二，三、二十四）

二十三日（5.1） 湖北广济县武穴饥民抢米。（东方，七卷五期时，宣二，四、十五）

“二十四日”（5.3） 湖南宁乡县农民聚众焚毁警局、教堂、学堂多处。（汇，宣二，三、二十四）

“△” 江苏宝应县西乡饥民千余人到县署乞食。（汇，宣二，三、二十四）

二十五日（5.4） 云南昭通府鲁甸厅、恩安县农民反对调查户口、编钉门牌、征收果捐，数千人捣毁主持抽捐土绅住宅。（东方，七卷三期。时，宣二，四、十八）

“二十六日” 河南陕州（今陕县）、汝州（今临汝县）一带农民反对铲除烟苗。（汇，宣二，四、二十六）

二十七日（5.6） 湖北广济县垌坪地方农民抢米。（东方，七卷五期）

“△” 安徽和州（今和县）饥民抢米。（汇，宣二，三、二十七）

△ 江苏吴江县同里镇农民捣毁自治局，殴打调查员。（东方，七卷五期）

“△” 江苏常熟县翁家庄、陈塘镇农民反抗调查户口。

(汇, 宣二, 三、二十七)

“△” 江苏镇江一带抢米风潮延续达半月。(汇, 宣二, 三、二十七)

××日 江苏通州新兴场灶民捣毁调查员两家房屋。(东方, 七卷五期)

△ 江苏高邮州农民捣毁董事两家。(东方, 七卷四期)

△ 江苏兴化县东圩地方农民焚毁庄董两家。(东方, 七卷五期)

△ 江苏吴江县平望、黎里、卢圩等镇及太湖沿岸各乡农民反抗调查户口。(东方, 七卷四期)

△ 江苏武进、阳湖两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东方, 七卷四期。时, 宣二, 三、十一)

△ 江苏丹徒县南门外农民数百人打伤调查员。(东方, 七卷四期。时, 宣二, 三、十二)

△ 江苏金坛县农民捣毁自治公所, 反对调查员、董事。(东方, 七卷四期。汇, 宣二, 三、二十七)

△ 甘肃皋兰、金县一带农民反抗禁烟。(东方, 七卷十一期。汇, 宣二, 六、十六)

△ 湖南益阳县农民抢官钱局。(大公, 宣二, 五、八)

四 月

初一日 (5.9) 浙江德清县农民毁新市镇警局。(东方, 七卷五期)

“初三日” (5.11) 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农民聚众抢米。(时, 宣二, 四、三。汇, 宣二, 四、十八)

“△” 江西广信府玉山县农民反对铲除烟苗。(同上)

“△” 江西新喻县农民抢米店。(同上)

“△” 江西湖口县农民抢米店。(同上)

“△” 江西吉安府居民禁阻米谷外运。(同上)

初七日 (5.15) 江苏太仓州东北乡时思镇农民毁公立小学堂。(东方, 七卷五、六期)

初十日 (5.18) 奉天安东县赵氏沟农民三百余人, 抢夺奸商外运米谷船只。(时, 宣二, 四、十。大公, 宣二, 四、十九)

初旬 浙江宁海县农民反抗禁烟。(东方, 七卷四期)

十一 (5.19) 江苏如皋县灶民拆毁学堂。(东方, 七卷五期, 大公, 宣二, 四、二十五)

△ 安徽南陵县农民打伤地方自治公所调查员。(东方, 七卷五、六期)

十三日 (5.21) 山东莱阳县人民武装抗捐抗税。该县自举办“新政”以来, 官绅勾结, 千方百计搜刮, 提亩产办学堂, 抽铺捐办巡警。征收契纸税、户口税、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线麻捐、黄烟捐、钉牲口蹄捐等, 以致全县正杂各款一年竟“骤增数十倍”。广大农民在“认税必饿死, 不认税必诛死, 与其坐而待死, 不如斗而死”的愤怒情绪下举行暴动。在曲诗文等人领导下, 五六千人进城, 包围县署, 要求立即免除苛捐杂税, 撤换不肖门丁、衙役以及绅董乡长为乡里所不耻者。地方官吏施展各种欺骗手法。六月间, 农民万余人再次进城, 攻县署, 毁绅宅。在“联庄会”领导, 抗捐群众竟增至三四万人, 抗击清军十数营兵力的进攻。(帝国, 宣二, 八、二十一。东方, 七卷六期。近资。一九五四年一期)

△ 上海租界美纶丝厂女工百余控告厂主拖欠工资二月不发。(时, 宣二, 四、十五)

△ 河南伊阳、西平两县有人劫狱释囚。(汇, 宣二, 五、四)

十四日 (5.22) 河南汜县有人劫狱释囚。(同上)

△ 云南思茅厅猛遮叭目召康亮聚众起事。(宣政, 卷二十二页十三; 卷二十三, 页十八。汇, 宣二, 五、二十九)

△ 浙江黄岩县农民捣毁东乡徐山小学。(东方, 七卷六期)

△ 湖南益阳县农民抢米。(东方,七卷六期。汇,宣二,四、二十二)

“△” 江苏无锡县农民反对盐斤加价,知县恐惧,将城门紧闭。(时,宣二,四、十五)

十六月(5.24) 江苏扬中县新城镇调查户口,农民数百人“闹闹各乡董家”。(东方,七卷五期。汇,宣二,五、一)

△ 四川秀山县与湘黔交界处有暴动。(汇,宣二,六、六)

“△” 山西边界四子王旗蒙人反抗军队骚扰。(汇,宣二,四,十六)

十七日(5.25) 江苏镇洋县浏河镇农民捣毁调查员、乡董住家,并捣毁、焚烧小学堂各一所。(东方,七卷五期。时,宣二,四、二十五)

“二十日”(5.28) 安徽铜陵县大通镇饥民抢米船。(大公,宣二,四、二十)

中旬 江苏嘉定县城北陆渡桥农民捣毁桥厂董事等七家住宅。(东方,七卷五期。时,宣二,四、二十四)

“二十一日”(5.29) 湖北汉阳县贞五堡太平庵地方农民反抗调查户口。(时,宣二,四、二十一)

二十四日(6.1) 湖南湘潭县花市农民四五千人以“吃食排饭”为名。要求团总平粟,并抢地主米店多家。(时,宣二、五、五。大公,宣二,五、二十一)

二十五日(6.2) 浙江嵊县农民反对办学堂。(东方,七卷六期)

“△” 陕西扶风县农民反对禁种烟苗。(东方,七卷六期)

二十九日(6.6) 安徽和州饥民千余人抢米、抢富户,捣毁自治公所。(东方,七卷六期)

“××日” 广西南丹州农民数百人反抗禁种烟苗,大闹州署。(汇,宣二,五、十五)

△ 湖南长沙县宅市农民闹事。(东方,七卷六期)

- △ 湖南湘阴县石龙桥桃林寺农民百余闹事。(同上)
- △ 湖南安化县农民毁教堂、学堂。(同上)
- △ 湖南岳州、宝庆、常德等府发现反政府揭帖。(同上)

五 月

初一日 (6.7) 江苏丹阳县农民反对抽捐和调查户口, 聚众打伤知县。(时, 宣二, 五、七)

△ 奉天凤凰厅发生抢米风潮。(东方, 七卷五、六、七期。时, 宣二, 五、二十七, 三十)

“初二日” (6.8) 江苏昆山县农民反对调查户口和征收自治局经费, 并殴打调查员。(时, 宣二, 五、二)

初五日 (6.11) 上海马戏场建筑工人同盟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时, 宣二, 五、七)

初六日 (6.12) 广东香山县僧道聚众, 反抗庙捐, 捣毁自治公所及盐栈等多处。(东方, 七卷六期。时, 宣二, 五、十七。大公, 宣二, 五、二十三)

“△” 热河围场厅锥子山一带饥民抢米。(大公, 宣二, 五、六)

“初七日” (6.13) 江苏苏州绸缎业机工三四千人, 结成团体, 要求号东提高工资。(时, 宣二, 五、七)

“十一日” (6.17) 江苏盐城县农民反对调查户口并捣毁学堂。(大公, 宣二, 五、十一)

十三日 (6.19) 贵州兴义县农民反抗查禁烟苗。(时, 宣二, 七、五。大公, 宣二, 六、十五。汇, 宣二, 五、十八)

十四日 (6.20) 湖北房县饥民打毁县署。(大公, 宣二, 五、十四)

十五日 (6.21) 湖北沔阳州饥民千余人, 抢本地富户, 抗击军队。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带四十二

标精锐目兵一队，前往该处帮助防守。（东方，七卷六、七期。大公，宣二，六、七）

△ 湖南巴陵、临湘交界处长乐街饥民联合会党数百人暴动。（时，宣二，五、三十）

“△” 广东新安县数千妇女反抗钉门牌。（东方，七卷八期。时，宣二，六、十五）

十七日（6.23） 广东罗定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东方，七卷七期）

“十九日”（6.25） 安徽徽州府各属米价昂贵，贫民抢米。（东方，七卷六期）

中旬 直隶良乡、涿县饥民吃排家饭。（东方，七卷七期）

“二十一日”（6.27） 山东福山县贫民抢城北囤粮富户。（大公，宣二，五、二十一）

二十四日（6.30） 四川夔州府城内商民罢市，反对厘金。（大公，宣二，八、二十九。时，宣二，六、二十九）

“二十五日”（7.1） 浙江会稽县农民捣毁南池初等小学堂。（东方，七卷五期）

“△” 浙江绍兴府上虞县农民捣毁学堂及教育会。（同上）

“△” 浙江景宁县办学堂，士绅苛逼捐款，农民焚毁沙溪学堂。（同上）

“△” 安徽南陵县农民禁止米谷外运。（同上）

△ 江西玉山县农民反抗禁烟。（同上）

“二十六日”（7.2） 黑龙江大赉厅农民三四百人捣毁盐局。（东方，七卷六期。大公，宣二，五、二十六）

二十七日（7.3） 上海西乡漕河泾南张家塘农民抢米。（大公，宣二，六、六）

二十八日（7.4） 奉天安东县大道沟贫民六十余人强行聚于富户逢姓家，食宿不去。（时，宣二，六、十五）

“三十日” (7.6) 奉天安东县汤池子贫民强分富户存粮。(时, 宣二, 五、三十)

“△” 山东潍县南乡饥民二百余人抢富户囤粮。(大公, 宣二, 五、三十)

“××日” 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农民抢米。(大公, 宣二, 六、十八)

××日 甘肃皋兰县知县余某强令农民拔除烟苗, 激成民变, 兰州知府全家被杀。(时, 宣二, 七、三十)

六 月

初一日 (7.7) 安徽宣城县饥民千余人抢砬坊。(时, 宣二, 六、十。东方, 七卷七期)

“初二日” (7.8) 广西南宁农民六万余人反抗新增苛捐。(时, 宣二, 六、二〇。东方, 七卷七期)

“△” 广西派驻滇边南溪的军队三哨哗变。(大公, 宣二, 六、二)

初三日 (7.9) 安徽巢县绅富盗卖仓谷, 激成民愤, 商店罢市。(时, 宣二, 六、十一。汇, 宣二, 六、二十三)

“初四日” (7.10) 直隶塘沽粮店罢市抗捐。(时, 宣二, 六、四)

△ 江苏松江府沿海“盐梟”活跃。(东方, 七卷七期。汇, 宣二, 六、二十, 二十三)

“初六日” (7.12) 湖南沅江县饥民数千人起事。(时, 宣二, 六、六)

“△” 广东乐会县有暴动。(汇, 宣二, 六、六)

△ 贵州古泥地方群众要求免征人头税, 数千人烧毁学堂、自治公所, 教民住宅等。(时, 宣二, 八、七)

“初九日” (7.15) 贵州贵阳王有义聚众数万人企图起事, 省城戒严。(汇, 宣二, 六、九)

十一日 (7.17) 山东潍县农民反对开办房捐, 商店罢市。

(大公, 宣二, 六、二十一)

“△” 甘肃宁夏府中卫、泾州有“义和拳”活动。(时, 宣二, 六、十一。汇, 宣二, 六、十六)

十二日 (7.18) 安徽亳州马收集“土匪”袭击河南归德防军。(东方, 七卷八期)

十三日 (7.19) 浙江余姚县农民捣毁学堂。(东方, 七卷七期)

“△” 新疆吐鲁番厅洋海地方有维吾尔族人阿木尔等百余人起事。(东方, 七卷七期)

“△” 山东海阳县知县“征收钱粮, 搭配铜元”激成民变。(东方, 七卷七期。宣政‘卷二十四页十)

“十五日” (7.21) 河南长葛县筹办巡警, 增加亩捐, 农民万余人捣毁县署。(时, 宣二, 六、二十八。东方, 七卷七、八期。汇, 宣二, 七、十五)

△ 江苏桃源县农民打伤宿迁县知县。(东方, 七卷七期)

“十六日” (7.22) 四川眉州(今眉山县)农民反对禁烟, 并拆毁禁烟局。(时, 宣二, 六、十六。东方, 七卷七期)

十八日 (7.24) 四川大足、铜梁等县造纸厂厂主罢市, 反对征收纸捐。(东方, 七卷七期。时, 宣二, 六、十八, 十九)

“二十日” (7.26) 成都屠户罢市, 反对猪肉加厘捐。
(时, 宣二, 六、二十)

△ 广西梧州府岑溪县调查户口, 苛征契税, 崇正团陈荣安、陈绳、陈维父子聚众反对。(东方, 七卷八、十期。宣政, 卷二十, 页十。汇, 宣二, 六、二十一, 七、二十九)

二十一日 (7.27) 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近年借口办理学堂、巡警、自治等“新政”, 筹款加捐, 民情久已不满。而该州自治局开办后, 局绅张某竟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 一面又抽捐,

名曰充自治经费，饱入私囊。五月初，张某又借调查户口，按户敛钱。时值天旱，各乡农民托词求雨，进城请愿，要求取消摊派。二十一日，四五千入焚毁自治局、中学堂。又拥至梁格庄行宫，打破宫门，并向知县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敛派钱文，将自治、警务董治以死罪，永不许若辈再办学堂巡警等事”，共八项条件。（东方，七卷八期。时，宣二，七、五。汇，宣二，七、十二，十五）

“二十二日”（7.28） 广西归顺、镇边两县农民聚众，反对调查户口。（时，宣二，六、二十二）

“二十五日”（7.31） 江苏昆山县农民反对调查户口。
（东方，七卷六期）

“△” 江苏泰州农民反对调查户口。（东方，七卷六期）

七 月

初二日（8.6） 福建诏安县会党数千人起事，树“奉天 命明朝军”大旗。（东方，七卷七期）

“初五日”（8.9） 四川德阳县居民反对禁烟。（时，宣二，七、五）

“△” 直隶密云县古北口饥民四五千入，挨户索食。（时，宣二，七、五）

初六日（8.10） 新疆乌鲁木齐驻军管带擅杀部下，激成士兵、贫民联合暴动，攻毁衙署及各衙署局所。（时，宣二，七、二十一。东方，七卷八、九期）

△ 广西全州知州周登岸勾结绅士，以“新政”为名，恣意敲诈勒索，署任年余，酿成三次暴动。初七日，群众围周登岸于庙中。初八日，万余人捆清乡员，游行示威。十二日，派数百人手执竹牌，上书“官逼民反，绅逼民死”字样，押送清乡员到省城，控告官吏扰民罪行。（东方，七卷七、十期。大公，宣二，八、十七）

初十日（8.14） 浙江淳安县矿兵苛扰，农民聚众焚毁矿山

房屋及矿洞。(东方,七卷九期。汇,宣二,八、十三,二十七)

△ 江苏如皋县农民数千人反对调查户口。(时,宣二,七、十八。东方,七卷七期)

△ 浙江天台县会党何元旺和嵊县会党竺绍康联合起事,攻击卡勇、防营。(东方,七卷七期。汇,宣二,八、十三)

十二日(8.16) 云南大理府孟河一带有暴动。(汇,宣二,七、十五)

△ 湖南浏阳县大仙洞一带饥民暴动。(汇,宣二,七、十五)

十四日(8.18) 广东大埔县农民聚众,反对查户口,钉门牌。(东方,七卷七、九期。帝国,宣二,八、十八)

“十六日”(8.20) 安徽霍山县农民数百人挨户索食,并进城“闹闹”。(大公,宣二,七、十六)

十七日(8.21) 浙江长兴县农民反对查户口,打毁学堂、教堂。(东方,七卷七期。汇,宣二,八、三)

十九日(8.23) 浙江太平县农民三百人进城,捣毁监生李某及劣绅陈某家。(东方,七卷九期)

△ 江苏丹徒县东乡上党地方农民聚众,拆毁清荒局。(时,宣二,七、二十一)

中旬 直隶张家口以北平地脑包一带农民抢盐。(大公,宣二,七、二十九)

二十五日(8.29) 奉天营口出现“马贼”三百余人,绑走富商十五人。(汇,宣二,八、二十)

△ 上海云南路裕康丝厂女工百余人抗议厂主迫害工人。(时,宣二,七、二十六)

△ 广西思恩府都阳土司辖境内农民数万人起事,冲进土司衙门,杀死土官。(大公,宣二,八、二十九)

“△” 奉天义州泥沟屯一百十屯农民反抗警兵讹诈。(东方,七卷七期)

△ 黑龙江大赉厅人民反抗禁烟。(同上)

三十日 (9.3) 江苏苏州南路巡警罢岗, 抗议区长滥施赏罚。(时, 宣二, 八, 二)

“××日” 江苏松江府“盐梟”抢劫盐埔营。(大公, 宣二, 八, 二十一)

△ 江苏溧阳县代埠镇因军队开抢, 打死打伤民众数人, 合镇商店罢市。(时, 宣二, 八, 十二)

△ 直隶遵化县以杨渠源(杨六)等为首, 聚众万人, 抗拒征收警捐、学捐, 包围县城三天。(时, 宣三, 五, 六)

八 月

初二日 (9.5) 安徽涡阳、蒙城、凤台各县饥民联合会党暴动。初仅三千余人, 至初九日, 增至四万余人。北至徐州, 南达六安, 各地饥民群起响应。(时, 宣二, 九, 六。东方, 七卷九、十期)

“△” 直隶独石口外单木诺尔地方农民抢盐。(大公, 宣二, 八, 二)

初四日 (9.7) 浙江嘉善县红庙、下窑地方有“盐梟”千余人活动。(大公, 宣二, 八, 二十一。汇, 宣二, 八, 二十)

上旬 浙江东阳县南乡发现揭帖, 号召群众抢富户。(东方, 七卷十期)

△ 河南长乐县农民千余人反对增加亩捐。(大公, 宣二, 八, 十三)

十二日 (9.15) 广东连州(今连县)农民反抗调查户口、钉门牌, 聚众焚毁学堂、酒甑公司、房捐公司。(东方, 七卷十、十一、十二期。时, 宣二, 九, 二, 六, 十, 十, 十六。汇, 宣二, 十一, 一。近资, 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十三日” (9.16) 广西镇安府贫民抗捐。(东方, 七卷十、十一、十二期。时, 宣二, 九, 二, 十, 十, 十, 十六, 十一, 二十九。近资, 一九

五四年第四期)

“△” 奉天铁岭县东境有大帮“胡匪”与军队交战。(汇, 宣二, 八、十三)

“△” 浙江台州(今临海县)太邑农民聚众,捣毁禁烟分所。(汇,宣二,八、十三)

十七日(9.20) 安徽芜湖万顷湖佃户抗租。先是佃户王开甲反对地主翟凤仪之“宝善公司”任意抬高租额。将翟之随丁捆绑,并将翟某扭住加以侮辱。十七日,佃户数百人,在湖内杨青渡夺取布政使余诚格“屡丰公司”所收之稻谷,捣毁装稻船只。十九日,道员陈某“恒丰公司”所派在横港收租时之人被捆绑。

(时,宣二,九、一)

“二十日”(9.23) 广西归顺县抽捐,激成民变。(汇,宣二,八、二十)

“二十一日”(9.24) 浙江象山县农民反对开港。(大公,宣二,八、二十一)

二十二日(9.25) 江苏东台县滨海木椿港有“海盗”上岸抢劫。(汇,宣二,九、二十三)

“二十五日”(9.28) 甘肃西宁府康家厂盐局被群众打毁。(时,宣二,八、二十五)

二十七日(9.30) 浙江于潜县农民闹事,绑架绅董。(东方,七卷十期)

“△” 广东罗定州军队数千人哗变。(东方,七卷十期)

“△” 甘肃兰州府六、七县农民聚众,反抗查禁烟苗。
(东方,七卷十期)

二十九日(10.2) 直隶张家口蒙民数百人捣毁盐局。(大公,宣二,九、五)

“××日” 江苏南通、如皋、海门、崇明等县染布工人联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时,宣二,十、九)

九 月

初一日 (10.3) 浙江上虞县有三百人在张家岭村“抢劫”。
(东方, 七卷十期)

初四日 (10.6) 云南永宁县防军五百余人哗变, 联合喇嘛占据中甸。(东方, 七卷十期。时, 宣二, 九、十三。宣政, 卷三十三, 页十八。汇, 宣二, 九、十六, 二十六; 十、十四)

初七日 (10.9) 浙江平阳县农民捣毁学堂。(东方, 七卷十期)

初九日 (10.11) 广西全州(今全县)农民二千余人焚劣绅二十六家庐舍。(同上)

△ 浙江黄岩县数百人暴动, 抢富户。(同上)

“初十日” (10.12) 广西廉州征收学捐, 商民罢市。
(时, 宣二, 九、十)

上旬 浙江东阳县农民聚众, 反对禁烟, 捣毁劣绅把持之善堂。(东方, 七卷九期)

十二日 (10.14) 浙江新昌县有贫民二百余人, 强迫富户出钱。(东方, 七卷十期)

“△” 四川雅州(今雅安县)白岩彝人暴动。(汇, 宣二, 九、十二)

“十八日” (10.20) 广西泗城一带“哥老会”活动, 有号称“明永历王”后裔者, 聚众六千人起事。(大公, 宣二, 九、十八。汇, 宣二, 十二、十三。时, 宣二, 十二、六)

“二十日” (10.22) 直隶易州修崇陵石工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大公, 宣二, 九、二十)

“△” 广西百色一带饥民三千余人起事。(时, 宣二, 九、二十, 十一、十三)

十 月

初一日 (11.2) 河南杞县抽铺户月捐, 商人罢市。(东方, 七卷十期)

初二日 (11.3) 浙江遂昌县农民千余人暴动, 捣毁学堂、监狱及巡警总局。(东方, 七卷十一期。汇, 宣二, 十一、一)

初四日 (11.5) 江苏盐城县沟镇当铺及钱铺被抢。(汇, 宣二, 十一、二十一)

“初九日” (11.10) 江苏如皋县西场镇农民一千余人反抗调查户口, 放火烧毁小学堂。(时, 宣二, 十、九)

“初十日” (11.11) 云南全省学堂罢课, 抗议清政府出卖本省矿产。(汇, 宣, 十、十)

“十四日” (11.15) 湖北施南、鹤峰, 湖南龙山、桑植等县交界处有暴动。(汇, 宣二, 十、十四)

二十四日 (11.25) 河南叶县筹办“新政”、自治, 绅士下乡筹款, 增酒税等杂捐, 农民一二万人进城示威, 要求取消自治。(东方, 七卷十二期。汇, 宣二, 十一、十五)

二十六日 (11.27) 云南大姚县农民暴动, 反对拔除烟苗, 数千人攻占县城, 捣毁学堂、教堂。(时, 宣二, 十二、三、十六。东方, 七卷十二期。大公, 宣二, 十一、二十九, 三十, 十二、二, 十四。汇, 宣二, 十一、二十六, 二十九, 十二、三)

“××日” 云南华坪县(今迪庆藏族自治州属)知县袒护教徒, 农民数千人围困县城。(大公, 宣三, 二、十一)

十 一 月

初一日 (12.2) 广西贵县、武宣、雒容、柳城等地灾荒严重, 饥民频起暴动。(汇, 宣二, 十一、一)

十四日 (12.15) 广东南海县民变, 商店罢市。(大公, 宣

二, 十一, 十六)

二十一日 (12.22) 广西藤县金鸡圩有“匪警”。(大公, 宣二, 十二, 十三)

二十四日 (12.25) 江苏武进县沙州、百丈镇等处农民反对调查户口, 殴打调查员。(时, 宣二, 十二, 一)

二十六日 (12.27) 广西思恩、宜山等县农民起事, 二十七日, 攻入安化厅治, 焚同知衙署。(大公, 宣二, 十二, 二十二, 二十八。汇, 宣二, 十二, 二十)

“二十七日” (12.28) 安徽泾县饥民毁衙署。(大公, 宣二, 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日 (12.29) 四川全省学界罢课, 要求速开国会。(汇, 宣二, 十二, 十。大公, 宣二, 十二, 六)

二十九日 (12.30) 云南巧家厅监犯胡品三等越狱, 在川边木城地方起事。(大公, 宣三, 二, 二十, 三十。宣政, 卷三十, 页十、十二, 卷三十一, 页十)

十二月

初一日 (1911、1、1) 江苏苏州马车夫抗捐, 一律罢市。(时, 宣二, 十二, 五)

初五日 (1.5) 江苏宜兴县巡警打死农民, 数千人示威, 抗议暴行。(大公, 宣二, 十二, 二十三)

初七日 (1.7) 四川黔江县温朝钟联合革命党人, 聚众千人起义, 攻克县城, 捣毁监狱局所。(时, 宣三, 二, 一, 十五。宣政, 卷三十, 页十二。大公, 宣二, 十二, 二十八, 二十九)

△ 上海租界商人罢市, 要求减房租。(东方, 八卷一期。大公, 宣二, 十二, 二十四。汇, 宣二, 十二, 十三, 十七)

“△” 直隶保定各学堂罢课, 预备第四次请愿, 要求速开国会。(大公, 宣二, 十二, 七)

上旬 江苏昆山县陈葛镇一带有淮、徐南下饥民抢大户。

(大公, 宣二, 十二、二十二)

十二日 (1.12) 四川、湖北宜昌间群众拆毁川汉铁路局、焚教堂。(大公, 宣二,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八日” (1.18) 浙江天台县群众抢当铺。(大公, 宣二, 十二、十八)

二十日 (1.20) 浙江石门县西南各乡田主向佃户增加租额, 农民数千人进城请愿, 要求核减。(时, 宣二, 十二、二十六)

二十二日 (1.22) 汉口人力车夫罢市, 抗议英人踢死人力车夫吴一狗暴行。英领事法磊斯调泊长江英舰水兵上岸武装镇压, 当场开枪打伤十四人打死七人。英方反诬死者和群众, 向清政府开单索取赔偿。(时, 宣二, 十二、二十四; 宣三, 正、十二, 二十七。东方, 八卷一期。汇, 宣三, 正、二十, 二十七, 二、二)

“二十三日” (1.23) 北京清河镇陆军学堂学生罢课, 反对监督。(大公, 宣二, 十二、二十三)

“二十五日” (1.25) 贵州安顺县农民反对禁种烟苗, 殴伤知县。(大公, 宣二, 十二、二十六。时, 宣二, 十二、二十五)

“二十六日” (1.26) 贵州镇宁县木岗场一带农民聚众, 反抗禁烟。(大公, 宣二, 十二、二十六)

“△” 贵州水城厅农民聚众数千人, 反抗禁烟。(大公, 宣二, 十二、二十六)

二十八日 (1.28) 黑龙江呼兰县城贫民三千余人抢劫富户, 袭击知府衙门。(大公, 宣三, 正、二十三。汇, 宣三, 正、十九, 二十三)

××日 湖北随州(今随县)“大刀会”联合河南会党, 抢劫富户。(大公, 宣三, 正、二十八)

宣统三年（1911年）

正 月

初二日（1.31） 广西南宁城内驻谋变，事泄、失败。

（东方，八卷一期。大公，宣三、正、二十二，二、六）

二十六日（2.24） 江苏华亨县北乡千蒲镇征收猪、茶捐，充自治经费，商人罢市。（时，宣三，正、二十九。大公，宣三，二、十八。汇，宣三，二、三）

△ 江苏华亨县新桥镇商人抗捐罢市，捣毁自治局。（时，宣三，正、二十九）

“△” 北京剃头店罢市，抗议巡警局取缔规则。（时，宣三，正、二十六）

二 月

初一日（3.1） 湖南湘潭县征收槟榔捐充自治经费，商人罢市。（时，宣三，二、十八）

“△” 江苏江宁县浦口镇设立旱卡，抽收厘金，商民聚众，大闹厘金局。（时，宣三，二、十四。大公，宣三，二、十七，三、一）

△ 江苏南汇、川沙两县农民反对办自治，打毁绅董房屋，焚毁学堂。（黄炎培等，〈川沙县志〉。大公，宣三，二、十七，十八，二十一。时，宣三，二、十五）

初二日（3.2） 直隶遵化县农民反对“新政”，千余人攻城。（时，宣三，二、二十四）

“初七日”（3.7） 云南宣威州农民聚众抗拒铲除烟苗。（时，宣三，二、七）

初八日（3.8） 上海闸北协和丝厂女工三百余人罢工，抗

议克扣工资。(时,宣三,二、九)

初十日(3.10) 江苏武进、阳湖两县农民数百人反对调查户口,捣毁调查员住所。(时,宣三,二、十五,二十二,二十七。汇,宣三,三、六。大公,宣三,三、九)

“十四日”(3.14) 云南东川府(今会泽)米林坝地方“哥老会”起事。(汇,宣三,二、十四)

十七日(3.17) 浙江嘉兴县城商人罢市,抗议警察欺凌卖炭小贩。(时,宣三,二、二十)

△ 江苏甘泉县召伯棣饥民抢米店。(时,宣三,二、二十二)

“△” 广州米行商人罢市,反对某绅包办酒捐。(大公,宣三,二、十七)

“十八日”(3.18) 广西贺县农民攻占县城。(大公,宣三,二、十八)

“十九日”(3.19) 南京阴雨兼旬,柴荒米贵,贫民抢米店。(时,宣三,二、十九)

二十二日(3.22) 江苏苏州城乡土膏店罢市,反对禁烟公司开办实捐。(汇,宣三,三、六。时,宣三,二、二十四)

二十三日(3.23) 江苏扬州贫民抢米。(时,宣三,二、二十七)

二十四日(3.24) 江苏南汇镇渔业公司垄断鱼利,把持六灶港北小港,专供该公司畜鱼。渔户四百余人将养鱼池铁链竹簾拆毁,捣毁公司房屋设备,砸毁学堂。(时,宣三,二、二十七,二十八,三、六,八。汇,宣三,三、六)

“△” 四川雷波县土司暴动。(汇,宣三,二、二十四)

“△” 广西泗城农民暴动。(汇,宣三,二、二十四)

二十五日(3.25) 湖北天门县饥民十余万人抢米。(大公,宣三,四、一)

二十九日(3.29) 湖南南州厅农民禁米出境,数百人围困

并放火烧毁衙署。(大公, 宣三, 三、二十八)

“××日” 湖南饥民三万余人, 聚于岳州、华容、南州等地方, 捣毁厘卡分局。(时, 宣三, 三、十六。汇, 宣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三 月

“初六日” (4.4) 广东三水县农民聚众捣毁捐局驳艇。
(时, 宣三, 三、六)

初九日 (4.7) 江苏江宁县浦口镇设货捐局, 商人罢市。
(时, 宣三, 三、十五)

十二日 (4.10) 甘肃甘州(今张掖县)农民反对禁烟, 三万余人捣毁城内盐店、统捐局及绅士王某住宅。(大公, 宣三, 四、三。宣政, 卷三十三, 页二十六)

十四日 (4.12) 广东四会县群众反对酒捐, 拆毁酒捐分局、巡警局并波及酒捐商人住宅。(时, 宣三, 三、十五)

十六日 (4.14) 安徽谘议局开临时会于安庆, 学堂罢课, 抗议巡抚朱家宝迫害学生。(大公, 宣三, 四、四)

“十八日” (4.16) 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县)饥民抢米。
(时, 宣三, 三、十八)

“二十三日” (4.21) 广东清远县农民聚众, 拆毁酒捐局, 并抢盐埠、当铺等。(时, 宣三, 三、二十三)

“△” 湖南华容县会党联合饥民万余人抢粮, 冲入县城。
(汇, 宣三, 三、二十三)

二十四日 (4.22) 浙江嘉善县棲凤区叙集乡农民一二千人捣毁自治公所。(时, 宣三, 三、二十七)

“△” 南京下关饥民一千数百人抢食品店。(时, 宣三, 三、二十五)

“二十七日” (4.25) 上海杨树浦又新纱厂女工罢工, 反

对资本家扣发工资。(时,宣三,三、二十七)

二十九日(4.27) 浙江嘉善县农民数千人捣毁学堂、自治公所。(时,宣三,四、二)

××日 河南卢氏县农民散发传单,反对征收巡警捐。(大公,宣三,四,十五)

四 月

初一日(4.29) 山东济宁州饥民聚众,抢城内外绅富地主家及油房、炭店、豆饼、栈房等。(大公,宣二,五、一)

“△” 川鄂交界建始地方饥民万余人抢富户。(大公,宣三,四、十一。时,宣三,四、一)

初八日(5.6) 杭州劣绅盗卖粮食,囤积居奇,机业工人联合贫民千余人,捣毁审判厅及米店四十余家,并殴打知县及巡警道。(时,宣三,四、十,十一,十四,十八;六、十)

十一日(5.9) 浙江石门县石湾镇居民捣毁巡警分局、自治公所。十三日,县城警务公所又被捣毁。(时,宣三,四、十七。大公,宣三,五、二)

“△” 黑龙江黑河县库玛尔河巡防营兵变,抢劫绅富。(大公,宣三,四、十一)

十二日(5.10) 浙江绍兴府临浦、柯桥镇农民数百人捣毁米店。(时,宣三,四、十八)

“△” 河南彰德府饥民抢粮。(时,宣三,四、十二)

“十四日”(5.12) 浙江宁波甬江渔民聚众、拆毁捐局、自治公所等,商人罢市。(汇,宣三,四、十四)

十五日(5.13) 浙江嘉兴县王店镇群众捣毁巡警分局门窗器具。(时,宣三,四、二十一)

十六日(5.14) 湖南长沙湘路公司召开全体大会,筹议抵制铁路国有,到会者万余人。十八日,绅学商民一万多人到抚轅

请愿。(大公, 宣三, 五、二)

十八日 (5.16) 湖南浏阳农民聚众, 进城抢米。安化, 溆浦、新化、浏阳等县农民反对官绅富户。新化、溆浦两县县署被毁, 知县逃跑。(时, 宣三, 五、十五。汇, 宣三, 五、十。宣政, 卷三十四, 页二十九)

“△” 安徽蒙城、凤台两县饥民二三千人暴动。(汇, 宣三四、十八)

△ 湖南宝庆府“土匪”暴动。(宣政, 卷三十四, 页十八)

△ 陕西兴平县水渠村农民聚众, 反抗禁烟。(宣政, 卷三十四, 页十八)

“二十一日” (5.19) 河南开封扫街庄贫民数千人, 在各地抢麦。(时, 宣三, 四、二十一)

“二十四日” (5.22) 福建侯官县农民反抗征收花捐, 百余人捣毁自治公所。(时, 宣三, 四、二十四。汇, 宣三, 五、二)

“△” 湖北施南府各县哥老会闻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起义, 酝酿响应。(大公, 宣三, 四、二十四)

△ 甘肃甘州(今张掖县)农民拆毁烟局。(时, 宣三, 四、二十六)

五 月

初一日 (5.28) 浙江鄞县全家湾农民数千人, 捣毁米店等。(时, 宣三, 五、五、六。汇, 宣三, 五、六、十三。宣政, 卷三十五, 页三)

“初二日” (5.29) 上海新闻青根路宝和丝厂女工百余人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时, 宣三, 五、二)

初九日 (6.5) 广东南海县佛山镇商民反抗酒捐, 焚毁包办酒捐的康永公司及绅董富户多家, 捣毁米店, 散布揭帖, 号召人民起事。(时, 宣三, 五、十一、十六、十八、二十八)

“十二日” (6.8) 湖北光化县老河口地方饥民数千人吃

大户。(时,宣三,五、十二)

“十三日”(6.9) 浙江鄞县鄞江桥镇米店囤积居奇,农民抢米。(汇,宣三,五、十三。时,宣三,五、十四)

“十四日”(6.10) 浙江金华县筹设水巡船四只,分路梭巡,征收船捐。江山、义乌、永康各船户千余人要求免捐。(时,宣三,五、十四)

二十六日(6.22) 江西抚州府城(今临川县)米价昂贵,地主囤积居奇,农民四五千入捣毁积谷绅富家及米店。(时,宣三,六、三十)

“××日” 江西建昌府(今南城县)城绅霸占积谷,农民七八千人打毁盐局、自治员家,捣毁南城县署。(时,宣三,六、十五)

六 月

初一日(6.26) 浙江温州饥民捣毁米店、抢富户,全城罢市。初三日,又有万人哄闹厅署”,拆毁法庭。(大公,宣三,六、十五)

“△” 湖南长沙县河西乡农民五千余人吃大户。(时,宣三,六、一。大公,宣二,六、十一)

“初三日”(6.28) 湖北宜昌府城川汉铁路股东联合农民二千余人,捣毁该地铁路公司机器房,商店罢市。(时,宣三,六、三。大公,宣三,六、十一)

初七日(7.2) 湖南衡州农民数千人捣毁太平圩食盐官运分局及税局。九日,又捣毁弥勒官运分局。(时,宣三,六、三十)

“初十日”(7.5) 四川泸州会党聚众,抢城内商号,商店罢市。(大公,宣三,六、十)

△ 福建泉州(晋江县)数百群众捣毁西隅学堂。(时,宣三,六、二十八)

“十四日” (7.9) 西藏波密地方藏民暴动。(宣政, 卷三十六, 页九)

“十五日” (7.10) 江西新昌县棠山镇土豪囤谷居奇, 农民一二千人抢米, 合镇罢市。(时, 宣三, 六, 十五)

“△” 江西乐安县米谷奇昂, 农民数千人捣毁县署。
(同上)

“△” 江西永新县农民捣毁米店数十家。(同上)

“△” 江西兴国县农民聚众抢米。(同上)

十七日 (7.12) 江西抚州(今临川县)浒湾饥民聚众抢粮店。(时, 宣三, 六, 二十六)

“△” 上海南市豆付坊工人罢工, 要求提高工资。(时, 宣三, 六, 十七)

“十八日” (7.13) 湖南江华县锡商多家罢市, 抗议抽税委员伙同警务局长敲诈勒索。(时, 宣三, 六, 十八)

十九日 (7.14) 上海城西门外挑粪工人罢工, 千余到县署大堂“哄闹”。(时, 宣三, 六, 二十)

“二十六日” (7.21) 上海城厢内外豆付业工人罢工, 要求店主提高工资。(时, 宣三, 六, 二十六)

闰六月

初三日 (7.28) 广东新会县泗冲堡农民反对征收沙捐, 聚众焚毁承办沙捐之梁绅住屋, 拆毁沙田局及沙捐、酒捐、茶捐、猪捐抽捐处所。(大公, 宣三, 闰六, 二十二)

“△” 江苏句容县办理垦务, 农民反对。十一日, 遍发传单。十四日, 聚众五六万人, 手持锄耙, 撞开城门, 焚毁城内店铺房屋、商会、自治公所、各董事住宅、学堂、巡警局及天主堂等处, 烧毁城外的垦牧公司。十五日, 又进城示威。南乡各董事家也受到农民攻击。(大公, 宣三, 七, 一, 三)

“△” 直隶易州修崇陵土工七百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大公，宣三，闰六、三）

初四日（7.29） 陕西临潼县举办地方自治，摊派亩捐，农民一千多人反对，城内商店罢市。（大公，宣三，七、三、六）

初九日（8.3） 江苏丹阳、武进两县农民反对调查户口，成立“公议团”，抵制官绅，反对自治局。（大公，宣三，闰六、二十六）

十二日（8.6） 上海闸北地方协和、晋昌、长纶、锦华四个丝厂女工，为增加工资，联合罢工，勤昌、久成两丝厂女工参加。总计罢工人数达三四千人，持续十天之久。（民立，宣三，七、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二十五日（8.19） 安徽繁昌县荻港协和煤矿公司工人数百人，反对克扣工资，遭到军队镇压。（大公，宣三，七、七）

二十六日（8.20） 直隶宣化铁路局官窑封闭民窑，鸡鸣塔农民数百人持械反抗。（大公，宣三，七、二十六）

二十八日（8.22） 山西蒲州临晋、虞乡两县加派亩捐，农民数千人反对，各行一律罢市。（大公，宣三，八、二十五）

“××日” 湖南耒阳官运局自宣布铁路国有以后，继续浮收路捐，太平圩农民聚众，捣毁盐局。（时，宣三，八、十三）

七 月

初一日（8.24） 开封商人罢市，反对征收教养局捐。（时，宣三，七、八、九）

△ 成都一万余人参加保路大会，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县、隆昌等地纷纷响应，组成“保路同志会”。大批革命党人联合会党发动群众，成立“同志军”，举行武装起义，抗击清军镇压，揭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序幕。（东方，七卷八期。时，宣三、七、十。大公，宣三，七、二十二）

初四日（8.27） 浙江镇海县山北东绪乡农民反抗征收肉

捐，千余人捣毁自治公所，围城、毁学及各绅董家，各行罢市。

（时，宣三，七、十，十一，十四）

△ 奉天庄河厅西福来社地方数十村屯农民抗捐。（大公，宣三，七、十九）

初八日（8.31） 江苏常熟、昭文两县灾民到县署报荒，捣毁自治公所、警察局及自治总董邵松年家。初九日后，又连毁绅董家，抢米店及绅富囤谷、当铺等。（时，宣三，七、十四，十五，八、五，六）

十一日（9.3） 江苏新阳县巴城镇农民二三千人抢米店、货船及绅董家。（时，宣三，七、十五，二十一）

十二日（9.4） 广东东莞县石龙镇农民千余人拆毁自治公所。因征收烟丝捐、牛捐、花捐、屠捐、酒捐、鱼捐、鸡捐等苛捐杂税，受到群众反对，捐局及办捐之绅董家亦被捣毁。（时，宣三，七、二十）

十六日（9.8） 甘肃西宁府农民起事。（东方，七卷八期）

十八日（9.10） 奉天庄河厅福来社农民三四千人反抗调查户口，并烧毁房舍、刍粮、自治公所、巡警局。（时，宣三，八、六。大公，宣三，八、四）

“二十二日”（9.14） 湖北兴国州劣绅开煤矿，侵占民田，附近居民数百人将该公司捣毁。（大公，宣三，七、二十二）

二十四日（9.16） 福州轿夫数百人罢工，反对征收轿捐。船户聚众要求免去船捐。轿夫、船夫联合烧毁警局、警道署、审判厅、拘留所、释放监犯，直到二十七日才平息。（时，宣三，八、三，六）

二十七日（9.19） 广东归善县淡水圩梁子云宣传革命被捕。农民多人夺回梁子云，拆毁司署大门及酒捐公所。（大公，宣三，八、十八）

△ 江苏吴江县同里镇农民百余人，捣毁自治公所及绅董

家。(时,宣三,八、三)

二十八日(9.20) 江苏震泽县农民抢米,捣毁自治公所。

(时,宣三,八、二十一)

二十九日(9.21) 浙江山阴县西塘“沙民”聚众二千余人,捣毁绅富数家。(大公,宣三,八、十)

“××日”江苏吴县横泾乡农民捣毁自治公所及学堂。(时,宣三,七、十五)

△ 江苏吴江县农民聚众抢米。(时,宣三,八、四)

八 月

“初一日”(9.22) 江苏甘泉县邵伯镇、江都县仙女庙饥抢米,捣毁米店。(时,宣三,八、一、三)

“初三日”(9.24) 浙江镇海县澥浦地方农民反对征收肉捐。(时,宣三,八、三)

“△” 浙江慈谿县农民抢米。(时,宣三,八、三)

△ 武昌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左队士兵哗变,殴击排长、管带,抢武器等。起因于士兵为退伍弟兄钱行,受到上级官长干预。(时,宣三,八、九)

初四日(9.25) 福建莆田县农民反对征收警捐,捣毁禁烟公所及各绅董家,各行罢市。(时,宣三,八、十一。大公,宣三,八、十八)

△ 江苏元和县车坊乡农民数百人到县署报荒,并抢米店。(时,宣三,八、十三。大公,宣三,八、十八)

初六日(9.27) 江苏苏州黎里乡农民数百人捣毁自治公所。(时,宣三,八、二十一)

初 旬 湖北汉川县与沔阳州交界林家垸地方灾民抢绅富囤米。(大公,宣三,八、二十二)

十一日(10.2) 浙江镇海县农民反对征收警捐,各行罢市。

(时, 宣三, 八、二十一)

十五日 (10.6) 浙江嘉善县枫泾镇农民捣毁自治公所。

(时, 宣三, 八、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十七日” (10.8) 湖南岳州灾民暴动。(大公, 宣三, 八、十七)

黄兴等电稿

编者按：美籍学者薛君度教授于1981年来华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将1916年5月至10月黄兴等人电稿赠送近代史所，并留言说：

这是黄公克强与蔡松坡倒袁后与各方来往电文留稿，共124件，即其早逝前一年数月间事也。从未发表。谨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薛君度 一九八一年十月 北京

现由杨鹏程同志将原稿整理发表，以供研究者参考。电稿共计126件，其中由黄兴署名或黄兴与他人共同署名拍发者102件（包括未署名但可判定发报人为黄兴者），他人拍发的电稿22件，另有外来函电2件。原稿大部分只注韵目代日，现根据电文内容注明拍发月日，用（ ）号附在电末。其未注韵目代日无法判定日期者，只注某月拍发。原稿未按时排列，现依时间顺序排列并编上号码。标题为原稿所有，个别无标题者系整理时酌加。

1. 五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来电

承电存问，甚感。英士^①被袁探戕害，捕凶数人。前日正代电请兄来数日密谈，适有此变，来宜缓。文决赴鲁。前文急需武器，在东时曾与参部商及，已有眉目，青木^②亦赞助。但文既离东，不能向参部、外省直接达意，盼兄代述。如有障碍，请临机破除，事当有成。现大局浑沌，袁尚有余力肆应，我辈当善自觉悟。余函详。文。（已复）

2. 致孙中山电

电悉。械事请亲电参部，并要青木再电商当局，以便此间易

① 陈其美字英士，五月十八日在上海被刺。

② 指当时日本驻沪武官海军中将青木宣纯。

于交涉。兴。养。 (五月二十二日)

3. 致肇庆军务院电

隐、印、崧、诏、鬯、行^①诸兄鉴：正寄函间，适接寄电，敬悉一切。护国军能入湘赣，甚好。行严何日东渡，望速。启行先电示。兴。径。 (五月二十五日)

4. 致陈树藩等电

上海法租界中华新报转陕西陈都督^②暨各司令、各长官鉴：公等率三秦子弟仗义讨贼，西北民意从此获伸。军威所至，使负隅穷寇益增震悚。望与各省护国军互相策应，速除袁逆，以定大局。欣忭之余，特驰电奉祝。前专员致陈都督函计不久达览。黄兴。有。 (五月二十五日)

5. 六月八日殷汝驷、葛敬恩、黄郛三君自沪来电

鱼电计达。晓垣兄^③来晤商一切。袁死。据各方情报如次：昨日唐宅^④会议，据谷、范^⑤等电军务院电曰：“会议结果定有四项，廓清北京逆党，使黎得自由行使职权，组织暂时内阁，速召集国会，请护国军入京保护，先由唐、梁^⑥等私人名义派员至京察看情形。俟有端倪再行请示遵办”云云。钮^⑦致军务院电曰：“军事应积极进行，浙攻皖已出师，海军约一周可集沪”云云。国

① 指护国军将领林虎（字隐青）、李根源（字印泉）、程子楷（字嵩山）、曾其衡（字诏文）、赵正平（字鬯卿）、章士钊（字行严）。

② 陈树藩五月九日以陕南镇守使名义在蒲城宣布独立，自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和都督。

③ 李书城字晓垣，亦作小垣。

④ 指唐绍仪家。

⑤ 指谷钟秀、范源濂。

⑥ 指唐继尧、梁启超。

⑦ 指钮永建。

会议员宣言曰：“袁逆叛国，依据国法，黎副总统应继任为大总统，业经通告全国。今袁逆既伏天诛，黎大总【统】当然继任。如有破坏国法妄逞异议者，当与国人共殛之。”云云。郭同^①面奉黎【总】统内命电孙洪伊等曰：“新【总】统今朝就任，北京秩序如常。惟袁遗言系根据新约法，内阁员亦迁就附和。黎虽反对，然无立法机关，不易恢复根本大法。在京同志甚少，盼诸君即日来京赞助一切。留少数有力者于沪，以便连络。并请转告唐、谷^②诸君”云云。又：汤化龙定于日内进京，附闻。当兹时局纷纠，关系复杂，各方主张不能一致，前路茫茫，不知所届。务望先生鼎力主持，裨益大局。尊见希电示。浙款械事仍恳竭力援助。骈、郭、恩叩。齐。

6. 复军务院电

巧电谨悉。款事不成，实日当局意存观望。我公拒绝，所见甚远，钦佩良深。时事多艰，尚望勿遽蒙[萌]退志，民国幸甚。黄兴。号。（六月二十日）

7. 复黎大总统电

奉读函[寒]、洽两电，知采及刍言，并承奖饰逾量，惭悚殊深。国家多难，事变恒出意外。凡我国人，皆宜慷慨冰渊，开诚示心，亟图挽救，更始之时，尤应当机立断，勿示民以疑。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按诸法理及此次起义之民意，如矢赴的，如水归壑，万无反理。及[乃]商榷旬余，迁延未决。事机一去，险象环生，神州必陷于万劫不复。人即不爱国，谁无子孙庐墓之思，恐终沦胥以亡耳。公以盛德民望，继任公职，中外瞻仰，凡百建设鸿猷，当以此两事为最切。务望排除莠言，迅速解决，以

① 郭同为国会众议员，唐继尧曾聘为护国军总部参议官。

② 指唐绍仪、谷钟秀。

适法之命令，废去袁氏伪造约法，则吾民国真正之约法当然存在，实无以命令变更法律之嫌。恳立即施行，以救危局。至国家一切根本大计及善后办法，均系存亡，稍有一得，亦必竭诚输献，仰酬明问。嘱派代表，已电请李书城君由沪赴京，面承指示。黄兴。号。（六月二十日）

8. 致长沙陆都督^①

欣闻督湘，军民共庆。我公再造民国，功业彪炳。愿宏伟略，福我湘人，不胜欢忭。谭延闿、黄兴。蒸。（七月十日）

9. 致长沙曾凤冈、刘艮生^②

敬电敬悉。凤公代督，军民晏然，诸公维持以福桑梓，甚为感佩。陆公署督，知表同情，善后万端，尚劳臂[攀]画。闿、兴未能即归赞助，实歉于怀，还希鉴谅。谭延闿、黄兴。（七月十日）

10. 致长沙曾凤冈

新密。中央任命陈宦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助[阻]止。闻北兵在湘尚多，陈来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助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为要。湘中近情望示。闿、兴。蒸。（七月十日）

11. 致长沙赵炎午转程颂云^③

阳密。中央任命陈宦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阻止，闻铸新^④

-
- ① 指广西都督陆荣廷。汤芑铭逃离长沙，七月六日北京政府任命陈宦兼署湖南省长，八日又下令陈未到任前由陆荣廷兼署。因遭湘人反对均未到职。
- ② 曾继梧字凤冈，湖南新化县人，参议院议员。刘人熙字艮生。湖南旧官僚。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曾任湖南民政司司长。
- ③ 赵恒惕字炎午。程潜字颂云，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 ④ 汤芑铭号铸新。

未去，北兵在常、岳两处者尚多、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已以此意见另电凤冈兄矣。此次兄率劲旅，越山逾险，为桑梓肃清余孽，贤劳如何。南望旌旗，不胜翘企。闾、兴。（七月十日）

12. 致北京殷铸夫①

寒电谨悉。抵沪闻驾已北行，极为怅念。唐、孙②两公自以早日赴京为宜，弟已再三敦劝矣。昨更有在沪议员函劝，或当启行。九峰③诸兄处乞并候。兴。真。（七月十一日）

13. 致南京冯华甫④

秦毓璠君⑤道德之士，癸丑因反对袁氏在无锡被逮，羁禁三载，苦痛难言。昨奉大总统明令，凡政治犯一律释放。想先生为矜恤士类计，必已迅予省释矣。兴初由海外归来，翘盼旌麾，曷深驰系。兴。（七月十三日）

14. 致大总统

秦君毓璠，道德之交，癸丑岁在无锡被逮，羁禁三载，苦不可言。请电飭冯督从速省释，以全士类，不胜切祷。兴。元。（七月十三日）

15. 致长沙曾凤冈、程颂云诸公

省垣秩序赖公等维持，安堵如恒，实深佩慰。惟报载旅湘鄂

① 殷汝璠字铸夫。浙江人，国会众议员。此前与张继、王正廷、范源濂、谷钟秀等人以南方代表名义入京，与北京政府磋商解决政局办法。

② 指唐绍仪、孙洪伊。此前北京政府任命唐为外交总长，孙为内务总长。

③ 谷钟秀字九峰。河北定县人。国会众议员。国民党员。

④ 冯国璋字华甫。时任江苏督军。

⑤ 秦毓璠字效鲁。华兴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一年曾任无锡都督。

籍商民多被株连^①，惊惶异常，想系谣传，请加意调和，免启恶感。閻、兴。盐。（七月十四日）

16. 致长沙刘艮生、龙研仙^②

二公众望所归，此次应人民之请，分治湘事，维持秩序，深为庆幸。顷见报载，旅湘鄂籍商民多被株连，想系谣传。惟虑彼此误会，易生恶感。二公持重不阿，务望加意融洽，以泯界域。閻、兴。盐。（七月十四日）

17. 致曾凤冈及树老^③诸公

辰密。青电敬悉。公等苦心谋湘，屡经事变，卒赖维持，深为感佩。弟刻难回湘襄助诸公，惭悚奚似。已从各方面设法请组庵先生^④回湘，中央命令不久可望发表。弟对于湘事自当竭力援助。安桑梓，保大局，不论在湘在外，责任则一。务望公等毅力主持，妥为布置，不胜祷祝。兴叩。删。（七月十五日）

18. 李书城致陈风光^⑤

共密。湘电中央举克公为督。在沪湘议员主张亦同。克公回湘尚有可望。万一中央忌克，当速任组庵。如于此两人皆排斥，是中央故与南方为难。自当筹对待办法，届时再电告。城^⑥。洽。（七月十七日）

- ① 汤芑铭为湖北人。督湘期间任用大批湖北人为官吏，滥杀无辜，为湘人所切齿痛恨。汤离职潜逃后，湖南驱逐和惩罚这批为虎作伥的走卒，汤即散布湘鄂结仇、湖南将对旅湘鄂商施加报复的谣言，挑拨两省关系。
- ② 龙璋字研仙（亦作研究），湖南攸县人，此时被推举为湖南民政长。
- ③ 陈炯焕字树藩。清末任湖南諮议局副议长，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任财政司司长，此时任省矿务总局局长。
- ④ 谭延闿字组庵，亦作组安。
- ⑤ 陈嘉会字风光，湖南湘阴人，国会众议员。曾与黄兴在两湖书院同学，曾任南京留守府秘书长。
- ⑥ 即李书城。

19. 致军务院李印泉、林、曾、赵诸公^①

寒电悉。兄等为国尽瘁，力任艰巨，殊深钦佩。国事甫告一段落，此后建设万端，尚待伟画，望就近与西林先生^②妥筹办法，以竟全功。无任感盼。兴。洽。（七月十七日）

20. 李书城等致湖南曾凤冈暨各公电

共密。篠电悉。湘军政各界公电均到。因中央态度未明，故克公暂不复电。现在沪湘人均竭力主张克公督湘，已由各方面派人赴京促中央任命。现既内外均成难返之势，仍请湘中各界加紧向中央电催。纯生兄将抵沪。再，寒日公电克公，今有谦退电作复。遼、城。巧。（七月十八日）

21. 致湖南程颂云暨各公电

寒电敬悉。公等爱国爱乡，鼎力维持，使湘省危而复安，感佩殊深。弟德薄鲜能，承省议会与军政绅商各界推举，适增惶愧。艮老^③硕德高望，既由湘公推，中央亦有明令属艮老暂行代理，湘中危急不难安定。盼公等合力维持，桑梓幸甚，大局幸甚。兴。巧。（七月十八日）

22. 致长沙都督府转陈凤光

共密。张溥泉兄^④参议院议长、议员资格均经辞退，湘国会议员诸君拟由湘省议会选出张君为参议员，使国会增加活动力，

① 指李根源、林虎、曾其衡、赵正平。四人均为欧事研究会成员。黄兴任南京留守府留守时，林任警卫团团长，曾任军需处处长，赵任军学处处长。

②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时任肇庆军务院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

③ 即刘民生（人熙）。七月六日由湘人公举为都督，七月十六日北京政府特任为代理督军。

④ 张继字溥泉。

弟极赞同，请兄设法疏通省议会，经正式手续选出为盼。兴。
巧。（七月十八日）

23. 致汕头莫荣新

都密。巧电悉。已商李总司令①电飭汤督带②暂留海琛一舰，以资镇摄。惟以后接洽各事，应电商第一舰队林司令③核办。特此奉闻。兴。号。（七月二十日）

24. 致长沙曾凤冈

辰密。颂兄皓电悉。中央对湘尚欠诚意，各方面已派人赴京疏通，俟有确息再电告行止。顷闻陆军部密令第七师及二十师之各一部赴湘，并有吴光新④督湘之说，希预防。兴。号。

（七月二十日）

25. 范源濂致黎大总统

湘事⑤急待解决，章君士钊明晚北上，托面陈鄙见，乞赐接洽。源濂。号。（七月二十日）

26. 致长沙刘督军转程、曾、赵、陈⑥暨各界

左、朱诸君⑦来，敬知近事。大局甫定，宜防内讧，维持现状，端赖共济。诸公一致进行，湘事自可就理。罔等不久即归，用亲雅教。罔、兴。马。（七月二十一日）

① 即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响应护国军倒袁，率第一舰队宣布独立。

② 即第一舰队海圻舰长汤廷光。

③ 即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

④ 吴光新时任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⑤ 指任命湘督一事。

⑥ 指湘军将领程潜、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

⑦ 湘省各界公举左宗澍、朱剑帆、龙绂瑞、陈嘉任等四人赴沪，请求黄兴、谭延闿回湘主持政事。

27. 致北京韩达斋^①并转佛言^②宇镜两君

霰电极痛切。弟等敦劝少川先生^③已不止再三，昨九峰兄到更切实陈说，已得允诺，云不日可入京。乞舒履电[念]。兴、继。漾。（七月二十三日）

28. 李书城致北京韩达斋转彭静仁^④

严密。下电请面交蒋雨岩兄^⑤。黄、谭两公湘人仰望，且竭诚拥戴黎公。为黎公计，宜急任命以示公诚而厚援助。闻中央将令戴戡督湘，此系一种阴谋，使民党开自争之端，小则祸湘，大则祸国，请密陈黎公力拒。书城。敬。（七月二十四日）

29. 致北京彭静仁

严密。致谭、欧^⑥两电悉。请速催中央明令组公督湘并兼省长。兴当保组公承认，决不推辞。兴。宥。（七月二十六日）

30. 致成都蔡督军^⑦

核密。奉到蒸电，并晤醉六、士权两兄，^⑧藉知战中苦况并审病情，极为系念。尊恙自以早日来沪就西医调治为妥。弟甫抵沪即闻湘变，汤督仓皇出走，内部心志不一。北兵屯聚岳州，窥

① 韩玉辰字达斋，湖北人，国会参议员，此前作为南方代表与谷钟秀等一同进京，稍后即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

② 丁世峰字佛言。山东人，国会参议员，稍后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

③ 唐绍仪字少川。

④ 彭允彝字静仁。湘籍国会众议员，旅京湖南公会会长。

⑤ 蒋作宾字雨岩，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此时任段祺瑞内阁陆军次长。

⑥ 指谭延闿、欧阳振声。

⑦ 指蔡锷。

⑧ 石陶钧字醉六，湖南邵阳人，黄兴的秘书。袁华选字士权，湖南新化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伺甚严，势机危迫。外间有运动戴循若君^①督湘之说，其实中央有吴光新督湘之内命。自汤督湘以来，吾湘苦痛已难再忍。以湘人谈湘事，甚不愿以湘中地方为逐鹿之场，荏苒岁月，水深火热，而于根本建设断难有望。戴君功高，湘人不敢明言反对，然本心实不惬洽。稍有微言，北兵必托词侵入。中央阳以湘督与戴，实欲激成变乱，授之北军，其计甚毒。望兄力劝戴君辞不赴湘，为湘计为戴君计均得。吾湘连年受惠已深，此后休养整理，实施所谓根本建设者，一切望兄早日回湘肩此责任，福我桑梓。顷闻中央令戴君赴湘查办事急，乞速审处，无任盼祷。兴。宥。

（七月二十六日）

31. 致彭静仁并转静生^② 行严两公

严密。宥电悉。组公虽辞之极坚，然以湘省目前危急情形及一般湘民望治之切，意亦不能无动。鄙意如明令发表，尚不虑组公坚拒。但湘地糜烂，事同草创，暂时仍宜军民合治，以期事权统一，才可着手。一切统希诸公相机办理，毋任叩祷。黄兴、汪诒书、胡元倓、龙绂瑞、欧阳振声^③。沁。

（七月二十七日）

32. 龙绂瑞等致长沙曾凤冈诸公

辰密。径电悉。接静仁京电，中央有意任畏公^④督湘，此间已去电催促。俟发表后，克拟同归，千万请坚忍以待。瑞、澍、任、帆^⑤叩。感。

（七月二十七日）

① 戴戡字循若，进步党人，时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

② 范源濂字静生。

③ 汪诒书字頌年，胡元倓字子靖，龙绂瑞字黄溪，均为湘籍士绅，黄兴的老友。

④ 谭延闿号无畏。

⑤ 即龙绂瑞、左宗澍、陈嘉任、朱剑帆。

33. 李书城致长沙曾凤冈

共密。克公难得中央任命，组庵亦不易办到。梁派始主张戴戡，经在沪湘人反对，现又主张松坡。恐松坡希望多。静仁、行严、伯兰等已赴京，相约为克，不成，竭力为组。如均不成，属之松坡尚是好结果。组庵未赴京。并闻。城。勘。（七月二十八日）

34. 致长沙曾凤冈

辰密。云兄同鉴：湘督事戴戡、梅馨^①、向瑞琮^②均在中央拟议之列，恐其本意尚在吴光新。现正竭力为组庵谋，万一组亦不成，松坡或有望。两兄谋湘心苦，尚望劝慰同人，暂持镇静，力保秩序，勿令中央有所藉口加害吾湘，幸甚。兴。勘。

（七月二十八日）

35. 致北京孙伯兰

沁电敬悉。顷往晤少川先生，催其速行北上。伊准与谿西先生^③同行。谿西约来月四号可抵沪。并闻。兴。勘。（七月二十八日）

36. 致北京彭静仁

严密。松坡刻难离川。刘代督湘恐不能维持。可即任命组庵省长代理督军如何？兴、振声。勘。（七月二十八日）

37. 致北京真共和报馆执事

欲造舆论政治，在先有正确之舆论。兴。七月廿九发。

① 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梅馨任湖南第五师师长，是杀害焦达峰、陈作新的主凶。

② 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向瑞琮任军务部长。

③ 张耀曾字谿西。云南大理人，国会众议员，国民党员，此时被任命为司法总长。

38. 致北京英文京报馆

希望世界之平和与进步，并切望中华民国同循此轨道，惟言论界诸公实主张之。兴。七月廿九发。

39. 致北京真共和报

款刻难筹，容后报命。兴，七月卅日发。

40. 致长沙曾凤冈

共密。京情复杂，宜速邀在湘议员赴京商议国政，湘事或可挽救。暂不奉函。兴。（七月三十一日）

41. 致北京刘揆一先生

隔别三载，渴想为劳。政局翻新，端赖贤者主持，恐难分驾。兼以弟脚气复发，拟往金、焦^①小住，藉起沉痾。特先布臆，再图良晤。兴。（七月三十一日）

42. 致杭州浙江民报

言论自由，民权之一。此权由最大牺牲得来，望尊用之为民国增进福利。兴。（七月三十一日）

43. 致彭静仁

严密。艳、陷两电悉。嵩、詠两兄^②已赴京，请接洽。骏兄^③稍缓行，垣拟回鄂后再赴京。组事望竭力主持，副总统及宪法问题乞与在京同人讨议。兴。（七月三十一日）

① 指镇江金山、焦山。

② 指程子楷，字嵩生。陆鸿逵，字咏霓。

③ 指欧阳振声，字骏明。

44. 李孝准等致陈护芳^① 兄

汤去曾代^②，甚善。崑涛、炎午^③两兄任事代[待]友极有肝胆。此次克公派崑兄回国，奔走尤劳。闻赵、刘两兄刻尚无兵柄，乞兄向凤兄^④力为陈说，与以相当之兵，俾得与诸兄一致进行。无任盼切，乞电复。准、彝、逵^⑤。（七月）

45. 致肇庆张惠民

皓电悉。承注感甚。国会开会在迩，想不日当北旋，藉图欢晤，无任遥盼。兴。（七月）

46. 致汕头莫总司令荣新^⑥

奉皓电。奖饰逾恒，殊深惭悚。粤事亟待解决，以慰厘念。兴。（七月）

47. 致肇庆军务院岑西林

来电承注，殊深感愧。共和再造，赖公与海内诸贤成伟业，中外同钦。此后建设万端，诸希主持，以定国是，无任盼祷。兴。（七月）

48. 李书城致孙伯兰^⑦

箴密。闻中央拟令戴勘[戡]督湘，乞力阻。城。（七月）

① 陈嘉祐字护芳，湖南护国军将领。

② 湘督汤芑铭于七月五日凌晨逃离长沙，湖南护国军第一军军长曾继梧暂代都督。

③ 刘建藩字崑涛，赵恒惕字炎午，即下文所称“赵、刘两兄”。

④ 曾继梧字凤冈。

⑤ 准指张孝准，彝指彭允彝，逵指陆鸿逵。

⑥ 莫时任两广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

⑦ 孙洪伊字伯兰，直隶人，国会众议员，时任内务总长。

49. 李执中、陈九韶^① 诸君致长沙省议会议员

张君继为国民巨子，志趣高洁，海内人士同深钦仰。前因反对袁氏离京，他人代为辞去参议院议长一职及议员资格。今国会续开，关系甚巨。倘失此优秀人才，殊为可惜。同人以吾湘参议员有缺^②，无候补人，且无省籍之限制，如由省议院诸公依正式手续选出张君为湘省参议员，于大局既有裨益，且足昭示湘人大公之心，实为义举。望诸公共同集议表示赞同，无任盼祷。李执中、陈九韶、欧阳振声等。（七月）

50. 致日本牛込区加贺町二丁目二番地林辰

辰密。铁生^③云：前与松岛重太郎购械一节，昨来电云，须由兄经手方能有成。请察其虚实若何。如可，乞玉成之。又：调查汽车公司事望进行。湘督松坡有望。醉六云松坡有电招兄赴蜀，不知已达否。兴。（七月）

51. 致日本牛込区加贺町二丁目二番地林辰

松岛重太郎住址：京桥银座二丁目日露贸易总发行所。

（七月三十一日或八月一日）

52. 致长沙曾凤冈

辰密。颂云兄同鉴：陷电及卅一电均悉。中央政象复杂，经多方疏通，组庵或松坡两公均有望，不日可发表。如湘有内变，恐中央藉词翻复。现大局未定，南方基础薄弱，一有动摇，后患堪虞。兄等维持苦衷，极为感念。惟有坚忍镇静，免至破裂。保

① 李执中、陈九韶及欧阳振声均为湘籍众议员。

② 指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胡瑛丧失参议员资格一事。此后不久张继即由湖南选举为参议员。

③ 钮永建字惕生，亦作铁生。

全吾湘即保全大局。兴。东。（八月一日）

53. 致北京彭静仁

严密。陷日熊秉三^①致组庵电，湘督仍属蔡，请组庵任查办使，嵩生任宣慰使，云已与行严、静生商妥。组庵复电拒绝。似此熊尚弄鬼，组庵事恐难靠，请竭力挽救。兴。东。（八月一日）

54. 李书城致长沙曾凤冈

共密。陷电谨悉。湘事波折甚多，皆因中央别有用意，兼之熊、梁弄鬼。济武^②本赞成组公，现母丧妻死已回鄂。大局尚危，望兄等竭力维持。如湘无他变，组庵、松坡均有望。拟明日回湘，风光兄可早赴京。城。东。（八月一日）

55. 致北京刘崑涛

辰密。东电悉。蔡任督、谭任省长，欣慰无似。请速促其发表，以安人心。兴。萧。（八月二日）

56. 李书城致武昌王督军、何参谋长、张副官长^③

大局翻动，鄂省幸赖始终维持，军民安堵，公谊私情，感佩殊深。书城托公等厚庇，得再返国。前承大总统电召赴京。现因事返沪，拟由沪经鄂入都，藉以还家省亲。抵鄂后当趋诣台端，面承教益。谨先电闻。今晚乘招商轮江宽由沪启行，并告。城。冬。（八月二日）

①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

② 汤化龙字济武，时任众议院议长。

③ 即王占元、何少乐、张厚德。

57. 李书城致汉口杜镇守使^①

久别甚念。拟今晚乘招商江宽轮赴汉，由汉赴京。抵汉后当诣署晤谈，藉领教益。谨此电闻。城。冬。（八月二日）

58. 致彭静仁转九峰

仁密。冬电谨悉。兄长农商，阜物利民，为国家庆。少老准日内偕鎔西兄行。并闻。兴。江。（八月三日）

59. 耿伯钊^②致岑都司令^③及香山任、林两司令

钊奉大总统电召入京，不克来粤。第二梯团长之职请辞。钊。江。（八月三日）

60. 致长沙凤冈兄及颂云兄

辰密。松坡刻难离川，组公以省长署督军先行回湘，明命日内可发表。此次合各方面之力争得如此结果，已属万幸。望两兄竭力维持。组公回湘，对于中央得保其威信，亦湘人最荣誉之事。酷暑贤劳，感念无已。稍凉当归来，藉亲教益。兴。江。（八月三日）

61. 致长沙陈[曾]凤冈暨程颂云诸君

辰密。支电悉。顷商组公，保颂兄为长岳镇守使，以制其先步，不知中央允否。至督军一席，将仍待蔡公。想吴^④刻不能成事实，缓尽有余地设法也。兴歌。（八月五日）

① 即杜锡钧，字鸿宾。

② 耿靛文字伯钊。

③ 滇、黔、粤、桂四省护国军组织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

④ 指吴光新。

62. 致北京彭静仁

严密。两支电悉。组公约周内返湘，嵩兄事组公可保，惟名义难定，嵩兄返沪后商如何^①，因组公虞日偕镨西赴杭，庚日归。颂云组公已保为长岳镇守使，请竭力赞成，免为吴得。国会事自以多数意见为归。报事组公允为助力。俊兄^②以报事尚须稍待。兴。歌。

（八月五日）

63. 致广东岑西林转李侠黄^③

得内务总长孙公歌电，云“中央已电龙去粤，并择人交代。望兄罢兵以善地方而维统一”^④等语。此间于粤情隔阂，想龙必遵中央命令退去。望谅孙公调护苦心，并为全城生灵计，不必摧陷，是所切盼。柏文蔚、兴。虞。

（八月七日）

64. 致北京内务总长孙伯兰

歌电敬悉。顷闻粤已停战，请转达主峰，从速飭龙去粤，并择人接代。为地方保全，即为国家福利。已将尊意转电协和矣。但协军不过一部，专责成协和恐亦无效。好在中央开诚示人，各方必当遵守。所谓一念仁慈化锋镞为和气者将于是卜之。湘事承注，甚感。组安不日返湘，并闻。文蔚、兴。虞。

（八月七日）

65. 致彭静仁

严密。今日一鸥〔欧〕由正金汇五千元收妥，电复，组公亦允

① 谭延闿回湘后即聘程子楷为高等军事顾问。

② 即欧阳骏明（振声）。

③ 李烈钧字协和，别号侠黄。

④ 李烈钧部与龙济光部发生冲突，经多方调停达成协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调任两广矿务督办。

到湘筹助。朱君^①何日来，铁老^②已有信去矣。兴。（八月八日）

66. 致彭静仁

严密。暨濂、溥、相、剑、勤诸兄鉴：闻本党对九峰入阁事甚反对，请兄等力为疏通，以保国务会议之效力。骏明有事难即来，如有必须之处，亦当促速行。兴。灰。（八月十日）

67. 致彭静仁

严密。鎔西稍迟来京，辞职说^③当不确。党事难办，久在意中。以兄调护其间，疲精费神，可感可敬。对现政局，兴绝无主张，惟赖兄等之大力挽回耳。款五千，庚日由正金汇，请向支取。紫桥^④尚未晤面，闻政府令其速行。兴。寒。（八月十四日）

68. 致长沙曾凤冈

组公寒晚由沪启程，不日抵湘。欢迎之下，乞饬戒备为幸。兴。篠。（八月十七日）

69. 致张润龙^⑤

请就便调查塞门德土厂组织及资本最少限若何。兴。霰。（八月十七日）

70. 致谭延闿

台旆重旋，军民兼任，泽敷霖雨，望慰云霓。遥企鸿仪，曷胜雀跃。兴。养。（八月二十二日）

① 指朱庆澜，当时被任命为广东省长以代替龙济光。

② 指王铁珊（芝祥）。当时充当李烈钧与龙济光冲突的调解人。

③ “土案”[参见（81）注释]牵涉张耀曾，传闻他将辞去司法总长。

④ 朱庆澜字紫桥。

⑤ 张孝准字润龙，亦作闰农。

71. 致刘艮生

袁氏窃国以来，荼毒人民，吾湘尤甚。当汤氏出走之顷，险象环生，赖先生鼎力维持，得免蹂躏，感何可言。兹幸组公负重归来，先生仔肩得卸。澧兰沅芷，长沐清风；湘水岳云，时怀高躅。西风多劲，不尽依依。兴。养。（八月二十二日）

72. 致长沙各报馆暨省议会军政警学绅商各界

袁氏窃国，荼毒人民，吾湘受害尤深且巨。鄙人谊属桑梓，何敢忘情。今得组公重来，军民兼任，昭苏整饬，倾感同深。鄙人刻拟筹办实业，未能即归与我父老昆季一一握手。乡关回望，结想如何。兴。养。（八月二十二日）

73. 致长沙曾军长

辰密。崑涛兄同鉴：荷电悉。组公安旋，欣贺无似。吴子盘踞岳州^①，当设法由京调离之。望在湘同人协力，惟不必急迫为要。兴。养。（八月二十二日）

74. 致谭组安

安密。款事彼重在废礼和约^②。又据该技师报告，龙王山不佳，水口山以后只有十二万吨之谱。又调查欠礼和之砂尚有八万吨，与前所说不同。请将详细情形电示，以便催促进行。兴。漾。（八月二十三日）

① 八月六日吴光新率两混成旅抵岳州。

② 北京政府拟向日商兴亚公司借款五百万元，并由兴亚公司出面向六国银行团商议大借款，俟大借款成立后，即将此款偿还该公司，并以中日合办安徽太平山、湖和南水口山两矿为酬报。但水口山矿与德国礼和洋行早订有买卖矿砂的协定。

75. 致谭组安

漾电敬悉。嵩生号日归，行严褫晚赴肇。湘中利弊，我公洞悉靡遗。一本民意，以为兴革，福利必多。遥企鸿猷，曷胜欢颂。兴。敬。（八月二十四日）

76. 致孙伯兰

箴密。政局纷纠，此间殊为悬念。少公行止关系甚巨。弟屡次催促其北行，惟伊必俟议会通过后当允来京，其就职与否尚不定。至时兄等可力挽之。特闻。兴。有。（八月二十五日）

77. 致彭静仁

严密。并转九峰兄鉴：徐、李两兄来^①，得悉一切。少公必俟议会通过后方允来京，乞转告同人维持，以解政局之纷纠。不胜切盼。兴。有。（八月二十五日）

78. 致谭组安

安密。水口山既不作担保品，发行债票当然可行。惟活动金融之法非急向中央求救不可。兴。有。（八月二十五日）

79. 致谭组安

安密。顷据谭石屏先生^②接谢介僧^③函称，有张尧卿假兴名义，欲在宝庆一带招兵等情。查张自民国成立后，假革命之名，充恶政府侦探，倾害同志，无良已极，请即拿捕讯实，以军法惩治。除恶保安，不胜切禱。兴。有。（八月二十五日）

① 北京政府特派徐傅霖和李某南下欢迎唐绍仪赴任。

② 谭人凤字有府，号石屏，湖南新化人。

③ 谢为湖南老同盟会员。湖南光复时曾任宝庆分府大都督。

80. 致九峰转镕西

仁密。土案^①丧权辱国，牵累无辜，亟应彻底根究，以明真相。闻唐已他去，袁尚潜京，司法腐败，已达极点。我兄铁面，急盼就职，一清积弊，并保云南荣誉。兴。

（八月三十一日）

81. 致彭静仁

严密。骏兄同鉴：土案宜彻底根究。惟闻唐赴日，袁尚潜京。非速由地方或中央检厅起诉，恐难缉获，以明真相。兴。

（八月三十一日）

82. 致长沙水上警察刘厅长^②

辰密。函悉。湘事虽纷，有诸兄襄助，不难整理。筹款游历一节，因组公归时，兴与约不荐一人，不筹一款。相别未几，何能提及。乞为原谅。兴亦穷困，更难为力。特此布臆。

（八月三十一日）

83. 致谭组安

松坡已抵沪。喉病由肺起，及时可医治。知注特闻。兴。

（八月三十一日）

84. 致长沙省议会各行政机关各军师长 各镇守使各报馆

吾湘比年以来，初则憔悴于虐政，既而疲精于纷扰。军队如

① 英国巡捕在上海湖北路孟洲旅社和闸北道尹公署近旁查获大批走私烟土，拘捕随司法总长张耀曾到沪的云南代表多人。中国方面认为英国巡捕越界搜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故电文中有“丧权辱国”之说。电文中的唐、袁指此案当事人唐继禹（唐继尧的兄弟）和袁家谷（云南籍国会参议员）。

② 名刘毅。

林，百政具[俱]废，其待得人而治，何啻大旱之望云霓。今幸谭君延闳既为中央所信任，复为吾湘全体所推崇，本敬恭桑梓之心，负总治军民之责，允洽人望，诚为福音。然犹有虑者，俶扰之余，忽言整顿；独立之后，乍施准绳，所有利害情感，其以质剂而生牴牾，或所不免。稍涉意气，即碍进行。谭君处事公明，久为兴等所深信。而全湘秩序未复，行政步伐尤赖整齐。故谭君责任既专，事权宜一。诸公爱国爱乡，有如不及。其能推诚克己，化除畛域，捐去意见，一体协助谭君以成其治，实不待言。其犹以为言者，则兴等在外，不能随时与父老兄弟互证情怀。而在籍知交服役于军事政事者弥复不鲜。倘或行权论事微有齟齬，因互疑其各有攀联以相铃束，则以误解而生隐患亦未可知。故特剴切声明，以见兴等笃信谭君一如公等，所有请托关说诸陋习决不肯为。务期内外一心，早定湘局。区区之心，谅为诸君之所许。不辞冒渎，辄用陈明。南望乡云，不尽欲白。（八月）

85. 致李印泉

陆督莅任，粤事解决有期。我兄得卸仔肩，无任欣慰。顷据旅沪陕人士称，该省亟待我兄整理，望切云霓。谆嘱劝驾，务恳将肇事妥委接办^①，作速启节，以慰輿情。为国贤劳，不遑渎礼，感佩无既。良晤不远，面罄所怀。兴。鱼。（九月六日）

86. 致彭静仁等

严密。支电悉。少老文日由海程来津。汉民、仲恺今日乘安平先行。特闻。兴。齐。（九月八日）

^① 李根源在肇庆任两广都司令部副都参谋长，七月二十九日被任命为陕西省长。此处指让李委人接替其在肇庆军务院所任职务。

87. 致李协和

支电悉。陆督莅任，解决有期。我兄不辞病苦，为国贤劳，感佩无似。惟冀来沪养休，借领教言。南望岭云，曷胜怀想。兴。佳。

（九月九日）

88. 致岑西林、李侠黄、李印泉、章行严诸公

顷阅报载陆督军电，粤事纷纠，隐忧未已。中央派王铁珊先生南来欢迎云老^①，定铎日乘轮来粤。排难解纷，此行必大有裨益。特奉闻。兴。真。

（九月十一日）

89. 致孙总长

箴密。转雪竹兄^②：佳电悉。已电组安另保妥人。湘事承关注，毋任感谢。兴。真。

（九月十一日）

90. 致谭组安

信密。顷据伯兰处电，公保秉钧^③，在京湘人反对颇力。众欲公保萧仲祁^④。渠甚为难，请另择妥人，以免阻滞。特转达，乞卓裁。兴。真。

（九月十一日）

91. 致谭组安

信密。齐电悉。中央欲以水口山矿抵款，已电伯兰、九峰、铸夫及静仁诸公打消此举。望尊处竭力阻止为要。矿政监督请公

① 指岑春煊，字云阶。

② 何成濬字雪舟，亦作雪竹。是黄兴两湖书院的同学，曾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处处长。

③ 范治煥字秉钧，长沙人，同盟会员，曾任肇庆军务院秘书。

④ 萧一九一三年曾任湖南司法司司长，国民党湖南支部政事副主任。

择人预保，弟实无人推荐为恨。补助寺尾法政学校^①款项能行否？因彼间函催甚急。盼复。兴。真。（九月十一日）

92. 致彭静仁转伯兰、九峰、铸夫

湘中财政竭绌已极，水口山铅矿乃湘命脉所系。顷闻与日本借款事，日人有以此矿作担保者，望竭力打消此举，为中央另筹善法。不胜祷切。兴。真。（九月十一日）

93. 致范秉钧

尊电悉。兄任政务，发展伟谟，庆国得人，尤为湘慰。删。（九月十五日）

94. 致彭静仁等

少老寒日附顺天船来津。特闻。兴。删。（九月十五日）

95. 致彭静仁转铸夫

严密。屡接湘电，闻中央确以水口山与日人，借款有签约之说。湘人反对甚力。恐伤中日感情。乞竭力打消。盼复。兴。铤。（九月十六日）

96. 致彭静仁暨湘议员静生、秉三

严密。水口山矿乃湘命脉所系，真电请转伯、九、铸诸公打消此举。迄今未蒙复示，殊深切盼。昨接议员诸公电，知已签字。岂中央硬欲强夺地方所有耶！岂一经作官即不顾民意耶！区区五百万元之垫款，即不惜如此牺牲，如将来何！诚可为痛哭者！静仁兄必早知其事，何不先电示一二，以便对付。今湘全体反对，

^① 辛丑讨袁失败，革命党人多流亡日本，孙中山、黄兴等人与日本人士寺尾亨组织法政学校，收容和培训革命党人。

其又何以善其后耶？仍望兄等以好言劝告伯、九、铸诸公设法中止，另筹良法。勿为此绝反民意之举，致再启纷争，是所切禱。兴。篠。（九月十七日）

97. 致谭组安

信密。水口山矿事已以个人名义电日当局，请其说谕商人，舍此另向中央政府提出他担保品。又：由沪日领以〔已〕同意电林使^①及当局，尚无回答。请一面向中央力争。兴。巧。

（九月十八日）

98. 张孝准致谭督军转伟、颂、凤、秉、夷、坤、毓、昆、及树老、润端、雪安^②

水口山矿既采有成绩，自无合办之理由。且有礼和条约尚未解除，更难与日重缔。袁氏专制欲攫取于前，既不可得。岂今日重复共和，反秘密断送于后！谷钟秀等一行作官，即利令智昏，不顾民意，悍然背法。现在北京空气霾塞不通，无可理论。亟宜激发全省民气与之力争，或可有效。乞公等图之。孝准。巧。

（九月十八日）

99. 致谭组安、省议会、各报馆转各界

水口山作抵事，系谷、陈^③主张。强夺湖南地方所有，秘密签字。损失利权，违背约法，斩断湖南命脉，破坏民国根基。望

① 即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

② 伟指陈强（字伟臣），颂指程潜（字颂云），凤指曾继梧（字凤冈），秉指范治煥（字秉钧），夷疑应为炎，指赵恒惕（字炎午），坤指陈复初（字坤载，湖南第一师师长），毓待查，昆指刘建藩（字昆涛），树老指陈炳煥（字树藩），润端指彭兆璜（湖南省议会议长），雪安指袁家普（湖南财政厅长）。

③ 指农商总长谷钟秀和财政总长陈锦涛。

诸君奋起力争，以保桑梓而固国本。旅沪湘人公叩。巧。

（九月十八日）

100. 致长沙谭督军

顷谷九峰致克公电：水口山矿事既为舆论所不容，政府已提出国会自行负责向日人改约。如不能改〔解〕决，急〔即〕使三个月内大借款不成功，合办之约自废云云。窃思当此百政待款之时，政府且许以特别报酬，岂有允借而反敢不受之理。揣谷电意，殆欲为援〔缓〕兵之计。仍宜鼓励民气，一致力争。并宜告长沙日领转达林使及日当局为要。孝准。马。 （九月二十一日）

101. 致农商总长谷九峰

仁密。皓电敬悉。兄为保全湘矿计，至感。惟兄决意使三个月内大借款不成功，鄙人不无疑虑。盖以政府需款孔急，故有此次之特别报酬。人欲得此报酬，自必尽力凑合，如电相感，如声斯应，岂有反离而不即之理。仍望兄竭力主持，废此违反民意之约，另筹良法。不胜切禱。马。 （九月二十一日）

102. 致欧阳骏民

仁密。水口山事日人既允剔出，望速实行宣布，以慰湘人之望。九峰兄处已有电去谢慰之矣。梗。 （九月二十二日）

103. 致谷总长

仁密。马电诵悉。借款时仰赖大力转旋，得使日人允为改约。谨为全湘深表谢意。我兄既为人受谤于前，复挽回权利于后，私衷感佩无似。此事交涉首尾详情仍乞示知。梗。 （九月二十三日）

104. 致长沙谭督军

信密。昨得日参谋次长复电，已由其当局说谕商人，可望改约。又闻日舆论亦不以兴亚公司此举为然。顷得九峰电云，日人已允改约，将水口、太平两矿剔出。似此水口山矿当可挽回。仍望尊处促其实行，并请其将此项交涉首尾详情宣布，俾免人民疑惑。兴、准。梗。（九月二十三日）

105. 十月初三致谭督军

信密。东电悉。少川之辞职，闻受压迫非出自徐州方面者。恐从此变幻不可究诘。兹承明问，敢请我公以镇静态度联络南方，专以开发桑梓为主义。黜虚声，免实祸，负重忍辱，以为后图。一得之愚，伏希采择。兴。

106. 十月初三致谷九峰

仁密。电谨悉。报载中央已准少川辞职，势无挽回。兄等调护苦心，同人共谅。仍望以国务为重，毋少气馁。不胜切禱。孙文、黄兴。

107. 十月初三致龙心刚

电悉。三井^①新任长沙支店长百濑君即日抵湘，已有函绍介抛砂事，请直接办理为幸。兴。

108. 十月十日致王铁珊

佳电敬悉。安抵京师，不胜欣慰。弟今早九时旧疾复发，呕血升余，晕去时许。忧患余生，加以重病，燕云北望，聚首难期。伏枕电闻，无任怀感。兴。

^① 日本三井洋行。该行在长沙设有支店，向湖南造币厂出售紫铜。

109. 十月十日徐少秋致雪竹、小垣、风光

秘密。克公旧疾复发。据德医云尚不大害，惟须静养。因现今事急，无人主持，万望小垣兄来沪，是为切祷。秋①。

110. 十月十日黄一鸥致李小垣

秘密。今早家父旧恙复发，较在美稍剧。现聘德医诊治，潜心静养。一鸥。

111. 十月十二日致孙伯兰暨巨川、雪竹

箴密。真电敬悉。兴前本拟赴宁，因于国庆日忽呕血升余，晕去时许，医云须静养方可医治，急望雪兄来沪一行。兴。

112. 十月十二致唐月池②

旧疾忽发，医云无害。有事待商，望即回国。兴。

113. 十月十四致黎总统

元电敬悉。承派何谘议③慰问贱恙，感悚交并。王铁老南来，兴病早伏，忽于国庆日辰刻呕血升余，昏眩时许，当请德医克礼氏诊治，据云必须静养方可告痊。刻幸血止，差慰履怀。昨阅报载，我公策勋，特授兴以勋一位。无功受赏，益增惭惶。加以衰朽之躯，何敢膺此宠锡。谨先电辞。敬请收回成命。伏枕愿闻，尚赐垂鉴。

① 即徐少秋，黄兴夫人徐宗汉之弟。

② 唐为黄兴的英文翻译和私人秘书。

③ 何成藩时任总统府谘议。

114. 十月十四日徐少秋致伯兰、巨川、凤光、廉舫

克公病稍愈，尚须静养。医云无害，请释廛念。秋。

115. 十月十五致在京同人

兴于国庆日辰刻呕血升余，昏眩时许。前游美时曾患此病，医治月余始愈。现聘西医诊治，据云血由胃出，尚无大碍，惟须静养。连日接在京同人函电慰问，未能一一致答，殊深歉悵。谨此电闻，乞纾廛念。黄兴叩。删。

116. 十月十五致王铁珊先生

承电甚感。贱恙幸已平复，静养当可告痊，请释廛念。秋深时节，寒燠无定，我公高年，万勿劳驾。

117. 十月十五致长沙湖南公报

兴于国庆日辰忽发旧疾，呕血升余，幸已平复。恐传闻失实，致劳诸父老远虑，谨此电闻。黄兴启。删。

118. 十月十五致长沙致陈伟臣^①转张润农

勉密。寒电悉。江华矿即遵照畏、树二公所拟办理。惟偿还官亏须俟办有成效，分年摊还如何？万华隆铜矿查如确好，听树公酌行。兴于国庆日辰忽呕血升余，昏眩时许，刻已血止，医云无碍。

119. 十月十五致谭组安

国庆日兴复发旧疾，呕血升余，昏眩时许。现请克礼医治，据云无害，惟须静养。刻幸平复，知念特闻。

^① 陈强字惟城，亦作伟臣，湖南常德人，此时任湖南省署参谋处参谋长。

120. 十月十六复段总理

承电慰问，至深感谢。铁老来时兴病早伏，忽于国庆日突发，刻幸血止，精神亦稍回复。据德医克礼氏云，若能静养可以告痊。请释廛念。北望燕云，莫图良晤，殊为怅然。

121. 十月十八日何雪竹致总统

昨晚到沪，当即走视克公并转述盛意。克公极为感谢。现病势略减，不久当可告痊，请释廛念。

122. 十月十八李书城致陆泳霓转嵩生、静仁、世楠^①

克公病渐愈，可起坐。城。

123. 十月十八李书城致陈凤光并转黎、谢两君^②

共密。克公病渐愈，已能起坐。静养月余可全愈。城。

124. 十月十九复总统

前奉谏电，顷何谘议来，备述我公殷勤垂念，并赐药饵。隆情稠迭，铭感五中。兴病日有起色，现可稍进饮食，渐能起立，静养可以告痊，堪纾廛念。荣典宠颁，前已恳辞，此兴个人兢兢之见，并非矫饰。望公以爱我之心谅我，俾遂素愿，无任感悚。

125. 十月十九致日本

顷悉寒电，母恙如何？如能动身，由横滨坐大船自无妨碍。上船一切已托肖伍兄照料，毋劳宫崎夫人及前田君远送。启行电知，以便迎接。房屋移交宫崎夫人，电话可变去。父现可稍进饮

① 刘彦字世楠，亦作式南，湖南醴陵人，欧事研究会成员，国会众议员。

② 指湘籍国会参议员黎尚雯以及谢良牧。

食，渐能起坐片时，无庸系念。以后来电由上海胜田饭【店】宫崎转交不误。

126. 十月二十二日复蒋雨岩

寄电敬悉。贱恙日有起色，饮食稍进，渐能坐立，惟须静养方可复元。谨此奉慰。

（同日复张润农同）

李岐山传略

周 师 文

编者按：李鸣凤，字岐山，山西安邑人。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辛亥年太原响应武昌起义后，转战晋南，破绛州，援襄陵，攻平阳，屡次奋战。民国成立，任少将旅长职，因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不和，及反对袁世凯称帝，两次被捕入狱。民国七年，第二次被捕入狱，达一年有余，在狱中著《铁窗吟草》诗词。民国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被阎锡山贿赂陕督陈树藩指使姚振乾杀害。今寻得传记两篇，以供研究参考。

李君岐山行状

景定成

故人李君岐山去岁九月二十九日被害于陕西，予闻之痛绝。欲述君之生平以告世，把笔辄止。今其弟等卜日将出殡于鸣条新茔，电征君行状，予不得无言，因略述于次。

君名鸣凤，岐山其字也。少有大志，虽业儒不好章句学。博览孙吴兵法，则大喜。居恒与人谈古今争战胜败，瞭如指掌，皆指为腹有甲兵。与予交最久，年长于予，呼之为李大哥云。

辛丑同游太原，朝夕共处，讥予多虱，予因作《虱说》一篇。君览之，笑曰：“君以王猛自况，我苻坚矣。”次年予留学日本，习闻种族革命之说。乙巳夏归里，与君谈及，极赞同，谋设机关联合同志，借戒烟为名，创办回澜公司。偕至万泉、猗氏等县集会讲演，得多人投资。月余公司成立，君独立撑持之。予又东游，入同盟会，数寄革命书报于君，君即以回澜公司为秘密发行所。

丁未予复返里，邀君加入同盟，君邀郭君润轩、裴君子清同时加入。时知县龙璜者托予办教育会，予以君及郭为特别会员。反对派出匿名帖，中有“私心用郭、李”一句。君笑曰：“郭、李齐名，亦殊不恶。”予拟多邀同志。君曰：“安邑止此数人足矣，多反败事。”嗣郭君因某校长曾告密，怒击之几死。知县发签将捕郭。同志苏连三为警长，密告君。君邀予同促郭走至城东一隅话别，而捕役已围郭宅矣。郭乃自北城逸去。予作俳语谓君曰：“是何异宋江放晁盖。”后知事微知此事，曾借故拘君月余云。翌年陕西同志招予，借充高校教习名，运动西北革命。君曰“我为君先容。”乃偕予弟静成入陕主马开臣家，联合同志定盟。予至陕得自由活动，君之力也。君随走太原，入铁路学校。庚戌冬，予又东游，旋归北京，遇同志白逾桓，创办《国风日报》，辛亥春出版，郭、裴、苏诸同志俱来襄助，君亦时有投稿。

是年九月太原民军起义，郭君先一月归，会君南下豫备。及予间道入晋，君已布置一切，复归太原，拟自领一军迎敌。而娘子关为清军攻破，民军弃太原。君谓予曰：“河东未下，可率队南行，以退为进。能出河洛以定中原，是吾志也！”予赞之。君商之诸首领，均乐从。君乃偕众前行，予与郭君率学生军随辎重车殿后。行至灵石，拂晓军发，城上开枪。学生军从城下仰攻，颇命中，得从容退却。入霍山，宿张家湾，夜半闻军马声，众惊起，以为敌至。予曰：“非也。定是李大哥来。因退军时，予见某君先奔必告君故也”。开门，果君率数十骑至。握予手笑曰：“无恙乎？”余曰：“惟某君中弹，恐不救。”君即命人舁至霍州就医。复顾余曰：“君死，我必破灵石矣。”相与议收集队伍事。君曰：“以杨钱甫^①为行军都督，可也。”议定。至洪洞，与攻隘口之民军合，声势一震。拟由河津接联秦军，夜走襄陵，斩关入。次日，攻大平，虽未下，而君奋身冲锋，一军服其勇。至河津，

^① 杨钱甫：名彭龄，山东曲阜县人。

群议使余入秦，乃偕数骑由龙门西渡。余去后，杨病不能兴，乃让都督名义于君。君因登坛慷慨誓众，全体悦服，因诸首领皆君在太原一年所接纳之同志故也。

继闻秦军下河东，君乃潜率全军攻取绛州，杀清军著名首领陈某人，云是与杀秋瑾女士一案有关系者，众大快。时龙璜为州吏，见君俯首谢罪。君一笑纵之。余返河东，至绛，与君议攻平阳。余曰：“平阳城坚不易攻，不如取霍州，守韩信岭，使敌自溃。”君曰：“亦知之，但惧军力不敷分布，子弹又缺乏，拟乘势一攻，以扬声威而已。”乃亲率队焚平阳东关，身浴炮火者累次。虽未下，敌亦不敢出。月余，清军外援来，君始解围，退驻史村。

值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与清军议和，君率军归河东，众推君为旅长。后因与晋督不睦，有所谓河东独立事件，陷君于燕狱。陆朗斋^①奇君才，知君冤，力为保全，得释出。君颇感陆义，随之入陕。余家居闻讯，迎君于陕州，同入秦。余退隐三原清凉寺，君欲肆志于蒙边，赋一律言志，有“谁从异域立功名”句。一日大雾，君忽来山寺视余，痛谈时局。余即席赠一律云：“排闥声高石洞开，一郊烟雾故人来。相逢斗觉添诗兴，到此莫辞醉酒盃。往事荒凉余梦寐，新知满眼费疑猜，与君誓守平生约，地覆天翻志肯回。”君曰：“润轩被害，安邑止吾两人，敢不努力。”

闻袁世凯将称帝，邀余走白水，至曹俊夫家与诸同志密谋起义，王祥生、高峰五均在座。决议后，君曰：“余姑归劝陆独立，以免战祸。不听，则我辈好自为之。”复至三原与邓宝山、胡德夫、续宝峰、董振五、刘允臣诸同志约期共举。旋偕予返西安，见陆说独立。陆意颇动，未决。君曰：“白水三原之约在彼，不可不预备进行。”乃售二十二史于某友，得数百金，遣人四出。嘱予为檄文，文成，君览之曰：“是当为讨袁檄中第一篇文字。”

^①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1914年6月为陕西都督。

部署未定，予被捕，送至北京，陷军狱中。一日，狱官讯曰：“李岐山何人？”曰：“余旧友也。”曰：“陕电云，彼攻破富平。汝曾与同谋乎？”余问何据，则无也，遂置之。余心窃喜君能举大事，颇以狱官不再讯为烦闷。一夕梦君与敌战大胜，拟春闺词一首，后阙云：“燕约莺期应都误了（指白水三原之盟），相思人隔天涯杳（指君），瞒愁刚遣梦寻欢，醒来又被愁知道。”志感也。

袁死，余始出狱。闻君将率偏师渡河，因急返里，则君已攻破猗氏。谋袭河东，行中伏，军散。君乃收集余众入中条，据险自守。敌军屡攻不能克。旅京同乡述君讨逆功于政府，乃派员赴河东，偕余入蒲州招君，议善后。君单骑来见余曰：“君乃未死。余此次东来尚堪自振。只猗氏一役，亡我陕中同志岳君为憾事耳。岳君慷慨任陕，人称岳二少，西峰之弟也。东渡皆出其赐，君可为之传。”余应诺，因不甚悉岳君生平，至今未就。每忆君语，辄自愧也。

君入京，复少将职，充陆军部谘议。广交纳新友。念旧谊复与陆朗斋往来。复辟之役君在天津劝陆讨逆，使余为檄文。冯焕章君在座，亟赞同。因而廊房军不至与马厂军对抗，且倒戈以北，辫军大溃。国难定，余南行，惟陆与段终不合，亦南游。邀君。君未及行，因河东民军起义，君之四弟遭害，嫌疑及君，在京被捕。余函京友云：“岐山如不救，可废朋友二字。”卒得诸友力，出狱，入秦。余则入粤。从此南北睽违，更无尺素。遇难后，友人略以死状告余。呜呼，痛矣！

君有兄弟六人，辛亥革命从军者半，四弟尤勇敢，治军严，人称李家弟兄兵。君沈静若儒生，而善野战。余尝语之曰：“君颇似北平，惟谈论胜耳。”偶为诗多奇句，赠余绝句中有云：“佛心不是照才明”，为一时传诵。子三，女二，君之老父犹在堂，此亦君不瞑目一事也。呜呼，痛矣！

未亡友梅九景定成挥泪述，时民国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也。

李鸣凤小传

周师文

予友岐山生平大事，景君梅九业于其行状内述之矣！不学如予，何敢言传。惟其嗣君伯立，以予与其父交最深，处最久，屡恳传其轶事。辞不获，乃于民国十八年十月十日作予亡友《李鸣凤小传》。

李君鸣凤，字岐山，晋之安邑人。赋性聪颖，喜读书；惟不事帖括。虽领青衿，视功名漠如也。尝慕马伏波之为人，志在开发实业。以其村居鸣条岗南，有荒田百余顷，拟开垦而无力，爰集资本购羊数百头，以牧以垦。已见微效，为邑绅某所忌作罢。君尝言：“鸦片之害不除，吾国永无富强之望。”乃设回澜公司，精制戒瘾药，以医吾民族之痼疾。又暗设革命机关于其内，以便同盟会员之密集，而商议进行之策略。又担任宣传工作，如《国民报》及《民报》、《铁案》、《晋乘》等报得输入河东一代〔带〕，而河东有志之士得识革命意义，皆君之力也。某绅又百方谋害，未得逞；复勾结某某陷君于其县狱。适景君梅九由东旋里，代为昭雪，并聘为教育会员。予此时始识君，惟狃于成见，乃以某绅为是，而君为非，当晤面时仅点额而已。迨己酉，君北上考入铁路学校，与予朝夕共处，始知前后被诬情形，而叹服弗已！遂订交焉。

是时，君设大亨栈于并垣，阴纳豪杰，乃识杨君彭龄及军界诸要人。庚戌秋，予与君供职同蒲铁路公司，君以总办郑某贪婪无厌，约同志发摘其奸，请求谏议局弹劾，并鼓动工人借以起义。不意为当道所抑，愤而辞职，乃赴陕联络旧友，招纳绿林，以观时变。

迨秦响应湖【北】，星夜归，并以谋秦晋之连合。及抵省，而姚君以价已于先期举义，遂充杨君彭龄参议，策划一切。娘子关失利，阎锡山北走，君与杨君南下，谋取河东，声援秦军。行抵河津，闻秦军已下运城，杨君乃赴陕医病。军中无主，共推君为五路招讨都督。遂带兵北出，不旬日即占领太平，攻下绛州。复乘胜进围平阳。城几下矣，而满清第三镇兵忽南来，遂派吴翊之协统分兵扼守霍山。

未几，满清逊位，共和告成，君即率队驻运，另行编遣，以节饷糈，乃俯就混成旅旅长职。先是君抵运，有与之争副都督者，君曰：“吾为革命耳，非争权夺利也！”遂自动取消五路招讨都督以让之。军政各界咸抱不平。经君婉劝始了。张锡銓被清命为晋抚，清帝虽退位，犹恋恋不忍去。阎锡山驻节忻州不能旋，君电袁力争，张始去，而晋政统一。

是年冬，河东之案起，君以嫌疑被逮。北京陆炳威（建章）知其诬，且以君力任其责，曰：“尔何慧耶，他人规避之不暇〔暇〕，尔何故独任？”因号之以太诚。旋陆君赴陕剿匪，命君从军西征，遇事辄询，倚之如左右手。

迨袁帝制自为，君即电予至陕，曰：“君知予电召之意否？”予曰：“为时事变更耶！”曰：“君真予之知己者。”以君初从陆西征，予往洛阳欢迎，君出示狱中所作诗数首，内有句云“须知时事有变更”。故予以此言答之。君一面联络同志，一面劝陆独立，以为西北倡。且曰：“君如不从，恐有噬脐之悔。”不听，遂兴义师于富平。事虽未成，而西北人心从此大震。乃陈某借反正驱陆，君知其非真革命者，即东渡谋树义旗于三晋，率数百健儿转战蒲绛间，所向无敌，人皆服其勇。

适袁伏天诛，乃奉召入京，复少将职业〔务〕，并充陆军部谘议。是后往来南北两京，详察军阀虚实，而定革命方针。以中原军队多系袁世凯一手练成，势颇固结，难于动摇，乃与陆炳威设

种种之奇计以离间之。未几，北洋系果分为直、皖两派，而其势遂不振。又欲树势力于西北，以巩固革命之基础。不意为阎锡山侦知，遣暗探捕之于京。已抵车站矣，而陆军部以其在职应归部办理，君因此入狱者又年余。曾著《铁窗吟草》以明志。

出狱后，冯焕章将军在湘屡电君往。已成行矣，而陕督陈树藩被靖国军围攻甚急，电君至陕调解。助陈之中央军张嘏民旅长亦以君在西北潜势甚大，邀君同往。君一念之差，改道而西。至日，靖国军首领于右任氏及胡笠僧、岳维峻、邓宝珊诸君均表欢迎，嘱相机行事，以达革命目的。叶荃部下卢占魁与君有旧，赴南在即，曾留一部军队归君指挥。君驻扎遇济屯，颇有左右陕局之势。然陈树藩忌君，杀君之念即伏于是。未几，借与靖国军谋妥协，託其友张实生召之赴陕。迨君至，陈佯许厚赠饷械，且促其急往息和。而君竟堕其计，被狙击于秦省之东郊。时民国九年阴历八月十八日也。

噩耗达京湘，冯焕章、张嘏民诸君即电陈诘责，而陈之离陕亦即基于此矣。厥后冯氏督陕，遇有拂意事，辄言“岐山在必能为我事之”。其为冯推重有如此者。

.....

民五冬，君奉命抵京，曾谒陆炳威将军。拒不见，君以为怪其发难富平也。又往，又不见。三往而后见。一见即哭，谓曰：

“吾负君矣。悔不纳君言，以致有负家国。嗣后当唯君之命是听。”张勋复辟之役，克复北京，冯焕章军实为前驱。先是冯已解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杨桂堂管代其军。至是，君劝陆请段（祺瑞）起用冯，而其军始克奏此肤功。其尽忠报国也，可谓无微不至矣！

君自辛亥后虽日日奔走国事，而仍不忘实业。民元之际，曾令其弟九皋带屯田队继垦其村南荒田。今其地树木丛茂，田舍相望，乡人谈及，无不颂君之功。民三从陆之陕，迨狼匪肃清，君

即提倡以机器纺织。民六在天津于军事倥偬之际，曾开农义公机器砖瓦公司，一则抵制外货（时法人在其租界开设机器砖瓦窑，吸收国货不少），一则位置同志。且以吾国农业不振，原由新法不明，遣其长子卓赴法留学，足征兴实业而厚民生乃君之素志也。

君为人外柔内劲，富有毅力。夙昔作事如认为可行，虽千挫百折不稍悔，众谤群疑不反顾，故能有所树立。

.....

我在反袁战争中

樊崧甫遗稿 樊元武整理

一九一三年，是袁世凯反人民得志的一年。那时的我，是辛亥革命后被国民党抛弃，贫苦无所归宿，流浪在江南的一年。行年只二十岁，工农兵都用我不着，在浙江各地替无告农民写讼纸打官司混生活，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和国民党新官僚都不满意，主张统统要再革一革。

夏初，袁世凯授意内阁总理赵秉钧，遣道尹洪述祖及上海流氓曾充陈其美都督府交际科长应夔丞在北站刺死宋教仁（渔父），国民党人哗然，要求袁将赵交付法庭，袁将应夔丞暗杀灭口，政治法律概难解决，战争迫在眉睫。

袁为准备战争，向六国银行团借款六千万英镑，国民党竭力反对，美英等帝国主义为攫取中国盐税关税统治权，且以扼杀中国人民革命，不顾国民党反对，加快地签约付款。袁既拥有北洋军队，更得帝国主义经济靠山，于是收买党人和军队，撤换异己的各省都督，釜底抽薪，拔升次级军官，撤换赣督李烈钧，以欧阳武继督，一声鼙鼓动浔阳，李烈钧首先发难，通电讨袁。

我这时寄食在我的长兄樊光杭州寓中，我俩都是国民党员，当然站在反袁的一面，但我长兄是浙江司法筹备处的科长，我是失业的军官，对时局的态度我比较激动些，我立刻要走向战争第一线，他却要待机观变。第二天，我便跑到上海，找路头参加了革命。

兹将在反袁战争中我的经历叙述如下：

一、陈其美纠集驻军进攻江南制造局

袁世凯为镇压上海国民党人，派北洋陆军第四师郑汝成一个旅开入江南制造局防守。而上海国民党的军队早几乎缩编光了，剩了一个六十一团。江南制造局局长陈愧早就投靠袁世凯。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也以破获革命党受到袁世凯勋赏。只有松江钮永建的何嘉禄旅和江防营（刘定一）等还存在。海军是站在国民党方面的。陈就以六十一团为主力进攻制造局。

我到上海的日期忘记了，但记得是穿单衣的时候，约是端午节以后。我住在十六铺太康旅馆，先往第六十一团第二营（潘藩）去访问旧同事王受祐。我在辛亥时在这个营当过排长，与我关系深，所以去看看。王是我小同乡并且是在浙江陆小的同期同学。我到时，见王脚着草鞋，正整理搬迁行李。我问他为何搬行李，他告诉我，今晚要进攻制造局，胜负难定，把家当都搬到租界里去，打败了好去躲。他留我吃了一餐中饭。我想官兵都搬行李到租界去留退步，必然失败，咨嗟回寓。当晚在振华大旅馆找到褚辅成和赵舒。赵告诉我局面很混乱，胜利无望，你不必参战，回浙江去为是。我在褚处碰见一个褚怀新，他是一个贪官污吏，在浙江新登县当过清乡委员，逼榨得人民好苦。这个人也来革命了，我心里寒了半截。第二天我就买船票从宁波回杭州去。我船出吴淞口时，正是海军炮击江南制造局，郑汝成还炮反击的时候。陈其美的军队夜里攻一趟，日里进租界玩一趟，始终没把制造局攻下来。

二、绍兴大杀党人

浙江都督朱瑞原系国民党人，这时受了袁世凯的收买，将速成系的第六师师长吕公望调充嘉湖镇守使，武备系的旅长张羲阳调充宁台镇守使，组织清一色的陆军系。并敦请黎元洪派来一个金华林充参谋长，以巩固禄位。王金发发动洪门许茂僧等起兵入

绍兴。朱派骑兵团长徐乐尧驻绍兴镇压。徐弄骗局欢迎了革命军进城，招待吃饭。乘其不备，概行掩捕，头目以上二十余人悉被杀害。数人殓一薄棺，陈列五云门外通衢两旁示众。时正炎热，臭气熏蒸，行人掩鼻而过。我道自宁波向杭州途中，经过此地，城门上步哨检查非常细密，搜包搜袋，遍身摸索。然而我同行五人中有一个吕绍谦，他身藏炸药作头痛粉，以守兵缺乏常识，幸获通过。

我回到杭州，浙督朱瑞附袁已明朗化。有个宪兵排长吕华雄出卖了一个革命朋友，立刻超升宪兵少校，缉捕党人，满城风雨，我又回到了上海。

三、松沪独立军最后挣扎

上海方面为指挥各省独立军总枢纽，但未发表正式名称，仅由孙中山先生在斜桥总会设总机关联络各方。松沪军事交给陈其美主持，陈也没有司令部组织，依旧用辛亥革命起义方式作战。他自己创立的第二十三师黄郛部早被袁世凯欺骗，响应裁兵号召遣散了，缩剩一个六十一团。他东拉西扯，拼凑一些部队，商团咧，帮会咧，一批临时雇佣兵，夜里去攻制造局，白天回到租界里玩耍。海军陆军攻打近一个月，都被郑汝成击败下来。最后北洋军队反攻了，南市人民拖儿带女避入租界，马路人行道上睡满难民，真是惨不尽言。那时我以秋剑别名写了一篇《难民哭歌》在《民权报》上发表，以纾悲愤。

秋初，南京失败了，冯国璋派兵增援上海。陈派钮永建的松军何嘉禄旅到嘉定去抵抗。我见这些部队如此无用，很为气闷，当到斜桥总会去谒孙中山先生，自告奋勇。孙先生派随从参谋代见。参谋写了一个条子，介绍我到何嘉禄旅去当营长，我带了两个人去接事，一个是胡逸民（预备做书记），坐小轮到了嘉定，由团长罗佩金接见。不意他疑我为北军间谍，把我三人软禁起来。

后何嘉禄由上海回防，由其副官陆松生证明我是冤屈。何告诉我，北兵已到太仓，我就将脱离队伍他去，你年轻人不必在此冤枉牺牲，凑早走，再作打算，否则来不及了。他送了我三人一百元川资，我们乘客轮回到了上海。何把旅长职务交给团长刘定一代理（原名绍琨），他和罗佩金都脱离了队伍。当天下午北洋军队就包围了嘉定，诳他们说：缴械投降，当官的仍当官，当兵的仍当兵。这旅完全解甲了，他叫当官站出来，有些班长以为可当官，也混进去，结果当官的一律枪毙，当兵的给一点旅费遣散，松沪的独立军就此完结。上海发难得最早，结束算是最后。袁世凯论功行赏，郑汝成一跃而为上海镇守使。

梁士诒与本田亲清谈话

编者按：本田亲清系日本东京通信社负责人。该社为日本元老山县有朋所创办，并得到日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资助。此时，寺内正毅正为谋取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而紧张地进行活动。本田与梁士诒谈话在1916年5月3日，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山县与寺内的对华政策，同时也透露了大隈内阁对华侵略的一些手法。本文系据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藏稿整理发表。

寒暄毕，梁问日本近日之态度如何。

本田答：昨晤日置公使及小幡书记^①，亦有此问。余告以大隈^②本无一定方针，两星期前，一意助南，近见南方情形，则又决取中立态度。据余观察，日本断无干涉中国之理，中国亦不必求大隈之助，但求其不干涉足矣。因中国本自有力也。

梁曰：青木^③前来中国，在各处联络党人，反对政府，此事虽在二十日以前，但似此举动，则实非取中立态度。

本田曰：青木系参谋总长上原^④所派，其任务只视察而已，其有以个人感情联络南方与否不可必。惟岑春煊^⑤在日本时，

①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日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小幡西吉，1918年任驻华公使。

② 大隈重信，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侵略要求。

③ 青木宣纯，日本陆军中将，1916年初为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上海，从事联络革命党人的工作。1917年1月被北京政府聘任为总统府顾问。

④ 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上原勇作。

⑤ 1916年3月20日，岑春煊与日本资本家签订一百万日元借款契约，作为反袁军费。参见本期《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一文。

久原(铜矿大王)、大仓^①、安川、贝原等四人曾与之订约,许借以一百五十万元,为运动日本下级海军将士,在中国长江一带扰乱之用,事成则以浙江、湖南、湖北三省矿地让予四人所组织之公司。此事曾经日本有力之资本家山本对予言之,故余知之甚悉。余曾以北方实情告山本,谓南方不足成事也,当岑出发时,曾交卅万;岑到粤后,又交卅万;今因粤乱,恐此借款终归无着,后此九十万,已停止不交矣。闻订约时曾声明百五十万外,尚有可商之余地云。当岑出发时,曾晤大隈,大隈并无何等之宣示,惟暗示以成功后更可多借款项而已。

上原总长亦知其部下有小部分人与大隈通气,暗助南方,但以其属个人行为,苟于公务无碍,亦不能有所干涉也。

本田又言:尚有一秘密消息,本不应言,但言之亦可为北方参考之用。此项借款,不便由内阁与外务省出面^②,故假手于参谋本部之一部分人为之,介绍资本家与岑接洽,曾商之于山县^③,山县询以于日本有何利益。答曰,南方此次有十分之六可望成功,固于日本为利。纵不成功,亦可令北方知日之助南,其势必大,因此不能不急采亲日态度,是于日本亦不为无利。山县许之,大隈亦以为然。故参谋本部一部分人遂介绍四人组织此团体,先交六十万与岑也。盖当时之观察,以为南方必成功,而北方必倒也。

① 久原房之助、大仓喜八郎均为日本财阀,他们在华开办企业,经营矿山,拥有大量投资。

② 日本内阁于1916年3月7日通过对华政策,决定应使“袁氏退出政治权力舞台”,如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反袁活动,寄予同情,且拟资助金钱、物品者”,日本政府应“予以默许”。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即公开指使日本在华浪人和一些在职军人,支持和操纵宗社党人在东北地区组织反袁武装,阴谋搞满蒙独立。同时并支持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岑春煊与日本资本家所签订的借款契约,即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③ 山县有朋,日本陆军元帅,曾多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为日本的元老重臣,在日本拥有很大的政治实力。

梁曰：北方何能倒。北方军人受袁总统厚恩，其拥护袁总统，固毫无疑义。二则北方军人无不受袁总统教育。三则有身家财产之关系，离袁不能自立。四则其中纵或有一、二人不尽力助袁，然逼于多数人之拥护，一、二人亦不能为力。有此四理由，北方万无可以推倒之理。

本田曰：大隈前此之观察，以为岑之经历声望，可以统一南方，不料岑到粤以来，完全无效，即一龙济光^①亦不能命令，故甚灰心而取中立也。大隈对于北方感情，素来不好，无可为讳。惟近以梁督办态度一变而为亲日，在日本一般人推察，以为此系梁督办秉承袁总统之意；其一部分人，即以为此系梁督办个人之意。然无论如何，总觉于日本有益。两星期内，言论已一变，且多信余前此之一行为有效，以余到京后，而梁督办之态度遂变也。

日本南谷博士居留北京甚久，昨亦对余言，谓此次梁督办之亲日，闻系某之运动所致，并勉余尽力为之。今早晤日置公使，亦以此为余功，劝余多留数月，以此等倾向，遍布于日本内地也。

梁曰：亲日意思，不独我有之，袁总统亦素有之，观于从前之种种事实可见。且亲日不特为袁总统及余之意，即袁系亦多同此意，惜日本政府令人无可亲近耳。日置公使亦曾对余言，谓袁总统当国时，中日交涉事件，如二辰丸案、安东铁路案及南京案等均不能令袁总统有与日本亲善之机会，至为可惜等语。今日本如果能将态度揭出，亦两国亲善之一好机会也。

本田曰：督办以为亲日系袁素来之意，或是实情。但在日本人推测，则以为此系由梁督办个人知日之当亲，故运动袁总统及其系下为之，固非由于北方人士之皆具此观感也。故余当出发时，外务省支那课长及政务局长等，曾谓中国非袁不能统一。然梁为袁系之中心人物，不论助袁，即助梁亦可得亲日之成功云云。现南方得日本之助，人以为其势力将由此增大，如人知北方

① 龙济光，时任广东督军。龙于清末曾为岑春煊之部下。

亦为亲日，则亦倾向北方也。但何以表示北方亲日之确证，余有种种方法，姑言之以备采择。

第一则请寺内^①来京一游。第二则多请日本教师及顾问。此次途经朝鲜，曾谒寺内。寺内以为袁总统必不能倒，因军人特性，最感激提拔自己之人。北方将士，多为袁总统一手所提拔，岂有不护袁之理。大隈之反对袁氏，实为观察错误。余曰，当俄公爵来游日本时，应在安东迎接，何以阁下必在长春迎接，因此惹中国之恶感。寺内谓当初不介意此事，不期以此伤中国人之感情也。

又中日交涉后。两国感情大伤。寺内欲于当时来京一游，以消误解。但恐招各国之忌，以为日本有中国领土之野心，遂尔中止。余此次见寺内，寺内以为甚失此一融和之好机会也。今如得寺内来游一次，则两国人民皆知北方与日本携手之决心，其影响甚大。此事能先与寺内商妥，则大隈亦无由阻止也。至于多聘教师、顾问一节，所费无多，而可以为亲日之证据，甚为有益。

第三由中国政府用正式公文与日使，请派日本有名学者及有相当势位之人为国法顾问。当此锐行立宪政治之候，应制定之各种法律甚多。虽现有之有贺及中国名士，已足敷用，惟鄙意以为有此请求，一则可示日人以中国亲日之决心，二则可示国人以日本已助北方也，此为日外务省之意。

第四方法，亦为外务省之意，即由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外交顾问是也。当日本改正条约时，聘英人为顾问，继续聘用二十余年。至1月前此人逝世乃已，可见聘外人为外交顾问，无损独立资格。如中国聘有此等顾问，则日本对于中国之外交，可以放心。因日本固无利中国领土之野心，亦不愿他国有利中国领土之野心也。且有此顾问，则可永保东洋之和平矣。如日政府果有损

^① 寺内正毅，日本陆军大将，时任驻朝鲜总督。1916年10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执行积极援助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对华政策。

害中国主权行为，某必极力反对之，并向各方面运动反对之也。以上种种方法，并非必一旦行之，可以商酌后，逐渐行之。

梁曰：第三、第四两节，余个人甚以为然。但不能由政府用正式公文及有口头契约，只可由主管各机关自由择聘。日本为新法先达，中国自以得有此等顾问为幸也。

本田谓：聘请顾问，中国自有习惯，本不必用正式公文。但余此意不过欲中国表示亲日的态度，俾日政府开阁议时，可以此为一种证据。余向各方面运动，亦可以此为一种口实也。

梁曰：第一、第二两节，余亦甚以为然。但此二事，应俟十日后方能答复。

本田曰：余晤寺内，寺内谓金邦平^①来朝鲜曾请余游北京，并言可令张作霖^②先到朝鲜拜访，然后以答拜为名由奉天顺道来京等语。未知中政府现在态度如何耳。余答以此事可问梁某。寺内问余何以识梁。余告以故。寺内甚喜。因寺内对于大隈内阁，久有取而代之之心，苟中政府允许寺内来游，寺内必与山县商量，山县既允，自无与大隈及日置等商量之必要也。

东京通信社，系山县所创。此回余接办此社，山县、寺内亦甚以为然。寺内愿每年补助二千元，分二次交。但须有赞助朝鲜总督之新闻，并多交一分与寺内。因此社新闻，从前并不分送外国，即朝鲜亦无有。盖山县内阁时，专为欲知中国消息而设者也。

东京各通信社，寺内均有补助，年或千元、二千元不等。现余所接办之东京通信社，内务省年助七百元，南满铁路会社少则五百元，多则二千元；关东都督府往时亦有，今已停止。

东京之各通信社，均无人驻北京探访，只有电信通信社一家，托《顺天时报》之龟井办理，为最有势力。但其机关甚小，余已购有该社股票一万四千元，拟用一人入其内部办事。

① 金邦平，时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

② 张作霖，1916年4月任奉天督军兼署奉天巡按使。

梁曰：电信通信社北京方面，不换龟井，恐不能有效。

本田曰：龟井之滋事，已向伊集院^①言之。《顺天时报》为伊集院所办，因龟井经理甚久，故俨有主人资格。惟此报仍归公使管辖。外务省已有函致公使，请其取缔。余顷询日置。日置谓日人多知龟井举动，伤害两国感情。今拟加以取缔，但不必操之过急。并劝余不可扬言，免人谓日置因余言而责成〔惩〕龟井也。若公使取缔无效，则余唯有归国后，断绝其电信通信之路，亦可稍止其焰也。

东京通信社，原拟派三人，今留一人为秘书，只得水野、飞石二人，一留北京，一往香港。本社前原托有两人在上海主持，但非由直接聘用，不过一种嘱托^②而已。此次拟往沪晤之，如其人易与则仍之。否则将另派他人也。

梁曰：此项通信社预算如何，因此等津贴，非出自个人，乃出自政党，故甚愿知其预算。

本田曰：此项预算，本早交与督办，并订为契约。但因此社原有各机关补助费未定，从前关东都督府补助之三千六百元，现已停止。此次见其新闻课主任以上，欲要求其回复此项补助费，并增加至五千元，未知能办到否。日置公使方面，亦可求其补助，因日置欲得日本方面消息也。俟除去每年各处补助外，尚欠若干，然后将预算交与督办。余更欲觅一消息灵通之中国人助理，以期本通信社之消息可压绝他人也。

梁曰：以君之学识热诚，力谋两国之亲善，至为可感。但今日所谈，只得一半而已，俟有机会再谈。

本田曰：前次回国，以为能即将舆论整顿。岂料运动两月，始稍有基础，甚为抱歉。以后非达到目的不止。

梁曰：有此愿力，何事不可成。

遂兴辞而去。

① 伊集院彦吉，1907—1911年曾任日本驻华公使。

② 嘱托，日本一种职务名称。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

编者按：岑春煊1916年3月向日人借款一百万日元，以为组织反袁武装经费。岑著《乐斋漫笔》在谈及此事时说：“当是时虽有云南起义，而饷械俱缺，难于持久，因之广西亦未敢昌言讨贼。余见逆势犹盛，非有实力为助，遂缔结条约，以个人名义，借得日币一百万元，并两师炮械，携之回国。”惟未言借款条件。借款契约书，适补此不足。契约书原件收在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232，《广东借款之部》217—218页。本文系据近代史研究所中文抄件整理发表。

契 约 书

（一）云南军政府代表者岑春煊、张耀曾（以下称甲），竹内维彦（以下称乙）。

（二）甲为确立东洋永远之平和及中日两国间之亲善关系，以必要局面之发展为目的计划成功之后，极力举中日亲善之实，并以此方针指导中国国民。

（三）乙因前记必要局面之发展，以补助所需资金之目的，对于甲以一次或数次协议之上支出壹百万元。

但甲成功之后，应还付之。

（四）甲于中国各种事业，将来由乙申请之时，务宜予以好意的考虑。

（五）本契约作汉文、日文各二通。甲乙各执一通。

日本帝国大正五年三月二十日

中华民国 五年三月二十日

岑春煊

张耀曾
竹内维彦

敬启者：此次诸承关爱，感荷殊深。兹为酬答厚意，特行声明：将来欲向外国或外人借款时，应先与足下商议。如足下所要之条件，不较他国人重时，应不借他国人之款，借答高情。即希青鉴。并颂

时绥

竹内维彦先生鉴

愚弟 岑春煊 张耀曾

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日

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叶 恭 绰

公元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之役，余虽为讨逆军总司令部之一龙套（交通处长），并未与闻机要，但前后接触的方面颇广。且事过境迁，与此事有关的因果影响逐渐发露，前后印证，更形明了。除已见公私记载外，摘述片段，用供参考。

（1）起用冯玉祥的经过

段香岩（芝泉）任东路总司令，并无一兵。余往看之，适李释戡、郑韶觉二人在座，余询其有何准备。段曰：无也。余曰：“君既任总司令，何至一筹备莫展。且由津到京路程非短，廊坊乃中心要点，冯焕章（玉祥）被杨桂堂代为十六混成旅旅长，心方不满。此事乃傅良佐所为，有人云被曹氏撤换，非也。现冯仍在廊坊，其部下多倾心于彼，去杨如反手。不若君用长途电话召之来，令其担任一路司令，在彼光复旧物，名利双收，必踊跃从命。廊坊一扼，京津路断，辫子兵将何之。且冯为善用机会之人，如他先有所组织，挂出讨张的旗子，你怎样办。”后知当时已有此酝酿，系张绍曾找他的。段跃起曰：对！对！即用电话召冯。余以有事在心，翌晨七时即往段处，不一分钟，冯来谒，段尚在楼上，冯询段总司令召我何事。我曰：“我不知。但揣想必系要送一份功劳与你。人皆知十六旅系你的，今坐听张勋在京复辟。你的声威何在！难道你要听张勋指挥么。”冯勃然曰：“甚么话”。至此。段下楼，我趋与语云：“你开门见山说吧，包管妥当。”段、冯接谈十分钟，冯即归

廊坊。我告段可先发命令后报讨逆军。其后东路的告捷，即全赖此。此事我未告过何人，尤其不愿对冯说。

(2) 东路饷粮的筹措

见冯的次日，段仍在津，余往时，冯段正与李释勘、郑韶觉聊天。余曰：“总司令何以仍未出发。”段笑曰：“一个光杆总司令闹什么。”我曰：“不是要讲排场，装门面。因为主力虽在冯，你应走在前面，以壮士气。”段曰：“我到前线，对军队要有些给养同犒赏，现尚无着。”我云：“这容易。你交给我。”我即商徐建侯（京奉铁路局长），连夜向承办餐车者尽量搜购面包咸菜一大货车，并向交通银行借得十万元，并嘱徐预备兵车一列，而段尚未行，时已傍晚。段曰：“我连参谋秘书未有。”我曰：“李释勘本军人，郑韶觉姻文族，马上可跟你去。”段上楼去找军衣，良久不下。时火车已暗调齐，余令人邀段下楼曰：“一切齐备，可以立即出发。”于是拥簇段向车站，开到廊坊。以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但冯军得此鼓励，倍加踊跃是无疑的。

(3) 军事运输的调度

行军以交通运输迅捷灵便为第一义。7月1日，余知辫子军发动，张勋在京津间只六千余人，尤其大部分集中北京。而讨逆军却散在各地，即马厂和天津两处，尚未能集合，势必恃铁路运输为利器。如沿津浦铁路一带的辫子军陆续北行，必增加麻烦。张勋计不及此，正是其弱点。于是派员四出，且劝京奉、京汉、津浦各路局切勿为辫子军运输。且将机车调离各大站，而将客货车集中此段听用。各路均暗中遵奉号令，致东西路讨逆军均能运用自如，迅赴戎机。数日间即将辫子军困围一隅，予以歼灭。这不能不说是铁路运输得力的关系。时余已不在交通部，得此效果，颇为自慰。

(4) 讨逆军总司令部的全军阵容

讨逆军总司令	段祺瑞
参赞	梁启超
	李长泰
	汤化龙
	徐树铮
参议	傅良佐
	曲同丰
秘书长	张志潭
军需处长	曾毓雋
交涉处长	刘崇杰
交通处长	叶恭绰
军法处长	丁士源
皖鲁豫三省联军总司令	倪嗣冲
东路总司令	段芝贵
西路总司令	曹 錕
段自领第八师	(李长泰师)

参赞有徐树铮而无靳云鹏。盖此役的策划中心本在靳而不在徐，因此靳转不到前台。其梁、汤两参赞则以此役本由对德宣战演成，而对德宣战系由梁、汤为段划策，故推为参赞。至张志潭系靳派，以长秘书，则不啻靳长秘书也。刘崇杰管外交，丁士源任军法，已伏亲目之线。我之长交通，则以运输等等关系，无人可任，故以属我。且有筹饷等关系。但其中一段意外情景关系如上所述起用冯玉祥事，系属偶然凑合，非我的任务也。

(5) 倪丹忱（嗣冲）一跃而为策划中心

天津总参谋处之产生，其初仅为倒黎拥段的一种机括。其后

事机一转，倪丹忱北上而宣布脱离中央，逼黎无法可走。知黎之必倒，遂又生出倒冯(国璋)张勋诸计划，五花八门，而各有其线索。总参谋处遂成虚设。而倪北上，中心遂移于倪，而以王祝三家为枢纽。王祝三本津地一投机家，自识倪丹忱为之营运芦盐，遂极为密切；又与徐树铮拉上关系而入安福系，声势愈大；各方人士辐辏其门，不啻为丹忱代表。此役丹忱北上后宗旨 丹忱原亦不赞成绝德一变，祝三殆亦大有力焉。倒黎既成必然之势，遂进而思倒冯 以拥徐东海(世昌)为帜，破坏南京会议而为徐州会议。阳以捧张勋，实则将设一陷阱以待其跳入。而若干谋复辟的书獃政客，热中无聊的失职文武等等不知就里，群趋徐州酿成复辟的一幕。张勋亦复昂然自喜，以为功业有成。而不知螳螂捕蝉，黄雀方在其后也。段芝泉(祺瑞)既享了再造共和之誉，又去了眼中钉的黎元洪。而冯虽扶正，仍不安于位，于是又为东海(徐世昌)造成机会。此是后话，不必赘述。至段芝泉出任国务总理，解决了多少纠纷，扫除了多少荆棘，这一举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张勋的不懂政治，乃至可说不懂军事，亦适成其为一莽夫而已。

(6) 复辟之役的国内外关系

是役之主角不能不说是张勋。但张勋虽系主角，却不能说是唯一主动者。盖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所取，英帝国主义者实具有大力与阴谋。而帝制之发生，实德先而英从。使其事若成，德在华之势力将跨英而上之。英勿善也，日本更勿善也，于是合谋以对德。英一面加重对袁的关系，日本则感觉无法对袁融洽，遂有廿一条要求之提议，致始终不能与袁合作，故决计倒袁，而一面与袁之部下联络。及袁既倒，政权明归黎而实归段，日本遂乘机大肆活动。其时英无力而美方兴，国内亲英美者，遂利用外力联络反段的各方，以与段抗如直系。段方执政，则力谋扫除异己。而张勋者久踞徐州，辫子兵的名誉素劣，且与驻蚌埠倪嗣冲

殆不两立。又段长军部时，张骄恣，目中固无段，袁亦不得不优容之。故段，倪与张之交恶日甚。袁死后暗潮更烈，张为自存计，遂有所酝酿。段派知其事，阴使人怂恿促成之。日本本不赞成我国革命，亦阴有所布置。故1917年某月，日本田中义一方为参谋本部次长，曾以游历为名，往徐州有所游说。且北洋高级文武于张的主张亦大多数佯为赞同，实则一场戏剧而已。

张勋复辟酝酿已久，内外文武及国际的勾结亦非一日。内之则黎段之争、直皖之争、南北疆吏军人政客之争，乃至靳徐之争；外之则英美日之争，德与协约国之争，而结果乃以复辟失败，等于抉癰溃脓而暂时收口。近见《寿松堂（张勋之堂名）来鸿集》数册，皆各方致张勋之函，足见草蛇灰线之痕迹，及其运筹帷幄者之主张，亦正与反对对德宣战有关。足征其种因当亦在此。其后段再组阁，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皆入阁，事更显然矣。康梁师生立于对立的地位，遂别有天地。

（7）《寿松堂来鸿集》中的探索

近见许君稚璜收得《寿松堂来鸿集》五册，皆当时有名人物致张勋的信。其中蛛丝马迹足以印证。当时酝酿经过的甚多，料往来书札尚不止此，而王士珍、梁敦彦、张镇芳等之被援引为议政大臣，皆证明先有不少勾结。且杨度、顾鼐等皆与张勋通信，亦可异也。复辟时议政大臣大约仿清军机大臣制度共七人，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当然系志同道合者。但王士珍、梁敦彦的参加，似稍不伦。但据我所知，当清末、清廷欲削袁世凯军权之时，曾任王士珍为陆军部侍郎，多方加以抚慰。王虽本性淡泊，但旧道德观念极深，故辛亥北洋三杰冯段皆活跃时，王仍高卧正定家中；厥后被强迫为统率办事处及陆军总长等职时，皆未尝一着军服，足征其宗旨所在。而梁敦彦虽主君主，却不拥袁。当洪宪戏剧极热闹时，梁曾对人言，

中国固非君主不可，但官保指袁上去没问题么？云云。故民国二年梁虽同袁克定一同回国，实是同床各梦的。梁虽一度出任交通总长，实由袁克定所拉，以拆交通团体之台，梁之私计仍在复辟。以清末袁下台时，梁曾继袁任外务部尚书，自命清之元老。其赴德居住时，乃安顿其私产，以托德华银行经理柯达士，故复辟失败梁受柯达士保护以免。张勋之受荷兰保护，传闻亦系由梁经手。故议政大臣之班次，仅次于王士珍。梁嗜吸鸦片，故最反对唐绍仪的主张禁烟，两人几因此绝交。故务欲破坏唐所造成的局面。其实禁烟一事不失为清末之一善举。唐之完成与英谈判，此事亦唐的历史中值得记述的一事也。

(8) 有关复辟之役的杂闻

徐州会议时复辟的签名册究竟有无其事。外间喧传甚烈，究竟有无其事，我不能断言。但有一事可供参考。在二十余年前，有人曾闻王书衡（式通）说见到该册，曾有谭延闿之具名最为特别。王乃徐树铮的亲家，可能在徐处见到此册，是此册确是有的。

曹锟其时名位不甚显，复辟时意尚未决从违。后张自任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而以曹为巡抚，曹大怒，遂担任西路总司令，率所部入长辛店、丰台。此亦一关键事。

康有为晋京时，意在掌学部，故携所编教科书一箱同行。其后有人谗之张勋，谓其在前清仅系一个工部主事，故仅以弼德院副院长予之。康大怒，遂加一头品顶戴。康力主国号应称中华帝国，而不称大清，张亦不赞成。

复辟之夕，群丑进谒。溥仪曰许多人没有见过，令各报职名。于是雷震春曰，我是雷震春。独顾瑗从容曰，臣顾瑗。当时尚有人说究竟翰林出身，能识朝仪。

詹天佑在京张铁路声望颇好，但他路的人对他不甚了了。复辟时以梁敦彦之荐，经张勋任其为邮传部尚书。时詹方在汉口为川

粤汉路督办，接上谕，罔知所措，拟姑先到京再说。余知其事，急见曾任京张铁路行车处长的陈炳仑，发一急电与詹。但云有要事到汉面商，务留汉等候。詹接电后踌躇不决，遂解装等候。继陈之详函亦到，遂决不北上，未入此圈套。梁与詹少而同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向甚稔熟，其不至染污者幸耳！

雷震春、张镇芳在赴津途中被获。事后有人斡旋，由法庭解决。而令汪有龄为律师，酬汪十万元藉还赌债。此类事不胜列举，此其著者。

张勋复辟之前，各方对他是有各种联系的，不但北洋派的人，所谓名流先辈亦多与结合。如林森、李烈钧国民党也，陈澹然名士也，曾有函札往来。甚至江叔海以道学自居，而与张勋换帖拜把。其后李经羲经张勋荐充国务总理，而叔海之子江庸为司法总长，殆即由此亦见《寿松堂来鸿集》。

1963年4月13日

大树堂来鸿集

吉迪整理

编者按：大树堂为冯国璋堂号，〈大树堂来鸿集〉为冯国璋所藏信札。这批信札，时间起于1911年，止于1919年，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袁世凯推行帝制，冯与袁的矛盾。二、护国军起，冯拥兵自重，与西南反袁各派密使往来。三、有关袁世凯病情及其临死前的狼狈情景。四、袁死后冯的政治野心。五、对德绝交及讨伐张勋复辟情况。六、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信札为冯的亲信部属所写密函，报告政局内幕和有关调查材料，以及北洋和西南政界要人来函。今选辑五十三通，供研究北洋军阀史参考。

〈来鸿集〉中各函件，有些注明月日，有些月日全缺，整理者考订所加年月日，均加括号，以示区别。有些人名和事件，据所知者作了简单注释，以便读者。

1. 直隶旅南同乡公函（1911年）

华甫乡兄大人鉴：闻公之督师南下也，咸以为将联络南军以图北伐，驱逐满奴，恢复汉土。涂二百余年专制之虐政，救四百兆众无辜之生灵。凡我旅南同乡，群拟欢迎，以彰盛举。不意莅汉之日，大张旗鼓，反对鄂军，为虎作伥，是何居心。若谓受恩深重，试思以汉官食汉粟，于伊何恩。且我二百余年以前之祖宗，畴不受此屠戮。男降女不降，遗言在耳，公岂忘之。揣此用意，不过保全禄位而已。曷不观当今之大势，证以各省之人心，详审将来之利害，乃欲邀一时之功，遗千载之臭，合族之诛，恐不旋踵。北省之祸，急于燃眉，吾辈谊属同乡，祸福攸关，安敢

嘿而不言，以遗后悔。谨就听见所知，妄读聪听：

现在南方各省宣布独立，万众一心，富者捐貲，贫者出力，智者运谋，勇者任战，种族主义，已印入妇孺之脑中，金日满奴未灭，何以家为。试问洪杨发难，有此人心否？学曾胡者宜熟筹之。民智大开，久蛰思启，嘉定、扬州犹有余痛。兹者春雷一震，草木皆兵；破釜沉舟，挟以必死。牛愤豚上，不败何待。况晋省大举义兵，吴军已成义旅。其余潜图助汉者，不一而足。则北五省已非满有矣。若不及早投诚，则进退无路，不为黄忠浩，即为吴禄贞。黄前统率湘省全军，锐意助满，已为部属所戕。吴亦统率北军劲旅，稍主和平，即为满奴所刺。前车之鉴，固不在远。燕赵多义侠，而公以汉助满，同乡羞之。况义师未举以前，革党已布满全国，当道诸公，咸朝不保夕。此次即幸而胜，革党之多，何止万倍，天地虽宽，举足荆棘，禄位之荣，公岂能安享乎！不胜则南军直捣幽燕，且将因报怨于公而迁怒于我省；则吾乡父老子弟之生命财产，万难保全。追原祸胎，谁执此咎！公宜察人心以审天意，人心如此，天意可知。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今者顺天应人，不异汤武革命，成功指日可待。昔者飞廉恶来，助纣为虐，结局如何。传曰：“非我族类，此心必异。”华夷之分，孔子严之。公之声望，中外咸知，奈何全无种族思想，不顾圣贤箴言。畴昔虚声，而今扫地矣。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奈何不惜一身以树公敌。倘能早除奴性，反戈相助，将功赎罪，人所共许。同乡幸甚，汉族幸甚。思之思之。噬脐何及。是否有当，唯公裁之。专此。敬请筹安，统希雅照。旅南同乡公启

（此笺系的军劝降书①）

① 此为原函原有注文。

2. 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

绅商兵民公上袁总理书

袁内阁鉴：公果甘心为曹莽之后裔，作外人之奴隶，欲遗臭于万年。请即始终欺负孤寡，卖国求荣，以自深祖宗九原之怨恫，招四万万人之唾骂。我辈亦不深诘。若公天良未尽，几希尚存，或因胆怯诚庸，或被奸佞朦蔽，或受外族逼吓，不得不然，不敢再抗。我辈同将忠告，再为一陈。

前人有云：国君死社稷；又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又云：事到万难须放胆。此次革党，均系乌合，诚一痛剿，立即瓦解。此可恃者一。彼党所恃者报馆煽惑，新界鼓簧；我果防制有方，彼之内应立穷。此可恃者二。各公使出而调停，虽意别有所在，而仍以我军之勇怯为从违。今者各军奋勇，各使亦甚称许，一鼓荡平，各国既守中立，又有商业所在，谅无别虞。此可恃者三。现在革党炸死我将军，杀害我督抚，拘囚我议员，抢掠忠臣之后裔，勾结土匪为党援，种种惨无人理，事事甚于寇贼，已为东南各省人民所痛恨，五洲各国所不容。此时大军一举，不但革党殄灭，而且各省反正，理所必然。此可恃者四。

再者自古非得人不治，非去佞不强，忠良如安维俊、世续、梁鼎芬、锡良、赵启霖、江春霖、延祉、温肃、赵渊、胡思敬，此皆栋梁之材。将师如刘光才、冯国璋、马为良、张勋、姜桂题、张怀芝、铁忠、王怀庆、王占元，均干城之选。一一急起而重用之，何患不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奸佞若庆王、肃王、洵贝勒、泽公、那桐、唐绍怡、盛宣怀、汪大燮，庸懦若赵秉钧、陈夔龙、段芝贵、沈家本、丁乃扬、瑞澂、张彪、凌福彭、均误国害民，覆宗绝嗣之贼，果能分别奏明，或立正典刑，或发往军台，以谢天下。邪气去而正气自伸。从此人人思奋，处处乐从，

倡义助饷者，更必不一而足。此乃大清全国之幸福，普天人民所共望者也。请公熟筹而三思之，孰得孰失，当自昭然。辨明之后，决不认共合〔和〕事成，固功高列代，辉映伊霍。即使不成，职已至此，死君之难，分所应然。一转移间，免作外人奴隶，脱去曹莽子孙，光耀祖宗，流芳百代，俱在此矣，岂不尽美尽善也哉。倘终首鼠两端，久必强认共和。须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彼时忠勇各军，更必激烈群起，不遵命令。革党万不能支，一旦反正，亲离众叛，势所必然，尤恐公之左右，且将卖公求活矣。试问阁下，彼时尚有何策可以遏制，更有何言可以解免，身败名裂，不孝不忠，非特不能弭战祸，救生灵，转以激战祸，害生灵矣。公论公愤，实逼处此，不为功之首，反为罪之魁，噬脐无及，后悔难追，此又流芳遗臭毫厘千里之机关也。愿公早自猛省，振起精神，立定主意，勿再受彼族之恐吓，左右之谄谀，得为大清之功臣，袁氏之令子，生前死后，均有以对天下万世，是乃公之最上上策也。勉之望之。七省公同忠告。七省官绅兵民同叩

3. 北京旗汉军民函

敬启者：昨读内阁通电，恐和议决裂，飭前敌将士妥为布置，竭力抵御。军民等方深欣幸以为拯万民于水火，固社稷于苞桑，袁总理诚一代伟人矣。比读“获胜之后，和议方易结束”二语，则又心伤气阻。今早读内阁致伍廷芳阳二电，至停战期限，瞬将届满，若不及时解决，战端一开，生灵之祸，伊于胡底。并将开会地点，改在天津等语。几欲同声痛哭。

夫“议和”二字，乃敌国相待之礼。彼革党者叛匪耳，逆臣耳。总理巧取上旨，与为议和，待以敌国之礼，蔑视纲常，损辱国体，于斯为甚。况在汉阳克复以后，席全胜之威，忽倡和议，其居心更不可问。今者朝廷锡总理以高爵，慰以优旨，少〔稍〕有人心者，当亦翻然改悔。乃复借口人道主义，坚持和议。夫东南各省

人民，困于革匪之淫威暴敛，企盼王师，切于望岁。总理既不为援手之谋，且欲引匪而北，使我北省完全之区，同遭糜烂。所谓人道主义者安在。况停战期内，革军节节进攻，我军愤气填膺，不准越雷池一步。观望弥月，坐耗饷糈，必使国事不可收拾而后已，必使我北省军民同遭涂炭而后已。嗟我同人，束手待毙，亦复何苦。司马昭之心，路人共知。总理殆亦自觉。是以欲入天津租界为避地计。军民等之意，以为宜及此时期，秣马砺兵，俟至十二日，无论之成否，停战之展期与否，内阁之有令与否，齐同振作，与革匪决仗，以固我圣清万万年邦基，拯我行省四万万身命，以表我全国军将忠君爱国之诚。伏乞我公主持大局。感公再造之恩，世世子孙，永无既拯，百叩奉悬，敬请钧安。北京旗汉军民同拜叩。

再，事机急迫，此函不及缮写，改用刷印通告各督抚、军门、总镇，为九顿首之请。不恭之处，尚乞曲原。

敬再启者：和议未开以前，军民等即闻有革命党运动袁公子云台为和平了结之计。甫逾五日，果有停战议和之举。旋又闻有某姓往来京沪，结袁、伍之盟约，定推袁为大总统之语。昨有沪上来人口述最确消息，北伐队之敢于犯顺，杨文鼎等之联名电请共和，实皆袁所嗾使。闻之目眦欲裂。是可忍，孰不可忍。公等苟受其愚，将来身受之祸，恐有不忍言者。痛哭直陈，伏祈俯鉴愚忱，同心为国，千叩万叩。再请勋安。

4. 保定来函

华翁爵帅先生大人钧座：迭上芜函，谅登记室。顷闻阮斗翁^①有发起宪政会之说，究竟章程如何，闷甚。吾直对于项城自少异议，然未明宗旨，亦不敢遽为盲从。愚便中求阮公将章程寄保数分为祷。未审与鄙意秘密会之说同否此外又有渎陈附呈左方。此布。虔请

① 阮忠枢字斗瞻。

勋安。 名另肃

5. 某人函 (1912年)

敬再启者：昨谕旨下，以前都转张公^① 署理北洋。直人闻之，颇有疾首相告之状。盖无所私憾于张公也。张公素行之不厌人意，姑勿深论。即以盐商借款事，使直隶人民无故为天津商人偿七百万之亏累，此我本省士绅所最痛心不忘者。其祸首非张公而谁，岂百口能以自解者耶！张公以簠簋不饬之故，贻害家国，犹复始终怙恶，横施报复。以谘议局屡相诘责之故，遂刻意将直隶路捐公款破坏之，以遂其私。行同妾妇，岂复有大臣风度。倘全权在手，逞其报复私心。不惟合省士绅重足而立，而全省财政命脉，不知又生何种危象。值此岌岌时势，夫岂大局之福。

在官保^②使贪使诈，自有权宜，浅见不宜妄议。然吾直之对官保，心悦诚服，同声一致，根本之地，不倾不危，其维系实在于此。独今日张公之来，同乡京官否认之。谘议局否认之。保定商会否认之，天津盐商否认之，甚至无足轻重之士绅如下走者，亦否认之。是官保十年来之威惠声望戴若父师者，不难因张公一人之故，使爱戴热诚从此日趋于淡漠。为官保计，所得恐不偿所失。人地不宜，已多窒碍。时地不宜，且加危险。官保夹袋既富，何必以一私人而伤畿辅之感情。张公果才，何必置迂地弗良之处。陈制军非长材远略，支撑数月，尚无从胜。畿疆虽重，全局安危所系，恐不在此一席也。我公关怀桑梓，张公所为，当亦素悉。悬于官保前，密进谏论，熟权时势。能如段公之湖广，取消无形固善。否则，约刘大理仲鲁、李侍御康侯诸公，同谒内阁，亦是正当办法。然究不如暗中收回之不落形迹也。现议局商会，不久将有动作。倘得大力斡旋，自当令其慎出，为张公全其体

① 1912年2月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

② 官保指袁世凯。

面。事关因公，用敢冒渎。此布。再请勋安。 名正肃

6. 王树枬函^①

华甫爵帅大人左右：顷往谒，未晤，怅怅。昨接家信，乡里颇多抢劫之事，拟明日回家一看。我公所练保卫军，不知有分扎新城者否。大乱将至，南北已成分局。共和一事，不过今日之口头禅。若要成佛，须从屠刀下手。语虽近忍，异日必有思吾言者。我公如有相属之事，一招便至。前愚代谋送眷一节，究竟有无善策。小儿禹敷三次叩谒，皆值公出。敬以相托，得朝夕从教，感无既也。函此。敬请勋安，不备。弟树枬顿首廿二

7. 袁思治函^②

都督钧鉴：敬启者，宁垣自遭兵燹，十室九空，惨雾愁云，目不忍见。张督^③在任时，部下倚势横行，道路以目，莫敢声张，惟有饮泣吞声，仰天长叹而已。幸蜺旌戾止，城内外商民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皆欣欣然有喜色。以为自兹以往，吾侪小民，可以安居乐业，高枕无忧。而都督痼疾在抱，救济情殷，普抚卹之实惠，设借贷之良方，迭电中央，赔偿损失，地厚天高，齐声感戴。何意驻扎军队不能仰体仁怀，以保护治安为念，往往三五成群，向各处旅馆商店及贫户人家任情骚扰，稍有拂逆，即威吓势压，甚至夜静更阑，不论何业人家，敲门叫喊，问有姑娘与否，快些开门。若以道理向之婉言，遂肆口毒骂，用木石乱打，并将刺刀抽出，势极凶猛，岗巡亦不敢干与。人民一夕数惊，未获安枕。此事各军队皆然，而尤以卫队兵士为最多数。在彼抛离家

① 王树枬字晋卿直隶新城人。清末曾任新疆布政使。民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民国七年众议院议员。此函似写于1912年初。

② 此函时间当在1913年末或1914年初。

③ 张督指张勋。1913年9月3日袁世凯任命张任江苏都督，12月16日免职，冯国璋继任。

室，且有恃无恐，无怪其然，而人民实不堪其蹂躏矣。嗟夫！大兵之后，创巨痛深，虽相安无事，望之犹生惊惧。矧劫之以威，临之以众，哀哀残黎，其何以堪耶！素仰都督整饬军纪，雷厉风行，有犯必惩，使一草一木之微，各得其所。特恐政躬勤劳，耳目难周，下情易于上壅耳。爰不揣冒昧，披沥渎呈。伏冀密饬贤员查禁，以肃军纪，而卫民生。感荷鸿施，当一瓣心香，永祝长生矣。临楮无任悚惶感禱之至。敬叩勋安，伏乞垂鉴。公民袁思治鞠躬

8. 耿光函（1915年）

华甫吾叔帅座：昨奉大示，敬聆壹是。公李送来密码电报一本，亦经收得。

昨偕宗石往晤润田^①，询中日交涉情形，据云自青岛陷落后，我国政府即提出条件与日使商议。第一即为关税问题。我国初意拟派英、日两国人为青岛正副税务司，接收青岛税务。日政府不允，谓原先德国租借青岛时，税关人员均由中政府派德人充当。今彼国既占领青岛，所有税关事务，自应据此例办理，专派日人，方昭公允。交涉未终，总税司遽派日人立花原充大连税司，亦为我国所派为青岛税司。日政府即提出抗议，谓未经正式委议，遽行派委，万难承认。且青岛尚在彼国军政范围，自应由彼政府选派，或由彼荐员接充。否则不能接待云云。外部得此，即以商诸总税司。而总税司以其侵越彼之权限，不肯照允。现在此事遂搁置不议。第二即为撤去战区军队问题。我国通牒去后，闻彼邦人士均以为蔑视彼国，众论大譁。彼国政府亦以为尚非其时，不允照办。故此事尚在磋商。恐一时尚难解决。

至于前月种种风说，如合并及山东问题，或系彼邦浪人之意见，或系揣测之言，均不得据为彼国政府之政策。惟闻近来彼国

^① 曹汝霖字润田，时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

政府，确有提出确定东三省及山东彼国真实势力之条件，向我国谈判之说。此事甚确，至其内容如何，则尚未宣布。日前政府曾设法探听英、美两使口气。英使答谓，彼国方有战事，东方之地位，已不若从前，此时实难兼顾；贵国则可设法应付，以待将来等语。美使亦谓鞭长莫及，难于助力云云。一派不能帮忙之言，断难倚赖。政府此时只有设法准备，极力对付。惟如何筹备，尚难以笔墨宣布云云。所述情形，尚为详尽。

政府现处于孤立无援，而实力又不充足之时，非得各方面互相助力不可。侄前上缄曾言地方长官应力为镇静，不可使地方发生乱事。遇有日本交涉，速为办结，不使拖延，免贻口实。润田亦有是言，谓可稍遏彼狡□野心。想吾叔亦以斯言为当也。

润田又谓润生^①曾谓日人所希望我国三事：一为破产，二为战争起后乱党土匪四起，三为我国卷入战争漩涡。政府初亦颇以为虑。今三大难关已次第通过，此多半由能于忍耐得来。故以后遇有交涉事件，实非坚耐不可云云。可见政府之苦心矣。金陵为南北要冲，又为东南重镇，日人既有所提议，自不能漫置。为吾叔计，阴历年后，最好晋京一行，当面请示如何筹画，较有把握。如何之处，尚乞钧酌。如有所闻，当随时缄告就是。专上。敬请勋安。侄耿光谨上廿日^②

9. 袁世凯致各省电（1915年）5月6日

急。各省将军巡按使并转护军使，徐州巡阅使，张家口。承德。归化都统，上海镇守使，海军总司令：华密。中日交涉一案，在日本初提条款内，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有四：

甲，日本国政府为保全中国领土目的，中国政府允准所有沿

① 陆宗輿字润生，时任驻日公使。

② 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涉取消山东交战区域及撤退日军事，系在1914年底与1915年初，此函言及上述内容，其发信时间似在1915年1月。

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乙，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

丙，中国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于警署聘用多数日人。

丁，中国向日本采办定数之军械，在所需用半数以上或设中日合办军械厂，聘用日人，采买日料。

其关系一方次要之点有二：

子，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享有优越地位。

丑，日本与德国协定关于山东条约权力让与后，中国概行承认，又并未载明交还胶澳。

以上六条迭经外部反复磋商会议廿六、七次，历时百日以外。中间经历增兵威胁，嗾党人构乱，种种暴劣手段，困难不可殚述。最近交来修正条款，已将甲、丙、子三项全行撤消，其乙、丁两项，亦已退让不列约内，仅由外交总长言明，嗣后中国认为必要时，应聘日人为顾问。又日后中国政府在适当机会派军官至日本，协商采购军械或设合办军械厂。日人言此两项办法，均由中国主动，自于主权无损，且非必要与适当，亦可不办。既无限制，又非文约，然我政府究不愿留此痕迹。使请日人完全消灭。其丑项亦允交还青岛，但仅由日使声明不列约内。因乙、丁、丑三项，相持最烈，日本连开内阁、元老御前各会议，准备戒严、动员等令，并使其在华日侨准备回国，将以哀的美敦书迫我承认。该书尚未交到，而日侨惊惶特甚。其海军亦已出发，在渤海一带游弋。大局诚甚危急。然两日相持，所差有限。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现仍饬外部与日人婉商，当不至遽肇兵端。特此择要密告，务希处以镇静，勿自惊扰。并密筹防范，万不可稍涉宣泄，致生影响。切要。处，鱼印。

10. 王廷楨函 (1915年) 8月24日

师帅钧座：敬密稟者，念三日张课长由津返宁，业将到京调查各机关，对于筹安会所得情况以及愚见所及，浼求面陈钧座。

念四日午后四时，由段上将军香岩、袁督办^①绍明发起关于筹安事宜，特开军警大会一次。首由唐次长^②执夫说明君主、民主利害，并引莫西歌三年内而有五总统之乱。政党纷争，国无宁日。迄今该国驻京钦差言之惨痛。其他民主各国政府，毫无实力可云，求总不易，对外尤难。以本国论，尤非闭关时代之可比，时机尤不可失。其他利害，同人早悉。今备名册两本，赞成君主者一，赞成民主者一，解识后再为署名。

次由段上将军云：近有筹安会，各大学问家讨论时局巩固国家之法，并有美国法学大家古德诺发议君民主之利害，力言中国不能与美国相比，并证明莫西歌及南美各共和国，每于更换元首，时时纷争。即以美国论之，亦不免其冲，我中国积弱已极时代，曷能数年经此一乱。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内，可免若许扰攘，人民便可获数十年之安居。以上系对内。若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之要义，浮文小节。曷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日已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即请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当置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

众无异词，随由段上将军首先署名，依次轮书。廷楨同田猷章、索崇仁视其署名者已达九成。无何，率行随书，但总以未奉

① 段芝贵、袁乃宽。

② 唐在礼字执夫，时任参谋本部次长。

钧谕，心实惶悚。谨密奉其略。至冒昧之处，伏乞慈鉴，并叩崇安。

再段君并云，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国动静，即可从速发表，合行补报。

学生王廷桢谨奉八月廿四夜

附呈到场人名单一扣。田旅长、索团长同此奉安。

兹定于八月二十四日即星期二下午四点钟，假座石驸马大街袁宅会议，务乞光临。

段上将军香岩	王师长子铭	江军门雨澄
袁镇军俊亭	鹤镇军松亭	雷处长朝彦
马督察长锦门	卢师长子嘉	李师长阶平
张师长勋臣	王镇守使茂轩	李总司令捷三
吴总监镜潭	蒋总监宾丞	陈会办秀峰
张军门子志	王参军少甫	张将军敬輿
张中将松山	申旅长敬轩	田旅长楷廷
刘统领子坡	刘统领文华	李统领华安
王旅长如见	荣旅长贯卿	曹总办健亭
张旅长兰生	吴旅长芭荪	王旅长幼甫
张旅长相臣	藏旅长和斋	索团长荫轩
田统带益三	唐厅长执夫	张帮办宝斋
陆参军秀山	张先生叶庭	陈先生笙友
白先生朵卿	董先生翔周	李先生达三
常先生朗斋	袁督办绍明	

以上计四十四员名

以下临时追加人员

阮史监斗瞻 夏内史寿田 傅处长清杰

宋军需文轩 曹军需健亭

警察厅内外城二十区署署长

各军队旅长以上未到者代表签名

拱卫军团长以上代表签名

(此笈系军警拥戴袁项城称帝名单^①)11. 恽宝惠^②函 (1915年) 9月7日

上将军夫子钧座：敬密禀者，惠到京后，逐日有电密陈，计均仰邀鉴察。昨日极峰派杨杏城^③左丞代表至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兹觅得原文，抄呈钧览。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其公府中不以为然者，仅张仲仁^④一二人，岂能靡已成之局，挠众人之策。前因江苏军帅省长主持，态度不甚明了，要津诸人甚为踟躇。惠到京即已切为解说。嗣得钧座东日来电，方始释然。后闻有会定武^⑤所发电据省公署梁科长玉书言未到京，而定武单衔电已先至矣。昨晤袁绍明，谈及三公会电。顷又闻许东翁言，均云电文语含讥讽，接电诸人皆不甚满意。国务卿领衔此系昭明^⑥语一层，则相国^⑦尤不以为然。惠窃思此事，既已不能挽回，则无宁直捷发布己意，极表赞成，以祛疑虑。我师与极峰感情实无迟回审顾之余地。惠识见短浅，所见虑者在大局之利害，而未遑计及悠悠毁誉也。伏望钧座遇事毅然独断。凡有可以与中央为表里之融洽者，或函或电，径达极峰。如能得师母大人进京一行，将内容曲折面为密达，则所裨益尤非浅渺。受业受恩深重，谊当知无不言。用敢冒渎尊威，披沥密陈，无任悚切。专肃。敬叩钧安

受业宝惠谨禀 九月七日

① 此为原函上之注文。

② 恽宝惠，冯国璋部属，1917年12月—1918年曾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③ 杨士琦字杏城。

④ 张一麐字仲仁，时任袁世凯总统府机要局局长。

⑤ 张勋为定武上将军。

⑥ 袁乃宽字绍明。

⑦ 相国指徐世昌。

12. 蒋雁行^① 函 (1915年) 11月27日

华甫世叔座右：月来鱼雁罕通，南望江云，殊深孺企。遥想福履绥和，起居安善定符私祝为慰。侄薪劳依旧，乏淑足陈。京师地面安堵如常，外交亦渐就和平。近来各处对于元首有用折奏者，有仍用呈者，纷纷不一致。惟经界局督办蔡锷先称病，云非有温泉地方不能适养身体。大总统遂以汤山合宜，令其养病。继乃赴津，来呈一件，请假五日。大总统飭令派人察视，见渠时赴病院，时或不往。旋移德义楼，由该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其家眷于是日之先，亦由京乘火车去矣。究不知其意何居。又风闻云南人云，有重要人物致密电该省，唆使人民反对帝制。经详细调查，据电报局云，数十日之前，曾有人用经界局关防发一密电往滇云云。此系都门近日情形，爰就所知，用特报告。南方有无新闻，亦祈示知为叩。专肃。敬请钧安。世愚侄蒋雁行 敬上
十一月二十七日

13. 蒋雁行函 (1915年) 12月21日

华甫世叔大人钧座：恭读本月十八日策令，我叔荣膺参谋总长之命。帝心简在，倚畀殷诚，莫名欣忭。自十二日国体决定，京外合词推戴。仰承明谕俯允。十三日侄随同人前往贺祝。旋开会议，以为黎黄坡既封亲王，参谋总长一缺，亟需递补。当时有人以段君芝泉为言。主上意旨注重我叔。同时即有人体会上意，与之力争，以为职权重要，非勋猷最著之人，难膺其选，即以我叔上陈。遂奉谕特任。此当日之实情也。彼时因未发表，不便明言。当嘱马科长郁生先为函达，谅邀垂照。

再，此职黎亲王前在武昌都督任内，系属遥领。今主上之任我

^① 蒋雁行字宾臣。清末曾充任江北督练公所参议兼十三标标统。辛亥革命后曾任江北都督，江北护军使，将军府将军等职。

叔，亦即仿照前例办理。若我叔遽拟脱卸南京军署责任，急行到任，似非主上之意。侄系在场之人，闻见确实，谨以奉闻。专此。敬请勋安。

世小侄蒋雁行敬启

十二月一日

14. 王廷桢呈 (1915年) 12月

上将军钧座：敬陈者，本月二十五日先后接到滇省唐、任、蔡、戴两电，当即招集本军营长以上各员，在署会议。所有议决对于该谬电之指驳，及本军应持之态度，除业已大众一致竭力履行外，理合缮折陈明，伏乞宪台鉴核。江宁镇守使兼禁卫军师长宁路要塞司令官王廷桢谨陈。

计开：

甲、力辟唐、任通电之谬妄

一、国体变更，大总统原为遵照约法，勉副民意起见。滇省据民意表决君宪，既已赞成帝制于前，即不应通电肆骂于后。

二、该省既不赞成帝制，应于事前力争，不宜俟中央表决帝制，通告列强，势成骑虎之后，始有辱骂我大总统冒犯叛逆之电。

三、对于帝制问题，赞成反对，一言可决，宜严事前之防，不应有退后之言。唐、任身膺疆寄，皆有言责。何以当筹安会发起之初，事前不发一言，反以监督投票资格，表示赞成。而于筹备告终之时，突有反蹶之举，朝三暮四。若使前之赞成君宪者恶照唐、任之电，反悔前言，加入劝告，不将驱天下之人，尽随唐、任，之后而为反覆之小人乎。道德沦丧，信义罔顾，可耻孰甚。

四、侯赢一言为重，朋友一诺千金。即对于寻常交际，尚不敢轻于然诺。况于帝制之国家大计乎。乃唐、任前则赞成，后则反对。若此后再举，其前所反对者，而复赞成之。随时颠倒，任

意可否。则凡随唐、任之后，而表示同意者，将漩流无定，终无适从之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欲以一发牵动全局，其计滑，其心险矣。

五、该电内有谨率三军，“翘企待命”之语。拥兵要挟，破坏将成之局，使中央发不能发，收不能收，万一东邻乘机再事要挟，则国将立亡。追原祸始，唐、任之罪，何可胜诛。

乙、本军应持之态度

一、本军既已随各省之后赞成帝制，自宜仰体大总统等重民意之至意，力顾大局，维持到底，不为谰言所惑。

二、本军坚持拥护中央之宗旨，以保卫治安，服从长官命令为要义。

三、各长官应集合所属官兵，训陈大意，勿使惑于人言，力持镇静，应静候中央处置，勿庸张皇。

四、所有各驻扎地警戒一切事宜，仍望各长官照常严切进行，维持危局。

五、守护各领事馆及各军装火药库并炮台等重要地点，各官兵应无分昼夜，加紧防守。

15. 米占元函 (1916年)3月27日

宣武上将军钧座：敬稟者，窃元于滇黔抗命后，即随时亲自变装往来宁、泸、苏、镇间，默察情形。昨传到广西独立之耗，益复肝食不遑，几不知人间世矣。自恨手无斧柯，不能为国杀贼，惟有尽此心力，督飭所属，严密侦察。近探悉沪乱党与滇逆纯属两派，表面似混同一气，其实滇逆中皆进步党人。两派各存自私自利之心，要皆为我政府之蠹贼，而阴图倾复我政府之行为则一也。

查进步党中要人如梁启超、汤化龙现分往桂湘等省、唐绍仪现住上海三板厂在派克路中、张继、居正、谷钟秀等谷现充《中华新报》主笔，现每日在法界霞飞路机关会议，决定召集旧国会议员，另组国民

大选举，及改变内阁制矣。俟覆我政府后，表面上选举黎副总统，其实则存心推举岑西林。而乱党则附丽日本人心理〔理〕，因孙文与彼国有交换条件，故日本人抗言，非举孙文不可。乱党中人群相附和之，甘心断送我宗邦于不顾。此则助滇逆之进步党人与乱党宗旨稍有异同之点也。

今者我元首毅然谦退，取消新制，下令罪己，全为忧国忧民，不忍自相残杀。彼两派党人，倘稍有天良，自应洗心革面，止戈为武，共济艰危。乃该逆党等以为政府途穷势蹙，畏怯求和，反示得意之态。近日迭据驻沪探员报称，乱党柏文蔚确于本月初十间由滇返沪，身中瘴气，面部浮肿。二十日后，每日在宝康里与陈逆（其美）等开会，组织暗杀队，图谋不轨，遥为滇、桂声援。其中尚有悍逆冷遁、黄一欧等，皆到上海，会集乱党首领数十人，明目张胆开会。议决公举魏长益，陈钧为镇江总司令，丁士杰为苏州总司令，胡馥为江阴总司令，伏龙为徐淮总司令，彭良为江北总司令，周应时、刘则中为南京总司令，各率党羽若干人，分投各地点，勾结清洪两帮及梟匪散勇。另派往江浙各县乡镇者，不记其数。并有日人夫田秀三郎、平井丰二人，扮作负贩日商，代为输运枪械，接济各乱党。专候武汉、芜、浔暴动起事，即同时响应大举等情。此则沪上乱党近日议定之案，以为抗命各省声援之诡谋也。以上该两党派之内容阴谋暗组各情形，皆切实详确，用特禀报。

再，查江北总司令彭良兼充暗杀队长，为乱党中之悍将，曾充陆军军官，颇有智略，元所稔悉。现拟按图索骥，不知能弋获否。并先密陈。专肃。敬请崇安。米占元谨上三日二十七日

16. 孙洪伊函 （1916年）4月12日

华甫先生麾下：迭次函读，谅已察阅。顷者独立各省势力发展，南方全局大形活跃，即北方亦渐呈动摇之象。袁氏计穷力

竭，决不能收拾已去之人心。退位之说，祇有时日问题，万无挽回之望。稍明大势者皆能了然。我公坐镇江南，席左右大局之势。自帝制发生，公主持正论，众望攸归。故党人相率帖然，不愿轻于一逞。目前时机已熟，公必有正当之表示，而后足以慰一般之輿情。且民国再造，万机待理，必有适当之地方，而后足以处置全国之事。以公所负责任，与南京所处地位，皆今日举国之人所属望最殷者。公有一举动，则长江流域皆将闻风响应，而国家大事，举付托于麾下以决从违。若再迟疑，望之切者或将为苛责之论，而大势所趋已无游移之余地。为大局计，为公自身计，似不能不以最后之决心，为及时之表示。断不能不与毗连各省为依违两可之策，致负国人之属望。想公当已熟权之矣。致虑独立之后种种困难，皆易解决。就财政而言，宁省夙称饶富，且上海为通商大埠，筹款之法甚多。即有缓急，临时发行公债票，必能奏效。就环境之军队而言，苏州不成问题。沪上各军现已变易趋向，怵于南方风云紧急，方皇皇无归。公为素所信仰之人，一旦宣言独立，彼为保持地位起见，必相率投诚之不暇，安有肆其抵抗者乎。海军早跃跃欲试，惟虑军饷无出，陆军不相协应。南京独立，彼所虑者，皆已不成事实，更无他虑。

就军事方面而言，袁氏现有兵力，防守北方，已多不支。即派兵南下，亦属有限。临时以一旅驻守南京，以第二师及第十九师各一部分出动于浦口、滁州一带，再于南京附近可以渡江地点如瓜州、大胜关、采石矶、龙潭等处，略派监视部队，防北方军队之侵入，则虽有兵来，亦不能直逼金陵。万一滁州、浦口一带有受压迫之虞，该地军队须向后方引退，而沿江各地点，皆易于扼守，彼终无术飞渡也。况沪上各军，必能为公用乎。惟沪军及海军，公须先行派人来此，择其可言者先与接洽耳。洪伊默察时变，熟审机宜，望公速决大计，尅期宣布，以张挾伐。则袁氏势已孤立，将有求速退位而不得者，是云、贵倡义于前，而公结束于后，

其功诚莫与京也。谨贡愚忱。

伏惟亮察。此叩勋安。孙洪伊谨 启四月十二日

17. 白坚武函 (1916年) 4月30日

华公老师阁下：前过宁，覩省垣秩序安谧，甚仰我公雍容坐镇，军民同孚。时局日非，方拟晋谒钧颜，略陈其区区之愚，用备采择。审慎者再，未敢轻进。来沪与汤、伍^①诸君子接洽。接谈之下，群谓云、贵、粤、桂首义之后，公若奋起而建不世之功，联合各省，责言政府，天下事尽在我公之手。馀固绝尘弗及也。今段内阁已现，而苏省犹在徘徊犹豫之中，不为明确之主张。斯于威望有系，咸为公惜之。此其说未尝不是，以功利言之，诚似有失机宜。以道德言之，则公之抱持现日态度，亦良有苦心。忠而见疑，信而被谗，犹不肯弃之以图便，公之报人者可谓仁至义尽。虽然以公之威望，举足便有轻重。为人谋者，固求无负于人。为自谋者，亦岂能坐待人之负我。今日者正我公完备自谋之时也。以武之愚，有见于目前急要者数端，谨为公借箸陈之：

一、宜密派心腹代表一、二人，常行来往沪、宁，与沪上名流接洽。既以宣布我公之德信，捐除他方疑惑，复可探政客之意见，操纵时机。

二、宜延揽新党人物，广立顾问、参议等名目，以为接纳。其历试器识远大，心地纯洁者，再实心推任。纷扰之秋得人者胜。多一分延纳，即少一分反对。若虑民党虚侨说士巧滑，难以共事，则大权在握，驾驭有术，此患正可无虑。

三、宜通电各省，表示最终政见。我公目前以维持治安为志，胸怀坦白，本无所用其表示。惟士夫容有未察利害，致疑于左右者。是宜通电各省，明示政见。电文措辞，首言内忧外患，不宜再自蹈残杀，令邻邦收渔人之利。继言保全大局，当牺牲个

^① 汤化龙、伍廷芳。

人利位。终言以个人问题，涉及武力，陷国家于危亡，无论何方，均在反对。恳切诚笃，眷眷和平。能有此一电，则公之磊落胸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时人物，固无能与公抗者，尚谁敢有所疑忌。

四、宜于停战期内，通飭军队，一律戒杀，其有犯法涉嫌疑者，但事禁錮。日者苏、锡小有变故，我公以军纪镇慑，不得不尔。属下弗谙意旨，有所捕杀，在我公原属维持苦衷，而局外有为此疑者，是不可不杜其口。

以上四端，一、三最要，而三所关尤大，审重立言，于公现所持之态度固无碍也。二、四为之易，而收效甚广。倘蒙俯纳，或有裨万一。武虽不材，为公谋之处，自誓忠诚无二。公不以冒渎见罪，尚拟陆续供其曝愚。伏维钧鉴。白坚武谨启四月三十日

18. 上海绅商函 (1916年) 4月

上将军钧鉴：敬肃者，上海自闻粤省独立，北兵续下，各派志士，激昂慷慨，亟欲举动，地方风鹤之惊，已达极点。昨晚又闻浙省亦已宣布独立。江、浙毗连，安危相共，人心益震，危在旦夕。查上海为通商重地，又为党人渊藪，尤多激烈分子，数日来设法间接劝阻，谓下游举动，总当静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时机急迫，势难遏抑，万一暴动，则全局均为破裂，而地方之糜烂，交涉之困难，实属不堪设想。绅商等目击情形，惊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筹议。皆谓非上游立刻发表，万不能镇定下游。众议僉同。阖埠一致，公举姚文枬、苏本炎、钱永铭、黄炎培等专车亲诣戟辕，代陈公意。伏望渊衷独断，大义立宣，以定岩疆，而维全局。至于驻沪北军，应如何处置，俾获安全之处，亦乞卓裁。临颖悚惶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专肃。祇请勋安。上海绅商虞和德、顾履桂、姚文枬、朱佩珍、莫锡纶、苏本炎、钱永铭、朱开甲、沈恩孚、陆文麓、陆熙顺、黄炎培等谨具。

(上海商人及政客请冯国璋独立反袁公函^①)

19、某人函 (1916年) 2月

夫子大人钧座：昨晋谒，因疲甚，未尽所言。兹将止乱办法，拟陈鉴核：

一、大抵治军如保身，真气内充，肢体凝固，虽有外邪，安能于浸。军队亦然，上下一心，开诚公布，利害与共，毫无隔阂，虽有乱言，安能动摇。查南京军队，尚能一气，惟上级官平时带兵未甚用心，恐有隔膜。似可迳由大帅招集中级官，再切实讲一番话，以大帅之威信，再动以至诚，则军心必易形稳固。如单就数人提出讲话，恐使其不自安，益启猜疑。大帅前命生调查各中级军官，有无受人运动情形，似可作为罢论，以安军心。

一、苏州主客各军，未能联络一气，遇事易启猜嫌。遇好事邀功者，捕风捉影，仓皇入告，至易激成变乱。即上日哄传苏州独立之事，何尝不是如此。长此以往，将来险象，尚恐难免。是非有熟悉各方面情形，且对于各方面感情素好，威信素孚之上级军官，必难联合一气，统摄全局。殷使^②长于作吏，治军恐非其所长。查看警厅长赵会鹏驻苏有年，对于军警各界，均有感情，且资格亦老，经验极深。若假以苏州军警督察长之名义，令其帮同殷镇守使办理一切，当可调剂各方，弭患未形。

一、党人谋由浙江速出一支队助攻；此虽不易办到，然苏、浙交通甚便，不可不防。

一、镇江龚军多耿毅在江西九江镇守使任内时卫队官兵投入，殊不可恃。闻近尚有人在镇，纷扰难免，然兵力小，必难起事。若以地方之事，责成杨立言，当可力保治安。因杨为人持重，好收成功，虽有运动，非其时，绝不孟浪从事也。

① 此为原函之注文。

② 殷鸿寿，1916年任苏常镇守使。

一、江阴之变^①，似可密令方旅长一面进攻，一面招抚，以散其结合之势，免致蔓延。

一、扬州十二圩，即责成张仁奎、马玉仁切实抚绥防察。因其所部，上下一系，且多以私义结合，虽有人运动，如不叛彼，即可保无事。

一、党人内容甚复杂，且南北之见甚深，似可因以操纵之，以分散其势，使为我用，省却多少是非。因此辈虽成事不足，实坏事有余也。特赦党人，将来不免普通施行，似可由帅座择其从前做事稍有资望者，酌量先行呈请施行。既可使此辈失彼党之信用，更可为大帅增无穷之令誉。盖党人飘流海外，无家可依，瞻望故里，祖宗坟墓，能勿惻然。倘特呈恩赦，释罪归来，稍有人情，必当感报。古来逋寇降虏，名将悉能益用，正未可拘一格也。倘国家成立，彼等再有扰乱之行为，则诛之亦正非无名。惟此时不能不利用之，以为釜底抽薪之计，似难胶执故见也。

以上数条，实维持现状，治标之要务，可否采择施行，伏候钧裁。

再做事宜脚踏实地，最怕上下相欺，敷衍目前，使主管不能得真像，危险实多，最宜注意。

20. 吴金声呈文^② (1916年)

军事谘议吴金声为谨陈管见恭祈宪鉴事：窃当今日时势，我宪台居调和地位，足见以天下为心，治安为重。果能早定和局，内不使激烈者之扰乱，外不使嗾使者之覬觐，谘议固所愿也。天下岂不幸甚。然在愚见，于和局者可危者三，于江苏有可危者二，于我宪有可危者一，素荷垂爱，敢不披历陈之。

^① 1916年4月16日江苏中华革命党人攻袭江阴。

^② 此函时间当在1916年四、五月间。

曷言乎和局之可危也。一光绪中叶以来，南岑^①北袁，两不相下。戊戌变政，六君子之祸，我大总统实处嫌疑。方今梁、岑^②合局，忌之之心固深，畏之之心亦重。使其俯首就和，仍入彀中，恐彼有所不敢，有所不愿。此和机可危者一也。我宪台既负调和责任，当昭白其情，不使忌畏，俾和局可以早成。

一查南方分子有进步党，有国民党，群类揉杂。在进步党能思三党提撕，以成我大总统之政局，在极峰能俯念旧情，在该党亦何必坚修新怨。以政治的起，当以政治的终，和议可易言也。若国民党私利野心，仇视我大总统非一日矣。孙、黄之江南相让，是实力不足，并非出于诚心。癸丑江上联兵，已可概见。设使从中肘制，浪逞野心，则和议之可危二也。我宪台此次调和，当劝告南方进步党人物，宣明我大总统能俯就和局，因念该党系提撕好友，与始终搅乱者不同，愿彼此早息干戈，慰天下人民仰望，以养成异日大总统资格。其第三者能表同情则合之，否则愿与屏绝，或使自相为战，俾战事可早救平。

一查此番起事缘因庞杂，渺渺东瀛，实居主动地步。如和局能成，则彼方面无从染指，彼必从中默为中梗。此和议之可危者三也。此番和议焉能连带外人。惟有昭示利害，使受指示者，能知燕云十六州终宋不复，敬唐之孙子，全作俘囚。彼能听从，当除意见。彼如执迷，惟有合天下一致，铲除该党根据，俾凭藉无从。

曷言乎江苏之可危也。一滇、粤称兵，其势尚远。浙江独立，带水一衣。查浙江方面独立，实由国民党人运动下级军官，成斯变局。倘党人以浙为根据地，再演待朱者以待屈，而现有军队为彼掌握，或另召军队以充实力，其首被侵略之祸者，必在江苏。盖嘉兴邻我苏、松，湖州邻我宁、镇，吴越春秋，可为殷鉴。

① 岑春煊。

② 梁启超，岑春煊。

此江苏可危者一也。

一即使浙江在表面各守封疆，两不侵占。然虎近卧榻，人咸畏之。他如江阴、吴江，时有变故。通州、扬州，叠获党人。民心不安，商农旷业，金融停滞，无形恐惧，等于有形，息息相通，浙为影响。此江苏之可危者二也。

曷言乎我宪台之可危也。自帝制发生以来，我宪台独标伟见，以天下为心。今复又任调和之举。在不知心迹者视之，内对中央，既不如郭子仪、韩世忠相处无迹；外对敌党，又必如岳武穆、檀道济终为敌忌。间尝读史，何腾蛟见败清廷，因无亲军；王司徒见并孙策，徒存名字。是为我宪台之可危者也。况我江苏军队，其优点仅可保守地方。他如江阴之旅尚受鼓惑，吴江水警亦为胁从。言念及此，可为寒心。加之江阴一役，因无游击之师，迁延时日，致地方多为惊扰。故始外请定武、安武^①之兵以相协助，其好处在能联为一气，其坏处不无见弱。

在谘议愚见，无论为和局，为中央，为江苏，通筹全局，惟不恃和而后和，能制人方不受制。即请我宪台任腹心将领，编练劲旅，内用之以作亲军，外用之以任游击，其编制规模，不妨仿定武、安武军之制，定名宣武，分为各路，直隶麾下。俾腹心可倚，调遣为易。即使和局告成，固可以镇定党人。若和议不成，更可以规取浙江，于江苏可除心腹心患，对中央可表见无他之心。下愚一得，冒昧陈词，恭乞我上将军宪台鉴核施行。临陈不胜兢惧之至。军事谘议吴金声谨呈

21. 岑春煊函 (1916年) 5月1日

华甫先生将军麾下：积十年想望之诚，竟不得一握手。自入民国以来，惟公言论风范迥绝时流。筹安事起，大节凛然。人道不绝如线，维系实在我公。私心感仰，无复可言。惟为中国庆得托

^① 张勋所率军队称定武军，倪嗣冲所率军队称安武军。

命于正人，更为项城惜不倾心于诤友，乃令国事破坏至于此极也。春煊癸丑孤愤之怀，即恐项城充其违法自恣之私，必有帝制自为之日。力不能遏，隐遯异城，塞耳不听国事。惟祷天佑项城，庶几回心，延此国命。不意筹安忽发大难，滇省不忍，风云遂急。干卿都督敦故旧之谊，待邀归里。日者始还肇庆。方期反守丘园。两粤主人及诸将校，乃以都司令重职相责。自顾衰庸，何堪戎马危局，又难规避，遂复龟勉就职。极春煊之所能，不过于两粤十万健儿中增一敢死伴侣耳。平天下之心，救垂亡之国。若此大业，惟赖我公。以公爱项城之深，忧中国之切，凡诸弭兵定难之策，必在潜筹默运之中。春煊虽无怨忿避世之学，然与项城本无切身不解之仇。所愿置国家于安所，兼欲娱项城之晚年。耿耿之愚，未敢偏激。我公仁义在躬，必能公私兼顾。未尽之旨，则由任公详缄奉达。倘荷旋乾转坤之德，遂枕流漱石之私，永为共和之编民，无非仁人之大惠。万意在怀，不能缕缕。临书伫望，即颂勋安。

弟岑春煊敬启五月一日

22. 蒋雁行函 (1916年) 5月4日

华翁世叔大人钧鉴：侄于二日晚车抵京，托庇平安。次日即将我叔意见八条^①上呈主座。业于冬、江两电详陈，并奉覆电矣。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人，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我叔拟要军队一节，已经预备，何时请拨，即可发往。又钧处秘书无相宜之人，查有许君星璧，人品学问均佳，亦有法律知识，谅亦叔所素知。如有意委用，即饬前往。当此时局重大，政务繁多，办笔墨者似不可无好手主持其事也。肃此。敬请勋安。

^① 指1916年5月1日冯国璋所拟定的解决时局办法八条，并通电各省，主张袁世凯为过渡总统，以对抗讨袁各省要袁世凯退位的主张。

世侄蒋雁得敬启五月四日

23. 孙洪伊函 (1916年)6月1日

华甫上将军钧鉴：张君绍先、崔君可亭到沪，谈悉钧座近有不豫，想见排解国难，重劳柱躬之苦。惟念钧座一身，全国之安危系焉，千祈珍重，以慰亿兆喁喁望治之殷。至闻硕画，感佩尤深。洪伊不敏，就大局筹议备者略具：

一、南京后顾之忧，惟有上海卢、杨两师^①，必收服之，使为我公之用，方无后患。然同时联络两人，势极困难，计应联卢以制杨。先时卢子嘉原有独立之意，曾由同人介绍与沪商会接洽，当由该商会重要人物承认发难，现日即付给兵饷贰拾万元。嗣后按月军饷，亦由彼代为筹办。惟有一重要条件，沪上管理民政者，须由该商会自行推举一人。今卢子嘉果能独立，与该商会重申前议，当能照办。惟若使卢子嘉为我公效用，必先由我公派人与之磋商，许以重要地位，或淞沪总司令，及将来某省都督，方能收其实用。若仅表示好感情，恐未易动也。杨之军队，与同人有关系者极多，此间设法以牵动之，彼必不能抵抗。

二、山东方面，牵制张军。计画应以兖州、徐州为要点。沿铁路一带之巡防^②，驻在徐州左近之五营，一朝有事，可以直捣徐州。其余军队，可牵动者，尚有数营。又有地方团勇一千数百人，并可以为应援。安徽寿州退伍兵约三千人，亦可同时并起。此外安徽内地，有柏烈武^③经办者。因柏君赴浙江，未能询知其详。以上各路，皆有枪械，惟子弹不甚充足。至于山东济南各军队，亦略有可以着手之处。

三、海军此间亦颇有联络，如有需用之处，当可使为公助。

① 第四师师长杨善德，时任淞沪护军使；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字子嘉，时任淞沪副使。

② 张勋定武军驻徐州。

③ 柏文蔚字烈武，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

惟每月饷项，既与中央断绝关系，须由公代为筹给。

四、财政收入，应解中央之款，我公应即为截留，勿令其搬运一空，临时无所措手。与中央破裂以后，军事、政治两方，皆需巨款。经常收入，必至不敷。应发行本省公债，以补不足。苏沪殷商极多，必能设法出售。至于其他筹款之法，如土商等类，仍可提议进行。虽当中交停兑之时，沪上金融与前略有不同，然总不至一无结果也。

五、我公既担任全国大计，自应厚集兵力，一以防现在之危险，一以维将来之大局。此间同人已有筹画。其军械及成军费亦略有筹议。惟孤立一军，无所附属，实多不便。若能隶属于我公之下，实同人等所深愿。惟既为我公之军队，其军械款项，似不能尽由民党办理，自应以我公为主体，民党补其不足。至各级军官，由我公委任，惟许同人推荐，请公择用。大约非公故旧，即公学生，皆能为公效死者。如此办法，约有两利。一在我公，能使天下人才尽为我用，声望势力，必益增高。一在国家，项城退位以后，既有两方信任之军队入京拱卫，内阁国会皆可即时成立，免致疑畏迟延，遗误大计。而我公之势力，亦可藉此以伸张于北京。且添此厚重兵力，既可左右双方。将来建设之时，难免无野心家出而破坏，亦可镇慑于无形。如现在着手准备，可设法招集退伍兵士，大约两星期可以成军。

以上各节，曾与张溥泉、柏烈武、耿鹤生、何成濬诸君再四磋商，原非一无把握。诸君皆民党中确有实力之人，而皆倾向于我公者。数端除请崔君可亭面达外，谨撮要条列于后。是否可行，诸希卓裁。肃此。敬颂勋祺。孙洪伊谨启六月一日

24. 索崇仁函 (1916年) 6月9日

帅宪钧鉴：稟者，前两次密禀京情，谅已达钧览矣。至前一星期内所闻内部详情，及前元首之病日重各情形，不敢邮禀，致

迟达闻，良深愧悚。昨接师参谋长电，遵悉一切。兹分晰为我宪台陈之。

（一）前大总统致病之由，自粤、浙相继独立，大约即受肝疾，食量亦减。

（二）为段镇安被部下所挤，据传闻其始甚不以张等行冒犯为然，继悉段等盗卖奉荒林事及亏空若干，似不免动怒。或云此等劣迹尚未告主座。

（三）晋北风声逼紧，孔庚^①调参谋，阎、金^②暗斗，又增一急。继复有秦省陆将军^③之醒醒，为部下所困。然决非辛亥困督抚之可比，令人闻之，似不免切齿耳。昨闻确信陆已于前数日被杀，情形极惨。陆公失地方及本部下人心涣散之原，闻其关于地方者，系设烟卡抽捐放行，然换地又拿办烟犯重罚之，侵地方官权，地面官畏之如虎狼，此尚年前之事。于是烟存数万，集金传说亦数十万。其部下则毫末未获，因之一朝有事，欲用抗敌，虽尽属家乡之兵闻均系亳州人，届时均解体矣。自己之人尚如此，他人可想而知。悖人悖出，实为被害之大原因。此虽拥数十百万金钱，然生命亦随之俱尽。据云被害情形尤为可悯系前一师人来函。原陆为陈困于省，勒令遣散部下，军队押送出关。并令陆出兵费二十万元，如允交现款，民军即护送出。及款已交，定日护送家眷财货出城。逮陆至城门，由后方突发一炮，前面又一排枪，当时腿去一支，忽又由城上继发一炸弹，伤亡者甚多。眷属被抢，四散逃亡，而陆尚有气，及抬回军署遂绝。据函者云：伊之全家覆没，真是奇惨，何陈树藩下毒手如此乎。亦似大亏人道矣。有云若陆平素与外国住省人稍有感情，似亦可略加保护也。此信大约前天到京，日昨又有伊住京友人云，刻下陆尚困西安未出城。以陆之从侍元首最为倚任，遇此厄难之结果，元首乌得不愤恨哉。实增病之一大原因。

① 孔庚时任山西晋北镇守使。

② 阎金指山西将军阎锡山及巡按使金永。

③ 陆建章时任陕西将军。1916年5月9日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进兵西安迫陆离省。函中言及陆被杀事不确。

(四) 南京会议^①，甚望良好结果，未即如愿，不无忧闷。继又有靳将军去鲁，汤将军独立^②，而词多不驯，愤急兼甚。然尚照常办事，届时仁等进谒时在前半月，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

(五) 陈二庵^③末次与元首断绝关系之电，阅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则发显病情两次。星期五军官均未照例进谒，然府内仍传说元首事忙不得见，实则病重矣。始而减食患胃病，继则肝痛，始由中医诊治，据云若由我一人治，三剂药可痊。又有一医云，按元首之八字气数及支干生剋，五月为最坏，若能冲过，则甚幸，否则不堪言矣。是乃背谈所闻。至初四日，由云台公子^④主持，请西医。当时全眷反对，而幕友等亦不赞同。因大公子日夜不离病床，此外则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亦云惨矣。并有云乃公亦不欲服西药，而大公子捧西药长跪多时始服。继又打一药针。由是胸满更甚，而热度过常矣。至初五日夜十时，即已气闭一次。遂电传徐、段、王^⑤三公进内。面谕时说之甚难请参阅《大公报》，于夜二、三时长逝矣。

段总理云至天将亮，外交团便电问确否。继则连合八国问继承之人。段答云：遵照约法，副总统继代，并担任维持治安。其新任开卷第一义，先活市面，维持金融，平定粮价，并闻保护法律，期成法治国家。闻上条陈者甚多，力主重法律，轻武备，去苛政，清官箴，并收束官僚军队，不重强力等语。惟视日内京市稍有转机。因昨提盐款现金二十万元收买铜元票，因之市面渐安。刻下正在筹运米粮。谨

① 1916年5月18日，冯国璋在南京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讨论解决时局办法。会议因就袁世凯去留问题，争议不下，无结果而散。

② 靳云鹏时任山东将军。汤芑铭时任湖南将军，于1916年5月29日被迫宣布湖南独立。

③ 陈宦字二庵，时任四川将军，于1916年5月22日宣布四州独立，宣称“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④ 袁克定字芸台，袁世凯长子。

⑤ 徐世昌、段琪瑞、王士珍。

以稟闻。虔颂钧安。团长索崇仁谨稟六月九日

25. 索崇仁函 (1916年) 6月10日

帅宪钧鉴：稟者，顷因新旧总统更代之际，迭奉宪电，谆谆谕飭同负责任，以维治安，共保大局等因。遵奉之下，仰见我宪力任国艰，关垂远到。捧读再四，感激涕零。除转飭各营传谕各官兵凛遵，并另集合官兵等宣示申戒恪守军纪，专心职务，勿听谣言外，各官兵均能仰体我帅宪维持大局之苦心，敬谨服从，一致奋励。一星期来，尤觉静谧，请释厘注。方且仰望黎大总统之新猷，共享福利焉。

当下京中人民商户，对于米粮之艰贵，纸币之吃亏，均能安居照旧，似无意外之可虞。其谣传疑惧，在所难免。亦惟在人之听信与否耳。昨军警会议，除将各当道发议之条，录要呈请鉴阅外，在团长几次陈意，均请镇定处之，暗为戒备，令人民视若无事为要。地方军警，取团结主意，以备不虞。皇室前派润贝勒代表致奠前大总统，并派伦贝子至新任大总统邸祝贺。今日午前，王总长揖唐进内，代表黎大总统答谢贺礼。京师人心渐安，并无事故。谨以稟闻。虔颂钧安。团长索崇仁谨稟六月十日

附呈会议报告一纸。

26. 赵俊卿函 (1916年) 6月22日

军师钧鉴：十九日下午四点后俊卿觐见大总统。代表我帅庆贺毕，总统问我帅福躬康健，至以为念。次言东南半壁，皆赖我帅镇压。苏省军队复杂，非我帅莫能统驭。后问军队地方各情形，暨金融如何维持。俊卿据实以对。又言时局之难，刻下有江西来电云，李烈钧带有八千余人欲攻击江西，实无道理。已派人找伊代表彭程万问伊有何理由云云。因□日各公使呈递国书，分为四班，俊卿在第三班。因有第四班公使来见，故未终言而退。

廿号午后赶赴段宅，未得晤见。闻刻下与黎稍有意见，心中不快，故不见客。缘前日黎总统下令改组内阁，令段署名，而段未署故也。又闻黎处所用之人，湖北派居十分八九，按秘书而言，共十四员，内有湖北十二员。不知确否，俟调查详明后，再为报告。闻孙武、冯耿光、哈汉章、铁忠为军事秘书。北方军官见此情形，咸知畏惧。

廿一号见蒋训练总监，言天津有人与伊办理直隶将军，后有冯上将代表到津不赞成，故作罢论。本日天津来电云，现又奉宣武将军派来代表二名来津，云冯将军仍不赞成此事云云。俊卿与伊力争，断无此事。

又闻广西都督来电云，要求政府大江南北欲分为两国云云。未知确否。京师地方安静，如金融无甚活动，纸币百元换现洋不过九十三、四元。

第七师不久调回，仍驻南苑。拱卫军归陆军部管辖。

参谋总长永未到部。

二十二号在先农坛公祭 前总统国民资格。

二十三大祭军警，二十六日公祭军警各界。

二十八号 出殡未见明文丧礼处知会各机关，如有輓联，送至该处，以备汇集。津绅杨、李等所办之事，俊卿在津晤面时，已将帅意向伊等宣明，从此停办。而该绅等意向甚坚，不便遽尔阻止，前已报告帅鉴。兹接该绅等函称，拟积极进行，需款甚急。俊卿已婉言函却。请我帅再来函示，由俊卿转达该绅等，即可将此事谢绝矣。余容续禀。恭请钧安。

旅长洪俊卿谨禀 六月二十二日

27. 蒋雁行函 (1916年) 6月23日

华翁世叔大人钧鉴：敬密启者，前袁大总统病时，本应先行禀知我叔。因彼时常有要人向侄面述总统病，不准侄报知，并每日问我叔有电来否，及与我叔发电去否。侄答曰无。且常有人注意。侄因赴我（此处似有缺页）想我叔定有所闻也。

再者，袁总统之病，非大病也，只是小便不甚畅通。每日下来办公画公事，仍然照常，只临危时未下来耳。初五日过节未下来，在楼上画公事。初六日早十钟即逝世。夔元^①来电问时，实是照常办公。因侄处于疑意之地步。接夔元之电，随时请示要人如何答覆。覆电系受要人之意也，实非有意蒙糊我叔。侄自问对于我叔绝无丝毫之外心。侄闻我叔对于覆夔元之电，甚不满意。兹特将其中详细情形禀陈，祈我叔原谅也。

及袁总统故后，侄详探其病情。其初因小便不甚畅通，心中甚急，请中西医调治。初五日西医在总统命门处打一药针。打过后觉过热。至夜十余钟，又在针眼处拔一罐子，拔出之物，有谓脓者，有谓血与精混合者，由此遂至不妥。至夜三、四钟时，招王总长^②等进内。侄闻之时已六钟，即至公府。见王总长已下来，问其情形。答云小便已下，现已睡矣，约不要紧。至九钟又招王总长上去。至十时闻已不行矣。上乃袁总统得病以及逝世之大概情形也，谨据实上闻，伏希亮察。专此。敬请勋安。世侄蒋雁行敬启二十三日

28. 黎元洪函 (1916年) 6月27日

华甫上将军麾下：前读删电，解决时局，先正法系，深佩卓见。林、冯两使归，奉到手翰，复接十六日长函，规画善后诸策，

① 齐夔元。

② 王士珍时任参谋部总长。

老成谋国，无一语不关安危。感公廪念，拜公嘉谟，私幸曷极。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之议，尊电到时，适汤君济武亦自沪北来，颇与阁员接洽。内议实已赞同。日来所往返商略者，多在发表形式之间。现已一一就绪，当如尊旨办理，足纾远注。至《临时约法》应商之点，来函所列，亦即删电所谓束缚行政之意，欲矫其弊，当待宪法国会后。尚盼执事为适法之主张，措国家于磐石。直接间接，苟可以达吾意见者，弟亦当尽力疏通，以求得一公平之国宪，此节须熟筹之。

川事业已发表。传闻松坡卧病。昨得养电，并未提及，或属不确。盼其早日视事，不独全蜀之幸。粤已命龙，湘未更动。军事会议，南方略有函电提及惩办祸首，则南中多以此为言，此间均未有所表示。一切当与阁揆熟商，慎重将事。恢复《约法》【发】表后，将逐一讨论，以期融洽。

来函所示中央命令，务当格外留意云云。谨佩箴规，罔敢轻忽。嗣有所闻，仍盼随时见告，藉免冥行，不胜企祷。谨复，顺颂勋祺。

黎元洪启六月二十七日

29. 岑春煊函 (1916年) 6月28日

大总统钧鉴：日前文秘书群来沪，传述尊旨，备悉钧座爱护和平，不渝素志。辄因事机未至，少忍待时，睿虑仁心，闻之感涕。并荷敦勉，责以斡旋南服，忘其弩蹇，第之驰驱。感此横流，敢恤衰朽。惟煊自倡议调和，瞬及一年，瘡口哢音而寸效未睹者，固由煊行能浅薄，无以挽当局黷武之心，而西南疆域辽阔，文电往复，踰踰经旬。又以身处局外，未能洞瞻其真意所在。事会将至，稍纵即逝。离合□拒，瞬即失机。迺者南方持重于湘岳，钧座维系于枢府。煊亦苦口调说，驰电遣使，而卒无以勒两方于悬崖，慰钧座所期望，而终再战之端者，其病即坐在是。迄今日久

迁延，滋纷日甚，而倒行逆施者，干涉选举，诡谋日张，伺大位肺肝如见。彼以元首仁爱，不便其武断之私，于是飞扬跋扈，益复无所忌惮。事机日迫，隐患方深。爇以感斯痛苦，又迫于西南之请，不能不引身局内，宣传威德，冀为切实之拥戴，用促最后之和平。务恳钧座主持于中，爇得扬力于外。中外呼应，共救危亡。古有清君侧之义，爇虽不能，不敢不勉也。一切情形，均囑文秘书面陈，诸惟鉴照。专肃。敬颂钧祺。

岑春煊谨肃六月二十八日

30. 直绅李梦吉等函（1916年）

大帅钧鉴：敬陈者，军兴以来，晦逾半载。民生涂炭，天步艰难，风雨飘摇，时艰日亟。瞻怀危局，良可寒心。幸赖我帅，为国干城，宁垣坐镇，江南草木尽识威名。保障东南，维持全局，下风遑听，倍切驰依。自项城逝世以来，风云变色，吾直政局，亦入漩涡。逐鹿人多，暗潮日剧。近来朱经帅^①忽有辞职消息，内外各野心家，运动此席者，颇不乏人。窃以直隶为京畿门户，政务繁多。一隅安危，有关全局。倘继任者，绌于材力，宗旨相歧，臭味参差，定多齟齬。不但非直隶前途之福，且虑与我帅将来事业不无窒碍之虞。兹经绅等协筹此事，金以继朱经帅之后者，惟张君绍曾^②为适宜。盖以张君自滦州一役，首举义旗，伟烈丰功，昭闻内外。及后开藩绥远，成绩烂然，有口皆碑，颂声载道。且其宗旨稳健，阅历宏深。对于我帅勋名，尤称崇佩。果能使之建节吾直，既可造福于多人，且必有裨于鸿业。绅等关怀桑梓，将伯遥呼，用敢敬布微忱，上尘钧听。如蒙赞许，并乞一言九鼎，大力斡旋，俾能如愿以偿，则感戴鸿慈，实无涯矣。专此肃禀，虔请勋安，伏希崇鉴。

① 朱家宝字经田，1914年至1917年7月任直任省巡按使兼直隶将军。

② 张绍曾1913年至1914年任绥远将军。

李梦吉 梁同恩
 杨宝恒 张肇隆
 马英俊 张树枏
 王振垚 苏艺林
 直绅刘 坦 王双岐 同叩稟
 邓毓怡 张云阁
 张恩绥 陈树楷
 于振宗 张其密
 梁志宸 李保邦

31. 张宗昌折陈 (1916年) 6月

上将军钧鉴：窃自浙省宣布独立，两月于兹。当时适有调停之议，苏、浙之间，遂未以兵戎相见。顾宗昌察看近日各方面情况，对于浙省有不得不实行征讨者。谨将此中利害，暨管见所及，为我上将军约略陈之。

查滇、黔、桂、粤相继独立，时局艰难，已渐呈尾大不掉之象。第各该省远在西南，其势力仍限于一隅。譬犹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自浙省有四月十二日之举，于是变生肘腋，迫在眉睫。而长江下游治安，遂为之摇动。盖浙居濒海要冲，形势颇胜交通最便，又为财赋素著之区。一旦捲入漩涡，其关系于东南半壁者至要，即影响于天下大局者亦至重，若不及早收复，则涓涓不塞，且成江河。况以一省之大，而听其宣告独立，从容布置，恐将来必有滋蔓难图之一日。此征浙关于大局之利害者一。

苏浙近在比邻，本有辅车相依之势。然自其一举独立，而苏浙已如秦越之不相关。且唇亡既切齿寒之忧，舐糠或有及米之时，故以刻下情况论，苏不征浙，则浙必攻苏，势所必然，理无足怪。近虽浙省各领袖，对于苏省其谦抑常若不及。然初非有爱于苏，彼诚自知独立之始，秩序未定，气力未完，与其夜郎自大而速问

罪之师，毋宁卑词甘言，犹缓进攻之兵。其存心至狡，其用意亦至深矣。颇闻浙省近有扩充军队之说。使羽翼养成，根柢稳固。其不能安于浙而忘于苏，实为路人所共见。则求浙将来之待苏，如苏今日之待浙，恐不可能之事也。此征浙关于江苏之利害者又一。

浙之宣布独立，非不藉口拥护共和，维持治安。然其举事之先，半由于中下各级军官及少数党人所煽动。兴武将军既绝裾而去，仅一弱不知兵之屈映光而居都督之位，已属无能为役。矧其下党派复杂，内讧颇烈。党人徒为攘权夺利之谋，商民益陷水深火热之中。而省与县不相统属，县与县不相联络。行同盗跖，势若散沙。默察该省将来必至土崩瓦解而后止。且浙省出产向以丝绸为大宗，而自独立之后，生意萧条，各机房因之停歇者，已不下数万家。工商失所，流离可悯。绸业如此，其他可知。是其影响所及，又不仅在于两浙。何若遣一旅之师，以解浙民于倒悬也。此征浙关于浙省之利害者又一。

故征浙即所以救浙。救浙即所以全苏。全苏即所以维大局。综是以观，则征浙之不容缓，固无待蓍蔡而自决矣。顾或谓西南事起之后，中央外省无不殷盼上将军担任调停。且刻值停战之期，以苏征浙，似尤予人以口实。为此说者，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抑知调停之道，固以信义为前提，而调停之成与不成，则以实力为后盾。故必有辛亥汉阳之捷，而后有上海和议之成。往事不远，昭然可睹。近日屡言议和，而议和终无头绪，仍在若即若离之间者，无非西南各省，倚浙省为犄角，得陇望蜀，遂生厉阶。使浙省一下，则我上将军威德交济，以江、浙两省之力，联为一体，然后调停之效，可立而待。是征浙亦所以促和议之成，其于信义，奚有所害。且兴武将军久督浙军，必有一二心膂之士，堪为内应。使即假其名义，藉资号召，再由苏省抽调军队，尅日往征，自令若辈无所藉口，计更无复善于此者。

至征之之法，约一混成旅兵力即可敷用。宗昌之愚，现在第五混成旅既经调宁驻防，则原驻守各要塞七十四混成旅之一百四十七团及其混成营，尽可抽调出发。又钧署卫队第三四两营，亦前第三师军队，曾经战事，似不妨酌量调用。另于各军队中选调数营，充当钧署卫队。再拨得力步兵一、两营，炮兵两连，机关枪一连，同一百四十七团及卫队两营、混成营一营，合组混成一旅，即由常州出发，取道宜兴，以入浙之长兴，进图湖、杭，其势甚顺。且其道路平坦，无山川之险，于行军尤为便利。盖浙军主力，目下咸集于枫泾、嘉兴之间。湖州方面，则较为空虚，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数节之后，自不难迎刃而解。仍于枫泾一路，酌添军队，以示牵制。此外再请赣、皖各省，于接近浙地各区域。分布兵力，用资声援，其奏效当尤神速。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况以浙省内部之紊乱，军队之庞杂，临以钧座雷霆之威，加以苏省节制之师，胜负之机，概可逆睹。

宗昌不敏，深愿效力前敌，藉图报称。迨浙省收复之后，进可以战，退亦可以和，然后相机调停，平和解决。则不独苏、浙之幸，实大局之福也。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乞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张宗昌

32. 传单 (1916年)

全国父老兄弟公鉴：

呜呼！吾国家阴霾蔽日，窃冥昏惨，受袁氏之酷虐者，四载于兹矣。数其罪恶，秃天下之笔，穷一世之纸，不能或详尽也，特括略言之而已。中国之衰弱开端于甲午之役，构成此战者袁氏也。不权利害，擅开外衅，致国土日蹙千里，数年之间，藩篱尽撤。戊戌变法，维新之机，大有为之会也。该贼希一官之超迁，弃君卖友，杜绝新机，政归顽党。庚子之变，所由氲酿也。迄于清亡，凡百秕政，何一非顽党柄政之所致乎。虽斯时袁氏伏处巢

穴，而造其因且助其成者固彼也。

武昌首义，各省响应，稍延数月，不难直捣北京，一洗旧政府之瑕秽。而该贼抵隙出穴，北扼清廷，南和民军，拥兵自固，要挟权位。吾同胞以躯同血肉，人孰无良。该贼虽贪猛如虎，而饱其大欲，或可效力国家，乃以临时总统予之，期早克复平和，亦以激发其天良也。詎该贼以就职南京，虑有不便，乃嗾北京军队同起叛乱，瑰丽首都，涂成灰烬。厥后军队，奉为成规，焚掠淫杀，视为职务。而保定，而天津，而通州，而张家口、石家庄、沧州、德州，西迄豫、晋、陕、甘、东北暨满洲三省，凡稍繁盛之市邑都会，无不一遭兵变之祸者，此袁氏以就职上之便捷，而以全国军队风纪，数百繁昌都邑牺牲之，为代价也。

权位既据，贪欲益肆，播惑党争，煽构南北。以公职库藏为钓饵，任豺狼蛇蝎充官肢。公职不足，则踵人增事，踵事增名，名称繁复，不可绝极。库藏空竭，则继之以外债，外债不集，则易之以国权，河北数省杂税，全国盐税，关税盈余，一律抵押矣。又复迫内债，增苛税，罗掘所得，尽作贿使军队布遣侦探之用。其稍有不嫌于政府之所为，抑与侦探或其戚党党徒有睚眦之怨者，不死于明戮，则死于暗杀。甚或怀璧其罪，褫其生命而被以恶名。综计吾同胞无辜受害者，日以万计，有过无不及也。

迨正式总统选举，该贼又虑人心未尽慑服，或由民意之表现也，乃激变沪宁军队，而彼以平乱为名，大肆屠戮。贼军绳牵妇女赤体露行，即广衢淫污，而后支解之。此袁氏之干城秉受其意旨行为也。沪宁既定，凶威益张，迫胁国会，选为总统。已而解散国会，撤销自治，政令由己，朝夕纷更。全国藉藉，无所适从，蹙额颦首，而不敢摇动其手足。民志大畏，该贼足自豪矣，而犹以列强不予承认，难得盘踞此位也。乃举满蒙五铁路以予日，兰海、同成铁路以予俄，川滇铁路予法，宁湘铁路予英。此路条约虽在民国三年二月，实因前数路予他强之故。继而外蒙自治，等于割弃，举

全国三分之一土地，奉献外人，曾弃敝履之不若。再而中日交涉，本无容纳其要求之余地，乃接受其通牒，全部承诺，色然以喜。其有稍示反对，以丧失国权为词者，则捕治以乱党之罪。是故国权堕落，几于不国，民气郁塞，生业凋敝，军警横行，盗贼遍地，淫暴之行，如大气行空，如水银泄地，洪水猛兽，不足拟其什一也。

夫以云搜括，则李自成之脑箍，不足与比数。以云嗜杀，张献忠犹步趋，此则绝影而驰也。以云弃土地，丧国权，则石敬瑭方之，犹挺与楹也。以云淫凶，则并晋广宋邵为一人，不足当其一肢也。夫是亦已极矣，而该贼又以称号不足与桀纣比隆，虑断送国家以后，难如李圻之得邀册封也。乃命六凶，恣其邪说。会名筹安，乃谋叛逆。官僚从其胁迫，军将经其贿收。称臣推戴，指派宵小。奏砥疴之技，肆鼓簧之口，伪称民意，饰造符瑞。用陈桥兵变之抽象，成新莽称尊之具体。慕秦陵发掘，大修其祖宗陵墓。恐泉示寂寞，滥封其邱貉党徒。天诱其衷，乃欲假手于吾同胞，以殄其罪恶，而歼其丑类。故滇军举义，黔桂响应，北出江岷，东下沅湘，旌旆所指，顺风而迈。虽该贼震慑，削除帝号。然不解除职类，听候裁判，犹顽守北京，思以北数省负隅自固。是以本会公决，奋集义师，登泰岱而望邹鲁，号告仁义。溯河济以循燕赵，兴歌慷慨，直捣巢穴，荡扫恶氛，举贼党秕政摧陷而廓清之。然后与全国同胞，公举贤能，刷新政治，彰人道之正谊，涤暴乱之瑕秽。国民天职，奚敢谦遑。师出在即，特此布告。

河北同志会公启

33. 崔维堪条陈 (1916年)

谨将维持中国现状应定主旨条拟钧鉴：

一、宜操纵南北使成平均之势。理由：夫子系海内之人望，为全局之中枢，因对于各方能持其平也。现在调剂虽尚平均，将

来大势恐归偏重。夫平均之势在军人，军人统一，则天下可定。是宜徵集各省军事代表，在宁组织代表团。表面为谋全局之进行，内容则可侦察各省之情况，藉以操纵各方、使互相牵维，俾咸归我用。但此办法，必以南京为之长。昔周室衰微，齐桓取威定伯，即操此术。盖策略上之战争，远胜于战斗也，是宜待机行之。

二、宜交欢将相，以维大局。理由：昔廉蔺交欢，而赵国以强。郭李同勋，而唐室再造。盖将相交欢，则士预附，士预附则事可定，此一定之理也。清曾文正公，以书治国治军，其平生得力处，即在调和偏裨，交欢将帅，使尽为我用，故能卒成大功。今日夫子门生故吏满天下，段国务卿门生故吏亦满天下，若使二公以数十年故交，掏诚相见，互相提携，不计权利成败，则诚四海苍生之福，天下定矣。

三、宜保持大总统现在地位，或将来个人权利，以全故交，而重故旧僚属之望。理由：凡事最忌持极端。如持极端，其反动力亦必趋极端。况大总统与夫子数十年故交，虽国事私交，公私判然两别，然能公私两全，实为尽善尽美。大总统地位，如能保持，自以保持为是。如至万不得已时，亦必由夫子力争其优待条件，兼担保其危险。则对于个人，故交既可完全；对于国事，更不至惹起纷争；对于故旧僚属，必咸谓夫子待人宽厚，更增一层感情；心悦诚服。如此持平办理，必为国家省却多少是非。至惩办奸人一条，尤为意气之争，徒为国事添助波澜，毫无益于事实。盖此辈不乏有用之材，且各有固体之权力。惩办则可激生障碍。因势而利导之，则可转以为用，似不必过事识真。想南中明达之士，对于此条，亦未必磬磬力争也。

四、财政交通，为全国命脉，宜操纵之，勿使傍落、或分裂。理由：中国所以不致分裂者，财政、交通两系，亦非无力也。其中坚人物，实为梁燕荪。前日促成帝制，其发端固由于此人。今日统一国家，尤必以此人为主力；使其能令财政交通两命脉，同

趋于一的，咸归我用，则我必可操统一政治之全权。盖他项行政，皆以此为源泉，不能不随之统一也。

五、宜为劝告国人之文电，以统一物望。理由：此虽小道，然文字亦最足感动人心，左右潮流。昔唐陆贄草诏，士卒咸为感泣。黎副总统在湖北得力于此者不少。以夫子之声望，置现在之时机，使全国官吏士民，多聆忠告之言，于声誉上，国事上，当必有益无损也。

以上数条，谅早在洞鉴之中，然学生所以哓哓不已者，亦心所危，不敢谓安之意也。是否有当，尚乞鉴察谅宥。幸甚。
学生崔维堪手稟

34. 倪嗣冲函 (1916年) 7月7日

华甫仁兄上将军台鉴：前对于海军、浙省事件，曾复一电，计尘典签。比维筹荣贤劳，起居迪吉为颂。读二十九日命令^①，彼辈要挟，一一见诸施行。政府委曲求全，退让已达极点。乃时已数日，独立尚未取消，要求尚未有已，湘、粤各省，愈逼愈甚。循此以往，已足祸国。若阁员到京，议院开会，内外一气，表里为奸，必且十倍于此。大局之忧，正我辈之责，私心恒窃以为惧。昨接绍帅歌电，发奸摘伏，弟极赞成。惟兹事体大，必有至坚固之团体，合力建言，方能有效。否则一击不中，其祸更烈。吾哥老成谋国，谅早洞见及此。兹特嘱李参谋长凤山趋诣台端，面商进止。如荷赞成，乞于绍帅原电下签名认可。至盼至盼。专此密布，敬请勋安。诸惟心照。

如弟倪嗣冲顿首七号

此事极密，万勿泄露为幸。弟又及。

① 1916年6月29日袁元洪明令宣布，进行《临时约法》，召集国会，裁撤参政院，撤消有关立法院、国民会议各项法令，民国三年五月以后所有各项条约继续有效。

35. 黎元洪函 (1916年) 8月22日

华甫仁兄左右：哈中将等还京，备述盛意。重承手翰，如接清谈。苏省为江海要冲，执事负天下重望，东南保障，倚畀方殷。仰蒙采纳刍言，力疾任事。具见公忠体国，尽瘁宜劳，高义热忱，曷胜纫佩。承示政躬近状，时病怔忡。以频年忧患之身，膺南服千城之寄，积劳致疾，事有固然。惟金陵山水，颐养为宜。且台旆驻苏多年，就熟驾轻，无难卧治。此后无论何时，乞假之说，未便准行。元洪与执事昔同患难，今共安危，风雨同舟，相期共济。中流引退，非所愿闻也。更有进者，日来国会再开，人心少定，而中央与地方一切事实状况，容有未能尽悉之处，局外浮言，多方构煽，涓涓不息，前路可忧。所有各地方实在情形及道路浮议，执事如有所闻，望即随时密告。若事关机要，并可派员面陈。中央政令之旨趣及其委曲之苦衷，如荷垂询，亦当竭诚相告。但使内外浹洽，无隙可乘，自足息谣诼而壹众志。执事关怀大局，轸念时艰，敢贡鄙怀，伏希鉴纳。江天南望，不尽欲言。专复。即颂勋祺。

黎元洪八月二十二日

36. 金鼎^①函 (1916年) 12月21日

副总统钧鉴：敬禀者：昨日晋謁大总统，面陈江甯近年民生困苦，非举办大家实业，不足以维贫民生计。副总统以金陵为东南重镇，欲提倡开办江甯凤凰山铁矿，以培邦本，而固地方元气。将来如有遣散军队之时，亦可化兵为工。诚一举而数善兼备。故督同绅商，拟集股组织秣陵公司。公推鼎来京，赴农商部请领矿照。

① 金鼎字峙生，民国初年任江苏省江宁财政司副长。1915年任奉天官地清丈局局长。1917年任武昌造币分厂厂长。

只以华甯与日商旧有关系，政府又借用一百万元，华甯矿照尚未遵缴，秣陵公司之新照，至今未发。鼎屡谒院部，商请维持，并拟议矿产自办炼铁厂，合资炼出之钢铁，先尽中国购用之主旨。而政府现在仍无解决。究不知是何政策。当蒙大总统密谕：日商借款，往往揽权太甚，要挟更多，似应设法打消。现在陈澜生所借美款，日内将成。南京铁矿将来拟即在此项下提出，设一实业银行，自行兴办。美商必见信用，且不干涉矿权，可先与陈澜生商之等因。

仰见大总统与政府维持甯省矿产，已有成规，至深钦佩。然非我副总统主持提倡，中央即使美款借成，亦未必注重吾甯，鼎尤心感。拟请副总统迅赐快邮代电，函致段总理、陈总长、谷总长，务请始终维持，如美款借成，先将华甯日款纠葛了清，早日举办甯矿，以兴大利，而维民生。大局幸甚。并告：现派金顾问鼎，在京接洽一切，如有询问之事，请就近传询面陈可也。

缘奉大总统密谕，谨以奉闻。第恐此款借成，指拨用途甚多，自宜预作捷足先登之计，办此大宗实业，以保吾国信用为主旨也。伏候钧夺示遵。

再此事秘密，现时似不必先使诸绅商知之。合并陈明。肃请崇绥，伏乞垂鉴。金鼎谨稟十二月一日（1916年）

再鼎前奉请求，尝兼副总统府差一节，昨闻仰蒙嘉许，感谢莫名。鼎又附叩

37. 万应龙函 （1916年）12月

摺呈副总统夫子大人钧座敬呈者，窃应龙忝列门墙，历蒙拔擢。感恩图报，固应缕骨铭心，饮水思源，倍觉戴高履厚。惟河海之渊深有自，而涓埃之报称无闻，返之寸心，宁无耿耿。兹值我夫子大人，受全国人之付托，膺副总统之巨艰，物望既归，国本斯定，应龙颂祷之余，遐瞻远瞩，管窥所及，何补高深。惟贡

其千虑一得之愚，聊以尽知无不陈之义。谨将拟具条陈缮摺呈请钧鉴，伏乞采择施行。

一、请划一苏省军队，以树先声也。查现今全国陆军，平内乱则有余，御外患则不足。非独谓器械尚待改良，学术尚须研究也。即以形势、内务两端言之，不但各省自为风气，置部定章制于不问，令外人笑我无统一之军纪。且一省之中，此军与彼军编制不同，彼军与此军饷章各异。乃至操法、器械、服装、员额亦复参差不齐，不求统一。江苏一省军队，此弊亦未能免。应请先从苏省军队调查改良，如不合者，即遣撤而新练之，以免虚糜库币。务求一兵得一兵之实事，统一而后止。办理既竣，再以苏省为模范，令各省一一倣行。惟查大江南北，现在地广兵单，设有缓急，深恐不敷展布。似宜未雨綢缪，以免临渴掘井之患。是一省兵力之雄厚划一，足树全国军队之先声，诚当今急务，而强国之基础也。

一、请整顿四路要塞，以巩固国防也。查苏省沿江四路要塞，为长江之锁钥，当时斟酌地点，安设炮位，固称尽善。自民国二年裁改以来，日积因循，几等瓦鸡陶犬，束置高阁。应请从事检查，逐渐筹备。台身如有损坏，即须修整；炮兵如有缺额，即须递补；机件、引火、炮弹、药库，以及水旱雷具，重要电线江阴要塞，于清光绪甲辰尚添购电线数十大盘，费款百数十万，并未动用，尤须检视，开池保存，并须延揽熟谙要塞海军教育人员，创立要塞学堂，挑选要塞官兵，更番入堂肄业，以备异日之用。如四路要塞，同时复旧，经济维艰，即请先从江阴复起。查江阴实长江第一关键，从前英、德、法、美等国一、二等提督来华，靡不前往参观，异常赞颂长江险要，无有出其右者。盖江阴安，则长江五千里皆安。江阴危，则长江数省藩篱顿撤，必皆震惊。若长此懈弛，一旦海疆多事，则门户既启，而堂奥决无能安之理。前清旅顺、胶州之事，可为殷鉴。是江阴要塞，系全国内地之枢纽，不可不深思远虑而谋巩固也。

一、请收用闲散军官，以弭乱萌也。查军官亦人生职业之一。少而学焉，壮而废焉；不能改业，愈聚愈多，此亦创乱之一源也。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闲散军官中，必有多数可以造就为国效用者。宜勤考而详察之，苟得其纯正之人，则羁縻而教养之，使不致北走胡而南走越，反足为我心腹之干城。即有不堪造就，毫无军官资格者，则另为设法，如开办工厂之类，俾消纳其中，以谋生计。既不致流为盗匪，且能感恩图报，以收异日之效。此化莠为良以弭乱萌之法也。

一、请搜罗奇材异能，以备大用也。为一省之长官，则只求治地方之人才而已。若副总统，则一身系全国安危，所求人才，则不仅一材一艺已也。寻常之事，则以寻常人才治之足矣。若非常之事，则非奇材异能不能胜任。盖事变之来，不可逆料。则平时之搜罗人才，宜兼收并蓄，而不求其适于一时之用。则天下之士，皆将轻千里而来，而我不可胜用矣。史称汉武帝群材辐凑，是以成开辟西域之功。前清年羹尧能网罗奇材，是以奏平定青海之绩。伊古以来，英主大将建非常之功业者，非必皆如大舜、项羽，自有重瞳也，亦在乎得人而已。

一、请各省广布僚属，以收远略也。今日中国政治上之现象，军队上之现象，虽曰统一，实则各挟私心，只求利己，一旦所求不遂，则立有哄墙之变。民国五年之中，祸乱迭生，殷鉴具在。我副总统职权所系，固应握全国之枢纽，使之环拱中央。然权之有无，视乎人之得失。使无可以指臂相使之人布置各省，而欲实行其操纵之权，此必不可得之数也。窃以为各省督军、省长暨镇守使、道尹、县知事等，凡实有兵权直接地方之军政官吏，急宜多遣僚属，分布各省，畀以相当位置，使之预为维系，庶异日发号施令，不致有掣肘之虑。实全国人民所利赖，非独我副总统一人之幸福也。

一、请罗致外交人才，以备缓急也。中国与东西各国通使以

来，外交人才为外人所钦佩者三，一为郭公嵩焘，一为曾公纪泽，一为薛公福成。论者每谓外交须谙法律、方言，然郭、薛二公并不谙方言，曾公制胜，亦在法律方言而外。馀谙法律方言者不可胜数，而皆不能如前三公之能不辱命。可知在今日而言外交，法律、方言固难缺一，而能战胜于外人者，仍在彼而不在此，然则学识为其本，法律、方言特其末耳。副总统有参与内政、外交之实权，此项外交人才，尤宜预为留意。如汉文帝之早识周亚夫，唐德宗之默识李泌，留为异日缓急之用，实今日国际上必当注意者也。江苏要塞步兵掩护队司令官万应龙中华民国□年十二月日呈

38. 景耀月函^① (1916年) 7月4日

密启：敬禀者，耀月昨专访梁君^②，深与联络，用以觐察其意趣于言外。据视梁君谈话情形，对我极峰方面，似比较对某方面倾向之力居多。虽将来果能为用与否，尚不可知。然以今日观之，尚在可与联合之数。惟退而与其左右门客辈交谈数小时内中新当选之议员居多，此辈意趣，则以此次选举结果，势已归某方面为言，故趋向某方面甚力。月以自非新当选议员之故，未便与其为甚得力之讨论，故未得如何之要领。然据与其所言观之，此辈对于其首领之意旨，似尚未能全窥，临时波转，亦未可知。然此辈簧鼓之力，亦恐甚盛也。

月与梁君交谈久之，渐略示微意。谓极峰对于阁下南行，非常关切，以国家将值青黄不接之期，深望阁下坐镇此间，为中央【所倚】重，当与共肩国事，以济艰难等情。月以阁下行期既定，势难輓轅，惟盼早日北归，以副各方面之期望。梁君谓此次男婚女嫁，系与其老父有约，不得不一往，现决计缩短期间，至远于八月开初必然抵京。届时吾辈再切实从长计议云云。此为此次谈

① 景耀月，众议院议员。

② 梁君似系梁启超。

话之大略也。

再月拟日内赴津一行，晤接旧国会北来之招待员，谘询疏通一切。三数日内即当返京，再禀报一切。肃此。略呈钧鉴。

景耀月顿首 七月四日

39. 王毓秀函 (1917年初)

副总统夫子钧座：敬呈者，毓秀于旧腊二十五日叩辞后，于二十七日到津，是晚谒见馨帅^①祝寿后，即同姚以价接洽。李梦吉二十九日抵京，秘密调查参众两院情况，随即函达张课长，转呈我师，谅已早邀聪听。其参众两院现下党派机关名称、统系、派别、趋向、人数、党魁，兹复详细列表，恭呈钧览。所有两院情形经我师此次维持，毓秀于其可靠机关复行密达师意，均经感激推戴矣。毓秀蒙我师逾格提携，愧无以报。所有下愚见到之处，不得不为我师陈之：

中国现状，表虽统一，内实分裂，固已早在洞鉴。我师声望信用，虽南北拥戴一致，然我师内容对待，不能不稍有区别。西南入我范围，仍宜表示信用，不使异我政府建设。西北俗又强悍，急宜实力组织进行，以固根据。此地势之对待然也。现在政府经师融洽，国会蒙师拥护，各方面正在感戴之际。乘此镇静，以养威望。师既素主公道，不难蕴酿舆论。选举在即，黄陂极峰也，而用人界狭，未能一视同仁如我师者。合肥总理也，现虽组织党派，而性情偏执，未能豁达大度，众望所归如我师者。李鸣凤冠遐秦晋、甘、新四省人望，黄陂、合肥极力笼络有素矣。然两君皆相与淡漠遇之。此次赴宁，谓谒我师，一见倾心，其钦佩之诚，有不如所以然者。以此观之，我师之能得人，与人之归往我师者，盖有天授，非人力也。造极登峰，如操左券。此毓秀之所敢断言之也。所有详情，日内毓秀到宁，再容面陈。肃此。恭请钧安。伏乞垂鉴。

① 张镇芳字馨庵。

受业王毓秀谨呈。

附呈表一纸（缺）

40. 胡嗣瑗^①函 （1917年）

闻公即日赴京。此行自利害言之，让实权而居虚位，纷纭扰攘，措置为难。且此举宜在外而不宜在京，双方对峙，更难着手。其不同意各省，如有违言，又将从此多事。外交逼迫，财政困难，恐致不可收拾。应姑缓一、二年，俟成熟时，取之自易易也。此行自害言之，殊不可测。如离江苏之地位，而以隆重之逼座处乎其中，事不可以办，亦甚危险。中央对于德国交际，主断绝者为多。或以公不同意，就近商酌。然此事尽可派员，何必值此危疑，使公一去，有所摇动。公为东南各省所托命，无言而去，众必哗然。公如必去，应请示中央，对于江苏如何布置。此时内政外交，万分急迫，不似平日也。

以上四条不克面达，敬以函陈。

胡嗣瑗 谨上
光忠 廿日

41. 倪嗣冲函 （1917年）

副总统钧座：赵承宣官、李参谋长先后到皖，敬承指示。复奉赐书，并抄示寒电一纸，回环庄诵，仰见维持大局，煞费苦心。承谕维持大局，但使现内阁一日不去位，一切进行，总宜出以和平。老成谋国，良深佩仰。惟嗣冲所颺颺过虑者，人心险诈，政局日非，恐非全出和平、空言维持所能奏效。第我公所处地位与各省督军省长不同，自应从大处落墨，以履人望。至事实如何进行，容俟扼衣晋祝时，再行面商一切。另由嗣冲等分头做去，但得我公密与维持，则得所禀承，自较易于著手矣。先肃复陈，伏乞

① 胡嗣瑗曾任江苏金陵道道尹。

钧鉴。倪嗣冲谨肃

42. 陈其采函 (1917年) 6月

副总统钧鉴：月余未亲慈范，弥切孺忧。接读吴副官锡永来函，敬悉政躬前欠安和，近已康健如昔，式符遥祝。其采自五月廿日起，足部遍患湿疔，牵动腿筋，竟致不能举步，调治兼旬，渐见痊愈。

侧闻钧座电京辞职^①，各报转辗登载，度系属实。其采至愚，窃以此举未尽恰当。盖自皖奉等省抗对中央以来，影响所至，全国惊惶。其长江上下游及西南各省，所以力持严正态度，拥护中央，不遗余力者，皆钧座在望，德威素孚，诚欲倚之以图转圜恢复原状耳。钧座若于此时忽然辞职，无论无以对去岁全国人民推戴之诚忱，亦将何以副今日严守秩序之各省长官，趋步相从之雅况。大局尚待解决，目前之调停，将来之善后，在在赖钧座维持，中央与外省永能相处以诚，共支国本。即就此次举兵诸省长官而论，其所以因危词劝告，未得要领，而继之以兵谏者，明明为府院之隔阂，与议会之过激，有以致之。何尝不知钧座远在南方，亦已屡进劝解，将彼等所欲言者，早经恺切言之。然则此诸省长官之于钧座，其能一致仰戴而无纤芥形色也，又甚明晰。总之，公之任副总统，乃全国人民之赤诚拥戴，今人民方幸有钧座在上，不难力挽狂澜。正宜于此时对于中央，对于外省直言调解，冀得其平。则微特救现下之颠危，抑更有以奠永久之巩固，岂不懿哉。阅争召祸，古镜昭然。一言兴邦，惟钧座是赖焉。其采函欲趋前以摅愚陋，奈前昨下床试步，尚觉筋络抽痛，力不能支。明知公之电辞，中央及人民均必不允。惟夙叨逾格垂爱，粗率陈言，度有以鉴宥焉。一俟湿恙就痊，当即叩谒。梅节寒燠无常，诸请珍卫。专禀。恭叩崇安。咨议陈其采谨稟。

^① 冯国璋于1917年6月3日致电参众两院辞职。8日黎元洪致电挽留。

43. 王金镜函 (1917年)

副总统钧鉴：敬禀者，昨奉固密寒电。捧读之下，钦仰莫名。遵即具电稟覆，极表同情，知已上邀垂誉。敬维提躬笃祐，泰祉延绥，定符臆祝。政局变迁，潮流日长。其间复杂分子，专以寻隙为事，祇知快便私图，不顾民生休戚。要知我国当今夏秋之交风雨飘摇，几无所届。幸赖段公出任艰巨，沟通新旧，谋国民之利益，进世界于和平。方期统一政策，责有专归，发扬共和之精神，成立完全之宪法。乃大局之现象稍宁，而内阁之暗潮又起。集矢首功，横生指摘。虽意气之争，原无关于事实。而究之现在时局，内忧外患，四伏危机，厝火积薪，势成累卵，若再一意摧残，必致不可收拾。总之段公一人现处地位，实为全国安危所系，断不可使其稍有动摇。此等观念，凡略明利害者，类能言之。况我公拥护国家，素具卓识，维持现任内阁，并已智烛机先。金镜武人，何敢妄参末议。惟是保卫国家，系属军人天职。谨贡愚昧之见，上渎钧听。务恳鼎力主持，沥诚入告。必不使段内阁去位，中国前途实多利赖。其他尚有未尽事宜，特派职师步六团孙团长传芳亲诣崇阶，面陈一切。伏乞赐教，尤为感禱。专禀。祇叩福安。近畿陆军第二师师长王金镜谨禀

44. 保定曹錕电 (1917年) 7月8日

特万火急。南京冯副总统钧鉴：武鸣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宁夏、龙华护军使，上海南京海军司令，琼州龙督办，各镇守使，河南师长，各师旅长，各报馆均鉴：敝军讨逆担任西路，本月七日上午二时据范师长国璋报告：顷据旅长张纪报称，吴长植一旅经陈督练勒令缴械两营，吴长植已派营长自张纪接洽归顺。丰台于今午完全占领，正在搜索中。逆兵死仅数十名，由火车运京。我军人马一无损伤。萧安国派员到丰商同动作。又据旅长吴

佩孚报称，李得胜一团投随六旅协攻跑马厂，比即占领。逆兵纷纷退却，已闭城门，各等语。璋于下午六时赴丰台晤段司令、陈督练，商承一切，等语。查张勋逆兵溃败，我军占领各要隘，指日京师可克。锬除即日驰赴丰台，会同段司令督战，誓擒国逆外，特此电闻。讨逆军西路司令曹锬齐印民国六年七月八日

45. 丰台段芝贵电 1917年7月12日，13日到

南京冯大总统钧鉴：华密。庚电陈战事情形，计邀钧察。芝贵与各路司令于昨日午间商定攻京计画。今晚未晓，诸路并进。仰赖钧座声威，益以将士用命，甫逾上午，遂庆收京。兹将本日战争经过情形，略陈一二，以尘清听。

查北京外城之天坛，内城之南河沿、天安门、东西三座门，皆逆军之所萃集。近日国军节节进攻，该逆誓守不去，遂于各要害地点，取筑麻包，深营沟垒，其他工作器用，亦复布置井然。猛虎负隅，困兽犹斗，攻难守易，自昔已然。即如天坛外仅长垣，中多旷地，林木幽翳，本不易攻。况为历朝郊祀之墟，古迹所关，用兵者亦何忍毁弃。至南河沿张逆住宅，则西接禁城，南邻使馆，炮火猛攻，既有偏向之虑；短兵相接，尤非制胜之方。而张逆窟宅于斯，正如鼠入穴中，穷人智力。

又张逆于天安门楼上，置有巨炮数尊，借资掩护。任其施放，则危险横生。加以攻夺，则形势不便。又如天桥以北，前门以南，商市在焉，民财所聚，论其地势又适介于天坛南河沿之间，设有兵事，实难保护。故仅以围攻张逆而论，众寡顺逆，本有胜算可操，无如使馆在东，商市在前，清室在后，在在皆足以妨战事之进行，增敌人之利益。故当截路军队未经出发之前，对于上列种种问题，颇以不能面面妥帖为虑。

今兹之战，本路部队既皆勇往直前，中路、西路诸军尤为掩护得法，奏攻不为甚早，而弊害却可幸除。此诚芝贵始愿之所不

及者也。

天坛方面，逆军最多，战斗尤力。系由本路第一纵队司令冯玉祥，第二纵队司令王汝勤负其任务。盖不急下天坛，则前门外一带地方必致大受逆军之损害也。今日拂晓，冯玉祥率步兵一团及机关枪为右安门第一支队，天甫辨色，即抵天坛。当即包围坛墙之东，开始战斗。而第二支队则侦期已占领永定门，以杂兵攻天坛之西南，以炮兵高据永定射击。四钟以后，两队并攻，炮队之实击尤为（似有脱文），加以东路西路奋力夹击。五钟二刻逆军力不能支，遂有二十余名乞降于我，继又有逆军营长两员来议归降条件。八钟二刻逆军统领李绍臣又正式遣人协议办法，意在得有恩饷，心危大略可见。芝贵之意以为天坛之战，既已得手，如果厚集兵力，固可计日成擒。然必须毁损数千百年之建筑，抛弃数百万粒之子弹，其所损失不为不多。试与发给恩饷相衡，似所费者仅数万金，而所全者，断不止此。遂允其所请，一面缴械投诚，同时即发饷遣散。此事当于明晨办了，以免迁延。此外城天坛战争情形，可以告慰者也。

至于内城情形，如逆贼所居，及逆军所驻，或邻使馆或逼清廷，碍难进攻，略如上述。然虎子在穴，骊珠在渊，不有冒险之精神，何以达最终之目的。以故作战之始，即再四申诫将领，俾集中天安门及于张逆住宅，万勿轰及使馆，殃及清廷。宁使作战困难，不可横生枝节。又以南河沿与天安门两处，宜分两路进攻，故天安门方面则委之本路第六纵队司令刘金标，南河沿方面则委之本路第七纵队司令蔡成勳，使之分任其事。

刘金标率步兵一团并机关枪为中央第一支队，攻击中央公园及天安门三座门等处。由清晨激战，直至日中开数小时始击败。天安门逆军退至端门而上，而中央公园及东西三座门之逆军，亦复负隅不服，抗拒久之。及察其原因，则西华门之禁卫军方援助逆军向我射击，以故天安门等处之逆军撑柱最久。然持至午后亦

皆不支。

蔡成勋率队入城，向南河沿进发，由北安门北池子皇城东北便门前进攻击。午前四时开始战斗，而逆军以窟穴所在，不无倾巢毁卵之虑，故以全力支持，死伤甚众。至七时占领东华门。直至正午十二时始占领张勋住宅，然该宅已为炮火所焚。我军得西路、中路会剿之功，收效较速。逆军或死于兵，或死于火，东华门附近坊巷积尸塞途。其幸存者，则咸愿缴械输诚，资遣回籍。此内城各处战事情形可以告慰者也。惟张逆本身当占领该逆住宅时，已不知所往。据闻系于午前十一时乘外人汽车突围而出，即由人保护窜入东交民巷，寄居某国使馆之中。现正由外交委员汪大燮君与之严重交涉。

再此次战役，本系街市战争，益以特别障碍。仰赖钧座福庇，兵士负伤者仅数十人，已交由随营医队妥为疗治。惟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赵云亭于东华门阵亡，执戈卫国，忠烈可风，容另案呈请优卹。至战争消耗弹药数目，俟查明再行详报。其他善后事宜，当与各路司令妥速会禀承训令办理。知关垂念，先此电闻。芝贵，文印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到

46. 某人函 (1918年) 8月28日

敬启者：屡托张秘书长^①转陈各种大计，想已均达钧听。徒以消极，致诸事未能进行。今参议院先选后选问题尚未决定，犹可急起直追。即两院均已决定，苟有一定办法，联结少数议员，使不三分之二不能开选举会，尚易办到。时机危迫，倘不当机立断，则议会无法运用。前敌军官电报，又以毫无后援失败。长江督军且将默不敢言。南方纵有意拥戴，亦且爱莫能助。国家危险至此，果真能甘心退让乎。个人固可牺牲，国家岂可弃掷乎。生机仅留一线，迫促不暇择言。是否有当，诸维钧裁。倘承召谈，当

^① 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

即奉命面详一切。此颂政安。

名正肃八月二十八日

47. 张恩绶^① 函 (1918年) 8月

大总统钧鉴：谨陈者，某派专横，大肆淫威，病狂丧心，殃民祸国。竭全国之财，逞一人之愤。内部搜刮已尽，外邦借债频仍。金币条例^②含无穷之隐患，今竟发表，国何以存。充其所至，国家命脉不断送净尽，不足以快其意也。我公酷嗜平和，苦心撑柱，卒以阻力横生，挽救莫由，此国人所同谅，亦国人所最痛心者也。尔者。国会开幕^③，总统选举在即。前途究应如何进行，急盼指示一切，俾令有所遵循。恩绶无状，窃以为当今之重要问题，不在总统选举之孰得孰失，而在希望当选总统者，对于现今四分五裂之时局，能否有平和解决之决心，能否有一统撮合之能力。使其人有此决心，有此能力，则总统一席，虽属之他人，而我公之平和政策，依然可望成功，则让之以成我公之逊德可也。苟其人无此决心，无此能力，则虽德崇望重，亦不宜轻于逊让致貽后患无穷。起而争之不为过也。某派议员虽号称多数，要皆素无感情，而所怀政见，亦非一致。金钱之运用，究不足以坚心理之服从。苟有术以操纵之，则其向背，正未可测。闻梁燕孙君不日北来，梁多谋之士也，姑令一试可乎。恩绶素蒙推爱，当此利害关系之时，不克稍尽绵薄，深自愧恨。谨略陈所见，敬备采择。是否有当，伏乞钧裁。肃颂勋安。不宜。张恩绶谨启

48. 杨文恺函 (1918年) 9月10日

大总统夫子钧鉴：敬稟者，自湘南战事停止以来，吴师长佩

① 张恩绶，直隶深县人，众议院议员。

② 1918年8月10日北京政府公布《金币券条例》。

③ 1918年8月12日安福国会在北京开幕。

孚等同前敌各将士通电主和。一因无再战之必要，再因无战斗之能力，兼之福建方面迭次失败。此次非法国会，西南各省绝对不能承认。东海既无统一中国之能力，自无就职之必要。即东海就职，亦主持和平，而合肥亦必须下台。务祈夫子力维大局，勿萌退志。

现长江三督，主张和平，惟王督久有此主持。不过湖北方面何厅长佩瑤，自徐树铮南下密结条件，办理选举，颇得安福部之满意，随得兼财政厅长。故赵参军俊卿来鄂，亦不能发生效力。自天津会议发生，皆派严同愈在京津与徐树铮接洽，此皆何佩瑤之主张。日前张旅长国溶与王督所接洽之事，极表赞成，已赴常德矣。熊参谋长炳琦，已赴衡州。现湘督张敬尧，与各军皆不相洽，决不能维持湘局。况奉军与徐已经分裂，正可利用此机，与之接洽。

又日本寺内内阁将倒，亦失外人之力。时乎时乎不可失。望常派委员，持密函与各督接洽，不胜盼望之至。肃此。密呈钧鉴。

学生杨文愷谨呈九月十日

56. 某人函 (1918年) 9月20日

伯从仁兄大人尊鉴：前呈尧函，计邀惠览。溯自国会开会以来，以无合法政府于对待，遂致行使常会职权，不无困难之处，故仅对北京选举总统一节，由两院联合开会。两次宣言表示否认，登诸报章，谅邀洞鉴。现在注意法定人数。众院已三百八十余人，参院已百六拾余人。俟足三分二数，即开议宪法，并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及弟到粤，屡以尊大人维持国家之困难，并陷于不得已之情况，向各方陈述，幸蒙采纳。故前日提议宣言时，马君骧、褚君辅成等，对于总统任期，即已提出大会。其理由以大总统选举法第三条，大总统任期五年，当以满足五年计算。前者袁氏称帝，自五年一月一日改号洪宪起，至六月七日黎氏继任之前日止，中五月有六日，认为民国中断，即总统任期时效中断，故中华民

国第一届大总统，应自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始，除中断期间，扣足五年，至八年三月十五日始为总统满任云云。多数同志均表赞成。惟以距选举总统时期尚远，遂暂搁置。现因将届十月十日，所以今日开会，定下礼拜二再开两院联合会，即将此问题提出议决。法理充足，定能通过。果尔，是民国总统尚有五月余之任期，即尊大人尚有可行使五月余之总统职权也。弟甚为民国得人庆，更为民国前途贺。想尊大人当能依法律根据，维持国家命脉，必俟法定期满，有合法选举之总统，始得完全交替解除责任也。

圣人云：当仁不让。现尊大人一人之行止，实关乎民国存亡，纵万一至十月十日，因北京四围空气不良，非交卸不可，则一面交代，一面移驻南京，得国会暨西南护法军作后盾，以长江三督为驱使，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亦足以号召天下统一全国矣。不然尊大人至十月十日，不论法律如何解释，以为总统任期已满，毅然而去。如尊大人个人计，则蔽履大位，清高莫名，但西南既不认北京所选新总统为合法，尊大人又不肯负责任，迨时既无合法总统，复不能得合法内阁，对外实难办理。惟有另筹善后，另图良策，或竟演成南北分裂之局，则后世论功论罪，恐对于尊大人不能有恕训也。弟屡承雅爱，故敢以西南真象，预测将来，准乎法理，披历直陈，希赐垂察。究竟尊大人现持如何态度，以弟所见，质之阁下，不知以为何如。尚祈不弃，详细见教，以便转商同人，或有个他方疏通之处，弟尚可任驱使之劳。北望燕京，依依不尽。敬请时祉。诸维心照。愚弟浙鞠躬九月二十号晚

50. 马玉仁^①函

大总统钧座：日前参谋翟长发由京回浦，借庸福躬迪吉，并蒙逾格优容，详切训谕。私衷欣佩，莫可言宣。日来时局风云，变幻倏忽。大总统以救国救民宣示下野，无非为促进和平，一致对外。

^① 马玉仁，时任江苏淮扬镇守使，驻清江浦。1924年任江苏暂编第二师师长。

乃闻彼方不谅，近有阴谋，犹是恋恋，蓄意甚深，其心叵测。证以奉军陆续南下，暗与皖合，诡计狡谋，更属显然。玉仁夙荷陶成，受恩深重。闻之不禁愤气填膺，眦裂发指，亟愿牺牲末职，扫穴擒渠，以张国威，而伸天讨。前奉钧谕，指示机宜，业经密令所属遵照，万众一心，莫不跃跃欲试。此次宁垣军官会议，未能十分美满。张团长北旋，谅已敬陈钧听。玉仁回浦后，夙夜徬徨，中心忧急如焚，寝不安席。即所属官兵，均愿以大总统进退为进退，誓志不二，效命疆场，马革裹还，冀偿素志。值此千钧一发，阴霾四布，险象环生，稍纵即逝，诚不可视为缓图，尤以先发制人为上。倘蒙采纳，俯鉴愚忱，尚祈赐以训示，俾图报称，而竭蚁忱，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用仍依覆参谋遵命敬叩钧座，务恳赏观训诲，示以方略。庶有遵循，无任叩祷。不尽愚私，统由该参谋缕晰代陈。肃此。恭叩钧安。马玉仁谨陈

51. 岑春煊敬告国人书

国家不幸，祸乱频仍，煮豆阡墙，瞬逾一载。溯其原始，不过段氏近习少数人一念之私。迨者末流，遂演全国亿兆生灵无穷之惨。煊凜复亡无日，巢卵同灾，亦既自忘衰朽，追随当世贤达，持息事宁人之义，乞命于执政。申调剂有客之说，强聒于当途。初冀尔我感情，由扞格而疏通；彼此期望，由冲突而矜让。乃主战者意气自持，忿心中结，瘖口啞音，难回劫运。

近顷国际形势骤变，东亚大局堪虞。海军将士与西南各省，于护法声中，创救亡之论，捐嫌驰电，甘听裁断于公意。此正化干戈为玉帛，绝港逢生之机。顾主战者，悍然径行不屑顾。呜乎！斯何为乎。彼每自诩爱国，当知政家施設，必先因应时势要求，顾念利害，始可立为政策。断无置时势人民于不顾，胶执我见，一味冥行者。今之时势，诘宜延长内争，今之人民，诘宜屡供刍狗。当局抚躬自省，亦当有几希之明。若明知之，而犹寡人之妻，孤

人之子，离散人之家室，草菅人之生命，以博同国相残之幸胜，斯岂不可以已乎。

如谓力求统一，则政者正也，古垂明训。以力服人，专制之国尚所不许，矧在共和国，主权属之人民，行政权能授自法律，人民孰不宜服国权之统治，惟视逞私力以图征服者，辨奸不可不严。司政者果以全国统一为前提，宜如何开诚心布公道，遵循法度，决万机于公论。顾今司政者，曾否一究现政府之起原如何，其在法律上之地位奚若。根本之是非曲直，既无反躬省察之诚，徒利强藩之胁迫，要元首攫政柄，假中央之位置，责异己以必屈从。以此借口统一，即无海军西南之抗议，天下人能尽盲从乎。以若所为，殆屏南人为异类，然又何憾于北方群彦之正义主张。长江诸督，思维大局任排解，则已阴忌阳猜，防范束缚，弗令克行其志。曹、张诸帅，躬历凶危，念民瘼而思止，则复言诱势迫，令照勉任前敌。陆建章身系高级军官，即使犯罪，当然经军法会审之判决，乃以一私称之副司令，擅诱杀之。杀之政府复予以公式之追认。其余军官，因不忍相残而获咎者，不知凡几。在彼以为主张坚定，凌厉无前。而岂知无一非酿乱致戾之原。

且西南犹国土也。近世文明国治殖民地土人，犹标榜人道，许以自治，示以怀柔，未闻纯恃武力，以威杀为能事者。今海军与西南，其于北京执政，原无不两立之仇，徒因护法而自卫，遂成相对。循法衡情，无难解决。乃倾全国之师，摧锄蹂躏，不留余地，甚于挾伐外藩，用心何忍，西南涂炭，在所弗恤。然又何憾于全国之命脉，而心耗于内争，亡之于财政，致百业凋残，庶政丛废，军费无度，债项繁兴。抵押及于印刷，及于电信，及于路矿，及于船厂，甚至议及地丁。误用友邦之厚援，徒逞一己淫威。贪一时挹注之便，貽百年破产之忧。斯又何忍乎。

煊不才慙直成性，平昔所恃以报国，上只知有公理，下只知有民意，其有克念人民之疾苦，衷求国事于公理者，地不问南北，

情不区新旧，力任同调，莫敢告劳。乃者西南当事，确示息争之诚，北方群彦，亦深其谷之痛，开诚商榷，妥协可立而期。不幸段氏一人，犹复蔽于左右，误于意气，遣将劳师，援龙攻粤。水已深矣，火已热矣，复从而益之。哀我同胞，曷定喘息。穷禹域四百余州之广，只因容一二主战者之挟持。致弥漫南北之厌战心理，悉葬于隐忍观望之中，而莫由表襮。彼既挥斥八方矣，而爱和平者，转箝口结舌。彼既莽进盲行矣，而爱和平者，惟悉心任运。寢至国中有强权，无民意，有横欲，无公理，此岂酷念和平之志士仁人，始料所及者。

以某之愚，窃谓相忍为国，亦自有其限度。限度者何？民意与公理是也，越此度而悍然蔑视者，谓之残暴。不及此度而仅想望和平者非中庸。其情不同，其负国民之天职惟均。国家公器，匹夫有责。煊始终以息宁为职志，惟国民之人格，不可不存。始终信调剂为良药，惟天地之正谊，不可不伸。正谊人格之所由伸存，当首明爱和平与甘征服为两事，求统一与擅威权为背驰也。今坐视战祸绵延，生灵涂炭，不为挺身促进和平之计，人格之谓何。一方明明以护法护国为前提，一方必欲挟金钱万能之暴力以相凌压，正谊之谓何。因此两义，某不能不应西南之约，以促成合于正谊之平和。今后苟有可以奠安人民，昭伸公理之道，誓必坚持素志，从代大总统暨朝野群贤之后，以图收拾，力挽危亡。

敬告各方，其有惻然于民困已深，国危已甚，翻然以国家为重，共图福利者，某皆认为爱国同志，乐与提携。即在段氏，为国家计，亦不能不服。其有启发良知，憬然觉悟，尊重法律，屏退屑小，与民更新之一日。惟煊衰庸无能为役当世。向与煊同切和平之念者，今日之义愤，必且十倍于某，其继此之奋发，尤当百倍于某。各视其力，各竭所能，秉厥初衷，为德务卒。则国家人民之浩劫，行见旋于一念间耳。临行宣言，披沥心臆，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52. 张璧^①函（1919年）

老师钧鉴：近者南北和平已有端倪，钧座应当局之要求而来京，夙昔所抱福国利民之政策，窃谓可畅所欲为矣。方今钧座处于第三者之地位，凡所发舒，可无顾虑。况南北两方，对于钧座仰若泰斗，出言而左右全局，举足而轻重当世，斯千载一时之会也。愚以国家前途，当谋其远者大者，而求永久之和平。万不可敷衍目前，致貽异日无穷之患，而不可收拾。则所谓根本解决，是可注意者也。

国家之根本莫大乎法律。则以尊重法律为第一要义。方今为政府立论者，动谓中央威信不可不顾。不知威信必本于法律。法律果伸，则威信自著。法律荡然，即威信扫地。此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也。倘法律之释解一明，则南北两方，虽素具野心者，亦无复有所借口。而中央之威信，不期立而自立。愚意钧座宜劝东海，对于国会问题，务求折衷至当办法而勿徇一方之私见。果尔则和平前途如破竹数节迎刃而解矣。万一力求伸法，而所谓主战派者出而无理取闹，外有各国之警告，内有国民之公议，彼逆夫世界之政潮，而横行无忌。愚可断其多行不义必自毙也。纵东海以此而败犹荣。而钧座至此，全国舆论之翕然，与人心之归向，又可知矣。不然者，迁就于各野蛮督军之私见，而内讧不已，终乃筑室道谋，甚且载胥及溺，殊不值矣。

又以愚意默察各方对于钧座之美感，则知钧座不能久于在野，可以断言。而将来武力政府之政策，必纯然易以文治，尤属政潮中当然之趋势。武力时代，尚赳赳之夫。文治时代，尚彬彬之士又不可不审择而预为计也。赵普之半部《论语》，陆贽之一编奏议

^① 张璧，字君玉，清末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毕业。辛亥革命时在东北活动，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反袁，失败走云南。1916年任护国军第一梯团参谋长，后代表唐继尧至南京与冯国璋连系。

皆定国之远谟，而救时之宏策。窃意钧座旧部不乏知兵之员，而幕中尚少明法之彦。及此联络，凡海内名流，各界巨子，富经国之宏猷，抱救时之伟策者，收入药笼用备康济，古代所传王者天下之归往也。钧座如亲贤下士，则全国才能入我彀中者，将不啻众流赴壑，众星拱辰。共戴元首，虽与王者殊途，而盍尝不同归耶。千虑一得。敢渎睿聪。伏维钧座裁之，曷胜祷幸。肃上。敬叩崇安，祈赐垂督。学生张璧谨稟

再，近日和局因闽问题致生纠葛，未免有碍进行，斯皆主战派为个人地盘，锲而不舍，但知有小己之利，而不问大局之何如。应请钧座，鼓舞东海，当机立决，无为以一发之牵，而令全身受困。彼所谓巩固北洋派势力一语，不惟误尽国家，并且诬尽北洋之人物。夫苟开诚公布，则西南将帅，谁不可与我订同心之盟。如唐继尧、熊克武等之佩钦钧座，而深恶痛绝于某派，岂谓某派非炎黄之子孙，而弗与同中国耶。公私诚伪之间，即恩化德怨之所由判也。钧座胞与为怀，并包宇内，秦闽之事谅已成竹在胸矣。璧又谨上

53. 贾士毅函 (1919年)

太姻伯大人钧鉴：寄一缄计已察及。秋气高爽，惟起居清嘉为祝。数久滞沪渚，意趣索然。惟里门相接，待时归省老亲，差堪告慰耳。就南方而言，旧国会之激烈派，主张开战及改组军政府颇烈。然闻人数较少，难成事实。现在多数之温和派，对于开战一案，力主先固防地预备，俟有办法，再议战之一字。而于改组军政府一案，又鉴夫主任总裁一席难得继任之人，主张此案，先交审查，将来结果，仍归维持现状。至制宪一层，外传法定人数已足。然各派近正电召旧国会议员，何时开会，尚未揭晓。即能开议宪法，重要各题，必起争执，终难完制宪之事。政学会又思借用制宪题目，拥戴岑为总统。然武鸣方面，既非所愿，议员多数又

不赞同，徒成幻想而已。此南方政潮之近情也。

就和会而言，在昔南方代表本不一致，当揖唐继任之初，唐少川曾首倡论条件不论人之说，而曾彦等和之。政学会及湖南所派各代表，如章行严、郭松年、彭允彝等持拒绝北总代表之议。由是南方代表俨然成为两派。半月以前，分代表疑唐少川与北总代表暗中提携，请唐离沪。唐不得已，电请辞职。近日章、郭、彭等先后回粤，托词制宪，实欲使南代表团零落不全耳。唐处此困难之境，军政府送还之印铃及文卷，迄未收受。宣言尚在辞职期中。而军政府感于继任总代表难得其选，始终必予慰留。此和局混沌之近情也。

就各省而言，湘、赣、闽、陕报载将有战事。惟闻南方财政亦极支绌，各军官兵，仅发口粮。武鸣正事裁减兵队，军政府亦无开战决心，似可不致重启兵端。惟谭、吴联合，渐有端倪。湘境梁启战事，李氏亦必借词攻赣。即闽、陕两省，亦恐步其后尘。虽系个人权利之争，并非南北政府之争，所可虑者，纷扰日久，致牵一发而动全体耳。此各省纷扰之近情也。

揖唐近鉴于南方情势，仍主静以待动，徐图进行。顺以奉闻。专泐布悃，敬颂钧绥。

姻再侄士毅谨启三十一日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1983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近代史资料

总 5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社会科学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89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2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09 定价: 0.89元